武俠世界

青樓艷盜 艷如桃李，冷若冰霜，柔情似水的一位羣芳魁首，竟然是一位鬧得滿城風雨女飛賊——個中人物表現得英雄血性，肝胆照人兒女私情，實係無篇不美，無字不麗。



$2.00

914

◀編 後 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蕭逸的新作——艷俠故事之一「青樓艷盜」，本故事題材新穎，風格別創，內容曲折，情節迂迴——書中主角人物身世離奇，亦俠亦盜，他們肝胆照人的英雄血性，氣勢磅礴！深感動人。而他們綺麗細膩的兒女私情，悱惻纏綿，亦哀亦艷。至於他們今後的一段情未來發展怎樣？有待下篇「大地鳴雷」交代。請先欣賞本文。

***　　***　　***

朱羽的風・林・火・山故事之一「疾如風」今期終結。下期起繼續推出故事之二「徐如林」，敬希留意。「疾如風」今期情節高潮迭起，內容曲折動人，充份的把人類貪婪心理揭露無遺，不啻爲「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的寫照，本故事餘波未了，請不可錯過下期的「徐如林」。

***　　***　　***

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馬雲君的鐵拐俠盜故事「通靈使者」，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其中玄妙非常理所能忖測，內容描述一個巫師自稱是通靈使者，他口中發出的預言非常靈驗，但在科學昌明的今日，竟然令到西方人仕也大爲震驚！三俠爲了揭發眞相，不惜冒險，不辭艱苦，深入調查，終於……？請看本故事精彩的刋出吧！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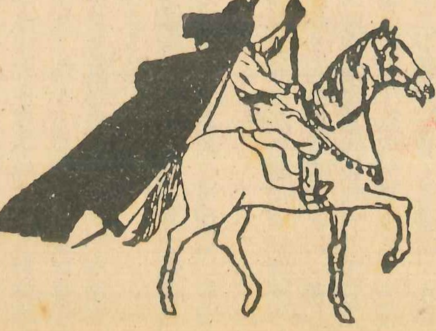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1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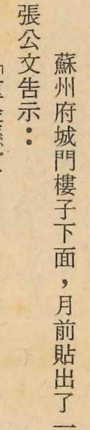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艷俠」傳奇故事之一

蕭逸·文
盧令·圖

青樓艷盜

嬌嬈橫行



蘇州府城門樓子下面，月前貼出了一張公文告示：

「重金懸賞

通緝獨行女飛賊一名，姓名、年貌不詳。

查：該女賊爲一江湖獨行大盜，頗精技擊，尤擅輕功，夜行晝伏，蘇州境內，作案纍纍，官民受其害甚劇，特定重金賞格以期緝拿歸案。

通風報訊成獲者：賞白銀二百兩。

擒獲送官者：賞白銀五百兩。

自公告日起緝獲爲止均有效，盼八方豪士，共襄義舉。

此佈　蘇州　江寧府衙共啓

×年×月×日」

告示是用硃砂紅筆，寫在黃紙上，每一個字都有碗口大小，分貼在婁、封、盤、胥、金、閶、平、齊等八處城門告示牆上。

這是蘇州近來所發生的一件大事，莫怪乎全城的居民都驚動了，風風雨雨，爲這座水明花秀的名城，帶來了一片肅殺恐懼。

可是，當夜色來臨的時候，茶樓酒肆照常滿座，蘇子河畔，也不乏雅客，酒足飯飽之後，如果興猶未盡，還可到雜技園子裏走走，那裏有道地的蘇州彈詞，還有一種本地的小調，都蠻有個意思。

在東城，穿過一道環城大街，就來到

壯士失色

了一個更綺麗的地方，這是本城的銷魂窟，尤其是華燈初上的時候，這地方一定是熙熙攘攘擠滿了遊客，鮮衣彩帽，摩肩擦踵，形成了最熱鬧的場面。

可是這幾天，由於地方上出了一個女賊，官人查得很嚴，這地方的生意已淡得多了。

大街的西面，有一條幽徑胡同，這個小胡同，小得連車子都不能進，有錢的大爺，尋樂至此，都少不得要穿一穿這條小胡同，據說本城裏最美的姑娘，都集中在這裏。

今天這個時候，這條胡同竟也顯得冷清清，只有三兩個荷花大少，吆喝着帶馬的聲音。

走進胡同裏面，鼻子裏立刻就聞到一種脂粉的香味，在紮着紅綠燈籠的各個小彩門裏，姑娘們閑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的磕着瓜子兒，有的弄着絲竹、琵琶，靠巷尾的「寶華班」裏，那個叫「小艷」的姑娘，倚在大紅的木柱上，乾脆就唱開了，她唱的是：「——小奴家呀沒有客呀，兩眼出了神呀，一個人呀，手托着那個腮帮子呀，牙咬着下嘴唇呀——」

幾個毛夥，蹲在廊子兩邊，也閑得無聊，擲着點子，叮鈴噹啷的响着，一個毛夥跳起來，破鑼也似的道：「別唱了，再唱也沒有人來啦，我說小艷姑娘，妳揀點熱鬧的唱好不好，來一段賣油郎獨佔花魁

女怎麼樣？」

那個生得白白淨淨，叫小艷的妓女，白了他一眼，啐了一口，道：「別窮家嚷嚷啦，嫌沒客人，就該出去拉呀，你沒瞧麼，咱們這窗戶上都生了銹啦！」

那個毛夥跺了一下脚，道：「這一行，我真是幹不下去了，媽的，這個騷賊那兒不能去，偏偏藏在咱們蘇州，我要是抓着了她，我呀，挖出她的心肝下酒喝！」

小艷噗哧一笑道：「別吹大氣了！」

這時候門口突然走進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手裏拿着花籃子，嬌聲道：「姑娘買花吧，茉莉花，香啊……」

小艷就樂得像小馬一樣的，跳過去道：「來，我看看！」

那個破鑼嗓子的毛夥，苦笑笑，拉開了喉嚨，高聲叫道：「誰要買花呀，賣花的可是來啦！」

這一嚷嚷，立時就由樓上跑下了十幾個鶯鶯燕燕之聲，吵成了一片。

「我買，我買！」

「喂，金虎，看着她別叫她走了，我拿錢就來！」

毛夥咧嘴道：「放心，她走不了！」

一刹時，分穿五顏六色的姑娘，都跑過來了，笑着叫着，把那個賣花的小姑娘圍得緊緊地，急得她尖叫道：「別擠，別擠，唉唷，誰踩了我的脚啦！」

老鴇子搖着芭蕉扇子也由樓上走下來，見狀，大聲嚷道：「都別吵，我說小茉莉把你的花拿過來，叫我先挑挑！」

說着她就扭着她那個胖身子，走過來、幾個毛夥慌忙站起來，就在這時，側邊的一個小門，「吱！」一聲推開了。

大家禁不住一齊轉身望去，進來的是一個老頭，手裏拿着一根細竹竿，竿上挑着一塊布，背後揹着一個小藥箱。

他向姑娘們一笑，然後扯開了嗓子，高叫道：「金——鎗——不倒！」

才吆喝一句，就被姑娘們給攆了出去，老鴇子也氣得怒駡道：「甚麼東西，這老小子最不是東西，金虎，以後他再進我們的班子，就打斷他的狗腿！」

金虎笑得嘴都闔不攏，這時鴇母已挑好了幾朵花，交給一個姑娘道：「吶，把這幾朵花，給芷姐兒送去，叫她別老在房裏悶着，也出來溜溜腿！」

這一個妓女答應了一聲，接過花就轉身跑了。

別的姑娘，有的撇嘴，有的小聲道：「這老東西眼睛裏就只有一個芷姑娘，眞比對她的媽還孝順……」

另一個冷笑着說：「這叫做一物治一物，妳看人家芷姑娘，來到班子幾個月啦，就是不接客，這老貨對她，一點辦法沒有！」

前先說話那個姑娘，穿着青色的小襖，留着劉海髮，倒也清秀可人。

她嘆了一口氣道：「誰叫人家命好呢，沒聽說麼，人家是落難的千金，賣藝不賣身，人家嗓子好，又漂亮……」

才說到此，忽聽金虎吆喝着道：「客來——」

姑娘們聞聲抬頭，門外來了一騎大黑馬，馬上客人已翻身下了地，他穿着一襲宮紗，寶石長衫，外罩大青色的京緞小坎

肩，這只是一個背影。

金虎搶上去接過了馬，哈着腰：「大相公，屋裏請！」

這人一轉過了身子，金虎不由怔了一下，暗呼：「喝！好俊的小子！」

包括那個鴇母在內，所有的眼睛都直了。

她們眞想不到，這種地方，竟會出現如此一個人物，來人是個二十四五的少年，約莫有六尺左右的身材，他那麼挺直的立着，像是一顆梧桐，金虎在他的身前，這時更顯得醜陋不堪，眞可說是「判若雲泥」。

白淨的面皮上，襯着劍也似的一雙眉毛，那雙瞳子，雖帶有幾分含蓄，却掩不住銳利的目光，他儒雅，但是魁梧，他英俊，又有些少年人的風流神采，令人望而生敬，却又十分的想去親近他！

鴇母立時含着笑，迎出道：「唷！我說大少爺，你是第一次來吧，我可是瞧着眼生，快請裏面坐吧！」

院子裏的姑娘們，也都不買花了，只管用眼睛瞅着他，這個人突然的來臨，這份俊逸的儀表，吸住了她們每個人的目光，甚至於有的連招呼都忘了打。

少年在衆目之下，那張俊臉，禁不住微微發紅，他輕輕咳了一聲，顯得有些不自在。

鴇母推開了紅漆的兩扇格花門，笑着把他讓了進來，落座之後，又笑着道：「大少爺你貴姓呀？」

少年吶吶的道：「我姓郭！」

鴇母嘻嘻一笑道：「郭少爺，我叫幾個姑娘來給你看看，我們寶華班是這地方出了名的美人窩！」

這時有一個穿紅衣服的小丫頭，端着一盤梨子，一碟瓜子走進來，向着少年請了個安道：「少爺，請用點果子吧！」

郭姓少爺，微微搖頭道：「謝了！」

這時鴇母拉長了嗓子道：「綉雲，追月妳們來呀——」

少年忙搖手道：「且慢！且慢！」

紗門一開，一下子進來了四個花不溜丢的姑娘，手裏都拿着手絹，爲首的一個高個子大眼睛的姑娘，她叫綉雲，她後面一個嬌小玲瓏的姑娘，叫追月，模樣兒都挺不錯，只是綉雲的鼻子扁一點，追月的那雙眼睛，眞有點像「新月」小得成了兩道縫！

這兩個一左一右的依上來，分坐在少年左右，綉雲嘟着嘴笑道：「怎麼啦？不理人！」

追月輕輕推了他一下，方要撒嬌，沒料到，這少年，猛然雙臂一分。

他本是一個隨便的擧動，可是，兩個姑娘竟都像綉球也似的滾了出去，各自發出了一聲尖叫！

鴇母嚇得臉上變色道：「大少爺，怎…怎麼啦？」

少年顯得不大好意思，掙了掙才道：「我來此是專爲拜訪這裏一位芷姑娘的，不知她在不在？」

綉雲本還賴在地上撒嬌，聽了這句話，她就一撇嘴，道：「原來是這麼回子事呀！」

追月一面啊唷，一面站起來，向着那鴇母道：「媽呀，這是怎麼回子事呀！人家找芷姑娘，妳又叫咱們出來幹嘛，差點扭了我的腰……啊喲！」

鴇母咧嘴一笑道：「我的大爺，你找芷姑娘，幹嘛不早說呀？再說也用不着使這麼大的勁兒呀！」

追月還哼哼着，走到了少年面前，道：「不管，你得給我揉揉！」

少年忽然劍眉一挑，鴇母眼快，生怕激怒了這位好客人，趕忙把她推開了去道：「去吧，叫妳鳳妹妹給妳去揉吧！」

幾個姑娘乘興而來，敗興而去。

少年微微皺眉道：「芷姑娘不在我就要走了！」

說着站起身來，鴇母一笑道：「在，在！我的爺，你別急呀！」

一面說，一面就伸手來拉少年的袖子，可是，當她看見少年那一雙精銳的眸子時，却禁不住又把伸出去的手又收了回去了。

然後她瞇着一副小眼，阿諛的笑着道：「大少爺你可眞是好眼力呀……」

吃吃一笑，她又低聲接道：「方才那幾個姑娘，要是跟芷姐兒一比，眞是星星比太陽，不能比啦，可是……」接着她又笑了笑道：「可是……價碼兒也就……」

少年微微點頭道：「這個無所謂！」

他探手自袖筒裏，拿出了十兩重的一錠紋銀，一笑道：「這點銀子，算是給芷姑娘買花戴的吧！」

鴇母接過，笑得閤不攏嘴道：「太多了，用不着，用不了！」

說着又着實打量了少年幾眼，點頭笑道：「我看大少爺也是個爽快人，我也就直說了，我們芷姑娘可是官家千金，賣藝不賣身……」

言才到此，那長身少年，突然發出了一聲朗笑道：「久仰芷姑娘出汚泥而不染，所以今日才特地來訪，我如果有那種骯髒的念頭，豈不是冒瀆了她，妳不必關照了！」

鴇母口中連道：「是，是，是！」

又彎腰吶吶的道：「可是還有一點，芷姑娘可是不隨便接客人的……如果她不願意……」

少年一笑道：「我馬上就走。」

鴇母這才笑嘻嘻的道：「大少爺，可眞有你的，這麼說，我倒是怪不好意思的，請隨我上樓去吧！」

少年點了點頭，那肥胖的鴇母，招呼那個穿紅衣的小丫環，說道：「給大爺掌燈！」

三人離開了堂屋，來到了一個四合院，那胭脂粉香味更重了，在貼着五色窗戶紙的綉房裏，傳出了五顏六色的燈光，隱隱可聞調笑之聲，還有唱彈詞的，唱大鼓的，唱綳綳戲的，整個院子亂哄哄的。

長身少年有些不大習慣的皺了皺眉，這時鴇母却領着他又走出了這片院子，穿過一個月亮洞門，先前所感覺的脂粉俗香，頓爲一陣陣清淡的花香取而代之。

在兩排長青樹的拱奉下，是一條水磨方石的花徑，花徑兩旁，盛開着一種叫「軟枝花蟬」的黃色大花。

少年自丫環手中接過了燈籠，回身照了照洞門，其上有一小方玉匾，刻着「長

春館」三個梅花小篆，筆力十分挺秀。

鴇母齜着牙道：「這是芷姐兒自己刻的，字也是她描上去的，上個月，才裝上去！」

長身少年點了點頭，心中忖思道：「這位姑娘果然不凡！」

順着這條花道再走下去，有一座茅亭，是一片荒蕪的草地，草長過膝，蒼涼僻靜。

在亭子左面，又有一條小道，蜿蜒的通向一處閣樓，樓前插有兩盞長燈，燈光照映着樓前的青竹，和開得一排紅的夾竹桃，愈發顯得美雅而有詩意。

這時候，正有人在樓內吹弄着笛子，裊裊的笛音，似乎是在傾訴着什麼，鴇母嘆了一聲道：「她又在想心思了！」

說着向前推開了門，高聲喚道：「春紅，快下來，有客人來了！」

長身少年這時突然有點後悔，正想阻止，已是不及，只聽見笛聲忽止，樓上傳出了一個嬌嫩的聲音道：「來啦！」

接着自樓上，跑下了一個十四五歲的綠衣小姑娘，這姑娘頭上還梳着丫角，嘴角微微上彎着，帶着幾分稚氣，她下得樓來，一雙眼珠骨骨碌碌的向着少年轉着，面上有幾分驚異。

鴇母一指少年道：「見過郭相公！」

春紅忙一禮請安道：「郭相公！」

長身少年微笑道：「這時候打擾妳們主婢，太冒昧了！」

春紅笑着說：「現在才早呢，我上去請咱們姑娘去，相公你先坐坐！」

鴇母站了起來，說道：「我也上去看看她！」

說罷就與那個叫春紅的婢女上樓去了，這時那個打燈籠的使女也已退出院外，堂室內，只剩下了少年一人。

他站起身子，隨便踱步，見這間客廳雖不甚大，擺設却十分精緻，一套紅木的太師椅，上加猩紅緞子坐墊，西面一副絹屏，屏上綉着八仙過海，綉工很細，似非本地刺綉。

正中粉牆上，掛着一幅中堂，畫的是竹子，兩邊一幅對聯，寫的是：

「好書悟後三更月
良友來時四座春」

沒有上欵，下欵署名是「江南白芷」，心中不由一動，自然這「江南白芷」，必定就是芷姑娘本人了。

誰能想得到，風月場中，會有如此一個角色？

他望着這幅對子，不禁有所感觸，正自醉心，忽見鴇母笑着自樓上下來了。

幾步跨下樓來，吃吃的輕笑着又道：「大爺，我可是走了，往後瞧你的了。」

說時，一身胖肉都動了起來，開心地搖着大屁股走了。

這時那個叫「春紅」的丫環在梯口探出頭來，向着少年連連招手道：「郭少爺，請上樓來，還有，我們姑娘問你的大名怎麼稱呼？」

少年笑了笑，道：「我叫郭飛鴻！」

一面拾級而上，春紅一雙大眸子在他身上轉着道：「郭少爺，你住在本地？」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不錯！」

登樓後，由春紅引到了一間香閣內，郭飛鴻方待落座，忽聽背後一聲輕笑道：「郭相公，勞你久等了。」

郭飛鴻不由吃了一驚，猛然轉身，只覺得眼前一亮，不知何時，背後已然俏立着長身玉女妙齡少女。

那少女生得簡直太美了，她那麼亭亭的立着，平視着，像是月下仙子一般，那微呈長圓形的臉蛋兒，帶着兩片紅暈，細長的一雙蛾眉，有若遠山，其下是碧海也似的一雙剪水雙瞳。

總之，她這麼突然的出現，使得郭飛鴻一陣急速的心跳——他只覺得這姑娘美極了，那眉兒，雙瞳，櫻唇，瑤鼻，無一不美，那俏麗的一雙唇角，更似風情的源頭，只消微微牽動，雙頰上便瀰漫出萬種情態！

這就是眼前的芷姑娘，她還留着一頭漆黑的秀髮，只是那麼隨便的挽着，看來是越增韻緻。

郭飛鴻微微一欠身，說道：「豈敢，豈敢！我來得太冒失……姑娘妳不要見責才好！」

這位藝名白芷的姑娘，秋波向他微微一轉，淺淺一笑，露出了一對梨渦兒，道：「相公快請坐！」接着轉向春紅道：「給這位相公沏茶！」

郭飛鴻稱謝落座，只是他那雙癡情的眸子，仍直直地望着她，望得她怪不好意思。

這位白芷姑娘身上穿着一件粉色彈墨的小汗衫，下身則是一襲葱色的八幅風裙，脚下是一對綉有蘭草的青緞子花鞋，竟然是一雙天足。

她似乎發現對方在看她的脚，不由微微一藏，淺淺一笑道：「相公你家就住在附近麼？怎麼會想到來這裏玩？」

郭飛鴻初來，本有幾分情怯，可是由於這位白芷姑娘的大方擧止，以及她不俗的儀態談吐所感染，漸漸地也就恢復了原有的開朗。

當時聞言之下，他含笑道：「久仰姑娘風範，今日特來拜訪，想不到姑娘竟是如此女中楚翹，好不令人欽佩！」

芷姑娘露出了細白的玉齒，瞟着他笑道：「女中楚翹，我那裏敢當，郭相公眞會說笑話！」

說到此，蛾眉微垂，似乎勾起了一點輕愁，輕輕嘆了一聲，苦笑道：「相公只要不嫌棄，已是感激不盡，怎當得這欽佩二字。」

郭飛鴻搖了搖頭道：「我與姑娘，雖屬初見，但覺姑娘秀質天生，風華絕世，蓮花不染汚泥，更是難得，怎敢出言譏諷，姑娘萬請不要誤會才好！」

這位芷姑娘，聞言不由微微一怔，那雙澄波的眸子，含有幾分的怯意的向着郭飛鴻望去，遂即輕輕點首道：「相公這幾句話，我可是記在心裏了。」

說話間，春紅已捧着一個古瓷的蓋碗走出來，芷姑娘微微一笑道：「相公請用茶！」

她說着遂自春紅手中，接過了茶碗，送向郭飛鴻面前。

郭飛鴻雙手迎接着道：「謝謝姑娘，我還不渴！」

話未完，不知怎地，只見這位玉人兒

也似的芷姑娘，足下踏跟一滑，口中「唉呀！」叫了聲，手中茶碗，整個直向着郭飛鴻身上飛了過去。

郭飛鴻不由爲之一驚，事出突然，不及防備，只見他口中「噢！」一聲，右手驀地向外一分，掌心微送，已用食中姆三指，輕輕捏住了蓋碗的底部。

同時間，他身形側轉，如同一隻燕子也似的飄到了一邊。

那種姿態，看起來眞是美極了！

這兩種動作，幾乎是同時施展，接碗，騰身，刹時完成，等到落地之後，再看手中的那碗茶，依舊是原來樣子，滴水未濺。

這輕快捷巧的身手，在他施展起來，絲毫不覺得勉强，竟是那麼自然如意。

芷姑娘似乎微微呆了一下，可是接着她就嫣然一笑，道：「相公！好俊的一身本事！」

郭飛鴻急切間，不自覺的施展出一手輕功，爲對方看出了秘密，臉上也顯得有些不自然。

可是，他也不介意，當下關心的問道：「姑娘你的手可曾燙着了。」

芷姑娘望着他甜甜的笑了笑，說道：「如非是相公手快，我可難免要出大醜了，眞是大大的失禮，相公，你可要多多包涵！」

她說着話，那雙剪水瞳子，直直的逼視過來，似乎是極力的想由郭飛鴻臉上，看出些什麼來，對於這個人，她仍然是一個「謎」！

一場虛驚，很快的就過去了。

可是，這位風華絕世的芷姑娘，却似乎自此而後，已失去了原有的興頭，而顯得有幾分落落寡歡。

她不時的凝視着郭飛鴻，或暗暗的發呆着。

她那一雙蛾眉，時而輕輕的顰起，可是當它情不自禁的舒展開時，却透出一種尖銳的意志，只是這些，對方那位初涉歡場的少年，竟是沒有發現！

首次來訪，尤其是對於芷姑娘如此一個風塵奇女子來說，郭飛鴻不便多留，坐的不多時，他就起身告辭了。

芷姑娘一直送他到月亮洞門前，才依依不捨的含笑說道：「相公，明天再來坐呀！」

郭飛鴻笑道：「一定！」

一揖轉身，大步向前面走去，芷姑娘遙遠的望着他那頎長的背影，帶出了一絲淺笑，喃喃自語了一句，只是聲音太低，聽不清她在說些什麼。

郭飛鴻回到了家門口，那是一座佔地極廣的宅子，門前立有一雙大石獅，深黑色的兩扇大漆門上，掛有一雙大銅環，映着寒日閃閃放光。

這是蘇州富戶，郭老員外世昌的府第，在本城南面，靠着「北塔寺」很近。

郭世昌共有二子一女，長子飛羽，早已成家立業，服官京中，女兒飛萍，尚待字閨中，不過自幼已許配了人家，過了年，也就要過門了。

說到這個次子郭飛鴻，那是老員外最傷感的一件事，他稟性聰明却不求上進，知書達理而不求功名，尤其令郭老員外寒心的是，這個家對於他，竟是絲毫不值得留戀，自從郭飛鴻十五歲走失之後，整整八年沒有音訊，一直到半年以前，才又回來了。

可是他回來以後，性格絲毫未變，似乎較諸前更怪異了許多。

郭老頭一生氣，也就懶得再管他的事，如此，郭飛鴻生活倒也自在，只是他如海的心胸，久懷的壯志，却益發地掩不住了。

這個家裏，他不理任何人，除了和妹妹講幾句話，他是很難得理誰的，他獨居在一個小偏院裏，院門永遠是深深的閉着，不許任何人出入。

可是時間久了！下人門却傳出了一些聳人聽聞的閒話來。

他們傳說這個二少爺所以獨居的原因，原來是便於練習武技。

據一個年老的家人鴻福說，在一個月明的晚上，他親眼看見二少爺，在院內的修竹上飛躍着，起落間——竟有如飛鳥也似的快捷。

鴻福還偷看過這位二少爺練習劍術，他後來形容說，所看見的只是一片白光，而且更有聲有色的說，曾親眼看到這位二少爺用掌中劍，劈下了兩隻當空的燕子！

如此一來，這位二公子身懷絕技的傳說不脛而走，知道的人很不在少數了。

郭飛鴻也就爲此顯得更孤獨了，他很不習慣人們那種好奇驚異的目光，因而也就動了思遷之意。

夜色之中，他的馬來到了門前，郭府的兩個大燈籠，照着門前高大的登馬石，郭飛鴻翻身下了馬，他腦子裏仍在想着那個芷姑娘。

他喜歡她的風雅不俗，尤其是她那一雙明媚的眸子。

正當他要上前叩門環，身後突起一陣輕微的足步聲，他飛快的轉過身子，却只見暗影中走出了兩個漢子。

仔細一看，他不由皺了皺眉，這兩個他認識，乃是蘇州府的三班大捕頭閃電手曹金，及其手下捕快魚鱗刀秦二風。

這兩個人，在公門中，地方上，都很吃得開，一般人也都不敢得罪，這時二人突然到來，郭飛鴻不禁有些吃驚！

爲首的曹金，老遠的哈腰高聲道：「二爺回來了，我們等了老半天！」

魚鱗刀秦二風跟着抱拳道：「二爺有事沒有？」

郭飛鴻看着二人，微微皺眉道：「二位來此有什麼事？」

捕頭曹金，年約五旬，身子骨格很是結實，赤紅的一張臉膛上帶有幾道皺紋，秦二風年約三旬，瘦削的臉頰上帶着一些風塵之色。

曹金聞言呵呵一笑道：「二爺，你是知道的，我們這一行，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夜咱們是專爲拜訪二爺才來的！」

郭飛鴻不由面色一沉，道：「莫非我作了甚麼違法之事不成？」

曹金忙搖手道：「二爺你誤會了，我們來此是有所要求！」

秦二風也聳肩笑道：「二爺可眞會糟塌人，我們有多大的胆子，敢找你郭二爺的麻煩，得啦二爺，你賞個光，由咱們作

個小東，咱們三杯下肚，再說好不好？」

閃電手曹金赫赫一笑，道：「二爺你是眞人不露相，我兄弟算是高攀了！」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二位太抬舉了，我可不明白你們說些什麼，我還有事——二位有話請快說，不必客氣，如能帮忙我一定効力。」

閃電手曹金低笑道：「得啦，二爺你是聰明人，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別逗我們玩了，我給你這麼吧，我們哥兒倆，遇上了一樁難題，這件事，嘻——非得二爺你帮個小忙不可，要不然，我哥兒就過不了關！」

秦二風搓着手，又插口道：「二爺你只要一點頭，就算救了我們哥兒倆個了，說句不怕見笑的話，二爺你拔根汗毛，可也比我小子大腿還粗些！」

他們繞圈子說話，郭飛鴻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被弄得胡里胡塗，他顯得不耐煩的道：「你們再不說什麼事，我可走了。」

曹金忙一橫胳膊，笑道：「你可千萬別走，我們在這門口腿都站酸了！」

郭飛鴻皺眉道：「那到底是什麼事快說！」

曹金乾咳了一聲，眨眨着眼道：「跟您這麼直說了吧，城門樓上那張告示，二爺您總該看見了吧？」

郭飛鴻搖了搖頭道：「甚麼告示？」

曹金一怔道：「我的爺，這件案鬧得滿城風雨，你會不知道？」

郭飛鴻一笑，說道：「你是說那個女賊？」

曹金一摸頭，嘖！了一聲道：「不錯！女飛賊，這個女賊可眞害死了我們哥兒倆了，二爺，這個女賊可不比一般，人家可眞是有兩下子！」

秦二風又接口道：「兩下子？十下子也不止呀，簡直是看燙眼，摸着手扎，我哥兒倆個要給人家耍，不怕二爺你笑話，那可眞是鷄子兒碰石頭，不能不碎？」

郭飛鴻哈哈一笑道：「你們穿上官服，自應爲官家辦事，這件事找我作甚？」

二人爲之一怔，曹金眯着小眼赫赫笑道：「二爺，你眞會裝，你難道見死不救嗎？」

郭飛鴻冷哼了一聲，道：「我是愛莫能助！」

秦二風急得直抓頭，道：「二爺，我知道你是一位奇俠，你老是不露鋒芒，這件事就算不爲了我們哥兒倆個，爲了地方上，你老能看着這個女娘這麼胡鬧？昨兒晚上西城的賈胖子大掌櫃的，丟了千兩銀子還不說，兩個耳朵也給割了！」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賈胖子素來仗財欺人，這也是該受的教訓！」

曹金一笑道：「一點不錯，西城要是數壞呀，第一個就該數他賈胖子了，可是話又說回來，這是有王法的地方呀！得啦！二爺，你就算看在我們哥兒倆個的面子上，帮咱們這個小忙吧！」

秦二風更躬下身道：「二爺只要一伸手，這個女賊也許就嚇跑了，地方也就安靜了！」

郭飛鴻微微呆了一呆，可是他隨即冷冷一笑，道：「你們也許看錯人了，我不過是一個讀書人……」

曹金還要再說，郭飛鴻已一抱拳道：「對不起，我實在沒有力量！」

說罷，轉身又向街上走去，曹秦二人不由都怔住了。

遠遠望着郭飛鴻的背影，秦二風歎了一聲，道：「我們這一趟算是白來了。」

閃電手曹金冷冷一笑道：「他會不會武功，我一試就知道。」

說着他眸子向兩邊一掃，驀地大吼了一聲道：「好飛賊，看妳往那裏跑！」

口中叫着，身子驀地向一叢樹林中撲了進去，前行的郭飛鴻不由霍地一個轉身，只見他足尖微微一點，就像一支箭也似的竄了過來。

身形一落，已來到那叢林前面，眞可說是快如電閃星馳，緊跟着，他上身向前一塌，口中叱道：「曹捕頭請退，我來擒她！」

叱聲中，忽見正面大樹微微一動，郭飛鴻身形微幌，已似「龍形乙式隨身掌」的起手式．把身子拔了起來，只是一閃，就到了樹梢上。

他口中低叱了聲道：「朋友，請下去吧！」

雙掌向外一撒，一揚，掌力已發了出去，那棵大樹立時發出「嘩啦！」一聲巨響，整個的樹帽像小山般翻了過去，枝葉飛濺的半天都是。

這種威勢，委實足以驚人。

就在枝葉飛揚中，一條人影，「刷！」地自上面直竄了下來。

郭飛鴻一聲冷笑道：「朋友，你還想走麼？」

身子驀向下一飄．便到了那人身後，雙手向前一探，用「金豹現掌」的絕技，搭在了對方肩上，方要吐力。

那人似已有些不堪負荷的「啊唷！」一叫，身子向前一栽，大聲道：「二爺，可眞有你的，是我呀！」

郭飛鴻驀地一呆，由語音中，他已聽出這人就是那位捕頭閃電手曹金。

當下自收招定身，那曹金雖未被他傷着，可是他掌上餘力，仍把他逼得踰出了七八步，才拿樁站穩。

郭飛鴻面色一沉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閃電手曹金回過身來，吁了一口氣道：「我的二爺，我這條老命還想多活幾年呢！」

一面說，忍不住呵呵的笑了起來！

這時一邊的秦二風也笑着跑了過來，一面抱拳道：「二爺這兩手絕活，我自出娘胎，還是第一次看到，高明，眞是名不虛傳。」接着又連連向郭飛鴻打躬，道：「二爺，您要是再不賞臉，我可要給你跪下啦！」

至此，郭飛鴻才知道中了二人之計，不禁微微着惱，道：「原來是這麼回子事，曹捕頭，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說罷拂手就走，曹金嚇得連忙趕上去，打躬作揖道：「我的二爺，不這麼着，那能逼出你這手功夫呀！二爺，我們也求了老半天了，你眞這麼狠心？」

秦二風又過來陪笑道：「二爺，我給你跪下啦！」

這回說跪就跪，眞個的噗通一下子跪了下來，郭飛鴻不由輕輕歎息了一聲，道：「快起來，有事好商量，當街跪下多難看！」

秦二風嘻嘻笑道：「二爺你不答應，我寧可跪斷了腿！」

郭飛鴻生怕路人看見，不好意思，再者，他內心裏也實在對於這個鬧翻了天的女飛賊，動了些好奇之心，當下微微思忖了一下，就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們就是了！」

閃電手曹金，及秦二風聞言不由大喜，後者着實的向着郭飛鴻作了一揖，才站起來道：「二爺，你眞賞臉！」

曹金咧着嘴道：「二爺，你可說話算數，走，咱們下館子去，我請客！」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話雖如此，可是我却也不敢說大話，那女飛賊既能在江寧蘇州如此橫行，無人能予制服，我也不見得準成，我只能盡力試試！」

曹金點了點頭道：「有二爺你這句話就行了，走，咱們喝酒去。」

郭飛鴻搖搖頭，道：「我還有事，不用客氣了，此事我一定留神，只是你們可不能對外人說，否則，這件事我就抖手不管了！」

曹秦二人連連點頭，說道：「當然，當然！」

郭飛鴻寒下臉來，道：「那麼一言爲定，有事不必來這裏找我，我自然會去找你們二人！」

言罷轉身自去，曹秦二人彎腰相送，等他走遠了，那秦二風才嗞着牙道：「我的奶奶，好難請的諸葛亮！」

閃電手曹金一隻手摸着下巴，微微一笑道：「只要他答應了這件事，就不愁那女賊再能上天，看見沒有，人家那兩手，才叫做眞功夫！」

說着他咳了一聲又道：「走吧，咱們去鬧他兩盅去，光愁也不是辦法！」

兩個傢伙，心定了一半，眞就喝酒去了。

郭飛鴻獨自在書房沉思着，書案上點着一盞明燈，今天晚上的艷遇，使得他平靜的心湖——起了巨大的波濤。

他眞沒有想到，那個墜身青樓的芷姑娘，竟然會是如此一個不凡的人物，她美得那麼自然，不像一般女子那麼做作，更不像堂子裏別的姑娘，那般滿臉脂粉，滿頭珠飾，她只是那麼淡雅的輕妝，隨便的衣着，正因爲如此，她才更美得脫俗，美得出塵。

想到這裏，他內心不禁起了一種如醉如癡的感覺，這種感覺，是他以往從來不曾有過的。

窗外虫聲唧唧，窗外一燈明滅，這位多情的少年俠士，感受到一種難以排遣的空虛和寂寞。

燈光閃閃，搖曳燈花中，似乎顯現芷姑娘一張微微長圓形的粉臉，因她那沉鬱的瞳子裏，似乎可以看出她身世的不幸，她孤獨，她寂寞……這一切，似乎和自己一樣，似乎也只有自己才能體會她那種憂鬱和不幸，也似乎只有自己才能安慰她！

郭飛鴻自己長嘆了一聲，因這位芷姑娘，他又連想到自己。

照說自己應該是一個幸運的人了，可是，那是不確實的，這偌大的一個家，並不能安下自己的一顆心。

十五歲離家，整整八年的時間，他想，在天山的絕頂，恩師摘心老人，是如何的造就了自己之時，恩師曾嚴肅地對自己說：「人世上，不平的事情太多了，你我的責任，也就是去人羣裏化不平爲平，化惡爲善，立定一個目標志向，生死可以不計！」

又說：「飛鴻你要記住，珍惜你這一身武功，男兒志在四方，去吧！」

然後，老人把他隨身四十餘年的那一口「寒松劍」，贈予自己，師徒一場，也就如此的告一段落，何時再能見到他老人家？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走到書櫃前，打開櫃門，那口寒松劍靜靜的放在木板上，杏黃色的劍穗上，繫着核桃大小的一顆孩兒紅珊瑚結子，燭光之下，閃閃的發着紅光，這是一口殺人的利刀，它銳利的鋒口，不知飲過多少惡人的血，可是當他屬於自己之後，竟把它束之高閣，無以爲用。

郭飛鴻信手拿起這口劍，止不住長眉微挑，熱血沸騰不已。

他姆指緊壓劍上啞簧，一片絲絲聲中，抽出了劍刃，只覺得冷氣森森，侵膚生涼，顫抖的劍刄，微微發出龍吟之聲。

低頭撫劍，使他幾乎已冷却的雄心壯志又昇起來了。

他忽然覺得自己太消沉了，不禁曲指在劍上噹噹！彈了兩聲，顫動的劍光影裏，這位身負奇技的少年俠士，慨然唸道：

「寶劍無恙，斯人沉醉……郭飛鴻呀，郭飛鴻，你的雄心壯志那裏去了。」頓了頓，他接下去喃喃的又道：「芷姑娘呀！芷姑娘……似你如花容月貌如此，却又怎會屈身於下流的風月場裏……」

「嗆！」一聲，合上了劍鞘，他悲憤的唸道：「我們都是懷才不遇的人……我們都是囚於樊籠之內的……」說到此，他苦笑了笑，把劍放回櫃中。

轉過身來，他搖頭一笑，道：「怎麼又想起她來了？莫非我眞的迷上了她？迷上了這個僅有一面之交的妓女！」

「不！」他又改正道：「她不是妓女，她賣藝不賣身，那鴇母不是說過，她從不接客！」

「可是，她竟然破例的對自己垂青，看來她確是別具慧眼，竟能識得自己這個英雄……」

想到這裏，他那微剪的長眉，慢慢的舒展開了。

可是，他又搖了搖頭，歎息了一聲，忖道：「我眞是意亂情迷了，那種地方又豈能常去的？唉……我還是走吧，遠遠的離開這裏……」

右手驀地在桌上輕拍了一下，道：「走！」

燈光爲他拍得跳了起來，他站起了身子，只覺得一腔悵惘消退不少，忽然，他耳中聽到一聲清晰的冷笑之聲，彷彿就在窗外。

郭飛鴻不由爲之一驚，只見他左手向外微微一送，那扇窗戶，猛地向兩邊「呼！」地一聲啓開。

冷月之下，他清楚的看見了一個人的影子。

那是一個娉婷的女人影子，她似乎有意要展露一下傑出的身法，窗門一開，她便纖腰一擰，施展「燕子鑽天」的輕功絕技，颼！一聲把身子竄了起來。

這時郭飛鴻才發覺她臉上，還覆着一塊黑色的面紗。

她騰身之勢極快，身形向下一落，便翩翩若一隻大鳥也似的，落在了屋頂的簷角之上，並又由鼻中發出了一聲冷笑。

郭飛鴻萬萬沒有想到，竟會有夜行人，來到自己這個地方窺探，更沒有想到，來人是一個女子。

一個念頭，電也似的在他腦子內閃了一下。

他忽然想到了方才曹金秦二風託囑自己的事情，這個女人必定是……

一念及此，他朗笑了一聲道：「好賊子，今夜妳可是來得去不得了！」

叱聲中，雙掌一錯，直向那蒙面少女落身的屋角之上撲去。

蒙面少女一聲輕笑，就在郭飛鴻騰起身的同時，嬌軀向下一塌，似「凌波步」的捷出身法，再次縱起，向着一叢花樹間落去。

郭飛鴻不由更怒，冷笑道：「好個女賊，妳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足尖一點樓角，這一次他提足了丹田內力，身形驀然竄起來，眞好比飛鷹搏兔一般，身子向下一落，已到了蒙面少女身後。

郭飛鴻打量着够上了步眼，口中低叱了聲：「倒下！」

右手向外一揚，駢中食二指，直逼前行少女「志堂穴」！

可是他顯然是太輕視對方了。

二指方自遞出，只聽見那少女一聲輕笑道：「還差了一點吧！」

身子微微向前一跳，那姿式美極了，郭飛鴻的二指果眞是差一點沒有點上。

他不由心中一動，右手向後一抽，就這刹那間，對方少女已如同風車也似的，把身子又翻了出來。

郭飛鴻足尖飛點，第三次飛身竄了上去，他顯然已爲這個蒙面少女，把怒火激起來。

可是這個蒙面少女，又豈是弱者？

就在郭飛鴻騰身半空的當兒，這少女猛然右足向前一踢，上身向前一塌，接着身形一轉，已擺出了一種「犀牛望月」的姿式。

同時她口中出聲嬌叱道：「打！」

這個「打！」字一出口，驀地自其掌心內射出了一對光華燦爛的銀丸。

這一雙亮銀珠只一閃，便到了郭飛鴻面前，陡地向兩邊一分，分奔郭飛鴻雙肩穴道。

郭飛鴻沒有想到，對方竟會有此一手，禁不住吃了一驚，隨着他吐氣開聲的叱了聲：「去！」

就這一刹那，他已氣貫雙掌，奮力向前一推，用掌心逼出的一股內力，把迎面而來的兩隻銀丸，雙雙打得飛了出去。

蒙面少女，顯然爲郭飛鴻這種超人的內力所震驚，呆了呆，旋即蓮足一頓，箭也似的又直竄了出去。

郭飛鴻冷哼了一聲，騰身就追。

皓月之下，這男女兩條身影有如星丸跳擲，幾個起落，已到了花牆的盡頭。

郭飛鴻不願對方翻出了花牆，因爲那麼一來，就難免要驚動宅內衆人，他猛然向前一欺身，右掌疾探，用「進步隨身掌」直向少女後肩環上切去。

少女也似被他逼得急了，她本來還存着幾分戲耍的意思，這時，已沒有這種雅興了。

郭飛鴻掌勢一到，她口中冷冷一笑道：「不要急，我還不想跑呢！」

說着，身子猛地一個倒仰，竟用「金鯉倒穿波」的身法，倒竄了回來。

這少女這時眞怒了，只見她身軀一落，右掌斜着向外一領，一招「玄鳥劃沙」，五指如刄的，向着郭飛鴻胸前猛地劃了過去！

雖然是面對的立着，郭飛鴻仍不能看清楚她是什麼模樣兒，她面上掛着一襲黑紗，令人無法窺出她的廬山眞面目！

郭飛鴻只覺得對方身材頗高，腰肢很細，那雙露在面紗之外的眸子尤其是黑白分明，透着智慧的光。

他實在不知這少女是誰，但既然她黑夜私入人宅，定必是一個賊子，也許正是那個懸賞緝拿的女賊，自己豈能够放她逃走？

有念及此，他更就打起了精神，要好好與她周旋一二了！

蒙面少女掌式逼到，郭飛鴻身形竟是分毫不動，容得她指尖幾乎已接觸了胸前的刹那，他才陡地向後一撤身。

少女口中「噢」了一聲，似乎已覺出不妙？

只見她猛想擰身側閃，可是郭飛鴻的掌力已如同疾風驟浪也似的推了出去。

蒙面少女足下一蹌，雙掌同時向外一推，整個身子直被震得倒飛了出去，「碰！」一聲，撞在了一棵樹上，樹上的槐花，就像雨也似的落了下來。

這少女一聲咳嗽，道：「你……你……好狠……你……」

郭飛鴻正要第二次以「鐵背弓胎」的重手法，把她降服手下。

可是想到對方是一個女流，他實在有些不忍心下此毒手，再者，這少女的話，也使他微微一怔。

因爲，他突然覺得這語音有點熟悉。

他不由後退了一步，道：「你是誰？」接着冷冷一笑，目射精光道：「如果妳再不取下面紗說出來意，郭某可就掌下無情了！」

那少女聞言之下，呆了一呆，可是她仍不屈服，一雙妙目上下的打量着郭飛鴻，胸口頻頻的起伏着，顯然方才那一撞之力，相當不輕！

她微微冷笑了一聲，道：「想不到蘇州地面上，還藏着如此一個厲害的人物，我……」

少女頻頻喘着道：「想不到你竟是……我看錯你了……你……」

郭飛鴻一驚，道：「妳……是誰？我們以前見過麼？」

蒙面少女身形微微一顫，恨聲道：「

我的事是不許你管的，如果你強自插手，哼……只怕日後會有人對你不利！」

郭飛鴻冷笑道：「如此說來，妳確實是那個女賊了？」

蒙面少女微微顫抖了一下，那雙大眼睛內，閃出了一些淚痕，她似乎被郭飛鴻這句話，觸動了傷懷。

只見她後退了一步，道：「郭飛鴻，今夜我不是偶然來的，我是來告訴你，我的事，你不要插手……」

郭飛鴻朗笑了一聲道：「笑話，我豈是受人恐嚇的？」

少女恨聲道：「你的武功雖比我強，可是你絕不能與我為敵！」頓了頓，才又道：「言盡於此，聽不聽在你，我走了。」說着，她身子一幌，猛地竄了出去。

郭飛鴻早已防到了她有此一着，見狀一聲狂笑，身子霍地向上一騰，已翩若驚鴻地落在了她正前方。

旋即雙掌一錯直向少女兩肋上插來。

蒙面少女雖似身負輕傷，可是却仍然不可輕視，只見她雙腕並舉猛揮，竟用「雙桃手」的小巧手法，把郭飛鴻來犯的雙掌逼了開去。

她顯然是有些急了，杏目圓睜道：「你……莫非還不叫我走？」

郭飛鴻冷笑道：「妳既承認是那個女賊，我當然更不能放過你了！」

少女猛然迎面擊出一掌，道：「快閃開！」

隨着掌式，她身子却斜着向院牆上猛竄出去。

郭飛鴻哈哈一笑，身形再次騰起來，這一次身法更快了，只一閃，已先少女落身於院牆之上，同時右掌以五成內力向外一封。

蒙面少女淩空的身子，吃郭飛鴻如此一逼，又復倒翻了下來，「噗！」一聲，坐在了院牆之上，她頭部重重的撞在了身後一塊假山岩石上，只覺得一陣昏眩，竟是再也站不起來。

郭飛鴻身子一飄，落到了少女身前。

他朗笑了一聲道：「對不起姑娘，我要瞻仰一下妳的廬山眞面目了！」

少女猛地把身一翻，可是她這時再沒有能力逃避這一刦難，郭鴻飛第二次探手，正要去揭她的面紗，就在這時，他耳中忽然聽到一陣極為刺耳的怪異聲音！

郭鴻飛一聽到這種怪聲，便由不住打了一個冷戰，那聲音使得他全身的汗毛，一根根都直立了起來。

郭鴻飛為這一陣尖細的怪聲，驚得身子後退一步……這時，那種聲音，聽得更眞切了。

忽然，他看見一個怪異的影子。

就在對面的院牆上，出現了一個怪異的影子，那尖細刺耳的怪聲音，正是發自那個怪影子。

其實說是「怪影子」是不確實的，因為那影子並沒有什麼怪異之處，只不過是一個腰背佝僂的影子而已。

可是在此時此刻出現，再配上這神怪的聲音，就顯得十分怪異恐怖了。

由於距離很遠，其間更隔着些樹葉枝椏的影子，郭飛鴻幾乎看不眞切，對方是個什麼樣的人，更不要說對方的臉相了。

不過有一點，却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人手上拿着一根細短的竹管也似的東西，湊在口邊吹，那刺耳的嗚嗚之聲，顯然正是由這東西發出。

這種怪異的吹竹聲，使到郭飛鴻感覺到一陣說不出的恐懼與心燥，地上的蒙面少女，聽到了這聲音，却掙扎着站起來，踉蹌的向牆上的影子，疾速的狂奔而去。

郭鴻飛見狀，吃了一驚，他豈能如此的就放走她，口中厲叱一聲：「站住！」

盛怒之下，他足尖飛點，竟然施展出輕功絕技中，一種最難練的「追風三跳」，這是一種全靠丹田眞力提縱的功夫，非有極深的內功造詣，萬難施展。

郭飛鴻情急之下，生恐對方走脫，竟施展出這種輕易不露的絕藝。

只見他身形狂飄而起，只一閃便趕到了少女身後。

他右手向前一探，駢中食二指，直向少女「三里穴」上猛點了過去。

這時吹竹聲，突然又起，更加尖銳，却是一個短節，方起即止。

隨聽一個極為沙啞的聲音，桀桀笑道：「你是找死！」

這聲音，竟比吹竹聲更恐怖。

郭飛鴻不由為之一驚，同時間，他感到一股強大的勁力，有如排山倒海般，直向着自己身上撲了過來。

他雙掌向外一封，發出了七成功力。

可是，他的掌力，顯然無法與對方相比。

他只覺得手掌一麻，心口一陣發慌，人已被彈了出去。

恍惚中，他似見一條疾快如飛的影子，自對面牆上猛撲了過來，還帶着嘶啞蒼老的低笑之聲。

這條人影只是一掠，便把那蒙面少女抱在了懷中，郭飛鴻奮力向前一撲，却只覺前胸氣悶地似要窒息。

可是他仍然不願便宜了敵人，眼見那個佝僂的影子，正向斜刺裏猛竄，整個的右面，完全暴露——

當即雙掌一合，右膝一屈，施出了一招「寒山拜佛」，霍地雙掌齊出，直向這怪客右肋擊去。

他掌力方自擊出，那怪人似已有了驚覺。

只見他身子微微一幌，被郭飛鴻的掌力，逼得轉了轉，可是借着這一轉之勢，却如同走馬燈也似，一下來到了郭飛鴻面前。

朦朧夜色中，這人用他掌中的那支竹笛，向前一點，郭飛鴻早已昏眩欲倒，怪人笛到，他那裏還能閃避，萬幸他身子在搖幌之中。

這笛子本是奔他「心坎穴」死穴上來的，由於他身子搖動了一下，有了些偏差，這一笛就點住了他右胸脯上。

頓時，他全身一軟，再也站不住，噗通！一聲倒了下來。

迷糊中，似乎聽得見那蒙面少女尖叫一聲：「師父饒他一命。」

同時間，他便覺得一股極大的風力，由自己面門上擦面而過，風力使得他嗆了一下，並帶得他滾向了一邊。

又聽到一個蒼老啞笑的聲音道：「便

宜了你這小子！」

聲音已自牆院之外。

院子裏虫聲唧唧，失去了怪人與少女的踪影，郭飛鴻雖幸未被那股風力擊中，却也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勉強的坐起身子，只覺得眼前金星四射，百骸盡酸，方才所發生的一切，好像是一場惡夢。

他尚能依稀的記得，在千鈞一髮之際，那個蒙面少女為自己討饒的聲音：「師父，饒了他吧！」

隨後那巨大的掌力，由自己臉上擦過去，顯然是那怪人聽那少女的話，對自己留了情，否則只怕自己早已不在人世了。

想到這裏，他又不禁連連打着冷戰，餘悸猶存，所令他懷疑不解的是，為什麼那個蒙面女賊，竟會對自己心存厚道？她為什麼為自己求饒？這眞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

他緩緩的站起來，身上總算沒什麼傷，只不過胸前有些氣悶。

院子裏，滿是殘枝敗葉，方才與女賊爭鬥的情形，還歷歷如在眼前。

想不到這女賊，竟會這麼厲害，莫怪乎江寧蘇州無人能敵了，更可怖的，是那個怪人，他到底是男是女，是一副什麼樣子的長像，自己都沒有看清楚，想起來不禁暗暗道了聲慚愧。

他歎息了一聲，正要返身回房，忽然，他目光接觸到一樣東西，一個黑忽忽發亮的東西。

那東西略呈半圓形，正落在自己身前不遠的樹下。

郭飛鴻心中有些奇怪，走過去檢了起來，細細一看，非金非玉，份量頗重。

他忙自走進房中，就着燈光再次觀察，依然看不出是一個什麼玩藝兒！

那是一塊像盾牌也似的東西，黑黑地，有點像古銅，只是份量比銅要重得多，其上刻着一些凹凸不平的字跡圖案。

郭飛鴻皺了皺眉，實在記不起自己家裏曾有過這麼一樣東西，愈發的留意着，見這牌子上，正面刻着一個展翅引頸的大鷹，鷹腹上有一個圓圈，其上有一個突出的「令」字。

郭飛鴻不由心中一動，暗忖道：「莫非……這是一件甚麼信物不成？」

想着隨手又翻到另外一面，另一面，在生有青色斑點的牌面上，有幾個字，細認之下，上面刻有八個字：「令在人在，令失人亡」。

這八個字，如非細看，不易認出，郭鴻飛不由心中一動，如此看來，這不起眼的玩藝兒，確是一件武林帮會的信物令牌了。

他反覆的在手上看着，只覺得這牌上的飛鷹，似乎涉及江湖上一個蜚短流長的傳說，可是細想下去，却又想不起那故事的詳細內容。

他把玩了半天，不得要領，自己既無此物，看來這件令牌必定是方才二人之一失落的了。

想到此，心中不禁又動了一下。

可是這些事情，並不能引起他的興趣，當下他就把那牌子隨手放在了桌上的竹筒內。

振奮雄心　隻身赴險

第二天，他精神感到是非常之不振。

由於昨夜的交手，使得他疲憊不堪，起身也就晚了一點。

他試了試身手，覺得骨頭還有點酸，當下推門走進書房，不由為之一怔。

原來書房內，已非昨夜情形，只見屜開書散，滿屋亂七八糟，像是為人大翻過一般。

他心中一驚，立刻打開書櫃，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口「寒松」劍，竟然未失。

只是由劍身的位置看，顯然已被動過了。他劍眉微微一皺，再看屜內的金銀也被洒散了一地，點一點數目，亦是分毫不少，那麼，這個賊必是來找一件東西的。

忽然，他想到那塊令牌，於是立時走過去，拿起筆筒，伸手入內一摸，那塊令牌竟然仍在。

也許這個地方太隨便了，對方沒有注意到。

他暗暗推測，必定是那師徒二人再次轉回，他們很可能是在找這塊令牌，他們沒有找到，想必是誤以為在別處失落了。

他認為這個推想，是合乎情理的。

果眞是這一件假設屬實，那麼這塊令牌就有相當意義存在了，自己倒是不可忽視了它。

有此想法，他就不敢再隨便放了，當下他小心的把牌子揣在身上，這時想想，又突然感到有些心驚。

同時，他感到自己太大意了，雖然自己是睡在內室，可是有人在書房裏如此翻箱倒篋，自己竟然渾然不知，又豈疲倦一詞所能自解的？

他對自己冷冷一笑，道：「好了，我們已經鬪上了，看一看鹿死誰手！」

本來這個女賊和自己並不相干，可是如此一來，彼此都不能就此放過了。

郭飛鴻這一刹那，雄心頓起，他立下心願，自己一定要查出一個究竟——這個女賊是一個什麼人，那個吹竹的怪影子——又是誰？

他立下決心之後，心情也就平定了不少。

晚飯後，他信步又來到了西大街，穿過了那十字大街口，就看見那條幽暗的小胡同，紅綠的燈光一閃閃的亮着——絲竹聲，隱隱的傳過來，有一番令人陶醉的意味。

郭飛鴻不禁停下了足步，想到了寶華班子裏的那位芷姑娘，止不住的有些兒神馳。

他想，眼下既然無事，何不去找芷姑娘聊聊天去，也許可以解除自己的一些煩悶。

想着，他就轉向那小胡同走了進去，寶華班的毛夥金虎，一眼瞧見了他，老遠的就大聲叫道：「郭大爺，郭大爺！」

郭飛鴻怪不好意思的擺了擺手道：「別叫！」

金虎嗞着牙笑道：「我就猜大爺你今夜準來，果然來啦！」

郭飛鴻含笑進了門，幾個妓女正要上來招呼，可是當她們認出來人後，却一個

個的撇着嘴又走開了。

金虎咧嘴一笑道：「大爺，你快進去吧，後院裏那個芷姑娘可是等着您呢！」

郭飛鴻沒有理會他，鴇母這時聞訊自裏面扭着屁股走出來，說道：「郭大爺來啦！」

郭飛鴻點了點頭，說道：「芷姑娘在麼？」

鴇母皺了皺眉頭道：「在是在，不過她奶娘來了，也住在樓上……大爺非找她不行麼？」

郭飛鴻俊臉微紅道：「我與她談話投機，還想找她聊聊。」

鴇母陪笑道：「這自是好，只是大爺花這麼多錢，甚麼也沒有撈着……怪不好意思的！」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沒關係！」說着摸出了五兩重的一塊銀子，遞過去道：「妳收下這個。」

鴇母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遂把銀子接了過去，小聲道：「大爺你可小心一點，她那個奶娘脾氣不大好，愛罵人，你不理她也就是了。」

郭飛鴻點頭笑道：「我知道！」

當下就向着內院走去。

穿過那個四合院子，來到了「長春館」，却見那個叫春紅的丫頭，正自打着一盞燈籠走出來。

當她看到鴇母和郭飛鴻時，似乎怔了一下，鴇母就上前去問道：「芷姑娘還沒睡吧？」

春紅搖了搖頭道：「還沒有！」說着走到郭飛鴻面前，叫了聲：「郭相公！」然後皺了一下眉毛，又擺了擺手，小聲道：「別去。」

旋又笑問鴇母道：「婆婆心口痛，開了個方子，要我抓藥去！」

飛鴻正想問一問她是怎麼回事，這丫環却已走了，鴇母湊上道：「大爺，你自己去吧，我也不陪你了，當心那個婆婆！」說完，也轉身去了。

飛鴻心中甚是好奇，全未把方才春紅的示意放在心上，當下就大步向長春館裏行去，來到了白芷所居住的小樓前。

樓內有燈火，却是無比的寧靜。

郭飛鴻推開了門，跨入堂屋，咳了聲，道：「芷姑娘在麼？」

口中叫着，猛一抬頭，却見那位白芷姑娘，正站在梯口欄杆邊沿，居高臨下的以一雙妙目睇視自己！

她面上並沒有什麼喜容，反倒有幾分輕愁，秀眉微微皺着，以二指壓到唇上道：「別嚷口——！」

飛鴻正要說話，見她已經輕步自樓上走下來，又怨又愛的望着他，說道：「你來了？」

說着伸出玉手，輕輕搭到飛鴻手上，道：「來，我們上樓談話去！」

郭飛鴻見她今晚穿着一襲長裙是葱色的，上身穿着對襟彈墨汗衫，雲鬢輕挽，露出半截粉頸，更增無限嬌媚，這時爲她玉手輕握，不禁有些神馳！

當下就情不自禁的跟着走上樓，芷姑娘一直把他拉到了一個小偏門前，掀簾入內，他才發現是一間書齋，心中正自懷疑，却見芷姑娘側耳聽了聽，皺了一下眉，嘆息了一聲。

她那一雙帶有責怪，但却含有深情蜜意的眸子，直直的看着他，有些是欲言又止的樣子。

郭飛鴻握住她一隻手，道：「妳怎麼了，莫非怪我不該來麼？」

白芷雙目一紅，微作笑容道：「我只當你不會再來……再來了！」

言罷一雙妙目，在他身上打量了一下，吶吶道：「你沒……什麼不舒服麼？」

飛鴻一笑道：「姑娘何作此說……」

才言到此，忽聞內室一陣輕咳，並隱隱傳出大口吐痰的聲音，芷姑娘面上立時現出一絲不安。

她忽伸出一手，搭在郭飛鴻的肩上，苦笑一聲，道：「你今晚早點回去吧，我還有事……」

飛鴻不由怔了一下，道：「是婆婆病了麼？」

白芷突然花容變色，道：「你怎麼知道？」

郭飛鴻一笑，說道：「我是聽春紅說的！」

芷姑娘面色才回復原狀，她又強作笑容道：「相公，你聽我的話，明天晚上，我去找你，我們再談好不好？」

飛鴻一怔，道：「妳怎麼知道我的住處？」

芷姑娘先是一怔，遂笑了笑，說道：「郭二相公，蘇州城誰不知道，我不會問麼？」

飛鴻劍眉微軒道：「妳找我只怕不方便，姑娘今晚既有事，我明夜再來也是一樣！」

芷姑娘面上現出一些紅暈，有些愧疚的淺笑道：「也好，那我送你下樓去。」

飛鴻一腔熱情而來，未想到對方如此冷漠，並似有些像下逐客令的樣子，不禁有些不悅，他淡淡一笑道：「何勞姑娘相送，我自己會走。」

正要舉步出室，却聞到方才咳聲又起，並有人啞聲呼道：「芷芬，妳來！」

芷姑娘立時神色微變，小聲道：「你先等一等，我去去就來。」

說罷匆匆出室而去，郭飛鴻實在想不通這是一個什麼道理，聽鴇母說，這婆婆不過是一個乳母，一個奶媽何能有如此氣勢，未免不盡情理！

心中正在奇怪，已見白芷去而復返。

她進室之後，即匆匆道：「你快去吧，我不送你了！」

一面說，一面並用手來拉飛鴻的袖子，樣子是很焦急，飛鴻不由更加狐疑，道：「婆婆叫你有何事？」

白芷輕輕踢了一下脚，道：「她要見你，那怎麼行，你快走吧！」

郭飛鴻劍眉一軒，道：「既如此，我就見見她，這又何妨？」

說着掀簾而出，有意大聲道：「婆婆在那一間房裏？……姑娘帶我去如何？」

白芷呆了呆，她輕嘆了一聲，失望地道：「你既然一意要見她，我不能攔你，你可要自己小心！」

飛鴻正要問她爲什麼，這姑娘又已一嘆道：「她聽見了你的聲音，你也走不成了！」

果然話聲方完，就見對面垂有假簾的那間室內，傳出一陣嗆笑之聲道：「芷芬，快帶他進來，莫非還要我老婆子親自下床來見他麼？」

芷姑娘杏目斜視飛鴻，輕輕一嘆道：「我們進去吧，切記，不要離她太近！」

郭飛鴻微微一笑，並未把這句話放在心上，芷姑娘望着他苦笑了笑，正要再囑咐幾句，那間房內，又傳出那婆婆大聲咳嗽之聲，道：「你們在嘀咕什麼呀？」

芷姑娘只得一拉他，說道：「我們進去吧！」

說着走過了掀起了簾子，道：「郭大爺來了！」

裏面已傳出一陣啞笑聲道：「請！」

郭飛鴻實在很想見一見這個厲害的老婆婆，要看一看她是一個什麼長相，當下就隨着白芷身後大步走進房內。

才一進房，鼻中立時就聞得一種濃重的異香味，滿室烟霧迷漫，連眼睛都不易睜開，但見一個骨瘦如柴老嫗倚臥榻上。

這老嫗，身穿一襲紫醬色的兩截衣褲，外罩一件大紅色的背心，雙踝用白布緊紮着，足下一雙青緞面子的便鞋。

只見她雙顴高聳，隆鼻，厚唇，面色甚是白淨，一雙耳朵甚大，其上各戴着一枚雀卵大小金鐶，閃閃發着金光。

她雙眉彎彎，甚爲細長，其下那一對眸子，却腫泡泡只見一綫，她雖只靠床裏倚臥着，雙足由床邊伸出來，足見這婆子是何等的高了。

這時她半倚在床上，右肘下墊一個枕頭，床邊的一個矮脚几上，放着一個烟盤，其中有各樣小玩藝兒，諸如烟袋，烟籤，鼻烟，火石……無不齊備。

二人進來時，這位老婆婆正架着一桿長有三尺許的烟槍「波！波！」有聲的一口口的抽着，口鼻之間噴出一滾滾濃烟，異香味，正是如此而來。

當她看見飛鴻之後，才自口中抽出了翡翠的烟嘴，咳了一聲，桀桀一笑道：「你就是郭相公麼？失敬失敬！」

一邊說着，那雙腫泡泡的瞳子，直向郭飛鴻面上逼視了過來，同時微微曲身坐起。

這時郭飛鴻才發現到，這位老婆婆原來還是駝子，不過並非一般駝子那麼駝得厲害，只是腰背有些佝僂而已。

她把手上的長烟管，在烟盤之內「叭！叭！」的敲了兩下，敲出了其內的烟燼，又發出了一聲啞笑道：「芷芬，你們認識多久了？」

芷姑娘面上微紅道：「沒有多久？」

這婆子桀桀一笑，向着飛鴻道：「我是她的奶娘，她是我從小拉巴大的，就和我親生女兒是一樣的。」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

老婆婆一隻戴着翡翠鐲的瘦手，自小几上端了一個紅瓷小壺，嘴對嘴的喝了一口，撇了一下嘴又道：「我姓金——」

芷姑娘嘆了一聲，說道：「少說幾句吧！」

金老婆子偏頭看了她一眼，有些不高興的冷冷笑道：「說說有什麼關係？我還要好好看看他呢！」

當眞向郭飛鴻招了招手道：「郭相公，你扶我老婆子一把，我好站起來！」

白芷霍然臉色大變，正要阻止郭飛鴻不要上前，郭飛鴻却已走了過去，伸手把她攙了起來。

金老婆婆望着白芷笑道：「放心，我不會怎樣他的，他是妳的心肝寶貝，不是嗎？」

突然足下一軟，向前一蹌，郭飛鴻忙伸手扶住他，道：「婆婆，妳站穩了！」

這婆子推開了他的手，桀桀笑道：「老了，不中用啦！」

說着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口中嘮叨着道：「春紅這丫頭片子又上那兒去了？來！芷芬，妳過來給我搥搥！」

白芷向着飛鴻一點頭道：「郭相公，有事你先走吧！」

金老婆婆鼻中哼了一聲，道：「郭相公，你別走，我還有事要問你呢！」

飛鴻含笑道：「什麼事？」

這婆婆咳了幾聲，啐了一口痰，啞聲啞氣的道：「聽說相公身具武功，並且插手管一件閑事，不知是不是眞的！」

郭飛鴻不由面色一變，他怔了一下道：「婆婆這話是聽誰說的？」

金老婆婆桀桀笑道：「聽誰說的，你何必多問，我老婆婆只是奉勸你，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郭飛鴻面色一沉，道：「老婆婆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婆婆噴了一口烟，瞇着雙目，笑道：「年輕人，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啦，我老婆子活了這把子歲數什麼沒見過，我只是聽說你一是個有錢人家的少爺！什麼幹不好，跟公門裏的一打交道可就完啦！」

說到此，鼻中又哼了一聲道：「芷芬妳說是不是？」

說着森森的一笑，抬頭看了芷姑娘一眼，白芷臉上微微發紅，只是低頭捶着背，她看了飛鴻一眼，苦笑道：「郭相公，這裏太髒，婆婆也要休息了，你還是回去吧！」

郭飛鴻不想進一步追問這婆婆，怎會知道此事，突然他想到此事定是那捕頭曹金或秦二風二人之一走了口風，是以風聲外傳，這老婆婆不過是道聽途說罷了！

如此一想，他就沒有再問，這時聞言，竟誤會芷姑娘厭棄他或另外有約，不由點了點頭道：「好吧，既然姑娘一再要我走，我明天再來看姑娘吧！」

說罷轉身出室，芷姑娘跟着走出來，只見她面色牽強的笑了笑道：「我不送你了，明天再來！」

郭飛鴻隨便答應一聲，大步下樓，却聽到那金老婆子，在屋內發出一陣冷笑，陰陰地道：「那來的明天，你是作夢！」

他聽了心中一動，更認定芷姑娘是因爲這老婆子的反對而不歡迎自己！

他不由怒哼一聲，恨恨自語道：「我一番深情算是白費了！難怪人家說婊子無情，戲子無義，看起來眞是不假了！」

他此刻對於芷姑娘的情意，已是一落千丈，滿懷失意的步出長春館，直冂大門外行去。

鴇母由院中追出來道：「相公！相公！你怎麼走啦？」

郭飛鴻頭也不回，理都沒有理她，一

直走向大街上。

他悶悶不樂的返回家中，心中十分悔恨，越想越太不值得，想不到自己一番眞情，人家根本沒有放在心上，自己未免太傻了！

他又想到那姓金的老婆婆……不過是白芷的一個奶媽，竟然如此作威作福，確實令人費解，這婆子反對自己與白芷交往，而在凝視自己之時，那雙瞳子內，也總是含着一種懾人的怒火，莫非自己什麼地方開罪了她不成？

愈想愈是不解，愈想也愈有氣，就向床上一倒，無意間伸手向懷中一摸，不由猛地大吃了一驚！

原來早先藏於懷內的那一塊令牌，竟自不在了。

郭飛鴻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一骨碌自床上翻了起來，呼道：「怪也！」

他匆匆又在身上到處摸了一遍，仍沒找到那令牌踪影，這才確定眞是遺失了，奇怪的是，那塊令牌揣在懷內，好端端的，怎會遺失？

當他仔細推想了一遍之後，才恍然大悟！

記得自己在攙扶那個金婆婆時，對方身子似乎在自己身上撞了一下，除此之外，別無失落可能。

想到此，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自語道：「郭飛鴻呀，郭飛鴻！你自認是個俠士，這一次却是走眼了！」

如此看來，這金老婆婆——分明是一個身懷絕技的江湖人物！只憑她能從自己懷內探手取物，而絲毫不被自己察覺，這一點巳非一般武林中人所能望其背項了。

想到這裏，他簡直呆住了！

由這位金老婆婆想到那位芷姑娘，他更止不住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噢——我眞是胡塗極了！」

但——如果說那嬌柔的芷姑娘，就是時下傳說中的女賊，這也未免太難以置信了！……

他匆匆走出門外，本想立時趕到「寶華班」去看看，可是轉念一想，現在夜巳深了，那寶華班必巳歇業，實在不便再打擾，再者自己並未抓着她們眞憑實據，如何能一口咬定。

他想了想，只得又轉回身子，心忖那芷姑娘既有明晚之約，何不明夜再去查她一個明白。

想着甚是有理，便走向房內，無可奈何的倒床便睡，但直到天巳微明，才昏昏睡着。

不知何時，他爲一陣叩門聲驚醒，他霍地翻身下地道：「誰？」

室外應道：「二少爺醒了沒有？曹班頭在堂裏等你半天了！」

郭飛鴻略一沉吟，道：「知道了，我就來。」

說着匆匆換了件衣服，開門出房，直向堂屋行去，跨進堂屋——就見曹金與秦二風二人在室內來回搓手走着。

秦二風首先看到他，叫道：「我的爺，你老可是起來啦！」

飛鴻皺眉道：「二位來訪，有什麼急事不成？」

曹金跺了一下脚道：「二爺，可壞了事啦，那位女賊昨夜裏鬧得更大啦！」

飛鴻冷冷一笑道：「先別急，什麼事慢慢說！」

曹金搓手道：「事情是這樣的，府台衙門的銀庫昨夜三更天叫人給弄開了，失去庫銀一千兩，這些銀子是預備今天發餉的，這一下全完啦！」

郭飛鴻不由劍眉微皺道：「你怎麼知道又是那女賊所爲，也許是別人作的也不一定呀！」

秦二風在一邊擺手道：「一點沒錯，守庫房的老李親眼看見的，說是兩個人，一個是幪面的女人，另一個却是一個老太婆！」

郭飛鴻緊緊咬了一下牙，暗自道：「果然是她們了……」

曹金皺着眉毛道：「這兩個人手下是眞俐落，守庫房的十二個兄弟，全都叫她們給點了穴，聽說那老太婆使的是一根烟袋，獨眼張那一隻眼，也叫她給弄瞎了，兩個人都有一身通天的本事，兄弟，你看這件事怎麼辦？府台大人急得不得了，再要不破案，我吃飯的傢伙，都只怕保不住啦！」

郭飛鴻冷冷一笑，說道：「你二人同我去一個地方，我倒要看看她們怎麼個說法？」

曹金一驚道：「你要上那兒去？」

飛鴻微怒道：「我巳料知這女賊所藏之處了，我們走！」

二人聞言立時神情一振，秦二風道：「二爺，你等着，我去拿傢伙叫人去。」

說着撒腿就跑，却爲曹金趕上一步，給抓了回來道：「歇着你的吧，有二爺在你叫什麼人？我們三個人足够了。」

郭飛鴻這時巳匆匆走出大門，二人自後疾追而出，同聲問道：「到底是什麼地方呀？」

飛鴻一言不發，疾步前行，二人緊隨身後，不一刻巳行到了十字街前，曹金追上一步，道：「二爺，到底去什麼地方？你也叫我們知道一下呀！」

郭飛鴻手指前面道：「寶華班！」

曹金嗞牙一笑道：「二爺你眞會開玩笑，寶華班不是個窰子嗎？」

「一點不錯！」郭飛鴻冷笑了一聲：「那個女賊就在裏面，化名叫白芷！」

曹金一搖腦袋道：「不可能吧！芷妞兒我也知道，是寶華班頭一塊招牌，出名的美人兒，怎麼會是……」

說話間，三人巳穿過街道，拐進了那條小胡同，迎面就見寶華班的大茶壺金虎走過來，見狀忙道：「喝！相公來的可眞早！」

郭飛鴻站住脚，問道：「芷姑娘在不在？」

金虎一摸腦袋道：「相公不問我都忘了，芷姑娘春紅同着那個老媽媽，天不亮就走了……」

捕頭曹金聽到此，重重跺了一下脚道：「糟了，他媽的——」

秦二風瞪着眼睛道：「把老鴇子先扣下再說。」

金虎嚇了一跳道：「怎麼回事？」

話還沒說完，便被秦二風掄圓了大個大嘴巴，「叭！」一聲打在了臉上，同時

罵道：「媽的，你們好大的胆子，胆敢窩藏飛賊，這個官司，由你們打了，走！」

說着就要去抓金虎的脖子，却爲郭飛鴻一伸手把他擋在了一邊。

金虎嚇得面無人色，當街就跪了下來，道：「大爺，這與我什麼相干呀，我知道個屁呀？」

郭飛鴻揮手道：「走你的。」

接着冷冷一笑，問曹秦二人道：「這人與鴇母無關，不必找他們麻煩，你們應該設法去捉正點子才對！」

曹捕頭嘆了一聲道：「她們幾個眞要是逃走了，我們發海捕公文緝拿她們倒也省事了，怕就怕還在蘇州，要是再鬧出一件事來，我他媽的第一個就得跳河了！」

郭飛鴻冷笑道：「跳河有什麼用？這件事你們忙你的去吧，我辦我的！」話落扭頭就走，二人叫他也是不理。

但郭飛鴻却並未往家裏走，他一直行到了江邊，借着習習的江風，舒暢一下內心的煩躁！

這件事，他一切全明白了，非但那個女賊就是芷妞兒，就連那夜來家的幪面女子也不是別人，至於那個吹竹怪客也就是那個所謂的金老婆婆無疑了！

想到此，他不禁冷冷一笑，自語道：「妳們未免欺人太甚了，我郭飛鴻豈是如此易欺之人？」

越想他越覺得羞愧憤怒，一時順着秦淮河行下去，行了一程，見江上行船來往，不遠處巳是長江出口，江闊水深，烟波浩渺！

望着江水，不禁激起了內心的雄心壯志，暗暗忖道：趁着探這件事，自己正好在江湖上行些俠義事情，也不負自己習武一場。

他憑江深思，忽見一艘黑篷小舟，自眼前疾駛而過。

由於那小舟行駛過速，浪花如同白雪也似的，都翻打到了船身之上，整個船身全都濕了。

撐船的，是一個頭戴馬連波大草帽的漢子，甚是壯悍，郭飛鴻心中正自疑忖，這小舟何以如此疾駛？

一念未了，就見艙簾嘩啦！一聲拉了起來，自艙內探出了一個頭梳丫角的姑娘，向着撐船的漢子叱道：「你是怎麼撐船的，金婆婆不舒服，你莫非不知道麼？」

那漢子慌忙陪笑道：「是！是！我這就慢一點。」

那姑娘冷笑一聲，才把頭縮了回去，簾子嘩啦！一聲才又放了下來。

郭飛鴻驀地大吃了一驚，因爲他巳認出了，那個探頭的姑娘，正是芷妞兒身邊那個丫環春紅。

這一突然的發現，太出意外了，當下連忙追着這艘小船走下去。

同時翻下河堤，來至江邊，恰好一艘船自後划來，他就招了招手道：「喂，搭我一程！」

說着也不待船夫回話，就拉着船上的繩子翻了上去，駛船的是個二十歲上下的小伙子，見狀要阻止，郭飛鴻塞了一塊銀子在他手中，手指前方那艘黑篷船道：「跟上它！」

船夫看了一下手上的銀子，遂就一聲不哼的撐船跟了上去。

郭飛鴻全神貫注前行那艘小舟，只見它馳行甚速，直向大江中馳去，這艘漁船顯然有落後的趨勢。

當下催促道：「快！快！」

他所乘這艘小船拚命躡了上去，前行那船上的漢子，忽然回過身來，厲聲道：「媽的，你這條船跟這麼近幹什麼？慢一點。」

漁船上的舟子，連忙含笑道：「是！是！」

郭飛鴻立在艙內，細看前行小船，並無什麼特別之處，只是設計很輕巧，船頭特別細窄，兩舷均有鐵葉子包裹，十分堅固。

爲恐被前船上的金老婆及芷姑娘發現，他就令漁船慢行，遠遠的跟着。

這時船巳駛入長江，水面豁然開朗，來往船隻甚多，可是由於前船船身漆成黑色，目標顯著，不慮走脫，倒也無需跟得太近。

郭飛鴻全神貫注在那艘小黑船上，突然，所乘的小船一下停住，在水中直幌着，並見那舟子走過來對他說道：「大爺你看！」

說着用手向前一指，但見遠處江岸邊泊着一艘金漆五色大帆船，甚是壯觀，尤其是來往的行船一襯起來，益發顯得氣派驚人！

郭飛鴻劍眉一皺道：「那船是誰家的？你怎麼不走了？」

船夫面上變色道：「大爺，你莫非不知道，這五色大船所停處周圍一里內，不許泊船的規矩麼？」

飛鴻心中一動，冷笑道：「豈有此理，這是那一家的規矩！」

船夫看着郭飛鴻道：「大爺你那裏知道，這是水面上的規矩，這船是幹什麼的——我們也不清楚，不過據說船上人兇得很，他們可是把殺人不當回事，我們作小生意的犯不着得罪他們。」

郭飛鴻在他說話時，細細打量了一下那艘大船，果然聲勢奪人，船上似乎有的人來往走着，船尾舵頭上，像似立着一個極大的銅鼎，黃光閃閃，鼎內嬝嬝昇着幾縷青烟。

它那麼雄偉的橫泊在那裏，附近行船無不遠遠迴避！舟子所言不虛，除了這條漁船以外，附近果然絕無停舟。

可是奇怪的是，那艘小黑船向那艘大船駛去，郭飛鴻不由冷冷一笑道：「這就是了！」

在閃閃陽光之下，小黑船靠近了那艘五色大船，遂有人放下了軟梯，上船的是一老二小三個女人。

郭飛鴻瞳子裏射出了烱烱神光，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憤怒，若非是自己人力單薄，他眞恨不能立時就趕過去。

如今這一口氣只有忍下來，他知道要對付如此江洋大盜，只憑一時之血勇是不够的。

當下他冷冷一笑，問身旁的船夫道：「你知道這艘大船，什麼時候開？」

船夫搖了一下頭道：「這個——」

郭飛鴻巳下定決心，要在這條大船上下功夫，倒也不急，就揮了揮手道：「你

載我回去。」

船夫答應了一聲，立即掉轉了船頭，剛剛開動，却忽見一艘搭有彩篷的花船迎面駛來，交錯而過，花船內一人驚駭的叫道：「小心呀！」

郭飛鴻聽這人口音，含着極濃重的甘陝口音，不由得心中一動，連忙抬頭望過去！

只見對方船中，設有一張臥椅，那口呼「小心」的，乃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白衣白帽的老書生。

由於他全身白，在陽光之下，反射出極強烈的光，很是刺目，這個人瘦削的雙頰，在陽光下，看起來簡直沒有一絲血色，彷彿是一具殭屍，只是那雙微微陷進去的眸子，却顯得非常靈活，烏溜溜的甚是光亮。

在大白天，如此一個人物，又是一個甘陝外鄉客，自然很吸引人注意。

他口中叫着，身子已由椅子上翻身而起，現出一副頗爲驚恐的樣子，兩隻手緊緊抓着船邊的欄杆。

郭飛鴻無意間又看見了他那一雙手，那是一雙其白如雪，宛如女子的玉手，指頭上還留着寸許長晶瑩透剔的指甲。

只可惜兩船交錯時間太短促，郭飛鴻所能看見的只是如此，這個人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飛鴻的見識裏，這人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這種人，只知專心讀書，放情於詩書山水。

郭飛鴻忽然感覺到一種羞愧，因爲自已就沒有這老書生那種悠閑淡泊的意態，甚至於表現自我的勇氣都沒有。

這些念頭不過是一閃而過，眼前他是沒有閑情去想這些的，他必須要明白那艘五色大船的底細？自何方來？往何方去，船上所載又是何物？以及那個化名芷姑娘及金老婆婆，又是什麼人……

夜風輕吹着地面，把岸上的沙子，像霧也似的捲起來，掃在人臉上，痲癢癢地頗不好受。

郭飛鴻就在這時候，悄悄的來到了江邊。

他所關心的，正是停泊在眼前的那艘金漆大船，他總要設個法子，設法上去才行！

白天，他曾觀察過這條船，不過那只是一個遠景，此時就近一看，更覺其雄偉異常！

它是一艘寬三丈，長十丈，金漆虎座，雙桅六帆的大傢伙，它靜靜的泊在江面上，就像是一座水上的排樓一般，郭飛鴻眞還很少看到這種大船，兀自稱異不止。

他藏身在一叢竹子後面，正在動着上船的念頭，耳中忽然聽到了一些聲息。

那是一種車行的聲音，間雜着還有一兩聲馬嘶，郭飛鴻不由心中一驚！

刹息之間，已有一輛二馬雙轅的篷車，風掣電馳而至，灰沙瀰漫中，但見車把式一帶馬韁，二馬同時揚起了前蹄，車子倏地停了下來。

車門開處，跳下了一個頭梳着辮子的姑娘，她手上提着一盞特製的馬燈，閃閃爍爍的向大船打着信號。

明滅的燈光，映着這姑娘的臉，暗處的郭飛鴻，乍看情形之下，暗驚道：「是春紅！」

一點不錯，這個頭梳辮子的姑娘，正是在「長春館」內充任芷姑娘使女的春紅，這時候却是一身勁服，背後交叉插着兩口細窄的鳳翅刀，她不停的明滅着手上的馬燈，向着那大船揮動着。

頃刻間，大船口有了動靜，接着燈光大明，遂見兩個披着玄色披風的漢子，划着一葉小舟，向岸邊上駛來，小舟一靠岸邊，兩個人同時騰身而起，就像是一雙小鳥似的落在了岸上。

然後其中之一，把小船拉到岸邊，道：「金婆婆身子不舒服，要早些開船，二小姐來了沒有？」

話聲方落，車座內出現出了一個身長如玉，蛾眉杏目，身披金色披風的少女，雖然她如今已改了裝束，可是，郭飛鴻一眼就認出了她是誰，禁不住暗暗慨嘆了一聲。

在他心目中，那位嬌柔多姿的芷姑娘，無論如何不像是拿刀動劍一流的人物！

可是，這是一點也不會錯的，只見這姑娘一出車廂，那兩個漢子，一齊彎腰行了一禮，齊聲道：「參見二小姐！」

這位姑娘只微微點了點頭，遂跳下車來，道：「一共是四個箱子，你二人小心搬上去！」

二人答應了一聲，立即拉下了車篷，郭飛鴻就看見車子後座上，放着四個黑色漆木的箱子，白銅的扣花，映着冷月閃閃發光！

芷姑娘冷冷的道：「這一年多的收穫，全部都在這四個箱子裏，你們可要小心點！」

兩個漢子口中答應着，小心翼翼的把箱子搬下車來，由他二人的動作上可以看出，那四個箱子是異常的沉重！

郭飛鴻暗自忖道：「這就是了，江寧蘇州所失的珠寶金銀，必在這四口箱子之內了！」

他不禁有些衝動，止不住微微用手握住了背後劍柄，可是另一個念頭，立時使得他停住了動作。

「不可造次，我應設法探出她們的巢穴所在，再設法一網打盡，否則如此一來，就難免打草驚蛇了！」

轉念之間，那兩個漢子，已陸續的把四口箱子抬上了小船，船身在江水裏幌動得十分厲害！

那個化名白芷的少女，揮了一下手，馬車掉頭如飛而去，隨後她又對春紅招呼道：「我們上去吧！」

口中說着，只見她蓮足一頓，如同是一隻剪空的燕子，起落之間，便落在了小船的船頭上，接着那個化名「春紅」的丫環，也飛身縱上了船。

二女上得船後，小船隨即向大船駛了過去。

郭飛鴻閃身而出，他必須要儘快設法登上那大船才行，否則船一開走，以後再查可就麻煩了。

這時，小船已靠近大船，大船上有人放下繩索，軟梯之類的東西，人聲甚是混亂！

郭飛鴻自忖時機不可錯過，早已有備，他手中事先早已準備了數截竹管子，他

這時繞到大船的側後方，向水面上拋出了一節竹管。

在他拋出竹管的同時之間，霍的騰身而起，直向着水面上落去，正正的落在了水面的竹節之上，接着他迅速的又打出了第二節。

這是一件極難練的輕功絕技，名叫一葉渡江，和「登萍渡水」有異曲同工之妙，非有極高深的內功根底，萬難施展。

郭飛鴻在輕功提縱術上，曾下過苦功，此刻他施展出這種輕功絕技，在水面上乍起乍落，看起來，就如同是一個飄忽的鬼影子！

第三起落完成，已臨近了那艘金漆大船的船尾。

時機匆忙，已不容他多作猶豫。

但見他雙臂一振，已自水面上拔身而起，落足在船尾甲板上。

暗影中，正有一個黑衣漢子，立在那裏，郭飛鴻身子一落下，這人驀地一個轉身，道：「誰？」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相好的，自己人何必緊張！」

這人是一個面生于思的長臉漢子，一身黑色勁服，和先前從小船上下來的那兩個人一樣，在他背後却披着類似披風一樣的一塊黑綢子，只是比起披風却要小上許多，爲風飄起來，就像是生在背後的翅膀，很可能這是他們一種獨特的標幟。

這人聞言之後，怔了一怔，上前一步，道：「朋友你是……請報上字號……」

才說到此，郭飛鴻向下一殺腰，雙掌齊出，直向這人前胸打去。

這漢子吃了一驚，悶哼了一聲，足下一個疾轉，已閃開了飛鴻的雙掌，他面上現出一種憤怒之色，一抬手就要去摘背後的兵刄，同時口中大吼一聲：「不……」

一個「好」字還沒有出口，郭飛鴻已貼近了他的身子，右掌用「切手」式子向外一探，「颼！」一聲，正正的切在了這漢子咽喉之上。

隨着郭飛鴻右足一掃之勢，這人「咕嚕」的一聲就躺了下來。

儘管如此俐落，郭飛鴻自驚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這大船上，不知藏着多少武林高手，就以那金婆婆來論，自己就可能不是她的對手了。

所幸這船正在搬箱子，沒有人注意到船頭上所發生的一切，郭飛鴻伏下身子，看了看倒地的漢子，似乎已斷了氣了。

他不禁內心有些悔疚，因爲自己到底與他無寃無仇，一上來先就害了他一條命……可是，眼前也只有如此。

他把這漢子輕輕拉到一邊的帆布之下藏好，自己就在一個木桶後面坐了下來。

這時那四個箱子，都已抬上了甲板，燈光閃爍中，船面上共立着六個人。

這其中，除了白芷及春紅二女，以及那兩個搬箱子的漢子以外，另外還有兩個人，二人一高一矮，各人肩後都披着金色的披巾。

由於距離較遠，郭飛鴻不容易看見這兩個人的面貌，只看見這兩個人，正在低頭檢視着四個箱子。

郭飛鴻左右看了一眼，輕輕把身子向前移動了一些，這時他已能隱約聽到船頭六人是在說些甚麼。

那兩個金色頭巾的人之一，這時發出一陣像山羊也似的笑聲道：「恭喜師妹，這四箱東西一繳上去，少不了是奇功一件，只是愚兄我也就益發覺得慚愧了！」

他說話時，微微抬起臉來，燈光之下，郭飛鴻可以看見此人生着白卡卡的長鼻，當他說話之時，兔唇微啓，露出了兩枚金色的門牙。

他身邊另一個較矮的人，更是相貌奇特，一頭亂髮，活像是方自牢內出來的囚犯，在他背後，斜繫着一口彎彎的奇形兵刄——「弧形劍」。

這個人此時也搖了一下大頭，呵呵笑道：「人家都說長春島上的黑蝴蝶唐霜青智勇雙全，今日看來，師妹妳果眞是當之無愧，無怪乎金婆婆不遠千里，親自來接風了。」

說罷又是一陣大笑，暗影中郭飛鴻心底自語，原來這個化名叫白芷的少女，本名是唐霜青，當下就暗記了下來。

黑蝴蝶唐霜青這時淡淡一笑道：「二位師兄何必取笑，這一次如不是金婆婆來此，小妹眞是不堪設想，現在總算不負使命！」

瘦削漢子聞言直着嗓子冷笑道：「金婆婆已說過了，可是那個姓郭的小子，師妹妳放下心來，那小子要沒有找來，那是他的福氣，他要是來了……」說着，一嗞他那兩顆大牙，獰笑了一聲，接下去道：「……我叫他知道我鬼臉常通的厲害。」

黑蝴蝶唐霜青聞言呆了呆，旋即苦笑道：「二師兄你誤會了，其實那姓郭的並沒有甚麼大錯，我們一走也就算了。」

常通嘻嘻一笑，看了一下天道：「師妹妳辛苦了，進裏面歇着去吧！」

唐霜青道：「金婆婆怎麼還不出來點貨？」

話聲方落，就聽得左首那個大頭長髮的青年道：「婆婆來了。」

艙門開處，推出了一張靠背的輪椅，椅上盤坐着一個白髮皤皤的金婆婆，艙面六人同時彎腰叫了聲：「金婆婆！」

這婆子此刻看來，似乎是面帶病色。

她那雙細長的眸子，幾乎分辨不出是睜着還是閉着，耳垂下的那雙金鐶，閃閃放着光亮。

在她蒼白的右手上，拿着一支象牙短杖，絲絲白髮，爲江風吹得飄起來，黑夜裏看起來，眞有幾分令人驚怕。

她身上穿着一襲大紅色的睡襖，自腰腹以下，却覆蓋着一條黑色的毯子。

在她身後立着一個四十上下的婦人，衣着很是樸素，她雙手推動着輪椅，一直把金婆婆推送到了衆人身前。

黑蝴蝶唐霜青這時獨自上前一步，道：「婆婆病好些了沒有，這四箱東西，請妳老人家過目！」

金婆婆微微點了點頭，伸出一隻手來道：「清單！」

唐霜青立刻自身上取出了一本小册子，雙手奉上，金婆婆接過之後，道了聲：「掌燈！」

鬼臉常通連忙把燈籠移過一盞，立到她的身後。

金婆婆抬起頭，向着兩個黑衣漢子看了一眼，那兩個漢子立時低頭退了下去，甲板上只剩下了金婆婆，唐霜青，鬼臉常通，以及那個大頭的長髮青年，還有春紅和那個婦人。

這時金婆婆才冷冷的道：「馮大海，開箱子報貨，要小心。」

那個大頭青年應了一聲：「是！」隨即上前蹲下身子，唐霜青却轉對那個化名「春紅」的姑娘道：「柳鶯，妳去開箱子。」

那化名春紅的姑娘答應了一聲，由身上拿出了一串鑰匙，過去把四口箱子的鎖全開了。

馮大海遂打開箱子的蓋子，看了看，口中報道：「海砂子一箱，重三百兩，紅白貨各四十兩，金針木耳各二十對！」

他一面不停的說着這些奇異古怪的名字，一面把一包包的東西由箱子裏拿出來，金婆婆對每一樣東西都注意的核對着，經她點頭之後，馮大海才又把那些東西一樣樣的收回箱內。

郭飛鴻不由暗自驚心，他雖然不明這些江湖黑話，可是却能由所報名字猜出，必定就是代表着一種稀世奇珍，諸如珠寶玉翡翠等等之類。

四大箱東西，費了一段相當長時間，才一一驗畢，重新裝箱收好。

金婆婆收起了小册子，向着黑蝴蝶唐霜青點了點頭，道：「東西一樣不少，足見妳比往年細心多了。」

說到此，忽然發出一聲冷笑，閃爍的燈光之下，但見她那雙細長的眸子睜開來了，森森的道：「……可是霜青，妳犯了項大錯，妳可知道罪麼？」

此言一出，非但是在場諸人吃了一驚，就連暗影中的郭飛鴻也不由爲之一怔。

黑蝴蝶唐霜青，更是花容一變，立刻低頭跪了下去，口中吶吶的道：「婆婆開恩！」

金婆婆伸出一隻瘦手掠了一下頭上的亂髮，桀桀怪笑了幾聲，道：「妳即知罪，我也就不罰妳了，當初我是怎麼關照妳的，本門戒條第一條就是『戒情』，你莫非忘了麼？」

唐霜青打了一個哆嗦，她抬起頭來，聲音微抖地道：「婆婆我沒有……」

金婆婆桀桀一笑道：「自然妳還沒有，如不是我臨時親自趕來，只怕妳已壞了長春島的大事了。」

唐霜青顫聲道：「婆婆，弟子天大胆子也不敢洩露島上機密……」

金婆婆搖手道：「你當然不敢，慢說妳們都在祖師爺神位前歃血明誓，島主如此重用妳們，就是沒有這些規矩，妳也休想隨便一點……」

說到這裏，她咳嗽了一聲，陰森森的接下去道：「島主對妳不薄，妳要是由于自己行爲不檢點，而壞了島上的事情，嘿嘿……」

那雙閃閃有神的眸子，向着唐霜青一掃，接道：「……島主的手段妳應該知道，就是他老人家不親自動手，我金婆婆也不會放得過妳！」

唐霜青連連戰抖道：「是！是！」

金婆婆接着又嘿嘿一笑，冷然道：「那姓郭的小子，今後妳不能再理他，要是有一點風聲傳到了我的耳朵裏，唐霜青，妳可要小心！」

黑蝴蝶唐霜青低頭一語不發，金婆婆獰笑着又道：「現在蘇州地面上全都知道這件事了，都知道寶華班的芷妞兒是個飛賊，這地方妳以後也別再打算露面了，這是妳一大失敗！」

唐霜青仍然一語不發，金婆婆嘆了一聲道：「妳起來吧！」

黑蝴蝶慢慢站了起來，金婆婆掃目向着左右看了一眼道：「你們也許不知道我爲甚麼要提前起程的原因。」

鬼臉常通微微一笑道：「婆婆是怕地面上的鷹爪子（官人）找麻煩吧？」

金婆婆冷笑一聲，說道：「簡直是胡說，就憑他們那幾塊料還用得着担心？實在告訴你們吧，我們是在躲避一個厲害的仇家。」

衆人全是一驚，金婆婆又冷笑一聲：「不過眼前並沒有甚麼跡像顯示這人來了，只是我聽到了一點風聲而已。」

鬼臉常通問道：「這人是誰？怎麼我們以前沒有聽說過這件事呢？」

金婆婆桀桀一笑道：「詳細情形，只有島主一個人知道，我只知道此人是島主一個大敵，至于怎麼結的仇，我也不清楚了。」

馮大海睜大了雙睛道：「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金婆婆微微的閉上了眸子，冷哼了一聲，說道：「我只知道這個人姓雲，人家都叫他雲先生，叫甚麼名字，則知道的人很少。」

唐霜青秀眉微皺，道：「婆婆見過這個人沒有？」

金婆婆搖了搖頭，道：「沒有。」

她似乎對于這位「雲先生」有點害怕，接着吶吶道：「島主只是關照我對這個人小心，要我遇見這個人之時，無論如何要設法避開，不可正面與此人爲敵。」

說到此，冷冷一笑道：「可是十幾年來，從來我就沒有見過這麼一個怪人，我倒希望能會一會他，只是島主之令又不便違背！」

她說到這裏，用手中的象牙短杖，輕輕的在椅子上敲了一下，嘆了一聲道：「這件事不要談了，吩咐開船。」

話罷，她揮手命馮大海及鬼臉常通，親自把箱子抬進艙內，唐霜青身形縱起，向船尾掠了過來。

她口中叱道：「周山開船。」

後艙內立時有人答應了一聲，走出二人，飛快地張帆起錨，這艘雙桅六帆的金漆大船，開始徐徐的向江心移去。

黑蝴蝶唐霜青望着岸邊，微微的嘆息了一聲，也許她對于蘇州的那位郭飛鴻，內心不無懷念吧。

江上吹的正是順風，六面風帆吃江風吹得滿滿地，航行甚是安穩迅速。

郭飛鴻慢慢由木桶後面移出身子，他此刻內心感到一些後悔，暗責自己未免太冒失了。

試想憑自己一身之力，又能作些甚麼？再說這條船，聽他們口氣，是往回程而行，到時自己如何下去？又怎能再藏身？

可是轉念一想，既來之則安之，不能摸清了對方的巢穴，便無從着手對付，結果如何，到時候再說吧！

這麼一想，他內心就略爲定下了些？

玄功駭世　絕藝驚人

時已深夜，江上行船寥寥，仰視河漢，但見天星點點，郭飛鴻算計了一下時間，這艘船已開出了個把時辰了。

他左右前後打量了一陣，正要向內艙那邊移，忽見眼前燈光搖幌着，走來了一個黑衣漢子，口中嚷道：「關勇，該你的班啦！」

誰知叫了兩三聲，沒有一點回聲，這人口中咦了一聲，又向前走了幾步，用手上的燈四下照着。

郭飛鴻不由心中一動，忖道：「莫非死的那個漢子叫關勇不成？」

想到此，他不油硬下心來，暗忖着，只要這小子再敢走進幾步，自己也說不得，只好把他斃之掌下了。

也許是這人命不該絕，他只用燈四下照視，却未走過來。

忽然——

他口中「咦」了一聲，三步併作兩步的跑了過來，用燈向下一照，在一層帆布之下，他看到一雙人脚。

這漢子「啊！」了一聲，手中的燈籠一陣顫幌，摔在地上，他揮臂大喊道：「不好啦，船上來了人啦，你們快來啊！」

郭飛鴻不禁緊咬了一下牙，正要騰身過去，却見船頭連續的掠過來三個人，其中之一，正是鬼臉常通。

這常通那張弔客臉，在月光之下，更是怕人。

他低叱了聲，道：「不許吵！」說着身子一縱，便來到了那關勇屍身旁邊，道：「掌燈！」

他身後的那個漢子，忙把熄滅了的燈籠又點亮了，鬼臉常通掀開了帆布，就着燈光細看了看，只見關勇面色一片青紫，七孔流血，早已身死多時。

鬼臉常通雙眉微微向兩下一掛，冷森森的道：「好厲害的手法。」說到此，他猛地站起身來，冷然道：「這件事，先不要驚動了下面的人，我倒要看看，是甚麼樣厲害的人物，能逃過我常通的手去？」

他身邊一個漢子面上變色道：「二爺、這人會在這條船上麼？」

鬼臉常通冷冷一笑，沒有答話，可是他那一雙銳利的目光，却已開始向四週搜視起來。

他把身子向前移了幾步，冷笑了一聲道：「朋友，你招子未免太不亮了，在常二爺眼皮子底下，還沒有你現醜的餘地……」說着森森地一笑，驀地抬頭看着半空中的桅桿，道：「朋友，你以爲常二爺就找不着你麼？」

他說到這裏，用右手微微把過長的下襟提起了一些，陡然一點雙足，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驀地把身子拔了起來，直向着第一根桅桿上落去。

黑夜裏，常通這種身手，簡直就像是一隻巨大的怪鳥，待臨近了桅桿頂尖處，他二臂平着一分，如平沙落雁也似的已落足在桅桿梢頭上。

這時天風呼呼，把他身上黑衣，以及他肩後的那領金色披風獵獵有聲的飄起來，看來確是險到了極點。

郭飛鴻雖是藏身于暗處，可是鬼臉常通這些舉動，他看得很清楚，這時見對方一無的放矢」，禁不住有些好笑，可是常通這一身輕功，却也令他暗自驚心。

常通單足點在桅桿頂尖，身子霍地一個倒翻，只以足尖勾掛在了第一片帆頭上．頭下脚上的，已把整個帆面，都看在眼中。

這時，他已證實了第一根桅桿上是沒有人，鼻中發出了一聲冷哼。

旋見他二臂一分，如同是一隻剪空的燕子，就在他乍分二臂的同時，雙足陡地一踹，已又把身子竄到第二根桅桿之上。

這兩根桅桿距離丈許遠近，可是常通身子直竄出去，就像伸手可及一般，絲毫不見他怎麼吃力。

緊接着他身子一個倒仰之式，翩翩如桐葉飄空，已把身子落下了桅桿。

這時只見他那張弔客長臉，變得更白了，他發出類如貓頭鷹也似的一聲長笑道：「朋友，你要是逃得過常二爺的掌下，我常通名字倒着寫，我們就看誰狠吧。」

說着雙掌就胸一抱，正要試着以劈空掌力，向四下逼打出去，就在這時，船頭那邊，忽然傳來一陣亂囂之聲，有人大聲的叫道：「常二爺，你看這條船是存心找我們的麻煩。」

鬼臉常通陰森森一笑，道：「這就是了。」

話聲中，足下一個疾點，已施展「蜻蜓點水」的輕功絕技，倏起倏落的來到了船頭。

目光望處，只見大船前面兩丈左右的地方，行駛着一艘搭有彩篷的小花船。

這種小船，通常是供人遊湖用的，很少有人用來在長江裏行駛，如此深夜，在大江深處，竟然會有這麼一條遊船，實在是令人驚異。

再看那船上的乘客，鬼臉常通，更不禁暗暗的叫了聲：「怪也！」

這條小花船上，除了一個撐船的漢子以外，就只有唯一僅有的一個乘客，細看這個所謂的「乘客」，常通更不由暗暗皺了一下眉毛。

却見那花船上設置甚是簡單，一張方桌，一張靠背的臥椅如此而已。

靠船壁的兩根細漆柱上，各自懸掛着一盞青光閃燦的松蕊油燈，小船上由于有這兩盞燈，亮光十足，使得附近的江水都變成了青碧之色。

這時，在那張舒適的靠背臥椅之上，躺着一個白衣帽的文士模樣的人物。

由年歲上看來，這人可能是五十左右，也可能是四十左右，很難判定。

他那瘦削的雙頰，深深的凹下去，連內部的牙床，都清楚的由面皮上印出來。

在他那雙烏黑溜溜，異常明亮的神目之上，却生着灰黑色，過長的一雙黑眉毛，這個人非但是面色奇白，就連全身上下，也無一處不是白的，白得一塵不染。

這時他正自躺在臥椅上，彷彿聚精會神的在讀着一本書，一雙細腿，高高的放

在方桌上，意態甚是悠然。

鬼臉常通看到此，忍着心中怒火，問左右道：「這條船來了多久？我們走快一點也就是了。」

他身邊一個黑衣漢子，此人名叫劉一虎，外號人稱「鐵胳膊」，這個人雙臂上很有些蠻力，故亦得到這麼一個綽號。

他聽了常通之言，雙目圓睁道：「常二爺，你那裏知道，我已忍了他半天的氣了，媽的，這條小船，顯然是存心給我們找蹩扭，我們快，他也快，我們慢，他也慢！」

鬼臉常通冷冷一笑道：「這好辦，你去吩咐停船。」

劉一虎怔了一下，旋即道：「好！看看誰橫！」

說着他一抬腿，「噗通！」一聲，已把放在船頭的一個大鐵錨踢到了水中，接着他招呼船尾管舵，管帆的，同時動手，風帆一轉，這艘虎頭大船，頓時就停住不動了。

鐵錨下水，帶出了極大的浪花。

眼望着前面的那艘彩篷小舟，在水上打着秋千，浪花高高地把它抬起來，又低低的把它栽下去，由于船身過小，看起來是相當的驚險。

那個看書的老文士，忽然放下了手上的書本，呵呵笑道：「老七，你是怎麼個撐船的呀？」

他說着，那隻白玉也似的細手，在方桌上微微的一按，看起來是扶着要倒的身子。

可是奇怪的是，那動蕩起伏的船身，竟然忽地不再搖動，而趨平穩，一任船底的浪花，如何的洶湧，船身却是平着前行，絕不起伏。

當然，這種情形，錯非是明眼人，不會注意，而大船上各人竟都有注意到這一點。

遂見那老書生回頭看了一眼，嘻嘻一笑，以一種極難懂的甘陝腔調道：「喂！老七，人家停下了，咱們也停下歇一會吧，死趕個甚麼勁呢？」

那叫「老七」的船夫，聞言咧嘴一笑道：「小的還不是聽你老的吩咐嗎！」

一抬腿，「噗通！」一聲，也把船錨踢落水中，小船頓時也定住了。

兩船相距不過一丈四五，可說相當的靠近了。

白衣書生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咳道：「老七，把我的『七月黃』泡上一碗，我潤潤嗓子。」

老七答應了一聲，遂至船後小爐子上提起了水壺，泡了一杯茶，雙手捧着送到了文士面前的桌上。

這個老書生端起來，微微呷了一口，說道：「好！眞好！」

說着又往躺椅上一坐，把那本放在桌上的書本拿起來，重新看了起來。

他那種悠閑的樣子，似乎根本就沒有把面前大船看在眼中，甚至于連大船上的人，他望也沒望一眼。

鬼臉常通一看這種情形，就知道不大對勁了，他不是傻子，一看也就知道，這小船上的文士，是有心和自己這條船找蹩扭來的。

俗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自己這條船上，慢說還有金婆婆坐鎭，就是以自己，以及黑蝴蝶唐霜青，海鷹馮大海這幾個人，也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來人隻身犯險，如沒有驚人的身手，焉敢如此大胆？

常通這麼一想，止不住一雙弔客眉，擰在了一起。

他身邊的那個鐵胳膊劉一虎，却罵了一句粗話：「他娘的，眞有這種事！」

說着順手撈起了一根長篙，就要向小船上扎過去，却爲常通橫臂阻住道：「不可！」

劉一虎一翻眼道：「常二爺，你老還看不出嗎？簡直眞是欺侮人嘛！」

鬼臉常通冷冷一笑道：「得罷手處且罷手，能容人處先容人——」

語畢他就在船頭上抱了抱拳，朗聲笑道：「前船的朋友聽了，兄弟們這條船大，可能會撞着了尊駕的小船，請閃開一旁，改個路，感恩不淺。」

鬼臉常通如非看準了那船上的文士有些個來路，焉能有如此好聽的口吻。

可是他一番用心，却是白費了。

這幾句場面話說過之後，前面小船上絲毫也沒有反應，只有習習的江風吹過，益發顯得冷清。

停了甚久之後，那小船上的船夫老七，才笑向那個老文士道：「老爺子，大船上的老爺在向你老說話呢！」

老文士歪過頭來，嘻嘻一笑，說道：「他又沒有提名道姓，誰知道他是跟誰說話？」

老七咧着嘴笑道：「你老爺子可眞是好性子！」

文士又轉過身去，伸出一隻白脂玉手，用寸許長的指甲，把燈蕊上過長的花心剔了一剔，又倒下身來，繼續看他手上的書。

這種情形看在了鬼臉常通眼中，簡直爲之呆住了，他也實在是忍不下這口氣了，當時冷笑一聲，道：「在下話已說過，尊船如不讓路，可就怪不得我們直行無忌了！」

小船上的船夫老七聞言一驚，道：「老爺子，人家可是要撞我們了！」

文士面上帶着微笑道：「長江又不是我們家的，人家要走你管得了麼？」

老七一縮脖子笑道：「是！是！」

這小子二十六七的年歲，一頭亂髮，黝黑的皮膚，和船上的老文士一搭一檔，倒是有了個意思，只是二人一白一黑，顯得很不相襯。

鬼臉常通知道這條小船找定麻煩了，當下胸有成竹，冷笑了一聲，說道：「開船。」

誰知他這開船二字將方一出口，就見小船上的那個老文士，同時抬起頭來道：「開船？」

大小兩船的鐵錨，同時自江中起上來，兩船同時向前緩緩行，只是一點沒有變，小船仍然還是在大船前頭，相隔距離一丈左右，眞正把人氣死。

鬼臉常通忍不住一聲尖笑，道：「朋友，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他忍無可忍，回身向身邊的劉一虎道

：「劉一虎，把那個行船的混小子給放倒了，要俐落。」

鐵胳膊劉一虎，早已忍無可忍，聞言森森一笑道：「常二爺你放心！」

說着他一掄手中長篙，前足向前猛跨了一步，手中篙，驀地向外一翻，如同是一隻穿射的怪蛇也似的，「嗖！」一聲，直向着小船上的船伕老七背心上飛射了過去！

由於二船相隔的距離如此之近，以鐵胳膊劉一虎這種手法，任何人也會以爲那小船上的老七，是無論如何也休想逃得開了。

可是事情竟是那麼出人意料，這支飛出的長篙眼看即將扎在了老七的背上，就在這剎那，耳聽老七口中一聲斷喝道：「來的好！」

身子側着向後猛地一個轉身，分出一隻右手，陡的一抓，整條小船一陣顫抖，他已把飛來的那支長篙，緊緊地抓在了掌心。

接着他哈哈一笑，順手向外一擲，這支長篙就像箭也似的射了出去：「嗖！」一聲，深深的投入江水之中。

老七仰天打了個哈哈，仍然像無事人兒一般的，繼續的撐着他的船，望也沒有向大船上望一眼。

這種調調兒，眞和他那個主人是一模一樣，可謂之有其主必有其奴！

鐵胳膊劉一虎不由怔了一下，隨即瞪眼怒叱了聲：「好小子，我看你這次往那裏跑？」

話落，一彎身子，雙手在小腿上一探，手上已多了一把寒光四射的七首，這種兵刄每一口都有尺許長短，細窄鋒利，刀身正中，有一道小指寬的血槽，北方人稱它叫做「手插子」，是一種隨身的殺人利器！

劉一虎雙刄在手，殺機狂現，他自己一身功夫不弱，當下向着常通恨聲道：「常二爺，我過去了！」

鬼臉常通沉吟了一下，正好借着劉一虎試一試對方身手，當下點了點頭道：「一虎，你要小心了！」

劉一虎嘿嘿一笑，說道：「常爺，你放心！」

說罷他雙足用力一頓，整個身子直竄起來，向着面前的小花船上落去。

前行的小舟，仍然是沒有反應，撐船的老七，甚至於連頭也沒回顧一下。

鐵胳膊劉一虎輕功並不怎麼高明。

他口中低叱了一聲：「我宰了你這個混賬小子！」

口中如此說着，身子向前一撲，掌中雙七，一上一下，直向着老七背上猛然扎了過來。

鐵胳膊劉一虎這一雙七首，夾着兩股冷風，一上一下，直向着老七後背上猛扎了下去，看起來實在是險到極點。

但容得這一雙七首，幾乎已揷在老七背上的剎那時之間，却猛然聽見那外貌毫不驚人的老七，口中一聲叱道：「只怕還差了一點！」

足下向前一踢，使了一招「犀牛望月」，身子一俯，不知他身子怎麼那麼一扭，劉一虎那一雙刀，便一左一右擦着了他的衣邊扎了個空。

復又聽他一聲狂笑道：「小子，這是你找死！」

身子側着向後一轉，右手以劈掛掌中的「單掌伏龍」式向外一封，向着劉一虎臉上猛劈了過來。

劉一虎雙刀沒有扎上，內心已不禁打了個寒戰，胆力已失去四五。

這時眼見老七掌式來到，他口中「嘿！」一聲，硬生生地把遞出的雙刀收了回來，身子向左面一滾，總算僥倖的讓他逃開了。

可是，他足步還沒有站穩，老七已又發出了一聲狂笑道：「江裏面水涼快，下去洗個澡吧！」

劉一虎方自心驚，猛見眼前黑影一閃，一股疾風掃身而來。

急促之間，他似看到一支長桿挑來，當下拔身就起。

但却仍是慢了一些——只見那條長竿一個轉式，已變成由下而上之式。

只聽得「叭！」一聲，這一竿子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了劉一虎下半身，並耳聞老七一聲叱道：「去吧！」

長竿再復一掃，鐵胳膊劉一虎足足飛出了兩丈以外，「噗通！」聲中，水花四濺，頓時就投入水中去了。

這種情形，大船上諸人看在眼中，俱都大吃了一驚，鬼臉常通怒叱了聲：「好小輩！」

他口中叱着，正要縱身過去，却爲一人抓住了腕子，他回身一看，見是海鷹馮大海，復又發出了一聲冷笑，道：「師兄不必過去，該誘他們過來才是！」

常通咬牙切齒道：「他們未免欺人太甚了！」

馮大海這時挺身上前，朗聲道：「那邊船上二位朋友請了，有甚麼過節，請來大船一敍如何，兄弟敬備水酒接待，絕不待慢！」

他說完之後，大船第二次又拋下了巨錨，定住了船身。

水浪激濺中，前行的小船照樣也下了錨，停止了行進。

小船上那位五旬左右的老書生，這時才放下了手中的書本，慢條斯理的站了起來。

他略微把過長的衣袖挽了挽，面頰上帶着一種極爲輕卑的冷笑，緩緩轉過身子，向着那划船的老七道：「這可好，人家叫陣了，俗語說得好，奴才闖禍問主人——看來我不過去一趟是不行的了。」

老七齜牙笑道：「老爺子，用不着你，我過去一趟就得了，對付這一羣龜蛋！我老七還行。」

老書生用鼻子哼了一聲，道：「你是初生犢兒不怕虎，要只是這幾塊料，我老人家也不用站起來了。」

說着他抬頭向着大船上衆人微微一笑，雙手抱了抱拳，道：「既然如此，老夫我就打擾了！」

話落，根本就沒有怎麼作勢，可是他那修長的身子，已如同是狂風裏的風箏，輕飄飄的落到了大船之上。

颼颼江風，把這老書生身上的一襲雪白的綢衣吹得飄起來，他那蒼白的面頰，

沉鬱的一雙眸子，顯示出他內心蘊藏着某種仇恨，這種仇恨，是由於心和心在作對，絕非輕而易擧所能化解開的。

船上諸人見了，無不暗暗心凜，尤其是海鷹馮大海及鬼臉常通這兩個人，更不禁面上變色，他們知道，這老文士方才上船那種身法，乃是數十年前失傳的一種輕功絕技，名喚「一飛羽」，乃是一種極難練成的功夫，據二人所知，當今天下，尚無一人在輕身功夫上達到此一境界。

鬼臉常通稍後退了一步，抽了一口冷氣，抱了抱拳道：「尙未請教尊駕貴姓，大名如何稱呼？」

文士微微一笑，雙頰上那兩道深刻的皺眉，陷得更深了。

他向船上每個人臉上掠了一眼，點了點頭道：「不必多問，可請金婆婆出來！」常通方自一怔，這位文士，已是邁開了方步，向大船艙面上行入。

海鷹馮大海生恐他直入艙內，因為，四箱東西，全都在內，倘有閃失，可就討糟。

因此，他忙橫身過去，冷冷一笑道：「尊駕不示姓名——可否將來意賜知——否則恕愚兄弟不便招待！」

老文士偏頭看了他一眼，淡淡一笑道：「憑你也配！」

說到此，那雙蒼白的眉毛，微微皺了皺，道：「金婆婆她還不出來？」

馮大海冷冷的道：「婆婆此刻身子不適，只怕不便見你，足下有什麽話，只管交待我兄弟就是！」

文士聞言呵呵笑了兩聲，那雙銳利的目光，在馮大海及常通二人身上轉了轉，又點了點頭，道：「眞對不起，我竟然忘了，你們二位也是領繫金巾，在長春島上也算是有鼻子有眼睛的人物，好！」

露出了雪白的牙齒，又道：「……我就是先會一會你們兩位，想那金婆婆總是要出來的！」

說着，由鼻中一哼道：「你二人那一個先來？」

海鷹馮大海雖然內心有些驚懼，但是對方當着人前，如此輕視自己二人，早已有點受不住了，此刻見對方指名叫陣，更再也不能含糊。

當下他冷冷一笑道：「既如此，我馮大海先請教了！」

話聲一落，身子一個疾翻，又驀地向下一個猛塌，雙掌同時向外推出以「連環雙掌」，直向對方胸腹上擊去。

一般說起來，這馮大海一身武功也確實不錯了。

可是此刻所敵之人，實在是武功太高了，高得簡直不是他所能望其項背。

只聽見「碰！」地一聲，馮大海雙掌實實地打在了這老文士身上，這文士整個身子就像不倒翁也似的搖幌了起來，可是他却如同年青人一樣的笑着。

遂見他大袖輕輕的一拂，叱了聲：「去！」

海鷹馮大海一聲慘叫，竟吃他這麼地輕輕一掃，直飛了出去，碰！一聲，撞在了船板上，頓時昏死了過去。

在他那張臉上，也就是方才為那文士袖風所拂的地方，竟自湧出了一大股的濃血，整個的變成了一張血臉，令人不忍直視。

老文士這一手功夫，頓時把船上所有的人都鎮住了。

他們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試想他袖上的風力已如此厲害，如果眞為他袖子打上，或是指掌所中，那還了得？

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沒有一個人敢說話。

文士顯得有些不耐煩了，他冷冷一笑道：「那一位還有雅興，不才却不便久候呢！」

鬼臉常通一咬牙，挺身而出道：「朋友，你欺人太甚了！」

口中說着，右手腰間一探，已把一支「萬字奪」撤在了手中，三角形的刄頭，在燈光之下爆出了一點銀星，隨着他身子一撲之勢，這支「萬字奪」，直向着對方老文士咽喉上點去。

老文士雙目霍地大睜，叱道：「你是找死！」

叱聲中，右手袖子一翻，常通已知不妙！忙向後抽奪兵刄，可是對方袖子上就像帶有極大的一股吸力，不容他抽招換式，手中奇形兵刄萬字奪，已吃對方捲在了袖中。

就見那文士一聲輕笑道：「撤手！」

袖子不過那麼微微一抖，那支萬字奪已由常通掌內飛了出來，空中帶出了一道銀虹！「篤！」地一聲，釘在了桅桿之上，入木半尺，整個的船身，都為之搖動了起來。

鬼臉常通由於用力過大，右手虎口震裂——鮮血如豆子也似的一滴滴的淌在了地上。

他面色一變，返身就跑，那文士嘻嘻一笑道：「想跑麽，不行！」

右手駢二指，淩空一點。

這種「凌空點穴」的指力，他施展起來是那麼如意，指力一出，鬼臉常通不過才跨出了一步，頓時就保持着原來的式子不動。

船上幾個漢子，見狀嚇得嘩然大亂起來了。

那文士一聲冷笑道：「不要怕，你們去把金婆婆喚出來，我見見她就走了！」

幾個漢子正不知如何是好，忽聽一人大聲呼喚：「好了，婆婆來了！」

艙簾開處，一個四十許的婦人，推着一個金製輪椅走出來，椅上坐着正是那個皤皤白髮的金婆婆。

這婆子此刻臉色看起來，白中帶青，她坐在椅子上的身子，竟然微微地有些戰抖。

一出得艙門，她便發出一聲啞笑，冷聲道：「雲先生，我老婆子推算，該是你來了！」

文士聞言面色已微變，他冷冷一笑，向着金婆婆抱了一下拳，說道：「婆婆請了！」

金婆婆回身向身後那個婦人道：「妳退下去，我自己來。」

說着她雙手交替着推動二輪，座下輪椅，一直行到了文士身前才停住，她面上勉强帶出一個微笑道：「尊駕行踪，這多年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但是這身打扮，我老婆子焉能不識，先生是貴客，請入艙內一談如何，我老婆子忝為主人，一杯水酒是要敬的。」



文士微微一笑道：「不必了！」

面上突然炸開了兩道冷酷的笑容，接道：「按說長春島上的老頭不在船上，我不便打擾，可是婆婆既與他是夫妻關係，也等於是半個主人，不才與島主昔年那一段，也許妳並不清楚！」

說到這裏，他鼻子裏哼了一聲，又接道：「我這人是最分得清楚，金婆婆，妳看這件東西應該如何？」

金婆婆桀桀一笑，道：「雲先生，你昔年與外子結仇情形，老身一概不知——不過，我是久仰雲先生這個人的，外子曾囑咐過我——如果見着你老，務必請到長春島一聚，我想——」

說着咳了一聲，啞聲笑道：「……雲先生如不嫌棄，可否隨同往長春島與外子一晤如何？」

老文士冷冷一笑，搖了搖頭道：「我刻下沒有工夫！」

金婆婆略作沉吟，苦笑道：「那麼雲先生你打算如何？」

老文士仰天怪笑了一聲：「很簡單，請婆婆帶着船上兄弟下船，這條大船及船上的東西，都給我留下！」

說到此，臉一沉，冷冰冰的道：「婆婆妳不要誤會，金銀財寶我分文不取，不過是交由金陵蘇州二府會同處理罷了！」

頓了頓，冷冷一笑道：「至於這條船，我自會另行處理，婆婆妳意如何？」

老文士大袖一捲，把鬼臉常通刺來的萬字奪捲飛。

金婆婆桀桀一笑，道：「條件太苛，恕老身不能接受！」

她說着雙手往後一推輪椅，身子離椅站起，冷笑道：「雲先生，莫非你就以為我老婆子如此容易打發的麽？」

雲先生沉聲說道：「婆婆不必自取其辱！」

金婆婆啞聲一笑，前行了幾步，說道：「我老婆子既敢代外子出面江湖，又豈是怕事之人，雲先生，你劃出道兒來吧，我老婆子如是接不下來，丟人現眼，也是自己受了！」

雲先生哂然冷笑道：「在下看來，婆婆不試也罷，在下如無必勝之心，焉會隻身犯險？算了吧。」

金婆婆獰笑了一聲，道：「我老婆子生就一副不服人的脾氣，雲先生要留船留貨當然行，却要拿出些玩藝兒給我婆子看看！」

文士點頭一笑，道：「好！」

他那冷峻的面上，突然現出了一片怒容，只見他前行了幾步，探出了一隻右手，道：「婆婆請！」

話聲中，右手微微擧起，五指合併着，向當空一劃，遂即後退了一步，含笑道：「獻醜了！」

金婆婆不由皺了皺眉，不知對方玩的是什麽把戲，哼道：「尊駕這是……」

才說到此，忽聽有人大聲叫道：「咦！這些帆怎麽了？怪事！」

金婆婆抬頭一看，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只見第一根桅桿上的三面大帆，已如同刀切也似的被劃開了三道大口子。

這三道長口子，把三面大帆，平均的分成了六面，有如六面旗子也似的在空中飄拂着。

金婆婆看在眼內，連連倒抽冷氣，面色如土。

她雖是一身武功了得，可是「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雲先生這一手功夫，金婆婆她自知以自己這身功夫，要想去和對方對敵，未免太不知趣了。

當時她低頭沉吟——良久才點了點頭，苦笑道：「尊駕這一手『凌空裂帛』！令人佩服，我婆子是望塵莫及，正如你所說，我也不必現這個眼了！」

說着，低歎了聲，接道：「我們這就走，只是日後我們必定還有見面的時候，那時候只怕不是尊駕三言兩語所能打發的了！」

她說到這裏，獰笑了一聲，對身邊各人道：「還不退下小船，莫非還怕丟不够麽？」

四個黑衣漢子，都已嚇傻了。

這時聞言，立即一齊動手，把馮大海及常通雙雙抬下一艘拖附的小船，金婆婆望着老文士冷冷笑道：「尊駕如無其它吩咐，我們就再見了，這條船，以及船上東西，都交給你了！」

雲先生微微一笑道：「八月十五夜子時，老夫在九華山頂敬候賢夫婦駕到，過時不候，婆婆你帶人走吧！」

金婆婆一口牙咬得格格直響，却是無可奈何，因為對方功夫太高了。

當時，她重重的踩了一下脚，道：「好！」

這時黑蝴蝶唐霜青也自艙內行出，她本奉命看守着四口箱子，是以外面雖亂成一片，她却不知，此刻輕離因爲外面似已平靜，才走出來看看，見狀之下，呆了一呆道：「婆婆我們怎麼了？」

金婆婆發出了一聲啞笑，道：「孩子，婆婆栽了，不要多問，我們到小船上去吧！」

唐霜青不由又呆了一呆，一雙明眸向雲先生望去，後者打量了唐霜青一眼，微微一笑道：「如果老夫眼不花，姑娘必是這月餘來鬧得金陵蘇州天翻地覆的那位女義士了！可惜！可惜！」

說着搖頭嘆息了一聲，唐霜青聽對方竟稱自己爲「女義士」分明語帶譏諷，不由心中暗怒，正要出言反擊，金婆婆已催促她道：「不必多言，我們走吧！」

唐霜青答應了一聲，當時同着金婆婆雙雙飄下船旁小船之上，隨即解繩而去。

文士模樣的雲先生，此刻面上帶出了一片冷笑，突然回過頭來高聲道：「老七，你上來！」

小花船上的老七，聞言一聲響諾——騰身而上。

雲先生鼻中哼道：「艙內有四口黑色木箱，你搬到我們小船上去，快！」

老七應了一聲是，立刻轉入艙內，不一會已把四口箱子移上了小船，他笑道：「老爺子，你也下來吧！」

雲先生冷笑了一聲道：「你把小船划到前面去，我料理這大東西就來了。」

老七答應了一聲，方自把船撐出了數丈外，就見大船上雲先生雙足一頓，整個大船發出了驚天動地的一聲大震，一時桅倒帆飛，江浪自四方八面反捲過來。

頃刻間，這艘虎頭金座的大帆船，已成碎碎片片，帶着殘破的軀殼沉入江底去了。

就在船沉的那一剎時，這位風塵中的異人雲先生，陡發一聲長嘯，拔身而起，有如是一頭巨鷹也似的，翩然的落在自己那艘花篷小舟上。

老七一笑道：「老爺子你眞行！」

他說罷正要把船划走——却見雲先生向江面望了一眼，微一笑道：「我竟忘了他！」

說着手指指向遠處，也就是大船沉沒之處指了一下道：「快救他上來！」

老七順其手指方向望去，只見一人在水中逆流游行着，不由吃了一驚，忙自把小船撐過去。

月光之下，他看出水裏是一個少年人，在浪花中划着，身手頗是矯健。當下他就伸出了長篙，笑道：「上來吧小伙子，別游了，小心大魚把你給吃了！」

那少年一伸手拉住了篙頭，身子在水內一翻，嘩啦！的一聲，已躍上了船頭，他身上帶上來的水，把船頭都打濕了。

老七見他如此俐落，禁不住叫了聲：「好傢伙！」

上船的少年，正是匿藏在大船上的郭飛鴻，剛才大船所發生的一切，他都親眼看到了，由於震驚那雲先生的驚人手法，一時竟忘了自己。

想不到這位老怪，最後竟又來那麼一手，「頓足舟沉」，他也因此就落到水裏去了。

這時他爲老七救上了小船，臉色甚窘的道：「多謝老兄搭救！」

老七嘿嘿一笑，道：「你也別謝我，是那位老爺子叫我救你的，你還是謝他去吧！」

郭飛鴻轉頭望去，就見那位風塵異俠，此刻又恢復了以往的神采，正自躺在睡椅上閉目養神兒。

郭飛鴻深深打了一躬道：「多謝老前輩打救之恩！」

雲先生只微微點了點頭，却是連眼也不睁。

郭飛鴻頗覺無味，就走到一邊席地坐下，老七望着雲老道：「老爺子，船回頭麼？」

雲老頷首一笑道：「自然是回去了，那四箱東西，我們交給蘇州府衙，就沒咱們的事了，要不然人家還當咱們是黑吃黑呢！」

說着目光向坐在船頭的郭飛鴻看了一眼，郭飛鴻心中一動，正要發語，却見這位老怪已又把頭轉向一邊去了。

郭飛鴻的一顆心倒是寬慰不少，無論如何，總算解除了蘇州那兩名捕快的困難了。

只是這位怪老爺子這幾句話，似乎是針對自己懷疑而發的，看來他似乎對自己的一切很明瞭，眞正是怪了。

他不由皺皺眉，忽然想到，這位老爺子，日前自己曾在秦淮河上遇見過，回想那天的情形，他止不住又向這位老文士模樣的異人望去。

在兩盞明燈之下，他越看這位老爺子，越覺他一身瘦骨，滿臉無神，如此一個老人，竟然是身懷奇技俠隱一個，委實令人不敢相信。

江風颼颼，週身水濕的郭飛鴻不由得一連打兩個冷戰，就見那位雲老爺子，突然睜開眸子，向老七道：「老七，送這位相公上岸！」

老七答應了一聲，笑向郭飛鴻問道：「兄弟，你上那兒去呀？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郭飛鴻坐在船上也是不自在，他雖想接近這位畢生僅見的異人，只是，對方那種冷漠的樣子，却大有「拒人千里」的味道。

這時聞言，分明此老已是在下逐客令了，自己臉皮再厚，不走也是不行，當下只得隨便指了一下道：「就煩老兄靠岸，我自己會走。」

老七答應了一聲，却見那雲老冷冷笑了一聲，目視江心道：「少年人應該定下心來，好好作點事，不要沉迷女色，尤其是來路不明的人，最好少交爲妙，否則，一旦陷身進去，可就比跌落江心還要危險了！」

郭飛鴻知他對自己說話，當下尷尬的苦笑道：「是！是！」

雲老微微一笑，對老七道：「老七，你看他冷成那個樣子，取我一件衣服，給他換換吧！」

郭飛鴻一聽，心想：「這可好，我成了要飯的了！」

這時老七已把掛在柱上的一件白綢長衫取了下來，拋給他道：「拿去穿吧！別凍壞了！」

郭飛鴻接在手中，只得道謝道：「多謝老前輩。」

適時船已靠岸，老七笑道：「兄弟下去吧！不送了！」

郭飛鴻恭恭敬敬的向雲老行了一個禮，這位老爺子這回倒彎腰回了一個禮，道：「你去吧，以後凡事小心謹愼些。」說着向四個箱子指了一下，笑道：「這件事，我爲你辦了！」

郭飛鴻不由忙謝道：「謝老前輩！」

他正想探問一下對方住處，小船却已揚波而去，轉瞬之間，走得無影無踪。

一切都歸於安靜之後，郭飛鴻嘆息了一聲，在岸邊隱僻處，換上雲老所贈的那件衣服。

想不到對方身材，倒與自己完全一樣，穿好衣服，他抬頭看一下天，天時已有點破曉的意思了，東方透現出一片魚肚白色！

忽然，他覺得這襲長衫口袋內，有點鼓鼓的，其中似乎裝着一樣東西似的，心中動了一下，忙探手一摸，不禁「啊！」一聲！

原來，觸手處，似摸着一個軟軟的錦袋。

當時他忍不住掏出一看，果然是一個紅綢金邊，上面鑲滿了珍珠的珠串，但看外表，已是價值不凡。

郭飛鴻打開珠囊，見內中放着一隻碧綠的翠環子，樣式甚是特別，扁扁的，寬寬的，顯然是女人戴在腕上的飾物。

他翻轉看了看，更意外的發現到，這隻手環之上，還刻有字體。

郭飛鴻心中怦然跳了一下，他內心雖然在制止着自己：「也許這是人家的隱秘，我是否便於私看？」

可是他的眼睛，已情不自禁的望了上去，只見上面刻着幾行小字不過是：

「給——

愛女，思佳

母贈——」

郭飛鴻劍眉微微一皺，剛把它放回珠囊之內，却又另外看到了一樣東西，那是一封信。

下欵只有「內詳」二字，不見具名。

郭飛鴻看罷心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因爲「雲思佳」這個人，他是久仰了，久聞此女，小小年紀，便身懷一身絕技，在江湖上，已是作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

他忖道：「難道這個思佳，就是傳說中那個成名的女俠，人稱『冷劍』，雲思佳的那個姑娘不成？」

想到此，他忍不住打開了這封信，裏面是一張素色的宣紙，其上寫遍着血字，竟是一封血書。

郭飛鴻情不自禁的戰抖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眼前，是在作着一件有違良心的事。

可是，他怎麼也壓不住內心的好奇，當下他匆匆的看完了這封信，信上是這麼寫的：

「思佳，當妳看到這封信時，娘已經去了，永遠的去了，若非是妳爹爹在我身邊，我們母女只怕連這麼一點心聲，也難以傳遞了。

「思佳，我可憐的女兒，你知道，當妳離開我的第二個月娘就病了，一病不起而至於今，妳爹却在次年回轉，他服侍我整整兩年，可是妳知道，娘的身體太弱了，這一場病下來，當然是更不行了，所以我及時寫這封信給你，已囑咐妳爹，在我死後，把我埋在後面的梅花嶺下，思佳！妳不是最喜歡到那個地方去玩麼？那麼妳常來墳上看看娘吧！

「我寫這封信給妳最主要的，是要妳能原諒妳爹，雖然他早年實在太狠心，讓我母女吃了許多苦，讓我們飽嚐人世間的辛酸冷漠，可是孩子，原諒他吧，這也不是他的錯，只怪娘的命不好，現在他回來了，娘就安慰了，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何況妳爹已經知錯，妳就不必再恨他了，再說如非是他，妳也不會有這一身傑出的武功，孩子，妳能聽娘最後幾句話麼？

「這隻鐲子是妳最喜歡的，在娘手上戴了一輩子，現在移交給你，妳好好珍視它，傻孩子，現在妳還那麼不通人情，見了男人就恨麼？這都是娘自小灌輸給妳的思想，如今妳大了，也該改一改了，要不然誰還敢要妳呢？妳也不小了，不是麼？

「永訣了，娘要去了，可是，孩子，妳知道娘多疼妳，多捨不得離開你啊……

母 絕筆」

看完了這封信，郭飛鴻又止不住打了個寒顫，他匆匆收起了這封有血有淚的血書，喃喃自語道：「天，這是……」

他現在有些明白了，這位「雲先生」，正是冷劍雲思佳的父親。

看起來，似乎雲思佳之母已死，她臨死前寫下這封信，交給雲老，連同這隻鐲子，一併託傳交給愛女思佳！

照信上所說的一切看來，思佳似乎對她這位父親心存芥蒂，懷恨，她母親是那麼婉轉的開導她，眞是一字一淚，鐵石心腸也動心。

郭飛鴻不由重重的歎了一聲，自責道，我眞該死，這封信，我怎能偷看呢？

想到這裏，他抬頭看了一下，天已大明，水面上散浮一層濛濛霧色，寒氣襲人肌膚。

他皺了一下眉，自問：「我該怎麼是好呢？」

試想那雲先生發現遺失了這珠囊之後，不知將會如何的焦急，他這一剎那，眞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最後他定下心來，想道：「我不如在此候他轉回便了。」

想着，就在原地找了一塊石頭坐了下來，靜靜的等着那花篷小船轉回。

就這樣，由晨而昏，一直等到了晚上，却並未見那小船回來。

現在，他不由有些失望了，他想立刻回蘇州找尋，可是轉念一想，這雲先生既非定居蘇州，以他個性，必是萍踪無定，又怎還會留在蘇州。

這麼一想，他可又涼了。

一日鵠候，水米不沾，郭飛鴻眞有些吃不消了，他只得歎息了一聲，信步離開了江邊。

這是隸屬「高郵」縣境的一個小鎮市，名叫「梅村」，因爲鎮人多喜歡梅花，遍地栽種，故而得名。

郭飛鴻來到鎮上，已是華燈初上時分，他就在一家名叫「紅梅村」的客棧內住下來。

飯後，在燈下，他反覆的想着這件事情，忍不住又掏出了那封信，放在燈下，失神的凝望着。

信封上一行字：「交長沙白雲梯東柿子口小竹塘十號。」

這行字在他眼前不住跳動着，突然，他腦中靈光一閃，不禁在桌上「砰」地拍了一下。

「對了，我眞是胡塗極了！」他自己對自己說道：「這信封上，既有地點，我何不親自送去，交與這位思佳姑娘，豈不是好？」

可是他又不禁有些顧慮的忖道：「只是，那雲姑娘既不認識我，她會怎麼想呢？」接着，他又點了點頭，自語道：「我不妨直言直說，諒必那姑娘是不會怪我多事的！」

想到這裏，他就定下了心來，收起了珠囊，倒到床上，暫時把這事拋開，但却情不自禁的想到了昨夜的一切，又想到了金婆婆，唐霜青……

那化名白芷姑娘的唐霜青，在他眼前，浮現出來，她那彎彎的一雙柳眉，那小小的一張嘴，那烏黑如雲的一頭秀髮……那……

郭飛鴻翻了個身，歎了一聲，咬牙道：「忘了她吧，她不過是個賊！」

就在此時，那怪老人雲先生在船上「含沙射影」的一番話又在他耳響起。

「年輕人應該定下心來，好好作點事情，不要沉迷於女色，尤其是來路不正的人……」

一想到這番話，他有如當頭澆了一盆涼水，使他頓時息下了那顆火熱的心，臉上熱熱的直發紅。

他暗奇道：「這雲先生看來眞是無所不知，他怎麼連我心裏的事情也會知道了呢？可見得一個人的行爲，正如同樹的影子，是彎曲不得的，否則明眼人一望就知，我還是好好放下心，好好作人吧！」

那麼，第一件事情，該是到長沙去送信——

是一個細雨濛濛的日子，附近的花樹，都被滌洗得綠油油的，光采采的，益發顯得嬌美可愛。

在一條泥濘小道上，郭飛鴻冒着細雨，踽踽的行進着，他不時的駐足向四外掃視，面上浮現出一種欣慰的希望。

顯然他的苦心並沒白費，眼前這個地方，正是「白雲梯東柿口」，那麼只要找到了十號，就可以見着那位他久存敬仰的女俠客——「冷劍」雲思佳了。

他腦子裏編織見面之後的說詞，突然禁不住有些情怯，因爲對方到底是個姑娘家，她要疑心自己有甚麼別的企圖，那可眞有點……

想到這裏，他就皺了一下眉毛，停住了腳，由不住微微發呆起來。

這地方眞美，一邊是青青的山脈，另一邊却是蜿蜒的一彎流水，在淡淡烟雨的青山道上，可以看見白石砌成的石階，羊腸也似的一路延伸上去，遠看就像是一條怪蛇彎曲的向上爬行着，直入青冥。

他點了點頭，「白雲梯」之一名，必是由而此來，在青山道下，有用籬笆圍着的果園子，正有幾個頭戴竹笠的莊稼漢子，在清理着果樹的葉子，晨鷄在竹籬上鼓着翅膀，細雨打濕了牠們美麗的羽毛。

郭飛鴻忽然發覺到，自己來得太早了，這麼早，可能那個姑娘還沒起床呢？

在風塵僕僕千里之後，想不到竟然突然又猶豫了起來。

他來回的走了幾步，自己對自己說：「去吧，怕什麼，把東西交給她之後，撥頭就走就是了。」

這麼一想，他也就拿定了主意，繼續前行，在一棵結滿了柿子的大樹下，正有一個孩子用竹竿在撥打着。

郭飛鴻走過去，那孩子忙放下竹竿，望着他直發怔，郭飛鴻含笑道：「小兄弟，東柿子口在那裏？你知道麼？」

那孩子也有十一二的年歲了，聞言點了點頭，用道地的湖南官話道：「這裏就是東柿口，你找誰？」

郭飛鴻上前拍了拍他的肩道：「謝謝你，你知道十號在那裏嗎？」

小孩怔了一下，道：「我家是二十二號，十號大概要往下走！」

突然發現郭飛鴻背上有柄劍，立時面現驚喜的叫道：「你是不是保鏢的？這是寶劍，能不能殺人？」

郭飛鴻摸了摸他的頭，一笑道：「怎麼不能殺人？專殺壞人，不殺好人！」

說着見這孩子一張臉全被柿霜給抹白了，口袋裏還裝滿了柿子，不由的哈哈一笑，說道：「少吃幾個吧，會吃壞肚子的啊！」

這時，撲過來一條黃狗，向着郭飛鴻「汪汪」吠叫，小孩就跑過去趕狗，一面回頭道：「你快走吧，牠是我們家養的，你可別用寶劍傷牠！」

郭飛鴻笑着連聲道：「好！好！」

一面已順着那小孩所指方向，一路走下去，果然前行不遠，看到在一處開滿了山茶花和夾竹桃的小木門前，釘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十號方寓」四字。

郭飛鴻不由心中一怔道：「怪呀！怎麼是姓方呢？」

旋即他就點點頭，也許那冷劍雲思佳是寄居在友人家也未可知，當下就抖了一下身上的雨水，略爲整理一下，上前在門上輕輕叩了幾下。

甚久，就見這扇小木門打開來，開門的是一個二十上下的美秀書生，一身青衣，腰繫紅絲。

他望着郭飛鴻有幾分奇怪的道：「你找誰？」

郭飛鴻見對方舉止很像是一個讀書的士子，不由心存幾分敬意的欠身道：「請問有一位雲思佳姑娘，可是住在這裏？」

書生聞言略怔，低頭道：「你找她幹嗎？」

郭飛鴻尷尬的笑了笑道：「仁兄是否可讓我入內細談，這件事……」

才說到此，那清秀的書生便搖了搖頭，溫和的道：「不行，你先要說明了來意，我才能讓你進來！」

他說這幾句話時，臉色微紅，很像一個女孩子似的，郭飛鴻怔了一下，遂即點頭道：「好吧！」

微頓，歎了一聲接道：「她母親有件東西，託我交給她，其實也不是託我，而是……」

這件事實在是難說清楚，他一時眞不知怎麼說才好，那書生聞言，面色微變道：「啊！」同時，他那雙澄波也似的眸子，在郭飛鴻面上直直的逼視着，好半天，才點了點頭道：「好吧，你進來吧！」

郭飛鴻道了聲：「打擾！」就舉步進入院內。

小院中，佈置得是那麼清雅，不大的園子，都讓花樹給佔滿了，在進門處的一座瓜棚子下，掛着十來條紅瓜。

書生打開屋門，道：「請進！」

郭飛鴻就進到了堂屋，見屋內很小，可還是那句話，很雅緻。

落座之後，書生就問：「方才你說帶有東西來，不知可在身邊？」

郭飛鴻點了點頭，正要取出，忽然覺出不妥，就微笑道：「小弟要見到那位雲姑娘，才好拿出來！」

書生不由微微一怔，粉面紅了一下道：「雲姑娘如今不在，不定甚麼時候回來，你把東西給我也是一樣。」

郭飛鴻不禁有些失望，他呆了一下，才吶吶的道：「還未請教仁兄貴姓，大名是……？」

書生秀眉揚了揚，道：「我姓方，小名和玉，雲姑娘乃是我的表妹。」

郭飛鴻一欠身，道：「原來如此，失敬了！」

方和玉看了他一眼，道：「不必客氣，仁兄你貴姓大名？還有這件事……」

說着，他那雙明亮的瞳子，又在郭飛鴻身上骨骨碌碌的轉了幾轉，面上現出了一點迷惘。

郭飛鴻近看這位方和玉，只見他膚如凝脂，十指尖尖，在挽着士子髮髻的黑髮下，露出雪白的頸項，如不是他這身裝束，郭飛鴻眞會把他當成是個女人，就是女人也很少有這麼嬌美的。

當下，他望着他，一時爲之呆住了。

方和玉見他只管用眸子望自己，不由正襟危坐，冷冷道：「仁兄尚未回答小弟所問呢？」

郭飛鴻忙欠身道：「是！是！小弟郭飛鴻，是由蘇州來的……」

方和玉繃着臉道：「郭兄，我是說，你可以把雲姑娘的東西交給我，由我轉交給她。」

郭飛鴻劍眉微軒道：「這個……」隨又搖了搖頭，道：「這東西，只能交與雲姑娘本人，恕小弟不便從命！」

方和玉秀眉一挑，却歎息了一聲，道：「郭兄未免太固執了，只是雲姑娘她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俠女，此番雲遊，不知何時才能回來，郭兄莫非能在此等她一輩子不成？」

郭飛鴻歎道：「此事關係重大，我想在城裏候她幾天，如果不回，也只得暫時作罷。」

方和玉呆了一呆，道：「你說的東西是她母親手交與你的麼？」

郭飛鴻搖了搖頭道：「不是，是她父親雲先生，雲老前輩轉託的！」

方和玉「哦！」了一聲，接着又冷笑了一聲道：「郭兄可能記錯了吧，我常聽雲思佳說過，她沒有這麼一個父親，她早就不認這麼個父親了！」

郭飛鴻心中一動，忖道：「敢情他也不知道那件事。」

想着正要把自己所知情形略告，可是轉念一想，這是人家私事，又何必多言。

當下他搖了搖頭，苦笑道：「確是她父親轉託，別的小弟就不大清楚了。」

方和玉這時忽然轉惱爲喜，微微一笑道：「郭兄遠道而來，小弟禮當招待，只顧說話，竟是忘了！」

郭飛鴻站起身道：「不敢當，我想告辭了，過幾天再來看看，至時也許雲女俠已經轉回也未可知！」

方和玉怔一怔，注目道：「郭兄下榻何處，何不就在寒舍屈就幾天？」

郭飛鴻搖頭笑道：「不必，不必，謝謝方兄，告辭了。」

方和玉微顯失望道：「也好，郭兄請便吧！」

郭飛鴻道了聲打擾，直出大門，方和玉道了聲不送，也就關上門，出門之後，郭飛鴻止不住歎息了一聲，想不到自己遠道而來，却白白撲了一個空，只當是雲思佳在此，把東西交給她，就可了却自己一件心事，誰又想到她偏會不在，照情形看來，短日之內她也未見得就能轉回。

「我又該如何是好？」

想到這個問題，他不由自主有點心煩，自忖道無論如何自己也得等上幾天，萬一要是那雲思佳果眞不回，自己也就說不得，只好走了。——

好在他還記得八月十五子時在九華山頂，雲先生與長春島主有場約會，到時自己趕到那裏，把東西交還雲老也是一樣。

想到這裏，內心也就暫時定下來。

福緣深厚　豔福無邊

長沙乃是湖南大鎮，城內尤其是熱鬧得很，鮮衣怒馬，行人如鯽，郭飛鴻下榻處是在城北的「老長沙」客棧，是一家很老的字號，生意却是很清淡。

這時細雨仍未停住，反似較先前更大了，斜風吹過來，令人有些「冷」意，很有個秋天的感覺。

郭飛鴻跨進了客棧大門，一個夥計忙過來用布巾在他身上擦着雨水，道：「相公怎麼不打把傘？看這身水！」

郭飛鴻心情惡劣，懶得答理，道了聲謝，走回房中，把濕衣脫下，換了身乾衣服，每當他想起那穿珠的錦囊，內心便禁不住浮上了一陣傷感。

整整的一天，他都沒出門，除了三餐以外，也都在悶悶的想着心思。

這是一間尚稱寬大的客房，南面有排窗口，却有雕着空花的閣欄，上方斜角地方，開有一個天窗，光綫多半由此而入，只是夜晚嗖嗖的寒風，也正由此吹進來，却令客居的遊子，倍感淒涼。

他在床頭上點了一盞油燈，便於夜間行動，寶劍和那個珠囊，則都壓在枕下，就這麼，他睡着了。

矇矓中，他張開了眼睛，却發現風把

床頭的那盞燈吹熄了。

當他摸索着要去點燈的時候，突然發現床尾處，竟立着一個人。

郭飛鴻不由打了一個寒戰，他冷叱了聲道：「甚麼人？」

只聽那人鼻中微微哼了一聲，身形一長，已由天窗直竄了出去，郭飛鴻匆匆探手向枕下一摸，那口劍雖然還在，可是那珠囊已無踪影。

這一驚，直令他魂飛九天，當下怒叱了聲：「好賊子，我看你往那裏逃？」

足下一點，已穿窗而出，上了屋頂。

這時的雨已停，天邊一彎新月，照得瓦面上如同洒了一層霜也似的白亮。

那個偷去珠囊的人，竟並未逃走，正立在屋角上，一身黑衣，面蒙黑巾，目光之中，只能看見他那一雙光亮的眸子。

郭飛鴻躍身向前一撲，雙掌同時擊出，發出了兩股絕大的風力，直向那人前胸襲去。

可是那人似乎早已料到他有此一手，身子驀地向後一倒雙足在簷頭上輕輕一點，箭也似的，已飛身到另一邊屋頂之上。

郭飛鴻第二次一殺腰，用「浪打金舟」的捷身方法，緊追了過去。

他雙足一沾瓦面，正是黑衣人身後，彷彿可見對方是一個身材細長的少年。

急怒之下，郭飛鴻二話不說，身形疾欺，「金鷄抖翎」，右手五指上，帶出了極大的勁風，直向對方背肋插去。

黑衣人身子向下一塌，倏地一個滾翻，已把身子轉過來，月光下但見他右手向外一分一盪，以中指指尖，對準着郭飛鴻脈穴上點來。

郭飛鴻不由大吃一驚，這人手法奇絕，動作從容，分明是一個極厲害的人物，急切之間，他只得撤招後退。

那人冷笑，二臂一振，怪鳥也似的由郭飛鴻頭上掠了過來。

在他騰身的同時，袖管後揚，自袖沿上發出了一股勁風，郭飛鴻被這股勁風襲得後退了一步，「叭！」一聲，踩碎了一塊瓦。

再看那黑衣人，已帶着一聲輕笑，直如一縷輕烟也似的飄出六七丈以外。

他身子翻落下，正好落在這客棧的院牆之上，那份輕靈，簡直令郭飛鴻感到慚愧。

郭飛鴻這時整個心都亂了，這人把珠囊竊去，可說比竊去他的命還要使他着急，試問他將來如何向人家交代？

這時候，眼前黑衣人想走，他如何依得？

他咬緊了牙，雙腕向下一按，使出全身內力，一式「一鶴冲天」，足足拔起八丈高下，空中翻身，直向着黑衣人撲去。

黑衣人抬頭看了一眼，似乎也略略吃驚，他沒想到，郭飛鴻這個人，居然有如此功力！

可是又很顯明的，他不想與郭飛鴻交戰。

郭飛鴻身子一翻一撲下來，黑衣人却又縱了出去，等到郭飛鴻再次騰身掠出圍牆時，淡月之下，那黑衣人已只剩下一片淡淡的影子。

這種情形令郭飛鴻心中明白，在輕功提縱術上，自己比起這人來，似乎也要差上幾籌。

一個人的悲哀，莫過於絕望……

一剎時間，郭飛鴻呆住了。

他怔怔的看着前面那人一路飛縱而去，却不再追趕，因爲他知道，追上去也沒有用，無論在內功，輕功上，這人都比自己強，而且高出甚多，那麼追上去，除了丟臉，還能如何。

他在月下竚立了甚久，止不住長嘆一聲。

這一剎間，他忽然覺出自己的武技太差了，差的等於沒有。

在以往，他這一身功夫，曾令他感到驕傲，可是最近這一連串的挫折，却使他發覺到，自己這身功夫算不了甚麼，對付一般江湖人物足有餘，可是若是遇上了武林中所謂的高手，簡直不行。

試想那黑蝴蝶唐霜青，以及今夜所遇的夜行人，再加上那金婆婆以及雲先生這幾個人，尤其是雲先生，那一身功夫，可說自己作夢都不會想到，高的那麼去，如非自己親眼得見，眞還難以令人相信。

這些人，才眞是厲害角色，其中唐霜青雖是較自己略差，但以一個姑娘家，能有如此身手，也算相當的驚人了。

郭飛鴻不由暗自下定了主意，此番事了，自己務必要苦練功夫，如能投在那雲先生門下，那是最好不過，只是……

想到雲先生，再想到了眼前的情形，他那一顆火熱的心，頓時就凉了半截。

當時他歎息了一聲，廢然回到客棧房中。

郭鴻飛回到房中，點燃了那盞油燈，又仔細找了找，那珠囊果然是遺失了。

查看房內各處，郭飛鴻這才發現，就在門上，有人用白色的石筆寫着幾個字，細認之下，那是：

「東西我帶走了，不必庸人自擾…」

好像語意還沒有完，忽然中途停住的樣子。

郭飛鴻細看字體潦草，自己並不熟悉，他想起方才驚醒時，那剎那間似見那人背向自己，這時想起來，一定是那人正在寫字，忽爲自己所驚，才中途停筆，脫逃而去。

試看枕下長劍，衣內金銀，這人分毫不取，即使是要取自己性命，也是極其簡單容易之事，他却偏偏把那小小珠囊偷去，眞令人不解了。

無論如何，今天這一個臉是丟定了，郭飛鴻不由又長歎了一聲，自語道：「走吧，找雲先生一切坦白認錯，任他隨便責罰我吧！」

在紅木院門前站立甚久，郭飛鴻才略略微提起一些勇氣，他不得不在臨行之前，向這個叫方和玉的少年交代一下。

記得二天前，他初次來到這裏的時候，小院中花葉扶疏，可是如今，僅僅不過三天的時間，似乎一切都改變了！

但見院內枝葉滿地，瓜棚下散落着四五條絲瓜，居然都沒有人拾起來，主人如非是不在家，就是太過懶散了！

郭飛鴻歎息了一聲，在門上叩了兩下，放聲叫道：「方兄弟，請開門！」

只聽得「刷！」一聲，一道翠綠色的窗簾拉開，有人微弱的應道：「是郭兄麼？請少等一下！」

聽聲音，這人正是方和玉，郭飛鴻不由微微一驚，因爲那聲音太微弱了，像是身在病中一般。

郭飛鴻心中正自奇怪的當兒，面前院門已自打開，立在門內的，正是那個年青書生方和玉，只是三日不見，看來他已失去了原有的風采。

郭飛鴻乍見之下，更是大吃了一驚！

只見對方雙眼紅腫，一雙秀眉無力的蹙着，蘊含有無限沉鬱。

短短三天的時間，郭飛鴻却發覺他那張清秀的臉頰，顯得更蒼白了，其上更微微呈現出一片青色，在一塊青綢綁紮下，烏髮散亂着。

看那情形，眞是一陣風就能把他吹倒，郭飛鴻驚訝道：「方兄，你這…是？」

方和玉默默的望着他，苦笑道：「我想你是該來了，請進來吧！」

說着閃開身子，讓郭飛鴻進來，身子一轉，幾乎要倒下，郭飛鴻忙伸出一隻手，握住了他的右臂，道：「兄弟小心！」

方和玉忽然張大了一雙腫泡泡的眸子，看了他一眼，遂即歎了一聲道：「謝謝你，實在是…」

說着低頭戰抖了一下，益發顯得弱不禁風。

郭飛鴻不知怎地，自第一面起，就對這位小書生留下好感，他喜歡他那種秀逸的氣質，那種讀書人獨有的氣質，這時見他病中情狀，更增幾分憐惜！

他不禁同情心大起，當下右手輕托方和玉脅下，微歎道：「待我扶你進去，你是不該出來吹風的！」

方和玉聞言回頭了看他一眼，面上現出一片紅暈，推拒道：「不用…嘛！」

可是，他似乎實在沒有許多的力量，去掙開郭飛鴻那隻有力的膀臂，更且，他甚至連走路的力量也沒有。

郭飛鴻半扶半攙的把他帶進堂屋，只見室內門窗緊閉，在一個紅土小火爐上，正自熬着一個藥罐，空氣中散發出很重的藥味。方和玉坐到一張靠背椅上，他那無神的眸子，向郭飛鴻望着，點了點頭，道：「謝謝郭兄！」

郭飛鴻劍眉一皺道：「兄弟，你怎麼突然病重如此？請大夫看過了麼？」

方和玉微微笑了笑，道：「無妨，不過是受了些風寒罷了！」

他說時，那雙瞳子裏，突然滾下了兩串淚水，珍珠也似的洒落於地，顯然是言不由衷，他用袖角擦了擦，把頭轉向了一邊。少停，他重又回過臉來，苦笑道：「郭兄，你來此是找雲思佳姑娘的麼？…她不會回來了，也許她早死了！」

郭飛鴻不由一驚道：「兄弟，你怎麼如此說法？」

方和玉揚起了雙秀眉望着他，那嬌弱之態，如非是那一身男人裝束，郭飛鴻眞要疑心他是個女孩子。

就見他苦笑道：「雲思佳是一個苦命的姑娘，郭兄如見着那位雲老先生，可請他自己保重，今後不必再找她了，她是不會見他的！」

郭飛鴻怔了一下，歎道：「兄弟，你錯了，也許你與雲姑娘相處日久，不免受了她的感染，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何況如今雲母已…」

說到此，他忽然警覺不對，雲母去世之事自己如何得知。當下忙自打住，頓了頓，才又道：「兄弟你既與雲姑娘是表兄妹之親，還望好好開導她才好！」

方和玉冷冷一笑，面色發青道：「此事不談也罷，郭兄今日來，莫非就談論此事不成？」

郭飛鴻呆了一呆，長嘆了一聲，道：「方兄弟，我…：」

方和玉秀眉微顰道：「你有話但說無妨！」

郭飛鴻頻頻苦笑道：「此事尚盼兄弟你諒解才好，我…我把雲老託交之物丟失了！」

方和玉聞言，竟微微一笑，道：「我當是什麼大事呢，郭兄千里傳書，盛情已足感人，雲姑娘如今下落不明，東西丟了也就算了。」

郭飛鴻不由怔了一下，他本以爲對方聞言之下，必然大怒無疑，却未想到如此大方的說是算了。

同時，他大爲奇怪地道：「兄弟，你怎知那是書信？」

方和玉輕描淡寫的笑笑道：「既是母女傳情，自然少不了書信…」

說到此，眨了眨那雙瞳，現出了一副戚容，郭飛鴻歎了一聲道：「此事雖蒙方兄你見諒，只是我失落了托交之物，總覺得無以向姑娘交待，於心不安！」

郭飛鴻說着，右手握拳，左手展掌，拳在掌上重重的擊了一下，深深地發出了一聲長嘆！

方和玉見他滿臉懊喪，一笑道：「我既說無妨，自是無妨，我保證雲思佳她必不會怪你就是！」

郭飛鴻道：「方兄弟，你這麼說，我雖略微放心，不過兄弟你記着，只要我郭飛鴻有三分氣在，我誓必要把那偷東西的賊子找到，追回原物交還雲女俠！」

在他說話之時，那病弱的方和玉微微一笑道：「眞的麼？」

郭飛鴻點頭道：「自是眞的！」

方和玉微頷首道：「好！有志氣！」

郭飛鴻環顧屋內情形，似乎由於這方和玉正在病中，一切疏於收拾，瓶中的菊花，大都凋謝了，不由問道：「兄弟，莫非你一個人獨居於此？」

方和玉點了點頭，道：「雲姑娘喜靜，一向獨居，她離開後，我是來爲她守房子的，所以也是一個人住在此地！」

郭飛鴻誠摯的道：「這麼說兄弟你如今身染病，怎能再事操勞，這樣吧…」

頓了頓接下去道：「如果兄弟你不嫌棄，我可暫時搬來住上幾天，等到兄弟你病體復元之後，我再離開，如何？」

方和玉似乎頗爲動容，却笑着道：「郭兄盛情可感，只是如此我不敢當，再者我也已習慣寂寞，有郭兄同住於此，只怕反而有些不便！」

郭飛鴻慨然的搖了搖頭道：「兄弟，你不要再說了，你我雖是才第二次見面，談不上甚麼交情，但是我却很是喜歡交你這個朋友，你此刻身在病中，無人照顧如

何能行？兄弟你就不要客氣了！」

方和玉呆了呆，眼圈微紅道：「你我初識，怎敢有屈郭兄你……？」

郭飛鴻見他拘謹如此，分明是個未曾涉世的年輕孩子，不由更加關愛，當時朗朗一笑道：「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一個人總是要交朋友的，兄弟，如果你喜歡靜，我夜晚就在堂屋裏睡覺就是了！」

方和玉一雙澄波的眸子注視了他片刻，終於微微點頭道：「郭兄眞乃古道熱腸，只是……」

說着微微閉目長歎了一聲，突然胸前頻頻起伏不已，郭飛鴻生怕他支持不下去，忙過去扶他道：「兄弟，你快進去躺下歇一歇吧！」

方和玉用手推開他的手，臉色微紅道：「郭兄不用扶……我……自己會走！」

郭飛鴻以爲他生性恃强，不願事事依賴別人！當下只好退後一步，方和玉單手扶牆，喘息了一刻，慢慢踱入臥室。

郭飛鴻正想跟進去，却見這扇門竟砰地關上了，他不由內心有點好笑，暗忖自己已够怪性，這位却比自己更矯情，當然，這也是由於年紀太輕，臉皮太嫩之故，比不得自己習武之人，在江湖上多少已歷練過些時候！

這麼一想，他非但不以爲怪，反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

他本準備立即上路，趕往九華山，以便面謁雲先生，說明一切，可是如此一來，也只有躭誤了幾天了。

他首先把屋內整理一下，這是一幢僅有三間的小屋子，一間客室，一間臥室，另一間是書房。

當他把院子打掃乾淨，爲花瓶放好水之後，忽聽方和玉室內傳出一陣低低的飲泣聲。

郭飛鴻不由呆了呆，心忖道：「莫非這位兄弟，還有甚麼傷心之事不成？」

於是，他走到方和玉房門前，輕輕推開了門，却見方和玉在擁被埋首，正自低聲的啜泣着。

郭飛鴻方一進門，方和玉忽然抬起了頭來，怒聲叫道：「誰叫你進來的？快出去！」

郭飛鴻一楞，苦笑道：「兄弟，想開一點，你那裏不舒服麼？」

方和玉秀眉一揚，又待發作，可是當她那雙帶淚的眸子接觸到郭飛鴻那張誠摯俊臉時，却是怎麼也發作不起來了。

只見他抽搐一下道：「郭兄，你不要管我，請出去……吧！」

郭飛鴻這時鼻中聞到一陣淡淡脂粉香味，有如來到了女子閨房一般，心中暗忖道，可能這房間，過去正是那雲姑娘所居的……。

這時但見那方和玉，頭上纏着一方黑綢子，把整個頭髮緊緊紮着，身着白綢長衣，更顯出清秀絕倫，他那雙無力的手，露在被外，十指尖尖有如春葱。

郭飛鴻看到這裏，又禁不住思忖道，看這位方兄弟分明是個嬌生慣養的讀書公子，却怎地一人獨居於此，雖說他曾謂是代那雲思佳看守房子的，總似有些牽强，只是這是人家私事，人家又有些諱莫如深，怎好深問。

郭飛鴻見几上置有溫壺就斟了一杯水過去，方和玉接過喝了一口，抬起眸子癡望着他道：「我的病只怕十天半月尙不能好，如此勞累大哥，我心中實在不安！大哥你還是走吧！」

郭飛鴻聽他竟自改口稱呼自己「大哥」，可見並非無情，私心甚慰，當即搖頭一笑道：「兄弟，你只管安心養病，在你未痊癒之前，愚兄是絕不離你獨去！」

方和玉倚身在床上，輕輕歎息了一聲，忽然有所感觸的道：「大哥你太……太好了！」

說着微微閉上了眸子，顯出了他那漆黑密箭的長長睫毛，如此別緻嬌弱的小哥兒，郭飛鴻還眞是第一次見到，偏偏他又在病痛之中，怎不令人格外垂憐？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我已熬上一鍋稀飯，等一會好了，就爲你送來，你少吃一點，再好好睡一覺！」

語畢正要轉身出房，却忽然看見床前粉壁上，懸着一口形式頗爲古雅的長劍。

那是一口黑蛟皮鞘，綠玉把手，墨綠絲穗的長劍，細細的，窄窄的，郭飛鴻是識貨之人，一望之下，便知是一口罕世的寶刀。

當下他不由不吃了一驚，道：「兄弟，這口劍是你的麼。原來兄弟也是劍門中人，眞是失敬了！」

方和玉冷冷一笑道：「大哥不必誤會，此乃雲姑娘遺忘留下的，與小弟沒有甚麼相干！」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麼兄弟，你好好休息吧！」說罷大步出室。

室內，頓時呈現一片死也似的寂靜。

×　×　×

在郭飛鴻日夜費心的照顧之下，這位方相公的病，終于有了起色，現在，他已能在院子裏緩緩散步，作一些輕微的活動了……。

只是這個小哥兒，好似有些洒不開，內心好像埋藏着無窮的沉鬱和悲哀，他那雙細細長長的眉毛，自從臥病以來，便一直未曾舒展過。

現在——

當金黃的陽光，輕輕的洒落在這種滿了各色花卉的院落中時，方和玉的意緒似乎好得多了。

在那個結滿了絲瓜的棚架邊，他徐徐的轉回身來，向日夜服待自己的郭飛鴻，淡淡的道：「大哥，你可知我內心多麼的感激你麼？要不是你，唉，我可能就一病不起了。」

郭飛鴻望着他微微一笑，走過去道：「兄弟，你不要說這些，人誰又沒有個生病的時候？」

方和玉低頭看着脚尖，過了一會兒，他又抬起頭來，道：「大哥，我有一句說話，也許不該多問，只是……」

說到這裏，這位面嫩的小相公，禁不住臉色微微一紅。郭飛鴻爽朗的道：「兄弟有話但說無妨！」

方和玉平視着他，徐徐的說道：「我蒙大哥如此恩待，對于大哥，却知道得太少。」

飛鴻一笑道：「原來是說這個，兄弟

，我不是說過麼，我家住蘇州，上有父母，兄妹四人……」

方和玉睨着他道：「上有父母，中有兄妹，下呢？」

飛鴻搖頭笑道：「你眞會開玩笑了，我如今尙無妻室，自然沒有子女了，兄弟，你呢？」

方和玉臉一凝，冷冷的道：「我不是說了麼，你不要問我，我無可奉告。」

說罷，他那雙眉毛，却又輕輕的皺起來，這幾天郭飛鴻就爲了想進一步瞭解他，不知碰了多少次釘子了，飛鴻喜歡他的文雅和沉默，喜歡他那股子讀書人的彆扭勁兒。

聞言後郭飛鴻不禁一笑道：「你只管問我，總不許我問你，這是什麼道理？」

方和玉冷冷的一哂，道：「沒有什麼道理。」

他說這句話時，一雙眸子裏，却閃射出看來是有情的光芒，他轉身走了幾步，頓了頓，又說道：「大哥，你已決定要走了？」

郭飛鴻點了點頭，說道：「你的病好了，我就放心了，也該辦一辦我自己的事了。」

方和玉冷冷的道：「去九華山見雲先生。」

飛鴻又點了點頭，道：「不錯。」

方和玉轉過身來，嘆了一聲道：「我不是告訴過你，東西丟了就算，那雲思佳一定不會怪你的。」

郭飛鴻道：「兄弟，你到底年紀輕，把事情看得太簡單，試想那位雲老前輩，一旦發現失落這些東西，該是如何的着急，這件事，我又怎能推卸責任，我……」

劍眉微微皺了皺，搖頭又道：「我眞是太大意了。」

方和玉在他說話之時，一直留意看着他，聽完，輕嘆了一聲，道：「我只是有些不願就此……與你分手……」

他很吃力的說出這幾個字，面色又紅了。

飛鴻不由一笑，走上去握住了他一隻手，道：「兄弟，你有這番心意，我就沒有白交你。」

方和玉似沒有料到飛鴻會有如此親熱動作，面色勃時一變，他用力的把被郭飛鴻握住的手抽了出來。

郭飛鴻不由又微微一笑，這十天來，對于這位小兄弟的怪異脾氣，他已見怪不怪，並不介意，在他感覺裏，對方實在是太嫩了，無論模樣兒，性情，簡直就像個女孩子，這種人，閉戶讀書，固無不可，要是和自己一樣的走動江湖，那可就不行了。有此感覺，郭飛鴻就想勸他幾句，但却一時的無從說起，而且對方性情如此，又豈是可以改變得了的？飛鴻是一個相當豪爽實幹的人，方和玉已然病體已然復元，自是不願多留，他嘆息了一聲道：「雲姑娘回來，請代我向她致歉，也許雲老前輩會親自來探望她的……」

向方和玉點頭一笑，道：「兄弟，我走了，你要保重身體……」

說罷，他由腰側取出了一把尺許長短的七首，遞給方和玉，微笑道：「這口短劍，配合我這口長劍，乃是雌雄一對，你我雖爲初識，但有此十日相處，已勝似親生兄弟。」遞過短劍，又道：「見物思人。兄弟今後只要看見了這口劍，也就會記起曾經有過我這麼一個朋友，愚兄我是切盼的。」

方和玉面色一白，慢慢的接在手。

那是一口青色鯊魚皮劍鞘，珊瑚把柄的短劍，形式古雅，方和玉春葱也似的一雙玉手抱劍，輕輕按動柄上啞簧。把它抽了出來，在襲人的冷氣裏，他不由讚了一聲「好劍……」

旋即抬頭望着飛鴻道：「我必定好好保存，永不離身，禮尙往來，我也得送大哥一件東西才行，不過比起大哥這件禮物，我的未免太寒酸了。」說罷，就見他自袖內摸出了一塊墨玉硯台，低頭細看了看道：「此硯乃我十年來未曾離身之物，滴水成墨，最能潤毫，亦可解人煩思，就回贈大哥留作紀念吧！」

飛鴻接過看了看，一驚道：「兄弟，這禮物太重了，我實不敢……」

方和玉一笑道：「大哥不收，就是瞧不起，我生平不慣爲人送行，大哥請自去吧。」

說罷，倏地轉身入室，院中吹來一陣山風，捲起了一些灰沙，飛鴻不禁感到一些離別的悵悵。

他忽然覺得自己太孤獨得像是一隻沙漠裏的駱駝，而方和玉，這位不爲世俗所染的少年，正和自己同樣的具有一種孤獨的性情，這種性情似乎是永遠不會向現實低頭，像是一塊礁石，突立于急流駭浪之間。

那麼，這份友誼，怎不令人感到珍惜可貴。

十天以來，兩個陌生者驀然中相遇，像是浮萍，而今又離別的那麼驟然，有如風散，萍聚風散，世事本來如此，郭飛鴻就如此的離開了。

×　×　×

走長岳，經黃鶴，踏入皖境，又渡長江至池洲，來到了皖南名峯—九華山，郭飛鴻這一路，好不辛苦。

但因爲急着會那位奇人異老，雲老先生，恨不能脇生雙翼，立時見到了他，然後，把所經歷的一切，向他陳訴，求他對自己諒解。

飛鴻內心充滿着惶恐和愧疚，因爲像雲先生這種奇人異士，個性最難捉摸，要是自己實話實說，對方可能會一笑置之，也可能會爲此與自己立時翻臉。

他在八月十五中秋夜，早早的登上了九華絕峯，但覺天風冷冷，低頭俯視大地，眞有「登上九華而小池洲」之感。

九華天下秀，蒼松奇石，烟雲繚繞，一入前人詞章，盡成九華風光。

郭飛鴻選了一處可資藏身的怪石，掩身石後，現在，他可以一覽峯頭而無遺，他抬頭看了看天上的那輪皓月，那麼靜靜的掛着，山風陣陣，蟲聲唧唧，夜已深，他不禁暗忖道：「他們別是不來了吧。」

想到這裏，心中頓時狐疑了起來。勉强的又等了一個更次，明月已上中天，夜涼如水，仍不見有人出現，郭飛鴻頓時感到有些不耐了。

正當他狐疑莫解的當兒，忽然，他發

現山道上亮起了一盞明燈，遠遠似有人向峯上走來。

郭飛鴻猛地心中一驚，那盞明燈不過是那麼驚鴻一閃，也就在郭飛鴻眨眼之間，已來到了峯上。

這時，飛鴻已能淸楚的看淸來人的模樣。

在一盞大紅紙燈籠的紅光照射下，他看出上來的是兩個人，其中之一，正是他熟悉的金婆婆，另外那個人，却是一個瘦削的老者。

這老者身高約在七尺左右，瘦削的一張臉頷下，飄着一綹山羊鬍鬚，滿頭白髮，看來眞像是霜雪一樣的白，老者把它結成一條粗如兒臂的短短髮辮，垂掛在頸後，在辮梢上還結着一枚閃閃發光的金環。

使飛鴻感到驚異的是，此老週身上下閃耀着一片炫眼的金色霧光，敢情他身上那襲長衫之上，也綴滿了閃閃發光的金片，在紅色燈光映照之下，燦爛奪目，好不氣派驚人！

那位金婆婆，看來也似比前風采得多了。

記得月前初見她時，她一臉病容，可是如今，像是已經完全痊癒了。

她穿着一身大紅的襖褲，只是在上衣前後，各綴有一塊金色團花，燈光之下，也閃閃有光。

這兩位的驀然來臨，頓然使得郭飛鴻緊張了起來，他猜想，那個瘦削老者必是所謂的長春島主段老頭兒了。

只見這老者上得峯後，冷冷一笑道：「看樣子，我們來早了！」

金婆婆幌了一下手上的燈籠，滿臉不悅，冷笑道：「客人等主人，未免有失恭敬！」

說着，這婆子右手一抖，掌中的紅紙燈籠，就像箭似的飛了出去，只聽見「篤！」一聲，燈籠的提桿兒，竟自突突地插入石內半尺有餘。

那盞燈籠經此一震，倏地蕩了起來，像是正月裏玩的彩球也似的，左擺右幌不已，儘管如此，那燭光兀自未熄，金婆婆右手向外徐徐一推，搖幌立止，石後的郭飛鴻，止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心忖道：「好厲害的乾元如意眞力，這婆子一身功力已是如此，那位長春島主，自必更加可觀了。」

此時月正當中，如銀的冷輝之下，九華山，一草一木都淸楚可見。

長春島主段老頭兒，抬頭看了看天上的星月，他那張瘦削的臉，彷佛是紙糊的一般，深邃的一雙眸子，無力的睜着，其下是正直的一條鼻樑，在他左頰上，却現出一道深深的疤痕，在月光之下泛着暗紅的顏色。

這老頭兒看了一下天時之後，微微一笑道：「離子時尚還有一些時候，閑着也是閑着，老伴兒，把妳帶來的月餅拿出兩個來，我們也吃吃！」

金婆婆嘆息一聲，道：「大敵當前，你竟然還會有此雅興？」

老者呵呵一笑道：「我段南溪生就如此個性，今朝有酒今朝醉……」

向四下羣峯環指一下，接道：「九華天下秀，我們遠涉千里，來到這裏，明月當頭，怎能不賞？」

說罷，仰天發出了一陣狂笑，整個山峯，在他笑聲裏，都似乎震動了。

郭飛鴻心中不由暗暗讚佩此老的豪邁勁兒，段南溪笑聲一歛，忽地抖手打出了一片綢巾，四平八穩的落在了地上，他笑道：「來，來，來，坐下！」

話落，人已經盤膝，就綢巾上坐了下來。

這時天風更烈，呼呼地，把二人身上肥大的衣衫揚起來，月光下眞有「飄飄羽化」之感！

金婆婆見丈夫如此，也不願掃了他的興頭，遂也坐了下來，她由身後解下了一個包裹，打開來，其中是一些散碎銀子。另外還有一盒月餅。

郭飛鴻倒是未曾想到，這二人竟然眞的有此雅興，眞的吃起月餅來了。

就聽得那段南溪道：「等一會那雲老兒來了，由我一人應付，我們是多少年的老交情了，故人把唔，眞乃大快事也！」

金婆婆鼻中哼了一聲道：「島主，你大意不得，姓雲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如果沒有十分把握，也不會有此九華山之約了！」

段南溪大口嚥下了月餅，冷冷道：「這麼說，我們是輸定了！」

金婆婆搖了搖頭道：「我們不能輸，也輸不起！」

當空一聲長唳，正有一隻白鶴飛掠而過，段南溪右掌疾招，那白鶴就空打了個轉兒！

遂見段南溪又冷冷一笑，道：「下去吧！」

緊跟着五指一抓一放，那白鶴「叭」一聲，雙翅盡折，白羽飄散了滿空，直向着峯下墜落而去。

段老頭呵呵一笑，道：「我這『分雲爪』比起他那一手『凌空裂帛』如何？」

金婆婆慘笑道：「南溪，你不可大意，要知道這雲老兒是找來的！」

她還要說下去，段南溪却一聲冷哼道：「不要再多說了！」

忽然偏頭看了一下，冷然笑道：「如是我老眼不花，姓雲的來了！」

此言一出，金婆婆不由霍地站起來，道：「在那裏？」

段南溪伸手指了一下，道：「那不是麼？」

他接着神色微微變了一下，冷冷的道：「何必如此故弄玄虛！」

循着他手指方向看去，郭飛鴻果見空中直直的飄來一物，像是束簡紙片之類。

郭飛鴻尚未看淸這到底是一件什麼玩藝兒，就見坐在地上的段南溪右手平平的一抄，已把飛來之物接在手中。

金婆婆忙就近一着，只見是一張大紅帖子，其上寫着：

「雲舒眉拜！」四個大字。

金婆婆霍然色變道：「他來了！」

段南溪一抬頭，狂笑道：「愚夫婦候駕多時，雲朋友，你來遲了！」

說着原地不動，只把袍袖一展，那張大紅拜帖便箭也似的射了出去。

就在這時，但只見眼前人影閃動，一人踏空而至。

天風嗖嗖，飄拂着這人那襲雪白的長衣，現身，落地，伸手，接帖，雖是四個不同的動作，可是這人却施展得如此輕快，有如是一個式子。

他那雪也似的一雙白手，輕輕的托着帖子，落地時，就像浮空而來的一個鬼影子。

除了那位長春島主段南溪此外，就連金婆婆那等高的武功造詣，竟也未能看淸，這個人是怎麼來的，是由那裏來的？

白衣人站定之後，莞爾一笑道：「漢水一別，匆匆三十春秋，老朋友別來無恙否？」

說話時，白衣人那張蒼白的臉，看來更慘白了，他那深深陷入的兩道皺紋，也像拉長了許多。

他雖激動得聲調微抖，可是他依然保持着豪士的風度，不忘在甫一見面時，先同故友寒暄問候。

郭飛鴻在石後暗暗吃驚，這位雲先生神色的異樣，給他緊張的心弦，帶來了重重的負荷。

記得月前在長江初見此老時，此老白衣白帽，是何等一個幽閑情態！

今夜，此老，雖依然舊時衣着，但他那儒雅的面上，却顯得那樣嚴肅，像是罩上了一層秋霜。

另外郭飛鴻發覺到，在雲先生前胸正中處，用銀色的鍊子，垂繫着一柄不足二尺的短劍。

這口劍，呈月牙形，整個劍鞘，劍柄，全是銀色，一片銀色光華，映着星月，令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冷，直似那劍鞘兒關不住森森的劍芒，一絲絲的侵入人心，由此也可以推想到，那是一口多麼鋒利的神器了。

坐在地上的段南溪此時呵呵一笑，輕拂着他那一雙大袖子，慢條斯理的站了起來。

他用那雙無力的眸子，打量着雲先生，頷首冷然道：「不錯，三十年沒有見了，老哥，你看來仍然是那麼年輕，足見修爲與日俱深，駐顏有術，而我，哈哈，老多了！」

郭飛鴻吃了一驚，因爲就外貌上看，雲先生不過四旬左右，實在無法與段老頭相比。

而這位段老頭，竟然口稱他爲「老哥」，委實令人想不通！

雲先生這時森森的一笑，瞳子裏灼灼放光，道：「這三十年來，南溪兄，我找得你好苦！」

段南溪沉聲笑道：「你到底已經找到了我！」

說到這裏，這位長春島主，人稱「金指」段南溪的老人，又呵呵發出了一陣乾笑。

接着他面上浮上了一層憤怒，笑聲一歛，勃然變色道：「長江道上，老兄你那一手可眞够狠絲毫沒有給兄弟我留一點餘地，爲此，我老頭子要來謝謝你！」

雲先生淸癯的面頰上，帶出了一絲深沉的笑容，他點了點頭道：「這正是報答你三十年前一指之恩！」

說罷，這位全身雪白的雲先生，抬頭看了一下天，以切齒的聲音，繼續說下去，道：「南溪兄，我希望你今夜索性成全了我，這是我懇切邀請二位來此一會的原因！」

金指段南溪一聲狂笑道：「雲舒眉，你找我，在我意料之中，段某千里而來，這顆頭顱也沒準備再帶着回去，老朋友見面，明月當頭，我們還是不要浪費這大好的時光，速速作一個決斷的好！」

雲先生鼻中哼了一聲，道：「閣下言重了！」

這時一邊的金婆婆，見情已知道，這兩個人將要白刃相向，禁不住一陣胆戰，當時望着雲先生，嘆息了一聲，搖頭道：「雲大俠，我老婆子雖不明白當年你們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俗謂寃家宜解不宜結，雲大俠，如果你能過往不究，何妨……」

才說到此，金指段南溪便厲哼了一聲，道：「妳不必再多說了！」

旋又冷笑了一聲，目視雲舒眉，道：「老哥，你劃下道兒來吧，天時可是不早了！」

雲舒眉點頭道：「很好，南溪兄，我很敬佩你這種爽朗作風，只是——」頓了頓，微微一笑道：「只是今日的雲舒眉，却是大異於當年了！」

他那雙含蓄的眸子，在說這幾句話時，彷彿睜大了一倍。接着森森一笑，目視着段南溪，又道：「南溪兄，你身後所揹何物？何不亮出一觀？」

殷南溪右手向後一探，已自背後摘下了一個長條圓柱型的東西，只見他信手一揮，「呼！」一聲，那東西便自展了開來，竟是一面金色閃閃的旗子。

那是一面三角型正中繡有一枝核桃大小的金鐶，金鐶正中有一個「令」字的金色怪旗。

雲先生看到此旗，呵呵一笑道：「如果雲某眼不花，這正是足下馳名四海的『如意旗令』了，幸會，幸會！」

殷南溪一展手中旗兒，呵呵狂笑道：「不錯，這也正是我段南溪的兵刃，雲老哥，段南溪候教了！」

雲舒眉皺眉冷臉道：「正要領教！」

說着，他那雙奇白的手，微微抬起，緊緊握在胸前銀色短劍之上。

隨即他足下向後一點，飄然蕩出數尺以外，緊跟着右手向外一撤，「錚！」地一聲脆响，當空像是閃出了道寒電！

在一陣龍吟聲中，雲先生手中已多了一口奇光刺目，狀如牙形狀的月型短劍。

段南溪不由面色一變，嘿嘿笑道：「好劍！」

手上三角怪旗，呼地捲出去，同時一聲叱道：「老婆子，你閃開！」

金婆婆雙手向左右一分，如同怪鳥也似的竄了起來，身形向下一落，已置身在一塊突出的石筍之上。

段南溪旗角巨風，把峯頭上一塊巨石，隔空捲起，發出了一陣轟轟巨聲，直向山下滾去。

這老兒展旗，進身，收旗，如同旋風一般，待到金旗一收，他那偉岸的身子，恰似生在崖邊的一棵巨杉，一任天風捲過，他身子却是絲毫不動。

雲先生短劍向天一指，豪氣干雲的朗笑了一聲道：「段南溪，今夜如不能敗你

於我這口『殘月劍』下，雲某就從此不再出來現眼了！」

金指段南溪怒叱了一聲：「好！」

身子霍然騰空而起，翻身疾撲，三角怪旗閃電一展，「呼！」一聲，由上而下，直向雲舒眉正前方捲了過來。

雲先生殘月劍側斜着向上一舉，段南溪忽地跟蹌後退了一步。

他面色一變，第二次一展手中旗，那三角型金色的旗面，搭在了手臂上，陡地一聲勁叱，足尖一點，如同是一片彩雲也似的，又撲到了雲舒眉身邊。

這一次他左掌剛現，雲先生屹立的身子，竟向左一搖，段南溪一聲怪笑，如意金旗跟着「呼！」地揮出。

這桿怪旗在他這一揮之下，同時包含了「點」「挑」「捲」「打」「崩」，五個字缺！

武林中能以一樣兵刄，在同時之間使出雙招的，巳不多見，段南溪這一旗五打，眞正令人心驚，堪稱獨絕武林。

更妙的是，他左手巳逼住了雲先生的後退之路。

金旗上五招字訣威力，分別發揮在桿尖的「點」「挑」，旗面的「捲」，旗桿的「打」，和旗邊的「崩」！

三角形怪旗，閃爍出一片耀目的金光，這五字訣，無不用到奇絕陰狠的骨節眼裏。

他這一手「金旗五打」，乃是近年新創招式，從未使用過的厲害秘學。

老實說，這一招，段南溪勢在必勝，雲先生萬無敵擋之理，只有設法後退，而這一點，段南溪也早巳考慮到了，如果這時雲舒眉身子騰起來，那麼其後果，將是墜落千丈深淵！

金指段南溪如意金旗甫一攻出，他左掌同時挾着排山倒海的劈空掌力，吐氣開聲，平胸推出。

峯頭上吃他這裏巨力，捲起了一天沙石，他整個的人，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魔影，連同着金旗和掌勢，構成了一團滾動的暴風。

武林中，從未見過如此駭人的怪招威勢。

× × ×

在凜烈天風裏，這位長春島主施展出這麼厲害的招式，顯而易見的，他是欲置對方大敵於死地！

他雙目如怒鷹也似的睜得滾圓滾圓，頭上的那根短髮辮，整個的直立了起來。

在他沒有出手之前，任何人也不會想到這麼一個老朽的人物，竟然會有如此厲害可怕。

這時他那裏像是一個人，簡直像是一頭獅子，老虎，那伸出的左掌，也像是低飛獵兎的一隻魔爪。

段南溪這招「一旗五打」，與隨附的掌勢，甫一發出之後，就連一邊佇立作壁上觀的金婆婆，也禁不住怪笑了一聲道：「好招！」

石後的郭飛鴻更嚇出了一身冷汗，不由自主驀地站了起來。

但只見金白兩個影子，就空一合，暴起了「嗆啷！」的一聲脆响，殘月劍像是摔碎了一天的銀子也似的，泛出了萬點銀星……

那是多麼動人心魄的一擊，清脆，嘹亮……

劍上的龍吟之聲，有如是沙漠裏的一串駝鈴，唏唏哩哩的，震人耳膜，撼人心魄……

金白二影一擊之下，都佇立着不再動了。

雲先生右手抱劍而立，清癯的面頰上不過是多了兩道深刻的冷笑皺紋。

長春島主段南溪楞了楞，忽地狂笑了一聲，聲動天地，道：「好招法……段某生平僅見，段某今夜……」

這狂笑聲，傳遍了整個峯頂，似乎整個的九華山峯都為之動搖了。

接着，他徐徐的轉正身子，你也許巳經注意到他身上不再是金光閃爍了，那為數百十的閃爍金片，隨着夜風一片片的飄出去，就像是空中的星光一般。

至於，白衣的雲先生，究竟是施展了一手什麼樣子的劍法，竟能如此挫折戲耍了段南溪，場外的兩個人，是一點點也沒有看出來。

月光映着段南溪那張長臉，他微微搖幌着身子，雙手沉重地揮動着那桿稱雄武林數十年之久的「如意金旗令」，這一刹那，他感到了悲哀！

雲先生右臂輕起，冷如寒冰的道了聲：「雲某承讓了！」

他說完這句話，「鏘！」一聲，短劍插回鞘內。

那一邊觀戰的金婆婆，一聲怒叱，自石筍上拔身而起，直向着雲舒眉，疾撲了過來。

雲先生森森一笑道：「婆婆作甚？」

他只把右手五指箕開，在面前一遮，金婆婆便來勢如電，去勢如風地倒折了回去，却是足下自亂，跟蹌後退了五六步始拿樁站定。

她身子抖戰了一下，道：「你……」

雲先生以比冰還冷的聲音，道：「金旗令今後江湖除名，長春島半年之內解散，島上不得駐留一人，些許小事，島主當不致為難吧！」

段南溪哈哈一笑，只見他右手一擲，石筍上火星一閃，那桿「如意金旗令」，巳齊柄陷入石內。

他回過身來，向着雲舒眉一陣苦笑，道：「多謝尊駕劍下留情，一切遵命，再見！」

說着雙袖一揮一收，就像一頭凌空束翅的大鶴也似的，向峯下直落而去。

他是背貼着壁峯直落下去，中途只利用足踵，手指的力量，在石壁之上略略沾點，看起來眞比箭矢還快。

金婆婆這時望着雲先生，點了點頭，她並沒說幾句後會之言，只是對方那驚人的武功太高太玄了，高玄得令她連一句大話都不敢說。

她只點了點頭，苦笑道：「承教，老婆子告辭了！」

一轉身，隨着段南溪之後，也向峯下落去。

九華山巔，萍聚風散，又回復了原有的寧靜。

雲先生向遠天癡望了一刻，突然徐轉

過身來，冷笑了一聲，道：「你可以出來了，戲巳經完了！」

郭飛鴻不由暗吃了一驚，心中却存着一些懷疑，一時出來不好，不出來也不好，大感為難。

雲先生雙鼻中微微哼了一聲，只見他身形一閃，巳到了郭飛鴻身前，冷然道：「郭飛鴻，你還不出來麼？」

郭飛鴻只得站起身來，垂首窘然道：「老前輩請恕失禮……我……」

雲先生目光烱烱，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大概是送我遺失的東西來的，可是？」

飛鴻抬頭看了他一眼，只覺得雲先生那張長白的面頰之上，沒有一絲笑容，他那襲雪白的長衣，為風吹得獵獵作响，他那麼逼視着郭飛鴻，令飛鴻感到不寒而心慄！

郭飛鴻只有頻頻苦笑，他不知怎麼啓齒才好！

雲先生忽地雙眉一挑，雙手同時向前一伸，巳沉實地按在了飛鴻雙肩上。

只見他身子一陣顫抖，道：「說！你莫非把我那包東西遺失了？」

飛鴻咬了一下牙吶吶道：「老前輩請暫息雷霆，容我細稟！」

雲先生雙眸微微閉了閉，遂即鬆開了雙手，後退了一步，道：「你慢慢說！」

飛鴻忍不住嘆息了一聲，苦笑道：「老前輩猜得不錯，我，我……把那珠囊遺失了！」

雲先生目光一亮，身子不禁瑟然抖了一下。

郭飛鴻生恐他發作，忙接道：「此中情形，一言難盡，請容我一一稟告，你老人家也就明白了！」

雲先生忽地長嘆了一聲，道：「這都怪我一時大意，贈衣時我忘了取出那包東西，却也怪不得你！你告訴我，此物怎麼遺失，為何人取走就是！」

飛鴻苦笑了笑道：「這正是我千里來此找你老人家的原因！」接着，長嘆了一聲，遂把月來一段經過，由頭到尾的詳說出來。

雲先生中途一言不發，僅在飛鴻說到長沙訪雲思佳不獲，巧遇方和玉時，面上微微現出了一絲異容。

郭飛鴻前後足足說了一盞茶的時間，才說完一切，雲先生聽後，冷冷一笑，目視着郭飛鴻，徐徐的道：「小夥子，你受騙了！」

郭飛鴻吃了一驚，道：「老前輩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位外貌如同是個老儒的風塵異人雲先生，冷森森的一笑，道：「你說的那位方和玉，他是個什麼長相？」

飛鴻想了想道：「二十左右的年紀，很斯文！」

雲先生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我可以告訴你，雲思佳並沒有一個姓方的表哥，你上當了！」

仰面哈哈一笑，笑聲一歛，遂又接道：「那姓方的不是別人，正是『冷劍』雲思佳，小夥子！你空負了一身武功，却是男女不辨，豈不好笑？」

飛鴻不由面色一變，道：「噢，……這……不可能吧！」

雲先生冷笑道：「這位雲姑娘個性我最瞭解，平素最是自負，很少有人能與她談上三句話，却想不到竟會對你如此優容，眞正令人不解了！」

說着，他那雙光采灼灼的眸子，盯在飛鴻面上轉個不停，郭飛鴻不由甚窘的低下了頭。

可是他却又情不自禁的紅着臉道：「老前輩，你說的可是眞的？……那方和玉豈能會是……雲姑娘？」

雲先生鼻中哼了一聲道：「信不信由你！」

郭飛鴻只覺得脊椎間一陣發癢，直出冷汗。

雲老的話，忽然啓發了他原有的一些狐疑，再由那位方和玉一言一動細細想來，一切都明白了。

他止不住一頓足，道：「糟了！」

雲先生那張原本嚴肅的面頰上，這時忽地帶出了一些慈愛的笑容。「小夥子，這不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麼？莫非那位姑娘還配不上你？」

飛鴻冷汗涔涔道：「老前輩，你怎麼這麼說了……我只是慚愧，唉，眞是丟臉透了！」

說時連連搖頭苦笑不巳，他想到那十天之中，與方和玉朝夕相處的情形，雖說並沒有什麼越矩的行為，但是病榻深談，却也未免過於親近！

想到這裏，郭飛鴻只覺得兩頰火熱，頓時就怔住了！

雲先生含笑道：「你在想什麼？」

飛鴻恨聲道：「我要到長沙去，問一問這位姑娘何故戲耍與我，再者……」

突然他後退了一步，似乎猛然想起什麼，口中「哦——」了一聲，吶吶道：「這就對了，你老人家的東西，必定是她拿去了！」

至此，他更記起了那客棧樓牆壁上的留字，「不必庸人自擾，東西我巳拿去！」這事情如今就像鏡子一樣的明亮，除了低頭嘆息，自認愚蠢以外，簡直無話可說——一時深深遺憾不巳！

雲先生見狀，忍不住又笑了，他點頭道：「你不必再跑這一趟了，她不會在那裏，早走了！」

飛鴻苦笑道：「如非是你老人家指點，我還幪在鼓裏！這麼說，前輩的東西，確是那位姑娘自己取去了，如此你老人家倒可不必再担心了！」

雲先生頷首，微微笑道：「你一說，我就巳猜出，是她取去，根本不會担這無謂的心！」

說罷，他又情不自禁的向着飛鴻望了望，道：「你不是說，曾贈送她一口短劍麼？」

飛鴻吶吶道：「我當時不知他就是雲姑娘喬裝改扮！」

雲老目光注定着他，道：「這就不必再說了，我只問她可曾送你什麼？」

郭飛鴻一怔道：「這……」

他乃是一個正直人，生平不擅說謊，雲先生如此問。好不令他為難，略一遲猶，也就照實直說，吶吶道：「有的，她送了我一塊古硯！」

雲先生伸出手，道：「拿給我看看可好？」

飛鴻只得把那方墨玉古硯取出送上，雲先生接過細看了看，點頭喃喃道：「這就不錯了！」

飛鴻惶恐道：「此硯太以名貴，老前輩如認爲不妥，請收回便了！」

雲先生一笑道：「豈有此理，她既然送你，自應歸你，我何能擅自收回？你好好保存着吧！」

飛鴻接回古硯，徐徐收入懷內，雲先生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你也許已經知道，雲思佳乃是我的女兒，也是我如今僅有的一個親人！」

雲先生說這幾句話時，身子微微有些戰抖，——颼颼的風，把他那一襲雪白的長衣吹得飄動不已。

可是，佇立着的身子，就像是一棵筆直的松樹一般。

冷笑一聲，他繼續道：「他雖然是女兒之身，但生性要强好勝，狂傲，這個天底下，除了她母親，她不服任何人……」

郭飛鴻驚奇的望着他，道：「她的武功一定很高吧？」

雲先生森沉的笑着，突然一掌直向着飛鴻肩上拍來，郭飛鴻心裏一驚，忙自一個側轉，身法極快，可是當他身子尚未轉過一半，雲先生的那隻手已實實在在的落在了他肩頭上！

郭飛鴻方自覺出肩上一痛，對方雲先生却已似一片雪球般的飄了出去，一沾即退，快似飄風——

郭飛鴻呆了一下，道：「你老人家這是……？」

雲先生搖搖頭，說道：「不行，還差的遠！」

「差的遠？」

「不錯！」雲先生輕輕哼了一聲道：「我是說比起我女兒來還差的遠！」

郭飛鴻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臉上一紅，望着他苦笑了笑，一時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一個男子漢要是被個姑娘人家比了過去，豈不丟人？」雲先生微笑的望着他：「你以爲如何？」

郭飛鴻心裏一動，那能不明白他的意思？分明他是在指自己不是他女兒雲思佳的對手——

飛鴻原是生性要强之人，被對方當面一激，大大的覺出臉上掛不住——只是一時却不知用什麼話來對答，只管張口的瞪着對方！

雲先生冷冷的一笑，緩緩向前走了幾步。

——面前有一棵巨松，他一隻手撐在松幹上，瘦削的臉上，這一刹刻劃出深切的沉痛——

「你既知雲思佳是我的女兒——當然應該想到，她那一身常人不及的武功，也是我所傳授的！」

郭飛鴻點點頭，吶吶道：「這一點弟子可以想知！」

「你還有想不到的！」雲先生冷笑一聲，又道：「我女兒天質敏悟，又勤於練功，是以雖然僅僅隨我三年，已造就出一身常人萬萬不及的傑出武功，但是……」

微微頓了一下，他才接下去道：「——她吃虧在爲人自大，任性，目無餘子！因爲這樣，無形中她的武學成就，在達到了一定的界限之後，就甚難百尺竿頭再上一層了！坦白說，這一點，我對她很是失望！」

郭飛鴻苦笑一下，心裏不大明白，對方何以要對自己說這些，有何用意？

「這些年來，我實在希望能夠多灌輸她一定武學之外的道理！」雲先生皺着雙眉：「這些道理實在比練武更重要，但是——唉！」

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他那雙眸子却又落在了郭飛鴻臉上：「也許這些希望，你能代我完成也未可知！」

郭飛鴻一怔道：「我？」

「不錯！」雲先生又嘆了一聲，目神裏顯示一種慈愛：「非但如此，也許你更是能夠緩和我們父女之間感情的唯一的一座橋——你絕不會想到，我對我女兒的關懷有多麼深！」

郭飛鴻悵悵的望着他，一刹間心緒紊亂——

「莫非他們父女之間，竟會存有什麼過節？——解不開的過節？」

心裏一動，只是這些話却不便隨意出口，話到唇邊，他遂即又吞向肚裏。

雲先生那雙眼睛裏，交熾着深切的期望——

「這多少年以來，我無時無刻不在物色着這樣一個人——一個既能繼承我武學，又能達成我理想心願的人！」

——雲先生的眼睛自然而然的落在郭飛鴻的身上，又道：「現在我終於找到了這個人！」

「你是說……」郭飛鴻甚爲激動的道：「是……我？」

「不錯，就是你！」雲先生臉上現出了微笑：「我選中了你，你可願入我門下，拜我爲師？」

郭飛鴻焉有不願之理？

只是這一切來得過於突然，況乎其中更有費人神思的其它因素，這些却是他一時難能認定！

雲先生道：「你不願意？」

「不——我只是要仔細想想！」

說了這句話，他遂即垂下頭來。

片刻之後，雲先生渴望的道：「你可盤算好了？」

郭飛鴻點點頭道：「我想過了！」

苦笑了一下，他接道：「我甚願從您爲師，參習上乘武學奧秘，除此之外，我亦願盡力而爲，只是却不便對您作任何承諾！」

「這就足夠了！」雲先生很高興的指着眼前一片雲海：「這片雲海也不曾對我作過任何承諾，但是我們之間却有深厚的情誼與默契！」

一陣風過，雲海即形成了劇烈的波蕩，層層起伏，有如萬馬奔騰——令人很自然的想到了「白雲蒼狗」這句話！

——郭飛鴻刹息間的決定，不啻爲他的未來，預展了新的里程，至於與「雲思佳」的一段兒女之私，却有待未來的發展而加以證實了——即請賜閱「艷俠故事之二」——「大地鳴雷」！

（本節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一

朱羽・文
盧令・圖

疾如風（完）

孫子兵法——

疾如風、徐如林、烈如火、靜如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新喬遭受到牛角二兄弟，關洛雙雄及楊飛等一共十六名大漢的包圍，楊飛說賣給他一項消息，關洛雙雄要向他討回失踪的一名兄弟，牛角二兄弟則硬說高新喬在牛角鎭做了案，要分紅，三組人全來勢洶洶，高新喬緊記師兄劉君武訓誨，凡事強忍，他佯允牛角二兄弟，願出百兩黃金，要他們趕走楊飛和關洛雙雄，待他們走後，高新喬改變主意，立發拳脚攻擊牛角二兄弟，他們挨揍，並不還手，老大牛飛彪只冷冷地說，要狠不是在拳頭上，從此刻起他們跟定了，要跟得高新喬一步也動彈不得——

貪財鬩牆鬥

高新喬不想再跟他們囉嗦，冷冷地說道：「我現在要回房去睡覺，別讓我再瞧見你們，只要你們胆敢跟我照面，我就揍人？」

說完之後，他就離開了店堂，回到了他的房間。

牛角兄弟是否眞的跟定了高新喬，他不得而知。回到房裏就躺上了床，除了那惱人的風聲之外，倒沒有別的騷擾。他很希望窻外再响起那熟悉的聲音，他睜眼等待着，可是，風聲却也催眠作用，他終於睡着了。

高新喬突然醒來，這裏「突然」兩個字，是表示他在一瞬間恢復清醒，沒有經過那種矇矇矓矓睡意漸消的過程。是有什麼响動驚醒了他嗎？

高新喬也這麼想，他保持着原來的睡姿動也不動地凝神傾聽，但他什麼都沒聽到，連風聲都停止了。

他明白，風聲停止是表示天將破曉，在此地，只有天亮前那一刻風勢才會稍稍減弱，他曾經打聽過。

設阱釣金鰲

靜，靜得出奇，好像整個牛角鎭只剩下他一個人。

高新喬離開床榻，開了門，走道雖黑，他却看得很清楚，沒人，他眞弄不明白牛角兄弟是怎麼「跟」法的。

灶房裏也沒人，連灶裏的餘燼都消失了。

牛角兄弟呢？他們就這樣離去了嗎？難道他們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破？白白地挨了一拳，一脚？

當高新喬一脚跨進前面店堂時，他却嚇了一跳，換了任何人都會嚇一跳，除非那是個木頭人。

店堂中不但有人，而且還有十多個。

十多個人坐在這兒竟然絲毫無聲息，怎不令人吃驚？

十幾個大漢分坐在三副座頭上，每一張桌子上有一壺茶，那些漢子有的伏在桌上打盹，有的以手托頭，背後有柱子，有板壁可依靠的，索性就靠着睡了起來。

這羣人，是既骯髒，又疲倦。

在另一副座位上却單獨坐了一個精神

抖擻的老者，花白頭髮，雙目烱烱，年紀約莫在六十左右。

這莫非就是名揚江湖的旋風鐵騎常春蔭？

高新喬不知該進該退。事實上已不容他選擇，那個老者冲着他一點頭，抬手向他對面的空位子擧了一擧。

請這裏坐，很客氣，却也有一點兒命令味道。

高新喬不知道是否該接受這個邀請，如果那老者是旋風鐵騎，就不容他拒絕，他緩緩地走過去，坐下。

那十幾個大漢仍在盡情休憩。

「睡得還好嗎？」老者的語氣，很溫和。

他們這夥人靜悄悄地坐在這兒，就是怕驚吵了高新喬的好夢嗎？果如此，高新喬就太受他們尊重啦。

高新喬點點頭，毫無意義地點頭

老者道：「我姓毛，草字運祥，福全號的總櫃。」

「久仰！」高新喬的聲音不够嘹亮，也許他認爲這兩個字應該冲着旋風鐵騎說起來才够味兒。

「老弟的名字叫做高新喬，對嗎？」

「是的。」

「高老弟還有個師兄，叫劉君武，對嗎？」

「是的。」

「他人在那兒？」

「死了。」

「聽口氣，你老弟好像已經聽說鐵棗嶺的刦案了。」

「已經有無數人在我面前提過這碼事了！」

毛運祥道：「哦，你老弟認定令師兄已經死了。」

「是的。」

「可是沒見屍首，最好還是不要太認定。」

「此地風大，也許將屍首刮跑了。」

「你老弟眞會說笑。」毛運祥日光中，閃過一絲惱色，但，他沒有將怒火發作出來。「大風刮走了劉君武的屍首，也刮走了那批價值連城的珠寶嗎？你老弟說說看。」

「珠寶？」

「沒聽說過？」

高新喬道：「也許我聽說過，大概是我沒在意。」

「那批珠寶值不少錢，福全號有干係，如果追不回來，福全號就要吃賠賬，三年，五載都可能翻不過身來。」

高新喬道：「作買賣有賺有賠，這可不能計較。」

「話是不錯，這帮朋友不是跟福全號過不去，是存心跟我這個總掌櫃毛運祥過不去，這些都不必提啦，我頂着尖風，冒着風砂，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呀？」

「那當然是想將那批珠寶找回來。」

「錯了。」

「哦？」高新喬開始少說話了。因爲已經發現這位總掌櫃並不是什麼好纏鬥的人物，最好三緘其口。

毛運祥道：「我不是想找回來，而是想買回來。」

「難道這山區小鎭還盛產珠寶嗎？」

高新喬這種戲謔的語氣已經超過了一般人能夠忍受的範圍，不過，毛運祥却絲毫沒有動氣，這證明他的涵養也超過了一般人。

「高老弟，幹咱們這一行講究的是信用兩個字，以你看，我是不是一個講信用的人？」毛運祥的態度仍然十分溫和。「沒關係，你老弟心裏怎麼想，咀裏就怎麼講。」

「你可能很講信用，不然，憑什麼當福全號的總掌櫃？不過，我不明白你跟我談這些幹什麼？」

「老弟眞不明白？」

「不明白。」

「那我就照說了吧，那批珠寶估價，約莫值七八、十萬塊大洋，小路貨賣不起價，就算刦得的人再有門路，這批珠寶他能賣個二十萬塊錢已經頂了天！福全號願意出十五萬大洋收回，要那家錢莊的票子咱們就開那家。」

高新喬道：「總掌櫃，你跟我說這些幹什麼呀？」

「老弟，你還在裝迷糊呀，我毛運祥說一是一，說二是二，銀貨兩訖，正泰也好，福全也好，保證從此不再追究。老實說，咱們這兩家字號丢不起這個人。」

「如果那件刦案是我作的，我一定立刻點頭答應。」

「那麼，就麻煩你老弟傳句話。」

「傳給誰？」

毛運祥道：「傳給令師兄劉君武，我坐等回話。」

「總掌櫃，在你之前，已經有無數人跟我談起這宗刦案，大家全有一個看法，認爲這宗刦案是我跟師兄裏應外合幹下的，如果總掌櫃也這麼想，可就錯了。」

「錯了？你老弟請說說看，我錯在那裏？」

高新喬從容不迫地說：「總掌櫃，本來我可以不理你的碴兒，你說歸你說，我聽歸我聽，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爲了不躭擱你的寶貴時間，我才把話敞開來說，我沒幹，師兄也沒幹，他也不會幹！」

「高老弟，你可知道這件刦案驚動誰了嗎？」

「旋風鐵騎常春蔭常老爺子。」

「你老弟的消息倒很靈通，常老爺子查案如旋風，他查過，在案發的時候，除了你老弟之外，連一隻鳥都沒有飛過那座林子。憑良心說，這件案子作得出人意外，而且隱藏得非常巧妙，我是衷心佩服，劉君武在正泰近十年，功勞苦勞都不少，就算送他十萬，八萬大洋也是應該的，我這個人最守信，說過不再追究，就一定算數。」

「總掌櫃，你可能是誤入歧途了。」

「老弟，我表現的誠意還不够嗎？」

「總掌櫃，不瞞你說，我跟師兄在黃河渡頭聚首，是三年前就有的約定，爲什麼？我不想告訴你，也沒必要告訴你。在你出現之前，那一帮人誰也沒看在我眼下，我就有心逗弄逗弄他們，如今我可要跟你說眞話，你走錯了路，旋風鐵騎也走錯了路。老實說，我也在查贓緝兇。」高新

喬的態度很嚴肅，一點也不像是在信口開河。

毛運祥沒有吭聲，似乎已爲高新喬的一番說辭所動。

高新喬又問道：「常老爺子如今在何處？」

「這……我不便奉告。」

「我想見見他。」

「如果我剛才談的交易沒法子作成，你遲早都會見到他。不過，我要奉勸一句，最好不要見他。」

「爲什麼？」

「他就好像閻王爺，見了沒好事。」

「哼！」高新喬冷笑了一聲。「掌總櫃，我不是存心侮辱誰，人要服老，旋風變成了輕風，鐵騎變成了小毛驢，廟是當年那座廟，神不是當年那尊神啦。」

「高老弟，你可知道常老爺子當年緝獲過多少悍匪？」

「那是當年，不是如今，而且我也不是悍匪。」

毛運祥兩隻眼睛瞪得像銅鈴，他在道中闖蕩了幾十年，名鏢師，名武師，如今雖是福全銀號的總掌櫃，可不能算是「純」商人，多少跟「武」字還沾上了邊。

像他這樣一個大人物，怎麼忍受得了高新喬如此狂妄？可是，他竟然忍住了。爲什麼？不外乎三個原因：一是對自己所作的判斷沒有太大的把握；二是不敢輕視高新喬；也就是不敢低估這兩個師兄弟所結合起來的一股強大的力量；三是旋風鐵騎常老爺子一定給了他什麼指示。

「總掌櫃！」高新喬語氣緩和一些，不過措辭仍很強硬。「我的話也許冒犯了您的虎威，不過您也得替我想想，沒贓沒證之下，竟然誣良爲盜，而且師兄生死不明，總掌櫃！到底是追贓重要？還是救人重要？」

這幾句話很有份量，也很有道理。

「高老弟，你說得有理，劉君武在正泰九年，功勞，苦勞都不小，作掌櫃的當然應該替伙計想想。不過，換了任何人都會往壞處想，絕不會往好處想。」

「總掌櫃，你所說的壞處，就是劉師兄勾結外人刼走了那批珠寶，是嗎？往好處想呢？才是劉師兄不幸被殺，或者被擄。那麼，在你們眼裏，人命並不比珠寶值錢。」

「高老弟，你這是一支筷子吃藕。」

「挑眼。不錯，我是在挑眼兒。總掌櫃，你爲什麼不想想，你的言語多麼令人感到難堪和痛心？」

「高老弟，一句話——那宗刼案是不是你們幹的？」

「說了你不信，說了還不是白說。」

「我信眞話。」

「可惜你缺少判斷眞假話的能力。」

「高新喬！」一直到現在，毛運祥才變了臉。「你太狂，太傲，太目中無人了！你把我看成什麼東西？」

高新喬很注意四週的環境，奇怪的是，那十幾個大漢好像都是木頭人，不管這邊是喁喁細語，還是大聲吼叫，他們都沒有反應就好像他們生存在另一個世界中。

「總掌櫃！」高新喬並不像對方那樣激動。「所以我不想說眞話，眞情實話都是難以入耳的。」

「高老弟，你就試一次怎麼樣？說句眞話給我聽聽。」

「好，你聽着：那件刼案不是我們作的。」

「好！我也相信。繼續說眞話，劉君武是死是活？」

「活着。不過他跟死了並沒兩樣。」

「這話怎麼說？」

「因爲他被人陷害，如果眞相不能大白，他只有永遠隱姓埋名，過着不見天日的黑暗日子。」

「高老弟！咱們沒見過，耳裏聽到一些有關你的傳說也是毀多譽少，照說我不該相信你。可是，當我們照面之後，我發現你有一股獨特的氣質，而且目光純淨，一個壞人，一個匪徒，一個心術不純淨的邪惡之徒他的目光中多少會洩漏一點秘密。你說你們沒有作下這宗刼案，你說劉君武被人陷害，我都相信。不過，我要求你繼續往下說，把你所知道的全部說出來。我相信你，你也應當相信我。」

「這十幾個人都是你的手下？」

「是的。」

「我們在這兒吵吵鬧鬧，他們爲什麼沒有絲毫反應？」

「那是故意裝的，想使你產生低估他們的錯覺，事實上他們可以在一瞬間發動凌厲無比的攻擊。」

「總掌櫃，你將這件事告訴我，足證你已對我非常信任。那麼，請再答應我一個要求……」

「說。」

「請他們全部出去，我要單獨跟你談一談。」

毛運祥絲毫沒有猶豫，他雙手輕輕一拍，那十幾個大漢立刻彈跳而起，一個個都是精神抖擻。

毛運祥一擺頭，那十幾個大漢立刻都出了大門。

高新喬跟過去，將大門關上，又搬了張桌子將門頂上。

毛運祥很有耐性地等待着，就好像那批珠寶全在高新喬的肚子裏，只要他一張嘴，就全部吐出來了。

高新喬又回到座位上，但他並沒有立即開口說話，似乎在盤算，該從什麼地方開始說起。

毛運祥並沒有催促，沉靜地等待着。

「總掌櫃，我想先請教你一個問題，北京正泰金銀號的總掌櫃胡龍相跟你是什麼的交情？」

「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有多久沒在一起了？」

「有十來年了。不過每年都得聚上一聚，不是他南來，就是我北上。」

「胡總掌櫃的近況你了解嗎？」高新喬又特地補上一句：「我指的是正泰金銀號的經濟情況。」

「正泰經營有方，經濟情況一向不錯呀！」

「總掌櫃，只怕你的看法錯了。」

「哦？」

「如今交通發達，水路有洋船，陸路有火車，旅程縮短，貴重物品在外運送的風險也減少了。所以，保鏢這門行業是一

天不如一天。胡總掌櫃不知是迷信他自己的威望呢，還是碍於情面，他並沒有減縮手下的人員來節省開支。手下十二個分櫃，八，九十個武師，這筆開銷非常可觀。儘管看起來他的架子撑得很大，實際上年年都在鬧虧空。光是在『瑞趺祥』這一家錢莊就欠了十來萬大洋。」

「哦？眞有這種事嗎？」毛運祥有些不敢相信的樣子。

「去年年底，『瑞趺祥』就在逼這筆債，也不知道胡總掌櫃用什麼高明的手法搪塞過去。拖到今年五月節，『瑞趺祥』又來催討，而且討得很急，話也說得很難聽。就在這個時候，突然有人來委托運送一批珠寶，說這筆珠寶價值百萬，只要能安全運送到南京，費用是二十萬大洋。這件事鬧得盡人皆知。『瑞趺祥』正因爲眼看債務有了着落，才停止催逼，其實，這是胡總掌櫃玩弄的一招手法。」

「這話怎麼說？」

「根本就沒什麼人委托運送珠寶，是胡龍相在自說自話，目的在拖延『瑞趺祥』那筆債務……」

「高老弟，你這麼說，好像太離譜了吧？」

「總掌櫃，你是兔子他爹——老跑的，如果遇上這麼大筆買賣，想瞞都怕瞞不住，還會故意宣揚出去嗎？」

毛運祥道：「怎見得就是胡總掌櫃在故意宣揚？」

「別忘了我那師兄是正泰的得力武師，他一再建議，人貨要悄悄離京，胡龍相偏不肯。反而還預訂登程日期，在正興園擺下餞別酒宴，大搖大擺地上路，這不是有點兒有心招謠嗎？在臨行前的頭一晚，劉師兄以負責人的身份堅持要看看那批珠寶，却被胡龍相拒絕了，而且還故弄玄虛的對外揚言，說什麼珠寶匣除了那個帶着的人之外，誰也不知道究竟在誰的身上，這是一個老江湖的所作所爲嗎？」

毛運祥默不吭聲，似乎也同意了高新喬的看法。

高新喬又接着說下去：「去年劉師兄一共出了三趟門。一趟遠赴關外，只不過一個小包包，胡龍相却對外宣稱，說什麼貂皮百餘件。下了兩趟江南，劉師兄什麼也沒見着，胡龍相却對外宣傳有金銀珠寶價值不下百來萬……」

「這就不對了，去年南下那兩趟買賣他要分給福全號十來萬塊錢哩，他幹嗎要作這種賠本生意？」

「總掌櫃，那十來萬塊錢付了嗎？」

「還沒有。胡龍相打過招呼，今年年底一起結算。」

「這可就對啦，我那劉師兄在這一行中幹了八、九年，不是個外行，他愈想愈不妙，所以一聽說又是百來萬珠寶要他押送南京時就立刻派人把我從塞外找了來，他似乎早就想到這一趟出門會出什麼漏子似的。不幸被他料中。總掌櫃，你要是不信，我也就不必往下說啦！」

「我信，我信。」毛運祥一迭連聲地說。

「我跟劉師兄把情況判斷之後，就發現正泰是個空架子，靠借債渡日。胡龍相還在迷信過去輝煌的成就，等待奇蹟，他從沒有作過收縮的打算。殊不知社會的形態改變了，江湖的情勢也不同於往日，他所企盼的奇蹟永遠也不會出現。我們猜想，這一次胡龍相爲了絕處求生，一定在玩弄什麼詭計，於是，我決定暗暗跟着押運的隊伍南下。」

「高老弟，你怎能肯定這一趟走的是空鏢。」大概毛運祥也懷念當年輝煌的歲月，口裏仍然說着鏢行的術語。

「這十幾個高手都是劉師兄的多年伙伴，在途中，劉師兄也曾用巧妙的方法一一查問過，結果是每個人的身上都沒有那個珠寶盒。而且，根據事理分析，劉師兄是胡龍相最信賴的人，也是正泰所有的武師當中數一數二的高手，珠寶不交給他隨身携帶，反而交給別人，說得通嗎？」

當然說不通，不過，毛運祥並沒有表示出來。

「總掌櫃，那座樹林子……就是發生刼案的那座樹林子裏頭有一處山泉，你聽說過嗎？」

「哦？山泉，我沒聽說，怎麼樣？」

「據說當年胡龍相南下走鏢的時候經過那座樹林都要飲用山泉解渴，久而久之，胡龍相就叫那處山泉爲幸運之泉，說是喝了幸運之泉的水，就會一路平安。」

「高老弟，你這麼一提，我可想起來了，山泉清洌芳甜，尤其是夏天，幾口下肚，暑氣全消。」

「不過，這種天氣喝下冰涼的山泉並不好受。」

「是呀！」

「江湖中人喜歡遵守一貫的傳統，尤其這次出門的時候，一再交代劉師兄，千萬不要忘了喝幾口幸運之泉，以保一路平安。劉師兄當然恪遵吩咐，何況多年來已經養成了習慣，要不然剛剛打尖不久，又何必多喝幾口涼水。」

毛運祥道：「高老弟，你爲什麼提到這檔子事？」

高新喬聳聳肩頭，流露了一絲苦笑，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總掌櫃，毛病就出在那處幸運之泉。」

「哦？」毛運祥似乎已經猜出了八九分。

「大夥兒喝過山泉正準備上路的時候，突然一個個地暈倒了……」

「泉水有毒？」

「不錯，正是泉水有毒。」

「當時你在什麼地方？」

「我只是在暗中跟着，自然不方便跟劉師兄同進同退。可是，他們進了林子久久不出來，使我生疑，於是就進林子去探看究竟。那時，除了劉師兄之外，其餘的人都死了……總掌櫃，你也許覺得奇怪，施展陰謀的人爲什麼只殺死別人，而留下大師兄，老實說，我也不明白。」

毛運祥手裏拿着個茶杯不停地旋轉着，他的腦海中也一定不停地在旋轉，在高新喬所講述的情況中似乎還有許多破綻，他當然要一一問清楚。

「高老弟，以你猜測，那是一種什麼毒藥？」

「大概是使人昏睡片刻的毒藥，像沐山蔴，紅頭根，羊齒藤之類都是這種毒藥……總掌櫃，跑江湖跑了這麼些年，我也

懂得這些玩藝兒。不過，施放這種毒藥的學問可不簡單。輕了，中毒的人只會感到頭暈，重了，中毒的人又會大睡不醒。當時，我發現劉師兄中毒就將他拖出林子，用狗尾草搔他的鼻子，他很快就醒了，劉師兄自己估計他約莫昏睡了半個鐘頭。」

「施毒的人爲什麼不放劇毒，一次解決？却又用這種毒藥先將人毒昏再施殺戮？這不是多費一道事？」

「我也弄不明白，如果要找原因，那也只有一個——施放毒藥的人不願劉師兄死。爲什麼？可就弄不清楚啦！」

「高老弟，我要提醒你，泉水是流動的。」

高新喬道：「總掌櫃，你可說到節骨眼上來啦！」

對這樣一句話，毛運祥是五分疑惑，五分驚訝。老練的他不發一問，靜靜地等待着下文。

「我去現場仔細看過，路過之人飲用泉水的地方不是源頭，源頭離開那裏還有百步左右，那裏地勢較高，在一遍嵯峨的亂石間。劉師兄帶人一進入樹林，一個守候在源頭處的人就開始在泉水中屬入毒藥。這個人必須對毒藥非常內行，要將泉出的出水量，流量，以及屬入毒藥的份量都要算得準確，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是不是？」

「高老弟，這個人你看是誰？」

「總掌櫃，先不談這個人是誰。當劉師兄一夥人飲水中毒的時候，源頭必定有一個放毒的人，對不對？」

「這是可以肯定的。毒藥絕不可能預先放妥，因爲有毒的泉水很快就會流失。老弟，再往下說。」

「再往下說，就該探討到這個人是誰了。」

「是誰？」

「這人必須對毒藥內行，必須一路跟踪而不被任何人發覺，必須絕對忠實可靠，以防洩密，是不是？」

「對！這是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

「還要能連殺十幾個人而不會手軟。」說到這裏，高新喬停頓了一下，才接着說：「當然，這個人必然是正泰金銀號的人。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人夠這資格。」

「誰？」

「胡龍相。」

這時毛運祥臉上的表情實在難以形容，他不敢相信，但又不能不信，高新喬的推測與分析是如此的精細。

「總掌櫃不信？」

「高老弟，這簡直太驚人了。現在我們先不確定這個人是不是胡龍相。假定是他，如今他身在何處？」

「就在附近。」

「附近？他爲什麼不匆匆北返，等着我負責賠償的欵子撥過去？」

高新喬道：「我相信他還在找機會殺死劉師兄。」

「如果他想置劉君武於死地，爲什麼不趁他飲了泉水中毒昏迷的時候下手？又何必多費一道手脚？」

「這是目前唯一想不通的問題，」高新喬很有信心地說：「不過，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答案。」

「高老弟，在我來之前，你已經見過多少人？」

「好幾個。」

「爲什麼沒有跟他們提起這件事？」

「因爲他們不足以信任。」

「我就能信任嗎？」

「當然。因爲你是福全號的總掌櫃，而福全號正是胡龍相玩弄詭計詐騙的對象，你當然可以信任。」

「好，如果你信任我，就請信任我到底。」毛運祥提出了請求：「讓我跟劉君武見面一談。」

「不可。」高新喬毫不考慮就加以拒絕。

「爲什麼？」

「劉師兄一現身，胡龍相就可能會立刻出現。」

「難道合你我三人之力，還贏不了他嗎？」

「總掌櫃，你又怎知胡龍相只帶了一個人？」

毛運祥瞠目結舌，無以答對，顯然，這個當年風雲一時的人物也被眼前複雜的局面難倒了。

「總掌櫃，你對外揚言，連退休多年的旋風鐵騎常老爺子都爲此案出動了，事實上我知道常老爺子根本就沒有出動，對不對？」

「高老弟，這是實情，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剛才有幾起人物，千方百計地想逼我現出贓物，如果是常老爺子在辦這件刦案，他絕不會使出這種拙劣的手法，這是很明顯的呀！」

毛運祥訕訕地說：「眞慚愧，這都是我出的主意。」

高新喬道：「請問：常老爺子爲什爲沒有出動？」

「年事太高，而且他已多年不問外事了。」

「總掌櫃，只怕不是這個原因。」

「哦？」毛運祥驚愣地望着高新喬。他似乎已被眼前這個既狂妄，又精明的小伙子所折服了。

「常老爺子那兒你去過嗎？」

「當然去過了呀！我原想請他親自出馬的。」

「是一見面，就拒絕了你的請求，還是……？」

「是在我講述了案情之後，他才拒絕的。」

「那就對了！常老爺子是老捕頭，經驗豐富，他一聽就知道內中有蹊蹺，所以不想惹麻煩。」

「高老弟，你方才講述的那些秘密常老爺子並不知道，在表面上看來，這件刦案並無破綻。」

「破綻太多，只是總掌櫃忽略了。」

毛運祥道：「哦？有那些破綻，不妨說來聽聽。」

「死者的死狀都是一樣，很明顯是由一個人下手，根據擺屍首的聚集情況就可以分析出，他們沒有經過拚鬥，甚至沒有一個人想逃離現場，這不是很明顯嗎？」

「高老弟，這一點我也想到了，不過，我們認爲是劉君武下的手，而你却指稱還有別人……」

「總掌櫃，說句坦白話，你現在心目中的兇手主犯仍然是師兄劉君武，對不對？沒關係，請明白表示。」

「我是疑信參半，這是眞實話。」

「那就糟了，你所要追緝的是劉師兄，還有那一筆空中樓閣的珠寶。而我們所要追緝的是眞兇，說得明白一點，就是胡龍相，你這一出現，我們的計劃就被破壞了。」

「照你這麼說，我須離開此地啦？」

「不錯。」

「高老弟！請恕我說句良心話。這也許是你的計策，我一退，你們正好高飛遠颺，那時我就悔之晚矣！」

高新喬一時沒有答話，他似在思索，應該如何才能說服毛運祥；而他也明明知道這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毛運祥道：「高老弟！以我看，有一個兩全之策。」

「總掌櫃，我認爲絕沒兩全之策。」

「有的，請劉君武出面，我要跟他仔細談談，然後我們共進共退，只有胡龍相來到了關洛平原，他就出不去。」

「總掌櫃！我了解你的立場，不過，這件事我也不能立刻作決定，明天一大早我們再碰頭如何？」

毛運祥道：「你大概也需要跟劉君武商量一下。」

「是的。總掌櫃千萬不要打攪我們的約晤。」

「放心，我是君子，絕不是小人。」

「你的人可以留在牛角鎭，可是，在這劉家老店的百步之內，我不希望見到任何一個屬於你的人。」

「高老弟！說了算。」毛運祥站起來走了。

高新喬坐在那兒一動都沒動，他的雙眉深蹙，神情凝重，他的心情必然非常沉重。他勢必要採取某種行動，但在行動之前他必須要深謀遠慮，不得輕率。

終於，他站起來，向後面走去。

× × ×

天終於亮了。

似乎有很多人等待着它那明亮的光芒，可惜它只能發射出昏黃而晦黯的冷光，這畢竟是肅殺的冬天。

高新喬和衣坐在床上，他從下半夜回到房裏來之後就一直是這個姿勢，沒有動過；他也許等待着師兄劉君武再度跟他聯繫，但他却落了空，因此他臉上有失望的神色。

門推開，銀鈴走了進來，她手裏端着熱騰騰的洗臉水。她不像昨夜那樣溫和，親切，目光冷淡，甚至不屑和高新喬招呼一聲。當白日來臨時，她似乎又變成了另一個人。

「銀鈴！」高新喬從床上跳下來。「我終於見到妳了，妳知道我的感覺嗎？下半夜變得好長！」

「高爺！你會兒個要上路嗎？」銀鈴語氣冷冷地，那是店家詢問客人的慣常語氣，她的目光望着別處。

「哦？我可能還要在這兒住一天。」

「那我可得給你準備吃的……」

「銀鈴！」高新喬終於發現了。「妳怎麼啦？」

「沒什麼呀！」她還在閃避高新喬的目光。

「銀鈴！妳變了，是有人向妳提出了警告麼？」

「高爺！別爲難我，我只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姑娘。」

高新喬本待盤根究底的，瞧她那副楚楚可憐的模樣兒，又不忍追問了，銀鈴也就連忙走了出去。

高新喬洗了一把臉，出了廂房，往前面店堂走去。啞吧婆娘在灶下燒火，銀鈴則在揉麵作饅頭。

他沒有去理她們，既然知道銀鈴的態度冷淡是受了外界的壓力，那又何必去苦苦追問呢？

店堂有人，是毛運祥，就他一個人。

「早！」毛運祥很隨和地向高新喬點點頭。

「早！總掌櫃一夜沒睡嗎？」他在毛運祥對面坐下。

毛運祥笑了笑，似乎認爲這個問題不必答覆。

「總掌櫃，關於你的要求，我一時沒法子回答。」

「爲什麼？」雖是一個問號，語氣却很清淡。

高新喬道：「因爲我一直都沒跟劉師兄連絡上。」

「那麼你們原先一直都保持聯絡？」

「是的，自從跟總掌櫃分手之後，就沒有取得聯繫。」

毛運祥道：「高老弟！你應當了解，我不能等。」

「總掌櫃！我要說句很不客氣的話，不能等也得等，因爲你要跟劉師兄當面談，而他却不知去向。」

「也許他不知躲到那兒睡着了。」

「這是可能的。可是咱們却沒有法子找到他。」

「高老弟，你對我所說的話我想了很久，我找不出什麼破綻。現在，我只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總掌櫃如有疑問，儘管提出來。」

「你買了一輛車，買了拖車的大麥騾，這筆錢化得不在少數，我能問你買車買馬的動機何在嗎？」

高新喬似乎被對方問住了，他想了一想，仍然沒有回答，只提出了反問：「難道車馬是用來運送珠寶？」

「高老弟！請你很忠實地回答我的問題。」

「我不能回答。」高新喬的語氣很強硬。

「爲什麼？」

「總掌櫃！這不是藉口，在我沒有確定你是不是跟胡龍相一個鼻孔出氣之前，我不會再跟你說任何一個字。」

毛運祥神色凝重地說：「高老弟！也許你不知道昨晚這兒發生了什麼嚴重的情況。你現在必須信賴我。」

「哦？」高新喬目光中佈滿了疑問。

「在鎭口的一個小土崗子旁邊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打鬥，時間約莫在黎明前，土崗子上下有許多沒葉兒的枯樹都被利刀削斷，而劉君武又突然失踪了……」

「你認爲劉師兄已經落入了胡龍相的手裏？」

「或許。」

「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

「我跟劉師兄有連絡暗號，如果發現了胡龍相的踪跡，他會立刻發出警號，黎明前那一刻我並沒有入睡。」

「也許他來不及發出警號，就……」

「總掌櫃！你未免將胡龍相看得過份厲害，將劉師兄看得太不濟事了……總掌櫃，咱們合作是不可能。你照你的目標行事，咱們照咱們的預訂計劃……失陪！」

「高老弟！那不會碍你們的事嗎？」

「沒法子！因你根本不信賴咱們。」

「高老弟！我只要你回答那輛大車的事……」

「對不住！那是一個最大的秘密。」

「那是一個秘密？我眞弄不懂……還有，一個珠寶商被人請去鑑定珠寶的眞僞，一去不回，這也是事實。」

「那都是胡龍相的詭計，爲了使這宗刦案看來更逼眞。總掌櫃！你不妨想想看，刦匪得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儘快脫離現場。還有時間去鑑定珠寶的眞僞嗎？」

毛運祥一時沒有說話，似是同意了高新喬的看法。

高新喬也沒再說什麼向店門口走去。

他再去看看他那輛大車，眞慘，新車已經變成破車，不知被多少人檢查過，別人一定以爲珠寶藏在大車上一個秘密地方。這似是高新喬早已料到的事，因此他一點兒也不感到驚奇，當然他也沒有憤怒。

出了牛角鎮，高新喬東走西逛，其實，他也找不到那個小土崗，因爲毛運祥並沒有指出正確的方位。他一直往東走，就是昨兒夜裏他駕車前來牛角鎮的那條路，走了約莫一里之遙，他才緩慢下來。

現在，他的兩眼出神地看着路面，像是在尋找什麼東西，也像在觀察什麼痕跡，事實上風吹沙蓋，路面上什麼痕跡也沒有。突然，他發現路邊有個人坐在那兒。

那人好像是一個流浪漢，蓬頭垢面，一身百結衣，懷裏還抱着一根打狗棍，坐在路邊衝起盹兒來了。

可是，在高新喬的眼裏却另有看法。

那流浪漢的衣服雖髒，肩膊頭上却沒有沙，這證明他是剛剛才坐下的，也許是發現高新喬往這裏走來才故意裝着衝盹兒，那麼，他這麼作的用意又何在呢？

高新喬緩慢地走到流浪漢的面前，三根指頭嵌着那根打狗棍往上一抽，也許他想戲要對方一下。

他這一抽，竹竿立刻分成了兩截。

下面那一截嵌着一把長約八寸的明晃鋼刀。

鋼刀順勢挑到了高新喬的顎下。

來得太快，來得太突然，完全出乎高新喬的意料之外。他也許看出了這個流浪漢大有問題，但他絕沒想到對方會突然攻擊，而且還是由他帮對方拔去「刀鞘」。

高新喬只聽說過這種竹杖刀，今天總算讓他看到了。

不但讓他看到了而且還讓他嚐到了。

刀來得快，他也躲得快，躲了咽喉，却沒躲過下巴，刀刃僅僅擦過，就立刻出現了一道血口子。

流浪漢是坐在地上的，這使他佔了便宜，右腕一沉，鋼刀擺橫，掃向高新喬的下盤，下盤是最不容易保護的地方。現在高新喬只要後退，但他知道不能退。路窄，路旁都是荊棘，只要他一退，流浪漢的第三刀他絕對逃不過。

他曾經聽說過，竹杖刀的「刀鞘」部份內部都有鋼片，那半截竹竿還揑在他手裏，在情急中，他只有用那半截竹竿來格住對方的利刃。有效，唰地一聲，刀刃從竹竿上滑過，不過，刀尖仍然掃到了他，褲管破了，左大腿又出現了一道血口，現在，他身上有兩處流着血。

血流得有代價，他不再是慘遭攻擊的地位。流浪漢跳了起來，沒有再攻擊。他顯然已發現，即使全力猛攻也未必就能達到他想達到的目的。

兩人對峙着，誰也沒有先說話。

半晌流浪漢才開口：「這是教訓。」

「教訓？」

「下次不要去戲弄潦倒的流浪漢。」

「你出刀殺人，就是這個理由？」

「這個理由難道還不够嗎？算你運氣好！」

「如果我的運氣好，那就是你的運氣壞。」

「哦？」

高新喬想從對方的語氣與口音中去判斷對方的來路，但他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他曾希望對方是北方口音，那可以表示這流浪漢是胡龍相的殺手，可是對方說話完全沒北方味兒，當然這並不絕對表示與胡龍相無關。

「你殺人是預謀，可是你沒成功。」

「預謀？怎見得我是預謀呢？」

「路邊不是衝盹兒的地方。」

「隨你怎說，事情完了你可走啦。」

「怎麼？你教我流着血走嗎？」

「這又算你運氣壞了，我身上沒有傷藥，你得儘快跑到牛角鎮去，那兒一定有藥舖子。」

「留個名姓怎麼樣？」高新喬似乎不想再追究。「以後有人問起我下巴處的傷痕，我也好回答呀！」

流浪漢笑了笑，似乎覺得挺新鮮。

高新喬也沒再問，他將竹杖刀鞘扔給那流浪漢，流浪漢也將刀身插進了「鞘」中。這一場「意外」好像就這樣結束了。

高新喬往回路先去，當他走過流浪漢身邊時，突然動了手，實在太快，快得連那流浪漢幾乎毫無感覺。現在，他的右腕被高新喬緊緊地扣着，曲屈在背後，高新喬的另一隻手壓在她的後頸處，使他的身子佝僂着像一個老人。

「說吧！」高新喬冷冷地問：「是誰派你來的？」

沒有回答，那原是高新喬意料中事。

他再施壓力，使那流浪漢面孔貼地。

「快說，再過一會兒你想說也說不出來了。」

「你怎麼知道有人派我來殺你？」流浪漢吼叫着。

「因爲我知道有人想要我死。」

「你既然知道，那又何必問我？」

「我一定要那個人的名字從你口中說出來。」

「我不會說，我永遠也不會說……」

「不說你就死！」高新喬兩手都使出了勁兒。

流浪漢的面孔被結結實實地壓在地上，他的耳根處開始流血，只要一眨眼工夫他就會窒息而死。

那人仍然沒有說，這倒使得高新喬意外了。他必須停止，如果他再這樣使勁壓下去，那人立刻就要死亡；死人是永遠也不會再吐露秘密啦！

高新喬又使了一個小手法，讓那人平躺在地上，他一隻手撳着對方的額頭，一隻膝蓋跪上那人的小腹。他可以用很多時間，以及很多方法來盤問他的「俘虜」。

他撕開那人的百結衣，發現內衣都是高貴料子，皮膚白皙，肌肉結實，顯示那人並不是一個眞正的流浪漢。

是一個殺手！是一個高貴的殺手。

「朋友！你這樣死了，很不合算。」

「失敗的人就只有閉着眼接受死。」

「你可以不死。」

「不死就要接受侮辱。」

「我並沒有侮辱你。」

「我這樣躺着，就像一頭牛被撳翻在地上，怎麼還不算侮辱？」

「那是因爲你的功夫太好，我不得不如此。」

「我的功夫眞的好嗎？一出手就失敗了？」

「朋友！你的奇襲手法快而準，刀法也很精純，十個人中有九個逃不過，很不幸，你剛好遇上那個逃得過的。朋友！你雖敗猶榮，我在塞外將近十年，鬥過悍潑的蒙古戰士，鬥過陰狠的黑道梟雄，我今天是頭一次負傷哩！」

「眞的嗎？」

「我身上還在流血，這就是你的傑作，除了這兩處之外，我身上再也沒有一處疤痕，我連跤都沒有摔過。」

「我眞的雖敗猶榮，我眞的是……」

「朋友說吧，是誰教你來殺我的？」

「我不能够說，這是規矩，我絕不能說。」

「你寧願死？」

「我當然不願死，可是遇上了勁敵，我也只好認命。」

「朋友，像你這種人一定有許多仇家，因爲你一柄竹杖刀，有一身武功，所以他們不敢找你。如果我殘掉你一隻手，或一隻腿，他們就可公然找你報仇了……」

「你？爲什麼要這樣作？爲什麼？」

「因爲你殺我兩刀，竟然不肯回答我一句話。」

「你可以殺我洩忿！」

「我不願當惡人，何不讓別人用更殘酷的方法對待你？我相信，想把你撕成碎片的人一定很多。」

高新喬可不是說着玩兒的，他的右手拿起了那人的竹杖刀，他的左手則拉起了那人的右手。

他只要挑斷一根筋那隻手就殘廢了。

由於他的手鬆開了，那人的上身和頭部可以勉强彎起來，那人以極爲痛苦的語氣說：「殺我，我寧願被殺！」

「我不殺你，我只弄殘你一隻手。」

那人的眼睛瞪得很大。

高新喬往那人的眸子裏看到一些古怪的景像，一個人，手拿匕首，正向他虎視眈眈地逼了過來。

那是幻影，是反射，拿着匕首的人，正在高新喬的背後，殺手的呼吸都停止了，他似乎在等待鋒利的匕首在突然之間穿過高新喬的心臟，那就是他獲得自由的時刻。高新喬盯着瞳孔中逐漸接近的影子，口裏還在說：「朋友，說吧，這是最後一個機會，誰要你來殺我？」

「不！我不能說，這是規矩……」

潛行在高新喬背後的人終於展開了動作，他的匕首如閃電般向前刺去。但他並沒有想到一個人的瞳孔有時會成爲一面鏡子，而高新喬已在「鏡中」看到一切。

高新喬突地躍起，他的左手也全力一帶，因爲他左手緊握那殺手的右手，殺手也被他帶動着站了起來。

那把匕首正好從殺手左肋刺了進去。

如果那個殺手閉着眼睛，不讓高新喬從他的瞳孔中看到狙擊者，結果又會怎麼樣，死者就不會是他。

那一刀也許就會插進高新喬背心窩。其實，高新喬倒希望胡塗地死掉。活着，反而使他痛苦，因爲那個狙擊者竟然是他的師兄劉君武。

劉君武手裏仍緊緊地握着那把沾血的匕首，但他並沒有再攻擊，背後攻擊未曾得手，正向攻擊得手的機會當然更小，他不會愚蠢得去作徒勞無功的事情。

「師兄！」高新喬的聲音很輕：「爲什麼？」

「爲什麼你難道還不知道嗎？」

「不知道。但願我永遠也不知道。」

「新喬，你犧牲了我一個最有用的殺手。」

「是他要刺殺我。」

「殺手不是用來對付你的。」

「對付誰？」

「對付一個隨時可能出現的强勁的敵人。」

「胡龍相？」

「不是他，胡龍相還在北京城。」

「那會是誰？」

「任何一個對我有威脅的人。」

「師兄，你剛才曾經想殺死我。」

「不錯。」

「爲什麼？」

「因你連串犯下不可饒恕的罪過。」

「哦？」

「你可以殺死姓關的，也可以殺死丁方桐和花信風，什麼雙雄，雙兄弟也應該死，你却放過了。」

「師兄，我不明白，咱們爲什麼要殺人？」

「你也有機會殺死毛運祥，可是你都放過了。」

「師兄，我們爲什麼一定要殺人？」

「殺死追緝我們的敵人，我們才會安全。」

「師兄，我們並沒有作任何虧心的事，怕誰追緝？我們應該讓他們了解眞相，進而同情我們，帮助我們呀……」

「新喬，你所說的『直相』是指什麼而言？」

窮巷貼身刀

·麥海雲·

在中國古代相傳下來的武功當中，有許多種招式是一般人沒法想像得到的，看來好像很是平凡，有時碰得湊巧，却在生死關頭救你命，這種好處就是練習功夫的人能够獲得的，反之，學習西洋拳或摔角，都沒有這一類的獲益，就因爲他們沒有把每一種拳脚的基本動作列爲許多個招式，逐招苦練。

首先我想談及的一招「仰觀星斗」，這一招聽來很優雅，它是如此施展的，倘若你在奔走當中，忽然發覺前面有障碍，或者有人當胸直刺過來，可能是刀劍棍棒，你避無可避，而且沒法在那麼快速的動作當中躲閃，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沉低脚步，下邊用跪步，上面兩邊左右手一齊撥開，上半身盡量靠後，使眼睛看着天空，有如老道士夜間仰觀星斗。

這一招往往在追逐當中發生極强的效力，倘若你發覺一個刦匪窮追不捨，怎料他忽然轉身一個鞭捶打來，如果你不懂這一招，很容易就給他的鞭捶打中眼睛，因爲這一拳是從左邊或右邊斜角打上去的，實在不容易覺察得到，況且在奔走當中，更難躲閃。直拳易擋，橫拳難捱，古有名訓，總之，你懂得仰觀星斗這一招，追逐甚麼人，忽然覺他回身發招，脚步走得太快，便要施展它，突然坐下半步馬，充其量使你的馬步變成跪步，再又把上半身向後仰起來，他的橫拳自然落空。這一招並非單獨演出的，不管是否落空，立刻要變招，右拳由下邊衝上，化爲「霸王敬酒」。

霸王敬酒這一招緊接着仰觀星斗，有兩種妙用，第一種妙用就是在對方任何一拳已經落空之後，沒有變招之前，你突然出擊，由下邊衝上去，那一拳打中對方的下頜，他就倒下來，因爲那一處是血管和神經密集之處，拳師也難抵擋。

再者，倘若你這一拳落空，順勢留在前面，把它看做前鋒手，對方發招想攻你的上門，必須扨低你的右拳，然後有資格展開攻勢，那是不容易的，因爲你早有防範，故此，仰觀星斗跟住化爲霸王敬酒，這兩招是連續演出的，確有相當效用。

倘若對方忽然回身用長棍刺來，棍快如風，當胸給他刺了一棍，勢必身受重傷，故此，仰觀星斗這一招除了把上半身向後傾斜之外，還要把左右兩手由下邊撥到上邊去，這一招就可以把一條棍撥開，跟着霸王敬酒，如果發覺對方所持的是棍，那一手就不是向對方的下頜展開攻勢了，而是略爲提高，順勢往右邊一抓，長兵器最忌的就是這一招，一穿一抓，長棍到手，下邊跪步留下來的一脚，向前飛起來，這一脚就把對方踢到滾地葫蘆，原因是他集中精神在長棍上面，不提防你會飛脚踢向他的中部，大多數是會一脚戰勝的，因爲他倒了下來，長棍就給你搶去，非輸不可。

往深處研究，如果你在奔走當中，對方發招，忽然從腰間拔出刀來，那一刀只是小刀，或者佩劍，決非三尺長的單刀，假如他有單刀在手，你却赤手空拳，他用不着向前飛奔，故此，這一刀只是貼身刀。

所謂貼身刀，包括短兵器，例如：彈簧刀，三角銼，以及一尺長的佩劍，總之，這種刀法是要跟敵人貼身，然後轉身當胸直插過來的，故此稱做貼身刀。

這種刀法既然當胸插來，你兩手由下邊到上邊，使勁一托一撥，稱做交加手，剛剛把他的攻勢打消，就算抓不住對方的手，捱了一刀，仍可繼續作戰，原因是這一刀不過在兩手之間劃過，倘若你沒有仰觀星斗這一招，雙手齊出，擋住他的刀，他的短兵器就刺中胸部，那是心窩的部位，一刀喪命，故此，練習仰觀星斗這一招，必須練習一雙手由下邊伸到上邊去，說得更清楚點，這一手並非交加手，在武林中叫做蝴蝶手，表示它好像蝴蝶撲翼。

上述那三招連環施展仰觀星斗加上蝴蝶手，下邊是跪步，變成霸王敬酒，再變穿心脚，不管那一個門派，如果含有這三招，你學習它，都要特別注意，因爲這是一種確實能够自衞兼出擊的功夫。

最後談談跪步。照道理說，步法應該以堅實爲主，不是四平大馬，就是弓箭步，何以要用跪步呢？就因爲在奔走當中收不住脚，雖然左脚沉低，右脚仍是在奔走狀態的，故此，右脚跪下來，如果走得快速，跪步眞的是整個跪下，但仍保持上半身的直立姿態，如果上半身因爲下邊跪下之際，無法支持，向前仆倒，那就變成黃狗射尿，十分狼狽，並非跪步了，故此，跪步一定要練習。

練習跪步方法，非常簡單，你可以在公園裏面飛奔，突坐低馬步，用單腿支持整個身體的體重，另外一條腿只是配合它，那就是跪步。記得這一點，跪步必須做得十分準確，沒有苦練過它的人，切勿使用，否則，剛剛跪下來，整個身體向前仆倒，那雙手自然會伸到前面去，變成四脚爬爬，對方一脚向你的頭部踢去，你看也看不見，弄巧反拙。

中國功夫的步法和身型配合，確有意想不到之處，上述那一招只是許多個例當中的一種，值得你作爲參考，要是你對各種馬步和拳脚有更深的研究，就會知道有許多招式是連環變化施展出來的，並非「單式演出」。

「當然是指胡龍相的騙局而言。」

「新喬，讓我坦白告訴你吧：那些都是我揑造的，正泰的經濟情況很好，胡龍相也並沒有玩騙局。」

「你是說，這一次南行，的確是運送一批珠寶？」

「是的。」

「珠寶呢？」

「珠寶原本就帶在我身邊，你想想看，在正泰，我是一流的武師，貴重的東西當然由我帶着。」

「如此說來，你是監守自盜囉？」

「可以這麼說，如果你一定要用這個『盜』字。」

「你的行爲難道不算『盜』嗎？」

「當然不算『盜』，這麼多年來，胡龍相待我並不優厚，這批珠寶算是爲他作了一個實質上的補償。」

「師兄，爲什麼事先不告訴我？」

「你的脾氣我太清楚，寧可窮一輩子，也不願意幹這種事。而且，你還會使盡全力來阻止我。」

「師兄，現在還是要阻止你。」

「這就是我要殺你的原因，先前我以爲有你在身邊，凡事有個照顧，後來我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師兄，如此作對，太過份了吧？」

「爲了保護自己，用任何手段對付任何人都不會太過份。我雖然暫時瞞着你，日後還是會向你揭露，而且，這批珠寶有一半是你的，想不到，你一直想發掘『眞相』？」

「師兄，十年不見，你竟然變得這樣厲害，不過，你只是變得狠了些，並沒有變得比以前聰明。」

「什麼意思？」劉君武的臉色沉了下來。

「什麼意思？你犯了嚴重的錯誤，你還不明白嗎？」

「新喬！我並不是個易犯錯的人。」

「眞的嗎？當你將你編造的故事告訴我時，我就發現了疑問，胡龍相在江湖上很有地位，武功高强的人一定有自制能力，他不可能爲了好面子虧下這麼一大筆債。於是我就在暗中展開調查，很快我就發現你在說謊。胡龍相不但不欠『瑞昳祥』的錢，他還反而有一筆龐大的存欵。」

「我不相信你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有所發現。」

「我說的是事實……這些都不談，我問你一件事，你把陳天保找了去，他爲你鑑定了那批珠寶嗎？」

「鑑定過了。」

「結果如何？」

「貨眞價實。」

「價值多少？」

「約莫三十萬元左右。」

「他的人呢？」

「他正在爲我作一件事，許多珠寶都要經過改裝，否則就難以銷售出去，他的手藝是第一流的。」

高新喬冷笑道：「他的手藝的確是第一流，可惜他鑑定的技藝却是第八流，一塊石頭到了他的眼前，他又可能都會看成眞寶的。」

「新喬，這話什麼意思？」劉君武吼了起來。

「你從北京一路携帶到這兒來的那批珠寶，除了少許黃金之外，其餘全是玻璃貨，全部價值也許不超過十塊錢，不信你拿去賣。」

「我不信，」劉君武憤怒地吼着。

「你必須相信。」

「我爲什麼一定要相信你的話？你想把我激得一怒而去，然後你再垂手而得，發一筆橫財，是不是？」

「師兄，我方才就說過了，你變得比以前狠心手辣，但是你並沒有變得比以前聰明，反而更笨了。」

劉君武的雙眼發紅，像要噴出火來。

「在離京之前，我跟胡龍相深談過一次。」

「你？」劉君武揚起了手中的匕首。

「師兄，我不願你作出有辱師門的事，當然也不願你對我有所傷害，我認識你的內心，你是個功利主義者，你不會讓我分享那批珠寶，因爲你知道我不要。」

「新喬，你到底作了些什麼呀？」

「胡龍相親自帶着那批珠寶在前面，你帶的全是假貨，只值十塊錢的假貨，不過，我們仍然犯了很大的錯，那十幾個人的性命應該比那批珠寶還要值錢。」

劉君武冷冷地說：「你向胡龍相告密了。」

「我不承認是『告密』，只是……」

「新喬，我不知道你在打什麼詭主意，不過，我不會上你的當，我深信陳天保的評估不會錯。」

「在你到達之前，我先一步到了他那兒。」

「哦？」劉君武顯得非常吃驚。

「我告訴他，有一個人，天天想發財，已經瘋了，他可能會請你去鑑定一批珠寶，都是玻璃貨，你一定要說是眞的，要不然那個瘋子可能會動手打人，我還給了他兩百塊錢，那不是一筆小數目。」

「你難道不怕我殺死陳天保嗎？」

「你暫時不會殺死他，因爲你需要他的手藝去改裝那批珠寶……師兄，你的橫財夢應該可以醒醒啦。」

「新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師兄，你應該相信，我在塞外有個外號……」

「我知道，大夥兒全叫你一陣風。」

「一陣風，一陣風，我的動作，我的思考，甚至於我在跟人搏殺的時候我都快得像一陣風……」

「新喬，我們是師兄弟，爲什麼……」

「我倒寧願沒有這樣一個師兄。」

高新喬的話已經說得很絕了，劉君武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最後變成鐵青。他顯然已經將他的師弟恨透了。

「師兄，你貪，你詐，你甚至利用我，我都能忍得你，可是，你竟然僱用殺手來殺我，不成，你又自己動手，你未免作得太過絕了吧？」

「新喬，你爲什要破壞我的計劃？」

「師兄，看在師父的份上，我還是這樣稱呼你，沒有路可走了，要走的只有一條路——自己了斷。」

「師父當年只教我殺人，沒有教我如何殺自己。」

「十幾條人命，你還想圖個僥倖？」

「新喬，憑你，還能把我怎樣？」

「師兄，福全的總掌櫃毛運祥巳經到了牛角鎮，你還不知道嗎？」

「就算他來了，又能把我怎麼樣？」

「師兄，我在毛運祥面前還說了謊，你知道那是爲什麼嗎？我不願意讓你落在他的手裏，這樣將使師門蒙羞。」

「新喬，你還想拉我一把？」

「是的。」

「我們現在還來得及，關洛平原雖然巳被毛運祥封鎖，憑我倆之力，還有機會可以闖出去。」

「師兄，我不會帮你逃，絕不會。」

「你剛才不是說，不願讓我落到毛運祥的手裏嗎？」

「是的，你落到他手裏只有一個『死』字。」

「你不願我落一個『死』字，又不願帮我逃……」

「我要你自己了斷，趁毛運祥還沒有出面，還來得及，再慢，你恐怕連自己了斷的機會都沒有了。」

「我絕不會自殺，那是懦弱行爲。」

「師兄，你必須面對現實，十幾條人命，只用你一條命去抵償，這巳經很合算了……落到毛運祥手裏，你仍舊難逃一死，那豈不是使師門蒙羞嗎？」

劉君武沒有說話，手中七首突然刺了出去。

高新喬以矯健的身法避開，疾聲說：

「師兄，你不能再胡塗下去了，如果你自行了斷，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

「新喬，你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帮我，逃離關洛平原，一是殺死我，不過，想殺我並不容易。」

「我只希望你自行了斷，或許可以保持你的榮譽。」

劉君武在發抖，他似巳看出眼前的危機，面對一羣追緝者，他並不感到畏懼，而他却害怕這個頑強的師弟，當然，他也悔恨，費盡心血，得來的却是一批假貨。

「師兄，時間不多了，」高新喬冷冷地催促。

「我不信，我不信。」劉君武突然嘶吼起來。「對；我想到了，你故意說那批珠寶是假貨，讓我洩氣，然後再逼我死。我死之後，那批珠寶你就獨吞了！」

「師兄，你太會猜想了，那批珠寶在什麼地方，我並不知道呀！」

「你明明知道還在陳天保的手裏。」

「可是陳天保又在何處呢？只有你一個人知道呀。」

「陳天保遲早會回到他家裏去。如今他聽我的話，是因爲我以殺害他的全家爲要脅，我死之後，他就不用再怕我了。說不定你暗暗跟踪我，早就知道了那批珠寶的下落。」

「師兄，你對不起我，想利用我，甚至來殺我，我還不至於跟你一樣。」

「爲什麼你就不能跟我一樣？咱們從小就不合，師父過世之後，咱們分道揚鑣，不相往來。我有殺你之心，你也照樣會有害我之意呀！」

「師兄，你的判斷錯了……」

「我不會錯。」

「你不要否認，從開始，你就犯下了一連串的錯誤，將近十年的經驗，你竟然無法分辨珠寶的眞假。而且，珠寶既然帶在你身上，你大可以一走了之，不應該將那十幾個同行悉數殺害，而且，連我也不肯放過……」

「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這件事，凡是知道的都必須死……現在，請你作最後的選擇，帮我逃？還是殺死我？」

「唉！」高新喬突然嘆了一口氣，「誰教我們是師兄弟呢？我只有跟你站在一邊啦，瞧，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而且是從四面八方湧來，有毛運祥，有關正，有牛角兄弟，有關洛雙雄，有……凡是在劉家老店出現過的，現在都來了。

高新喬跳到劉君武身後，二人以背相貼，這是一個聯手抗敵的架勢，劉君武當然不會防備，高新喬就在這一瞬間將一把鋒利的七首插進了劉君武的背心窩。

劉君武霍地轉過身來，駭異萬分地說：「你……你……你竟然如此卑鄙……如此狠毒？」

「師兄，對不起，我絕不會讓你落在毛運祥那帮人的手裏，那樣會使師父在九泉之下蒙羞，原諒我……」

劉君武倒了下去，高新喬這一刀刺得太準了。高新喬凝視着死去的劉君武，滴下了幾滴熱淚。

那夥人現在都巳到了現場。

「怎麼回事？」毛運祥疾聲發問。

「劉師兄被殺了。」高新喬唏噓說。

「哦？……這又是誰？」

「大概是胡龍相請來的殺手……」

「是『竹刀』方霸，」關正一眼就認出來了，「他巳經好多年不在關洛平原走動了……高老弟，你掛了彩！」

「唉！」高新喬嘆息着說：「我全力注意他手中的竹杖刀，想不到他靴筒裏還有七首，劉師兄殺死他的時候，他也同時殺死了劉師兄……眞遺憾，眞遺憾！」

高新喬僞造了一個故事，顯然想保全劉君武的名節。不過，這也要胡龍相日後不對毛運祥吐露眞相才行。

那樣行嗎？這事牽涉到賠償的問題，胡龍相能够不吐露眞相嗎？高新喬爲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大概是盡心盡力，撫心無愧而巳。

「總掌櫃，你曾經問過我，爲什麼要買這樣一輛大車，現在我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了。」

「哦？」

「那輛車要用來爲我劉師兄收屍。」

× × ×

荒村。深夜。

一條黑影閃進了這個荒村。他的來臨似乎沒有引起任何注意，連狗都懶得吠叫了，因爲主人並不聽牠們的警告。

有一座茅屋的門扇敞開了，露出一綫微弱的燈光；那綫燈光忽明忽暗起來了好幾次，那似乎是一個暗號。黑影子突然閃進了茅屋，門很快地關上了。

這座茅屋內只有一個人，這個人約莫五十來歲，頭上巳經禿了頂，雖巳老邁，兩道目光却是炯炯逼人。

來人很年輕，竟然是高新喬。

等待的人有點兒興奮，也有點兒埋怨：「老弟！你教我等了半個月。」

「半個月？你以爲很久了是不是？」

「半個月是十五個白天加十五個晚上，不是很長嗎？」

「是很長。在我來說巳經很快了，我兜了一個大圈子，毛運祥可能以爲我巳經回到塞外去了。」

「令師兄的遺體呢？」

「第二天就安葬了，葬在牛角鎮。」

「好啦！現在談談咱們的事啦！」

「不是事先就說好了二一添作五。」

「可是，我沒法回家了呀？我回去之後毛運祥不是會來盤問我嗎？萬一露出馬脚，漏子可就大啦！」

「那麼，你就暫時到別的地方去避一避。」

「你教我背井離鄉，拋妻棄子？」

「有了這麼大一筆財富，你還在乎拋妻棄子？」

那老者沉默了，因爲高新喬的話的確有幾分道理。

「東西呢？」

老者從一個破舊的木櫃中取出了一隻箱子，放在桌上，他的動作很慢，神情也很穩定，當箱子揭開，琳瑯滿目的珠寶出現在眼前時，他都沒有激動。

「你還滿意嗎？」老者平靜地問。

「滿意？你是說……？」

「半個月的時間足够我獨吞這筆財富遠走高飛，但我沒有那麼作；而且將這批珠寶一一切割改鑲，手工精緻，出手容易，你應該感到滿意。」

「的確很滿意。」

「那麼，我得一半也是很公平的。」

「當然。」

「以後我永遠不會有痲煩是不是？」

「痲煩？當然不會有，永遠都不會有。」高新喬的語氣有點兒怪，同時，他將箱蓋蓋上，鎖扣扣上。

「不是要分開，一人一半嗎？」

「不，這是沒法子分的。本來劉師兄就要分我一半的，如今他巳死，這批珠寶就是我一個人的了。」

「我呢？我担了這麼大的風險，難道沒有我的份？」

「陳天保！你活了這麼大把年紀，怎麼說出這種幼稚的話呀，你要這些東西幹什麼？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原來這人就是陳天保，他當然聽得懂高新喬話中涵義，霍地站起，向後退去。

「高爺！」陳天保的稱呼也改了。「你不能這樣對待我！你不能……」

「陳天保！我既然能用最殘酷的手段對付我師兄，爲什麼就不能用這種方法對付你？你認命了吧！」

「不！」陳天保恐懼地往後退。

他的背脊貼上牆壁，巳無路可退。

高新喬緩緩地拔出了七首，他的動作雖然很慢，却有無比的威勢，他對自己似乎永遠充滿了信心。以他的功力，殺死陳天保這種人應該不費吹灰之力。

「高爺！」陳天保慈聲乞憐，「我願意放棄一切，什麼都不要，只求饒我一命，高爺！你行行好……」

「不行。這個秘密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如今你死之後，就只有我自己知道，這樣我才放心。」

「高爺！我發誓不說出來，不信你可以割掉我的舌頭……高爺，我求求你，饒我一命，求求你……」

「陳天保，人爲財死，你沒聽過？」

「高新喬！」突然一個冷冷地聲音發自他的背後。「想不到你也懂得這句話，可是你也無可避免地走上了這條路，我眞爲你可惜。」

高新喬很鎭定地站在那裏一動都沒動，毛運祥突然在這裏出現，委實太令人感到意外和驚訝了。

「總掌櫃，」高新喬冷冷地說：「你好快呀！」

「再快也快不過你，你號稱一陣風，刀快、行勁快，頭腦轉圈也快，可是你沒想到有一個人比你更快。」

「誰？」

「旋風鐵騎常春蔭常老爺子。」

「總掌櫃！你又把他給抬出來？據我所知，常老爺子根本就不會管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

「如果你眞這麼想，那你就錯了。」

「哦？」

「常老爺子雖然不問江湖事，對這件案子却有興趣。他一向以快出名，他辦案的座右銘就是『疾如風』三個字，他在了解初步情況之後，就作了一件大事。」

「什麼事？」

「釘住陳天保，這是一個魚餌，魚早晚都會來動這個餌。他的算計的確不錯，你終於來了。」

高新喬沉默着，他好像在分析眼前的情況。「高新喬！你的故事編得很好，但是也有漏洞。」毛運祥說。

「什麼漏洞？」

「關於那輛大車，你說那是買來爲你的師兄收屍的。那個時候你就巳經想到劉君武要死，爲什麼呢？因爲預謀者是你……一陣風，我猜想的不會錯吧？」

「總掌櫃！你帶了多少人來？」

「就我一個。」

「就你一個？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如果你想逞兇，那就不止一個。」

「你要我怎麼樣？」

毛運祥很認眞地說：「高老弟！只有一條路，俯首就擒。」

「辦不到。」

「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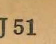
「你的本事還不够，就算在這茅屋的四週你巳埋伏了千軍萬馬，你還是不行，一陣風的刀法奇怪無比……」話聲未落，他手中的七首巳經刺了出來。

他一面出刀，一面轉身，等他整個轉過來時，刀尖巳到了毛運祥的頦下。千鈞一髮，險象環生。偏巧在這個時候，一陣強而有力的手腕飛快地扣上了高新喬的右腕。那是一個白鬚垂胸的老者。

毫無疑問，他定是旋風鐵騎常春蔭。

「小子！」白髮老者說：「是你快還是我快？」

高新喬手中的七首落下了地，他彷彿作了一場夢，一塲驚心動魄的惡夢，現在他總算夢醒了；醒了並非解脫，他還要面對法律，接受公平的制裁。（第一篇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庸・文　盧令・圖

硃砂井（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錢堃一夥人，扮作天醜帮帮衆，往三手婆婆住處尋仇，三手婆婆自問非敵，避不敢見，錢堃以第三者身份現身，以武功嚇退假天醜帮帮衆，約三手婆婆午夜在廢園相晤。錢堃返回居所，着假冒趙公玄的林一葦往找費天祥，要他放回趙小蘭，林一葦依命前往，費天祥雖震驚於趙公玄之名，但仍矢口否認曾擄來趙小蘭，雙方爭辯間，驀聽一聲輕微呻吟聲傳來，費天祥砌詞是屬下有人負傷，着人往警告勿再呻吟，以免驚擾貴客，假趙公玄起身攔阻，說是正要告辭，如有誤會冒犯之處，容日再當面致歉——

嬌娃叠遭劫

費天祥笑道：「這是什麼話，彼此誼屬至交，趙兄的事，也就是百花宮的事，咱們也會全力打聽令嬡的下落，一有消息立刻飛報趙兄，現在小弟就不挽留了。」

林一葦沒有再說什麼，轉身而去。

費天祥親自送到院子門口，待林一葦去後，急忙掩閉院門，帶着五名護花使者趕到囚禁小蘭的房間。

× × ×

小蘭仍然穴道受制，躺在床上，那名叫薛超的護花使者却長劍出鞘，神情緊張的注視着窗外。

窗外不遠，便是客棧圍牆，牆邊有一株高大的榕樹，枝葉茂密，伸延出牆頭。

費天祥喝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剛才是誰在哼哼唧唧的？」

薛超急急道：「回舅老爺，方才有人在窗外窺探，被屬下用暗器射中，故而發出了哼聲。」

「哦？誰有這麼大胆？」

費天祥急趕至窗前查看，却見院中平

瞎婦迭受欺

靜如常，不禁懷疑地問：「人呢？」

薛超道：「剛由樹上翻過牆頭逃了，屬下職責在身，沒敢追趕。」

費天祥皺着眉道：「是個什麼模樣的人？」

薛超道：「面貌沒看清楚……」

費天祥道：「光天化日，怎會沒看清是什麼人？」

薛超道：「屬下發現窗外有人影，因爲房中有客，未敢喝問，就發出了暗器，等到開窗察看，只望見一個穿灰布短衣的身體，被人扯過牆頭，外面分明還有接應的同黨，所以屬下未敢追趕。」

費天祥略一沉吟，揮手道：「出去搜搜看！」

幾名護花使者應聲欲出，突見一名店夥手捧着拜盒，匆匆進來通報道：「費老爺子，有客人來拜。」

費天祥不耐煩地喝道：「又是什麼人來嚕嗦，給我退回去，就說我現在有事，不見客！」

那店夥期期艾艾地道：「老爺子，這次來的客人好兇，只怕不見不行呀！」

費天祥怒道：「怎麼說，難道他還敢強見不成？」

店夥道：「這次來的是幾位女客，但是，一個個醜得嚇人，身上都帶着兵器，來勢洶洶，好像要殺人的樣子。」

「哦？是女客？」

費天祥接過拜盒一看，心頭不覺暗暗吃驚。

盒中拜帖寫着十四個大字：「天醜帮副帮主歐陽玉嬌頓首百拜」。

費天祥的氣燄頓時低沉下來，只得將搜查的事暫擱在一邊，仍照剛才接待林一葦同樣佈置，接見歐陽玉嬌。

歐陽玉嬌帶着「四鳳」同來，態度倒是比林一葦客氣得多，語氣却比林一葦更強硬。

一見面，歐陽玉嬌便開門見山道：「敝帮在江湖中所作所爲，費爺想必早有耳聞，咱們是恩怨分明，睚眦必報，小妹這次奉帮主令諭趕來太原府，就是爲白骨爪趙公玄的妻女而來。」

費天祥道：「趙公玄跟百花宮何關？貴帮爲什麼找上我費天祥？」

歐陽玉嬌道：「三手婆婆和她女兒小蘭，殺害了本帮三位同門，小妹奉命報仇，却聽說百花宮和趙家，已結爲秦晉之好，而且，趙小蘭也正由百花宮的護花使者保護中，所以，才依江湖規矩，備帖前來拜候。」

「這個……」

費天祥想推諉，一時却不知該如何措辭，忙假笑道：「歐陽副帮主，你一定是誤信了外間謠言，試想，百花宮是何等身份，怎麼會跟白骨爪趙公玄結親家呢？」

歐陽玉嬌道：「這麼說，外間傳言並不眞實了？」

費天祥道：「當然不眞。常言道：正邪殊途，冰炭不同爐……」

歐陽玉嬌截口道：「很好，有費爺你這句話，咱們就好談了。」

費天祥道：「談什麼呢？」

歐陽玉嬌道：「小妹想請教一件事，百花宮既然跟趙家兩無瓜葛，費爺將趙小蘭帶來飛雲客棧藏匿，究竟是存的什麼目的？」

費天祥一驚，道：「歐陽副帮主，你怎麼能武斷說趙小蘭藏在飛雲客棧內！」

歐陽玉嬌醜臉扯動，一陣冷笑，道：「不瞞費爺說，自從諸位來到太原，一舉一動，莫不在本帮嚴密監視之下，此時的飛雲客棧前後，也已經被本帮弟子層層包圍，費爺是聰明人，還用得着小妹挑明了說嗎？」

費天祥被當面揭穿了秘密，臉上一紅，不禁惱羞成怒，也冷笑着道：「百花宮存的什麼目的，那是百花宮的事，貴帮既然知道了，又何須多此一問。」

歐陽玉嬌道：「本帮和趙家有血仇未清，和百花宮却井河不犯，小妹此來，只希望費爺顧全江湖規矩，將趙小蘭交給本帮處置，咱們對百花宮並無敵意。」

費天祥搖頭道：「這個辦不到。」

歐陽玉嬌道：「爲什麼辦不到？」

費天祥道：「你是奉命而來，費某也是奉命行事，如何處置趙小蘭，那得等本宮宮主親自到了太原之後才能決定，費某人不便作主，恕難從命。」

歐陽玉嬌變色道：「費爺這是藐視江湖規例，不肯給天醜帮這份面子了？」

費天祥冷冷道：「貴帮倚仗人多勢衆，包圍客棧，私入內室窺探，這是你們先破壞江湖規例，沒把百花宮放在眼裏。」

歐陽玉嬌怒目道：「姓費的，我依禮相見，自問已無虧江湖道義，你這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事後可不要後悔！」

費天祥不答，拂袖道：「來人呀，送客。」

兩旁護花使者同聲應諾，按劍趨前。

「四鳳」也各按兵刃，怒目相向。

歐陽玉嬌冷笑一聲，站起身來道：「別以爲百花宮勢大，惹惱了我歐陽玉嬌，吃虧的還不知道是誰哩。從現在起，希望費爺多多留神，休怪歐陽玉嬌沒有先打招呼。告辭！」

說完，帶着「四鳳」轉身向外走去。

突然一聲冷喝道：「站住！」

院子門口，有人橫身攔住去路，却是剛離去不久的林一葦。

費天祥見趙公玄（林一葦）去而復返，適時出現，心裏又驚又喜，急忙搶着招呼道：「趙兄來得正好，這位天醜帮的歐陽副帮主口口聲聲要殺令嬡報仇……」

林一葦道：「這個我已經知道了，請老弟替我護衞小女，讓我先會一會這位副帮主！」

費天祥本來担心秘密被趙公玄獲悉，會對自己不諒，聽他口氣，竟毫無責怪之意，心裏一寬，忙吩咐手下護花使者小心戒備，守護囚禁小蘭臥室，決定坐山觀虎鬥，看看趙公玄如何對付歐陽玉嬌。

他當然想不到，眼前的趙公玄和歐陽玉嬌全都是西貝貨，這場把戲，只不過一齣搭檔巧妙的老千騙局而已。

× × ×

歐陽玉嬌似乎頗顧忌「白骨爪」趙公玄的威名，一面凝神戒備，一面說道：「天醜帮一向恩怨分明，你的妻女不問青紅皂白，殺了本帮三名弟子，咱們自然要報仇雪恨，這件事跟你無關，只要你不插手，咱們也不會跟你爲敵。」

林一葦冷笑道：「她們是我的妻女，我豈能袖手不管，你們要報仇，就得先過我趙某人這一關。」

歐陽玉嬌道：「既然如此，咱們彼此就見個眞章，分個强弱，如果我敗了，天醜帮門下立刻退出太原府，從此不提尋仇的事，你若敗了呢？」

林一葦道：「我敗了，情願將小女親手送出，殺剮聽便，絕不皺一下眉頭。」

歐陽玉嬌望望費天祥，道：「這話你得先問問費爺同意不同意，須知你女兒現在百花宮手中，你未必能作得了主……」

費天祥生怕林一葦受了挑撥，連忙接口道：「百花宮只是替趙兄保護小蘭姑娘，一切當然全由趙兄作主，你休想從中離間分化。」

林一葦道：「歐陽副帮主，你聽清楚了吧？」

歐陽玉嬌冷笑一聲，道：「好一個仗義勇爲的費天祥，別以爲我歐陽玉嬌眞的

就不是姓趙的敵手，誰強誰弱，現在還難說呢！」

費天祥道：「既如此，儘可放手一搏，又何必多說廢話。」

歐陽玉嬌一昂頭大聲道：「好！歐陽玉嬌先走一步，咱們在東教塲候駕……」

「不必！」林一葦橫身攔路，道：「這院落很寬敞，咱們就在此地分個勝負，用不着捨近求遠了。」

費天祥也希望固守原地，只等他們二虎相鬥，必有一傷，那時再從中坐收漁利。因此應聲道：「對，此地內外隔絕，正好較量。」

歐陽玉嬌冷哼道：「你們一定要在這兒動手，我也不反對。敢問要如何分判勝負？」

林一葦冷冷一笑，說道：「你們願意五人齊上也好，單打獨鬥也行，趙某人全都奉陪。」

歐陽玉嬌重重哼了一聲，回顧四名醜女道：「退後替我掠陣，讓本座親自會會名滿江湖的白骨爪玄功！」

四名醜女一齊躬身，道：「宰鷄何用割牛刀，弟子們願意聯手領教趙前輩的絕世玄功，如果無法取勝，副帮主再出手也還不遲。」

歐陽玉嬌故意沉吟了一下，點頭道：「也好，但你們以四對一，人數上巳經佔了便宜，可不許再使用兵器了。」

「是！」

四名醜女躬身應命，分兩列而出，對林一葦展開了包圍陣勢。

林一葦傲然一笑，道：「歐陽玉嬌，你以屬下跟趙某對敵，以爲可以從旁觀察趙某人的白骨爪神功，那就打錯主意了，趙某行走江湖一向心狠手辣，今天遇上我，算你們天醜帮合當倒霉。」

說着，雙臂緩緩上提，十指虛合，分明巳經在運集功力，準備出毒手傷人。

費天祥久聞「白骨爪」之名，從未見識過，因此全神注視着林一葦的雙手。

只見林一葦十指如鈎，指端蓄着寸餘長的指甲，其色黝黑，宛如鉄鑄的一般。

他做夢也想不到，那些指甲本來就是鉄鑄的。

接着，又看見林一葦的一雙手掌黃中帶白，白中泛青，就像塗了一層油彩。

他當然更想不到，那本來就是塗的油彩。

就在費天祥的凝目注視下，四名醜女巳逼近到林一葦的左右，而林一葦雙手十指不停的曲伸，顯然也巳「運集」好白骨爪功力，蓄勢待敵。

歐陽玉嬌突然大聲喝道：「蒼鷹搏狡兔，雙鳳展彩翎！」

這兩句又像令諭，又像歌訣的話出口，四醜女立刻「嬌」應了一聲：「殺！」利時人影飛騰，展開了搶攻。

四名醜女分明諳熟合擊之術，最靠近林一葦的兩名醜女同時蹲襠矮身，閃電般出手，一個揮掌拍林一葦的小腹，另一個更歹毒，竟施展「葉底偷桃」抓向林一葦的「命根子」。

其他兩名醜女也沒閑着，手臂齊振，一齊飛身縱起，朝林一葦頭頂撲落。

這一式「蒼鷹搏兔，雙鳳展翎」，別管它是眞打假打，都稱得上是配合佳妙，令人眩目。

費天祥不禁替林一葦捏了一把冷汗，也暗暗對天醜帮的武功刮目相視。

可是，就在人影騰空使人眼花繚亂的利那，不知道林一葦使了個什麼手法，突聽「四鳳」同時發出一聲輕吁，凌空撲擊的兩人，首先倒飛墜地。

攻向下三路的兩名醜女，也貼地翻滾，退出半丈以外。

費天祥急忙細看，只見其中兩個人竟在一招之下負了傷，一人肩上衣服破碎，臂膀上鮮血淋淋，另一人傷得更重，雙手按着肚子，腹部連衣帶肉，破了個血窟窿，幾乎可以看見從指縫間擠露出的五臟內腑。

費天祥駭然大驚。

幾名傍觀的護花使者，一個個全嚇呆了。

因爲「天醜四鳳」以四對一，出手攻敵又採合擊戰術，有的貼身下手，有的飛躍撲擊，人多招快，使人無法看清誰攻擊何處部位，自然也很難看清楚那一個是怎樣受的傷？

大家只看見人影飛騰，一觸立分，內中兩人巳經受了傷，而且傷得十分慘重，尤其那肚腹破裂的一個，眼看巳是活不成了。

趙公玄的白骨爪功力，果然駭人聽聞，如此厲害？

歐陽玉嬌也是驚容滿臉，低喝道：「丟人現眼的東西，救傷葬死，都給我滾回去！」

四名醜女，沒傷的只賸下兩名，正好一個攙扶着一個，低頭匆匆而去。

歐陽玉嬌緩步走向林一葦，冷笑道：「白骨爪果然名不虛傳，小妹不自量力，親向趙兄討教幾招。」

林一葦道：「本來早就該你親自出手，何苦要屬下晚輩們送死。」

歐陽玉嬌道：「是傷是死，那只能怪她們學藝不精，自取其果。趙兄的功力練在雙手，小妹不才，正想領教趙兄的掌上功夫。」

林一葦道：「你想怎樣較量？」

歐陽玉嬌冷冷道：「咱們兩個人，今天總得有一個不死也帶傷，小妹打算跟趙兄硬拚兩掌，純以內力定勝負，誰若存心取巧，就算誰輸了，如何？」

林一葦道：「很好，咱們就煩費大俠作個見證，只要你能硬接下我兩掌，就算趙某人敗了。」

歐陽玉嬌道：「那倒不必，不過，有句話小妹可要說在前面。」

林一葦道：「請說！」

歐陽玉嬌森冷地道：「天醜帮睚眦必報，永無休止，今天無論咱們誰敗，只要閣下還活在這世上，只要天醜帮還賸下一個弟子，這仇恨，遲早仍要尋你報復。」

林一葦大笑道：「隨時請便，趙某人若畏懼尋仇報復，就不會問罪你們了。」

歐陽玉嬌慢慢轉過臉，對費天祥一字一字道：「百花宮也不例外。」

費天祥但覺她的語聲和眼光，充滿了怨毒仇恨，令人心悸，只乾笑了兩聲，無話作答。

歐陽玉嬌突然披散了頭髮，開始提氣運功，混身骨骼不停地「畢剝」作响，同時，口裏連續發出「嘶嘶」的聲音，兩眼凝視着林一葦瞬也不瞬。

看她神情，活像一條毒蛇正準備擇人而噬。

林一葦又緩緩舉起雙手，十指曲伸，露出黑黝黝的指甲，白中泛青的肌膚。

費天祥瞪大了眼睛，這一次，他決心要看清「趙公玄」的白骨爪功是如何出手傷敵……

× × ×

先出手的，却是歐陽玉嬌。

她的雙手始終斜垂在衣袖中，突然大喝一聲，左臂揚起，掌心微凹虛合，呼的一掌向林一葦直推過去。

左掌才發，右掌又擧，同樣劈向林一葦前胸。

林一葦不避不讓，雙掌齊揚。

兩個人四隻手掌接實，只聽「蓬蓬」兩聲巨响，非僅其聲震耳，掌接處，更爆起兩股濛濛烟霧。

費天祥駭然暗忖：這是什麼掌力？竟會爆發出像火藥般的烟霧？

——他那裏會知道，歐陽玉嬌那微凹的掌心內，本來就藏着兩包火藥。

正因爲手心內藏着火藥，林一葦和歐陽玉嬌四掌接實以後，不便立刻分開，兩人掌心對掌心，閉目運氣，好像較上了內力，互不相讓。

足足過了半盞茶之久，兩人同聲吆喝，一齊撤掌。

林一葦倒退了一大步，胸部起伏，似乎耗力不少。

歐陽玉嬌却連退了兩三步，嘴角滲出一縷「鮮血」。

她一伸頸脖，「嘓」一聲，竟將「鮮血」嚥下了喉嚨，兩手一拱，道：「領教了，後會有期。」

話完，大步而去。

費天祥忙喝道：「截住她！」

左右護花使者正欲出手，却被林一葦攔住，道：「讓她去吧。」

費天祥道：「天醜帮睚眦必報，今天放走她，豈不留下無窮後患！」

林一葦淡淡一笑，道：「趙某人尚且不懼她尋仇，百花宮又何必畏懼。況且，歐陽玉嬌的功力頗爲驚人，我雖然僥倖勝了她，並未使她傷得太重，追下去，未必眞能留得住她，反落她笑柄，那就更不值得了。」

費天祥想想有理，只得嘆了口氣，道：「便宜了這醜鬼……」

接着，便吩咐護花使者們：「快去把小蘭姑娘請出來。天醜帮退走，咱們的責任也了啦，應該送姑娘父女相會了。」

後半截話，當然不是說給護花使者們聽的，而是暗向林一葦解釋自己藏匿小蘭的用心。

林一葦自然聽得懂他的話中之話，微笑了一下，道：「多承關護，待趙某父女夫妻相會團聚之後，再行面謝。」

費天祥連忙謙謝道：「好說！好說！適才趙某初至，小弟因爲不識尊面，未敢遽然承認，還望趙兄多多曲諒。」

林一葦笑道：「這也難怪，趙某言語也多有失禮之處，費老弟，千萬別放在心上。」

兩人互相客套，護花使者巳將小蘭帶來。

小蘭穴道乍解，見了林一葦，不覺吃驚，吶吶道：「你……你……」

林一葦眼眶內含着淚水，哽聲道：「孩子，不認識爹了麼？咱們父女分別的時候，你還在襁褓之中，如今都長得這樣高了，連爹也差一點不認識你了。」

小蘭期期艾艾地道：「可是……爹……你不是巳經……巳經死了麼……」

林一葦含淚而笑，輕喝道：「胡說，爹不是好好活着嗎？」

小蘭道：「眞的，我親眼看見過一具屍體，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林一葦截口道：「不許瞎扯，你娘等你都快等瘋了，咱們快些回去吧！」

不由她再說，牽着小蘭的手，大步而去。

費天祥聽了小蘭臨去的幾句話，突然心中一動，忙道：「趙兄請留步，小弟還有話說……」

林一葦只作沒聽見，帶着小蘭快步穿過前面院落，奔向客棧大門。

費天祥發覺不對，頓足喝道：「快追！快追！」

護花使者們却茫然相顧，不解地道：「追什麼人？」

費天祥道：「趙公玄是假冒的，咱們受騙了，快些把人給我追回來！」

幾名護花使者都大吃一驚，急忙拔劍追出。

可是，就在這一轉眼的工夫，巳經不見林一葦和小蘭的人影。

這會兒正是大白天，店中旅客進進出出，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持刀仗劍在人叢中找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護花使者們，快快而回，全被費天祥跳脚痛罵了一頓。同時下令全城嚴密搜查，務必要查出串通假冒天醜帮和趙公玄的人……

× × ×

林一葦奔回秘樓，先將小蘭交給歐陽玉嬌看管，然後將經過情形，大略告訴了錢埅，回想起適才脫身的驚險，猶覺餘悸尚存。

錢埅埋怨道：「這只怪你心虛沉不住氣，當時你若停下來不逃，費天祥決不敢動你一根毫毛。」

林一葦道：「我沉得住氣有什麼用？那小丫頭很可能把咱們的底全掀出來，眞叫人堵不住。」

錢埅道：「話雖不錯，但你這樣心虛開溜，也等於把底全抖露了，從此以後，咱們不能再用趙公玄的身份出現，連天醜帮名號也不能再用，這該有多不方便。」

歐陽玉嬌道：「事情巳經這樣了，以後的事，以後再慢慢設法吧，咱們先安排一下今夜跟三手婆婆見面的約會，是否仍在王府廢園中？」

錢埅搖頭道：「不能，時間和地點都得更改才行。」

林一葦道：「爲什麼？」

錢埅道：「太原府就只這麼大，費天祥中計受騙以後，決不會就此罷休，他一

定全城搜查你們的行踪，尤其三手婆婆的木屋和王府廢園一帶，咱們勢必得另外再打算安排呢。」

歐陽玉嬌道：「那要怎樣安排？」

錢埜略作沉吟，道：「百花宮勢大，首先，咱們必須設法將百花宮的人和三手婆婆隔離，不讓他們有合作的機會，然後才能用小蘭的安危，掌握三手婆婆，逼她說出王府藏珍的秘密。」

歐陽玉嬌道：「如何才能隔離百花宮和三手婆婆？」

錢埜道：「這件事，關鍵全在蕭雲身上，要想使百花宮放棄王府藏珍，唯一方法，只有先將蕭雲弄到手。」

林一葦接口道：「這個容易，姓蕭的小子不過是個紈袴公子，現在又一個人住在木屋，隨便去幾個人就把他弄來了。」

錢埜道：「若像你想的那麼簡單，就不必煞費苦心去安排了，你以爲蕭雲眞的那樣容易對付？」

林一葦道：「怎麼？難道他的武功還有什麼驚人之處？」

錢埜道：「蕭雲是百花宮的獨子單傳，姑無論他的武功如何，礙於三手婆婆在傍，咱們決不能光天化日去動手刦持他，此事只宜智取，不可逞强。」

林一葦道：「依你說該怎麼辦？」

錢埜道：「辦法是有，但還得歐陽大姐冒險再現身一次，此外，還要另外借重一個人……」

歐陽玉嬌道：「只要事情能够成功，錢兄，你儘管吩咐，水裏火裏，我歐陽玉嬌絕不皺一下眉頭。」

錢埜正色道：「你這次再去木屋，主敵不是三手婆婆而是百花宮，會遭遇何種情況，現在還無法預料，必要的時候，我會出面援助你，萬一事敗，有小蘭在咱們手中，全身而退，應該沒有多大問題，可是，另外借重的一個人，却恐怕要費些唇舌。」

林一葦急問：「那人是誰？」

錢埜道：「就是被咱們意外俘獲的璇璣堡堡主藍子欽。」

林一葦和歐陽玉嬌齊都一怔，道：「哦？你的意思是想要他——」

錢埜道：「我想放了他，讓他到木屋去見三手婆婆，替咱們探聽王府藏珍的秘密。」

林一葦第一個就不贊成，連連搖頭：「這太冒險了，藍子欽就是爲了王府藏珍而來，即使他探聽到什麼秘密，也不會告訴我們。」

歐陽玉嬌也反對道：「擒虎容易放虎難，藍子欽的武功不弱，這次被咱們所擒，全屬意外，我想，他絕對不肯跟咱們合作。」

錢埜微笑道：「我說放他，當然有能够控制他的把握，而且，我敢保證他一定會跟咱們合作，絕不敢生貳心。」

林一葦和歐陽玉嬌同聲問：「有什麼方法？」

錢埜道：「藍子欽夫妻情深，一向畏妻，咱們放了他，却留下芸娘，他必然會俯首貼耳，乖乖聽命。」

歐陽玉嬌道：「可是他——」

錢埜截口道：「他是堂堂璇璣堡的堡主，咱們當然不能以眞實身份跟他談合作，這點我已有安排，不必担心。」

歐陽玉嬌想了想，終於點頭道：「好吧！我全聽你的，你說怎辦就怎辦。」

錢埜道：「你先派人去探探木屋的動靜，我去跟藍子欽談談，咱們半個時辰以後，仍在這兒見面，再作決定。」

歐陽玉嬌應諾而去。

錢埜又對林一葦叮囑了一番話，然後才獨自前往幽禁藍子欽夫婦的秘室。

他一走，林一葦也匆匆離去，只是臨去之前，已更換了衣服，並且掩蔽了本來面貌。

林一葦的面貌原來跟趙公玄十分相似，爲了躲避百花宮耳目，不得不掩去本來面目。

× × ×

不到半個時辰，三個人又在大廳內晤面。

林一葦最先報告市街上的情況，一切似乎並不如錢埜想像那樣嚴重——百花宮可能因爲人手不足，只在城中幾處較大的客棧搜索了一遍，並未展開全城搜查。

歐陽玉嬌帶回來的消息更是令人振奮——木屋平靜如故，三手婆婆和蕭雲却一直沒有離開過，顯然，他們並不知道「天醜帮」是被人假冒的，也沒有跟飛雲客棧的費天祥取得聯絡。

這些消息，對他們即將採取的行動，無疑都是非常有利的。

可是，錢埜臉上，却流露出濃重的憂色。

歐陽玉嬌和林一葦都大感不解，詫問道：「莫非藍子欽夫婦不肯答應合作？」

錢埜搖頭道：「不，藍子欽已經完全同意合作的條件，而且已經到木屋去見三手婆婆了。」

歐陽玉嬌道：「那還有甚麼可担心的，咱們立即按計劃實行呀。」

錢埜又神色凝重的搖搖頭，道：「不行，這件事，只怕其中另有變化。」

林一葦愕然道：「其中會有甚麼變化呀？」

錢埜徐徐地道：「據你們打聽到的消息，未免太不合常情，我懷疑那棟木屋中已被佈置了陷阱。」

歐陽玉嬌瞠目道：「怎麼會？」

錢埜道：「費天祥既已發覺你們的來歷可疑，必然會知會木屋中的蕭雲，至少，他應該派遣人手去木屋附近監視，絕不可能守在飛雲客棧中毫無行動。」

林一葦和歐陽玉嬌都默然了——的確，費天祥縱然人手單薄，無力作全城嚴密搜查，至少應該把情況告訴蕭雲，以免再上當才對。

錢埜接着又道：「我想，此事都是表面平靜，暗中越蘊藏着凶險，三手婆婆不好欺，費天祥更不笨，內中情形，實堪尋味，咱們必須冷靜，千萬不能冒險。」

林一葦道：「就算果如所料，咱們應該怎麼辦呢？」

錢埜沉吟了一會，道：「你們暫時不要離開，由我去一趟木屋。」

林一葦和歐陽玉嬌幾乎同聲道：「萬一他們識破了你的形藏，豈不糟了。」

錢埜道：「我並沒有假冒任何人的名

號，他們也不知道我的眞實身份，從何識破我的形藏？」

林一葦道：「可要派人暗中跟去，以便傳遞消息。」

錢埜道：「不必，你們在這裏略待片刻，我很快就回來。」

說完，獨自離去。

歐陽玉嬌和林一葦在小樓中等候，又過了半個多時辰，仍然不見錢埜回來。

歐陽玉嬌不覺起疑，對林一葦道：「該不會是出了甚麼意外吧？」

林一葦搖頭道：「不會的，錢大哥行事謹愼，他會知道如何自保的。」

歐陽玉嬌道：「老林，說句實話，我覺得有些不放心他。」

林一葦詫道：「你是指——錢大哥會跟我們玩甚麼花樣？」

歐陽玉嬌道：「人心難測海難量，我們跟他萍水相逢，彼此並無深交，只因爲你的面貌酷似趙公玄，我的外貌可以冒充天醜帮，他才願意跟我們合作騙取王府藏珍，一切計劃，全由他一手安排，現在我們的形跡業已敗露，失去了利用價值，萬一他……」

林一葦混身一震，急忙道：「你不要這樣多疑，既然合作，就應該彼此信任，如果相互猜疑，怎麼能成大事呢。」

歐陽玉嬌道：「可是，我們對他一無所知，他却對我們瞭如指掌，防範之心，總不能沒有。」

林一葦道：「依你的意思——」

歐陽玉嬌道：「我們應該設法查明他的眞身份，譬如說，木箱中那具趙公玄的屍體，究竟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他跟趙公玄是甚麼關係？他怎麼會知道王府藏珍的秘密……」

林一葦道：「他不是已經說過了嗎，那是他無意中遇見了趙公玄，當時，趙公玄正傷重垂危，臨死之前，透露了藏珍的秘密。」

歐陽玉嬌搖頭道：「這一番說詞根本不通，令人難以相信。」

林一葦道：「爲甚麼？」

歐陽玉嬌道：「如果他說的是實話，他儘可將趙公玄的屍體送去木屋，坦述經過，三手婆婆也一定會拿他當朋友看待，又何須要我們串演這齣假戲呢？」

林一葦愕然，竟無詞以對。

歐陽玉嬌又道：「三手婆婆兩眼俱瞎，只有一個女兒小蘭在身邊，人單勢孤，急需帮手，如果有人送回趙公玄的屍體，三手婆婆必然會感激，也必然會把那人當朋友看待，他捨此捷徑不走，却要我們扮演假戲，這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擧嗎？」

林一葦越聽越心驚，喃喃道：「是啊，他這麼做，目的何在？」

歐陽玉嬌道：「我猜，趙公玄八成是被他害死的，他不敢直接送回屍體，怕三手婆婆問出破綻，才想出這條以假亂眞的計謀。」

林一葦駭然道：「果眞如此，我們可得特別當心，趙公玄尚且不是他的對手，我們更不用提了。」

歐陽玉嬌壓低了聲音道：「所以，從現在開始，你我必須嚴密合作，彼此帮助，有事的時候才能聯手對付。」

林一葦憂心忡忡地道：「我們……能對付得了嗎？」

歐陽玉嬌道：「二人同心，黃土變金。我們表面上別動聲色，暗中隨時提高警覺，等到王府藏珍到手，就給他來一個先下手爲强。」

林一葦吶吶道：「這……這……」

歐陽玉嬌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難道你要等到別人先對你下手？」

林一葦顯然已經沒有主意，連連點頭道：「好吧，我聽你的就是了，但我們最好能做得秘密些，不要讓他先起疑心。」

歐陽玉嬌道：「這是當然……」

正說到這兒，突見牆頭人影一閃，錢埜匆匆踰牆而入。

林一葦和歐陽玉嬌急忙起身迎上前去，却見錢埜衣衫不整，氣喘咻咻，分明遭遇了變故。

林一葦吃驚地問：「情形如何？」

錢埜搖搖頭，喘息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幸虧你們沒有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歐陽玉嬌道：「那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錢埜道：「百花宮主蕭桐親自率領大批高手趕到了。」

「啊——」

林一葦和歐陽玉嬌同時驚呼失聲，臉上都滿佈驚容。

錢埜道：「如今，三手婆婆居住的木屋，已由百花宮門下嚴密防守，若非我見機得早，險些無法脫身，我怕他們跟踪發現這地方，只得去城外兜了好大一個圈子才回來，總算還沒有敗露形藏。」

歐陽玉嬌道：「那麼，金花聖母有沒有來？」

錢埜道：「尚未遇見，不過，蕭桐既然親自來了，足證百花宮對王府藏珍勢在必得，那老婆子八成也已經到了太原。」

林一葦道：「這麼說，我們的計劃豈不是要改變了麼？」

錢埜道：「事已如此，非變更計劃不可了，爲了安全起見，咱們的人暫時都不能離開這座宅子，到入夜以後，再看情形應變吧。」

林一葦道：「三手婆婆今夜還會去廢園赴約嗎？」

錢埜道：「她要證實趙公玄的生死，我想她會去的。」

林一葦道：「但今夜的王府廢園，必然也在百花宮的監視之下，我們還能够去麼？」

錢埜道：「王府藏珍的秘密，只有三手婆婆一個人知道，就算是龍潭虎穴，我們也非去不可，但是，要去也只能由我一個人去，你們不必去冒這個險。」

林一葦望望歐陽玉嬌，似乎想徵詢她的意見，却見歐陽玉嬌正在凝神沉吟，好像根本沒有注意錢埜的談話。

錢埜又道：「這地方已經不安全，入夜以後，你們要設法將小蘭和芸娘遷出城外去，還有趙公玄的屍體，也得一齊搬走，這兩個人和一具屍體，就是我們手中最大的本錢，千萬不能失去。」

一直很少開口的歐陽玉嬌突然問道：「藍子欽去木屋的情況如何了？」

錢堃道：「看情形，多半已被蕭桐截去了，不過我相信藍子欽絕不敢出賣咱們，短時之內，三手婆婆也不可能透露王府藏珍的秘密，這是一着伏棋，要等時機到時，才能發生效用。」

歐陽玉嬌沒有再問，只輕輕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道：「不久以前，木屋還很平靜，想不到，百花宮主蕭桐倒來得眞快……」

她雖然沒有直說出來，言外之意，分明對錢堃帶回來的消息有些不大相信。

林一葦比較老實，倒還沒有這種猜疑，只是憂慮地道：「百花宮人多勢大，三手婆婆有百花宮作奥援，恐怕不會那麼容易就範了。」

錢堃笑了笑，未置可否。

看來，他早已經成竹在胸，只是不想多作解釋。

× × ×

一日易盡，轉眼已是黃昏。

木屋中已點燃了燈火。

三手婆婆獨自坐在堂屋中，房子裏靜悄悄地，門扇大開，寂無人聲。

搖曳的孤燈，照在三手婆婆陰沉的臉上，使這棟簡陋的小木屋顯得有幾分陰森可怖。

其實，有燈無燈，對三手婆婆來說全都一樣，她雙目失明，根本不能視物，如今那盞燈和那扇打開的門，分明是爲了別人而設。

她也分明正在等候一個人——一個在她預計中必然會來的不速之客。

時間慢慢消逝，天色已經黑盡了，三手婆婆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彷彿是一尊石像。

突然，她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吐出，語聲平靜地說道：「請進。」

一條人影出現在屋門口，却沒有進入木屋。

那是一個頭上戴着闊沿笠帽，混身黑衣的人，肩後斜插着長劍，整個臉部全隱藏在帽沿暗影下。

黑衣人側着身子站在門口，既沒有跨進木屋，也沒有開口，顯然正在搜索這木屋內外有沒有埋伏。

三手婆婆冷笑道：「朋友，你既然敢來，爲甚麼又這樣胆小。」

黑衣人也笑了笑，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來並無惡意，不願被百花宮誤會做了劍靶子。」

三手婆婆道：「放心吧，百花宮的人，已經全部撤走了，這木屋週圍五十丈內，除了我瞎老婆子，絕沒有任何埋伏。」

黑衣人道：「這是蕭桐的主意？還是你的安排？」

三手婆婆道：「是我瞎老婆子要求蕭宮主這樣做的。」

黑衣人說道：「哦！蕭桐他居然肯答應？」

三手婆婆道：「不答應也得答應，這是我的家，任何人都不能替我作主。」

「好！」黑衣人一步跨進了木屋，笑道：「不愧是趙大嫂，兄弟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人雖然進了木屋，却飛快地閃向門側，目光如刀，向屋子裏迅速掃視了一遍，仍舊毫未鬆懈戒備。

三手婆婆一擺手，道：「請坐。」

黑衣人道了一聲謝，側着身子面門坐下，道：「大嫂遣走了百花宮的人，莫非料定我會來？」

三手婆婆道：「不錯，我知道你一定會來，因爲你心裏比我更着急，已經等不及午夜了。」

黑衣人似乎略感意外，道：「這麼說，你也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三手婆婆道：「我不管你是誰，也不問你有甚麼目的，我只關心女兒的安危和丈夫的生死，你能替我辦妥這兩件事，任何條件我都願意接受。」

黑衣人笑笑道：「大嫂眞是快人快語，只是有些誤解我的來意了。」

三手婆婆道：「誤解了甚麼？」

黑衣人說道：「聽大嫂的口氣，好像是我刼持了令嬡，特地到來談交換條件似的。」

三手婆婆道：「難道不是？」

黑衣人道：「這完全是誤會，刼持令嬡的人是費天祥，後來被人從飛雲客棧將令嬡架走，這件事，根本與兄弟我毫無關係。」

三手婆婆大聲道：「那你的來意是甚麼？」

黑衣人道：「我是趙公玄趙大哥的朋友，此來只是想奉告一些關於趙大哥的近況消息。」

三手婆婆突然激動起來，緊握着拐杖的手，不停地顫抖，好一會，才極力壓制住激動，緩緩問道：「告訴我，公玄他……他怎麼樣了？」

黑衣人道：「我說出來，大嫂千萬要鎮定，不可過份激動。」

三手婆婆連連點頭，道：「我會的……你儘管實話實說吧……」

黑衣人壓低了聲音，一字一字地道：「趙大哥身負重傷，不能如約來跟大嫂晤面！」

「啊！」

這短短兩句話，就像兩根尖針，同時刺入三手婆婆的肌膚，她一聲輕呼出口，整個人突然從椅上跳了起來，五指疾翻，閃電般扣住黑衣人的手腕。

黑衣人沒有躲避，也沒有掙扎，只是平靜的注視着她的神情變化。

三手婆婆全身都在顫抖，連聲音也在顫抖，急速地道：「你再說一遍，再說一遍！」

黑衣人徐徐道：「我是說，趙大哥負了傷，暫時不能如約跟大嫂見面。」

三手婆婆顫聲道：「你的意思是說，他並沒有死？」

黑衣人道：「是的。」

三手婆婆突然鬆手，「蓬」地一聲又坐了下來，喃喃道：「這是眞的嗎？他眞的還活在世上……」

黑衣人道：「不錯，他還活着，而且已經到了太原府。」

三手婆婆仰面長吁，瞎眼中竟流下兩行熱淚，一面却帶淚而笑，自語道：「我知道他一定會來的，他說過來，一定會來，從來沒有失過一次信……」

語聲微停，忽又問道：「那木箱裏的

屍體，又是誰呢？」

黑衣人道：「就是趙大哥。」

三手婆婆一驚，道：「你不是說他還活着嗎？」

黑衣人道：「他是活着，但不幸中了奇毒，整日僵臥昏迷，不能夠言語行動，就跟死一樣。」

三手婆婆道：「你初來的時候，爲甚麼不說？」

黑衣人道：「是趙大哥吩咐不許我說出來，因爲他已經服用過解毒的藥物，必須等七七四十九天以後，才能將體內毒性控制，才能夠開口說話，在這段時期內，非但不可打擾他，更不能洩漏他的下落，以免被仇家追踪殺害。」

三手婆婆聽了這番話，說不出是驚是喜，又有些半信半疑，忙又問道：「是誰害他的？他有沒有告訴你？仇人是誰？」

黑衣人搖頭道：「趙大哥沒有說，也不許我問，只吩咐我將他秘密送來太原，設法讓他安靜地治療毒傷，所以，我才編了一套謊話，租下這間閣樓，原意是想讓他在自己家中，神不知鬼不覺的養傷，却不料事有變化，蕭雲主僕也搬了進來，我既不能拒絕，又不能明言，只有再將趙大哥搬走了。」

三手婆婆夫妻情重，已顧不得細想這故事是眞是假，急道：「他人在甚麼地方？快帶我去見他！」

黑衣人道：「人在一處很隱密安全的地方，可是，目前還不能引大嫂去。」

三手婆婆道：「爲甚麼？」

黑衣人道：「因爲有兩件顧忌。」

三手婆婆道：「甚麼顧忌？你說。」

黑衣人道：「其一，大嫂眼睛不便，趙大哥又毒傷未癒，無法言語，相見不能交談，徒亂人意，反增猜疑。」

這是實情，三手婆婆只有承認。

黑衣人道：「其二，百花宮心懷叵測，對此地的動靜必然時時在監視之中，萬一被他們跟踪發現了趙大哥藏身的地方，驚擾了療傷，後果將不堪設想。」

第二點顧忌更是合情合理，三手婆婆縱然再急於跟丈夫晤面，也不能堅持非去不可了。

木屋中頓時陷入一片沉寂，很久，很久，才聽見三手婆婆長吁了一口氣，低聲問道：「我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再見他？」

黑衣人道：「趙大哥的七七四十九天靜養期才過了一小半，還得個把月方能痊癒。」

三手婆婆輕嘆一聲，道：「啊！還要等那麼久？」

黑衣人道：「大嫂，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許多年都等過去了，短短二三十天，務必要忍耐。」

三手婆婆無可奈何的點點頭，道：「好吧，你說我該怎麼辦？」

黑衣人道：「如果大嫂相信我的話，我自然會作一番安排。」

三手婆婆苦笑了一下，說道：「我連你的眞名實姓，都不知道，那我如何相信你。」

黑衣人道：「在下錢堃。」

三手婆婆道：「我知道你是錢堃，你還自稱是大名府宏遠鏢局的鏢師……這些，能令人相信嗎？」

錢堃微笑道：「身份固然是假，姓名却是眞的。」

三手婆婆道：「其實，眞眞假假已無關重要，我丈夫跟你在一起，我就非相信你不可，你說吧，準備如何安排？」

錢堃道：「目前最重要的事，當然是設法先救小蘭回來，然後，就得設法擺脫百花宮的監視和控制，這木屋已經變成衆矢之的，必須儘快離開，另外搬到一處隱密的地方去，等趙大哥的毒傷痊癒，那時再商議取得王府藏珍的事……大嫂以爲這樣安排如何？」

他故意提到「王府藏珍」四個字，用以試探對方的反應，因爲直到現在，三手婆婆並沒有正式承認知道王府藏珍秘密。

果然，三手婆婆的神色，似乎有些震動。

但她很快又恢復了鎮定，只點了點頭，道：「好，就依你的安排，你可知道小蘭在甚麼地方嗎？」

錢堃道：「據我親眼目覩，她是被費天祥綁去的。」

三手婆婆道：「但費天祥却說她是落在天醜帮手中。」

錢堃道：「這件事，大嫂不必操心，無論她落在誰的手中，我都會設法救她回來，請大嫂先將隨身要緊的東西收拾一下，一有消息，我就來通知大嫂，立刻離開這個地方。」

三手婆婆點點頭，道：「那麼，我等你的消息好了。」

錢堃起身告辭，跨出屋門，當他穿過院子行抵籬門門口，却發現竹籬外早已有人等候着了。

那是費天祥和一個身軀偉岸，長髯過腹的中年人，此外，還有玉面郎君蕭雲，藍子欽，以及大約二十名護花使者。

錢堃連忙停步，不用猜，他已經知道那身軀偉岸的中年人，必定就是百花宮宮主——金劍蕭桐。

百花宮的人全在竹籬外面，數十道目光，瞬也不瞬凝注着錢堃，但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錢堃略一遲疑，抬手拉了拉闊沿笠帽，復又舉步走向門外。

蕭雲跨前一步，拱手道：「錢大叔，請留步。」

錢堃駐足道：「有何見教？」

蕭雲道：「我來替錢大叔介紹，這位就是我爹和我舅舅，還有這一位，是璇璣堡藍堡主……」

錢堃淡淡地拱了拱手，道：「久仰，久仰。」

蕭雲道：「前承援手，我爹十分感激，特地親自來向錢大叔致謝。」

錢堃道：「些微小事，何足掛齒，告辭……」

費天祥突然橫身，攔住去路，抱拳道：「錢兄，難得結識高人，豈能當面錯過，下處已特備薄酒，敢請錢兄移玉賞光，讓敝宮主和小弟，面聆教益，聊表一點敬意。」

錢堃聳聳肩，道：「不敢當，錢某還有些瑣事，改日再登門拜訪吧。」

說完，又想舉步。

突聽金劍蕭桐沉聲喝道：「亮燈。」

左右齊聲應諾，二十名護花使者，同時幌燃火熠子，點亮了隨身携帶的燈籠火炬。

刹那間，竹籬門外燈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晝。

錢堃似乎並不感覺意外，仍然半垂着頭，藉闊沿笠帽，掩住面龐，緩緩地道：「蕭宮主是恐黑夜中認錯人，要想驗明正身？」

金劍蕭桐道：「不敢，蕭某人一向恩怨分明，小兒承錢兄援手之助，自當銘誌不忘，錢兄既然無暇撥冗移駕，總可以讓百花宮記住友人的容貌吧。」

錢堃冷聲道：「賤容鄙瑣，不值得一識。」

蕭桐道：「百花宮但以情誼論友，從不敢以貌取人。」

錢堃輕笑道：「宮主一定要看看我的容貌，只怕見了會大失所望。」

蕭桐道：「如果當面錯過拜識尊容的機會，蕭某人更會遺憾終生。」

錢堃道：「好吧，宮主既然非見不可，在下只好獻醜了。」

說着，舉起左手，緩緩推起帽沿。

蕭桐父子和費天祥都注目盯着那張即將展現的臉，誰也沒有留意到璇璣堡主藍子欽正悄悄揚起右手……

錢堃的帽沿剛要掀起，突然風聲入耳，距離較近的七八支燈籠火炬應聲熄滅。

蕭桐等人齊吃一驚，紛紛四顧喝問：「甚麼人？」

驚亂中，其餘掌燈持火的護花使者也受到了暗襲，有的火炬被擊滅，有的手腕負傷，燈籠墜地……

誰也不知道偷襲來自何方，於是，人心駭異，個個驚惶，竹籬門外頓呈一片混亂。

等到蕭桐和費天祥喝住屬下護花使者，重新點燃燈火，門前已不見了錢堃的人影。

費天祥頓足說道：「這厮不敢顯露眞正面貌，分明是心虛，可惜被他脫身逃掉了。」

蕭雲却道：「可是，我親眼看見他用『大悲截脈手』傷了天醜四鳳，而且，他自己並沒有承認是乾坤一絕劍。」

藍子欽也附合道：「不錯，就憑他剛才在衆目睽睽之下，竟能擊滅燈火脫身退走，此人絕非等閒之輩。」

費天祥道：「我明明看見他手上是空的，也根本沒有機會讓他出手，附近一定有他的同黨埋伏接應……」

衆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金劍蕭桐擺了擺手，道：「不必再徒費唇舌去猜測了，只要他不離開太原，總有再遇見的時候，咱們回去吧。」

費天祥低聲問：「此地的佈署……」

蕭桐道：「仍照原來承諾，不可越過這道竹籬。」

百花宮的人紛紛撤離，片刻，木屋四週又恢復寧靜。

不知何時，木屋中的燈光已經熄滅，但外面所發生的一切，却沒有瞞過三手婆婆的耳朵。

木屋和竹籬雖然有一段距離，眼睛失明的人，耳朵總是比平常人敏銳。

三手婆婆不但對剛才發生的事聽得一清二楚，更聽見混亂中有人潛進了木屋。

那人的身法十分迅速，正當外面火光熄滅，呼喝聲起的時候，飛快閃進木屋，而且，一直停留在屋門背後。

三手婆婆不言不動的坐在原處，心裏却在想——這傢伙的機智和武功都屬上乘，究竟是不是「乾坤一絕劍」呢？如果是，他爲甚麼不肯承認，也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百花宮的人已經撤走了，木屋內靜悄悄地，那人在門後却沒有離去。

三手婆婆有些忍耐不住了，緩緩道：「錢爺，你可以走啦。」

那人沒有回答，只輕輕冷笑了一聲。

這一聲冷笑，使三手婆婆駭然吃驚——聽聲音，那人竟然不是錢堃。

錢堃的聲音低沉有力，那人的嗓音却微帶吵啞，聽起來就像鋼鋸鋸鐵一樣的刺耳。

三手婆婆連忙摸到拐杖，沉聲喝問：「是誰？是誰躲在屋子裏？」

門後傳來冰冷的語聲，道：「三手婆婆，別問我是誰，也坐着別動，我手中正有一具無影針筒對着你，無影針筒的厲害，想必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吧！」

三手婆婆心頭微震，道：「你是甚麼人？想幹甚麼？」

那人道：「我是甚麼人這不關重要，重要的是這具無影針筒，你還記得這東西嗎？」

三手婆婆一怔，道：「無影針筒怎麼樣？」

那人冷哼道：「你曾用這個東西，殺了本帮三名屬下，難道就忘了？」

三手婆婆駭然失聲道：「你是天醜帮的人？」

那人道：「不錯，我就是天醜帮刑堂堂主余夢龍。」

三手婆婆一提拐杖，便想站起身子。

余夢龍喝道：「坐下，不許動，否則，別怪我射你一身蜂窩。」

三手婆婆眼不能見，只得緩緩坐下，一雙白菓眼連連翻動，冷笑一聲，道：「姓余的，用不着唬我老婆子眼睛瞎，天醜帮已經有人來冒充過一次了，別以爲我會再上當。」

話猶未畢，突聽「卡」地一聲機簧响，三手婆婆的拐頭上已中了一枝毒針。

余夢龍道：「就算我是假冒的，這無影針筒總不是假的，你用它殺了本帮三名屬下，今天也要死在毒針之下。」

三手婆婆只聽那機簧聲音，知道針筒絕不假，但她心念轉動，却淡淡一笑，道：「你手中雖然有無影針筒，未必眞敢殺我。」

余夢龍厲聲叱道：「我爲甚麼不敢殺你？」

三手婆婆道：「你若敢下手，早就可以下手了，何必跟我說這許多廢話？」

余夢龍冷哼道：「並非余某人不敢殺你，我是奉了帮主令諭，留你活口，但是，你若抗命不從，我一樣有權將你當場格殺。」

三手婆婆大笑道：「天醜帮不是睚眦必報嗎？我殺了你們的人，你們又何須留我活口？」

余夢龍道：「這是帮主的令諭，有話要當面審問。」

三手婆婆道：「你們帮主，在甚麼地方？」

余夢龍道：「別問，乖乖跟我走就行了。」

三手婆婆搖頭道：「對不起，我不認識你們的帮主，也不想離開這棟木屋，他要見我，儘可以到這兒來，要我去見他辦不到。」

余夢龍怒聲道：「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三手婆婆倔强地道：「老婆子敬酒罰酒兩不吃，針筒在你手裏，要殺隨便，要叫我走却不行。」

余夢龍冷哼一聲，道：「今天只怕由不得你。」

話落，舉手輕擊三响。

一陣脚步聲，由屋外又進來兩個人。

三手婆婆不禁暗驚——因爲那兩人分明早已隱藏在木屋外，事先竟然連呼吸聲也沒發覺，顯然是兩名內家高手。

只聽余夢龍說：「此人抗命不肯去見帮主，語態傲慢，多涉不敬，請左右護法擒下她强制帶走！」

其中一人道：「是否不論傷殘，只留活口？」

余夢龍道：「正是。」

那人道：「行！你們先出去，三招之內，我就解決她。」

三手婆婆全神注意那人說話時的音調和中氣，發覺他語音凝而不散，吐氣沉穩，內力充沛，必然是個難纏的人物，連忙橫拐蓄勢而待。

（未完）

空手擲箭顯奇能

・慧心・

最近電視多次介紹一個懂得武功的人，把塑膠製成的象牙筷子在三十尺外飛擲出去，插入三夾板，這種內勁相當驚人，此人在雜技團裏面插了一脚，當衆表演，也是用抛擲筷子去表演武功的，看過他表演的人，都說這是眞功夫。

這一類雜技表演，在清代已經有人做得到，而且比較他更加出色，並把這種武功列入抛擲暗器這一類，稱做「擲箭」。

清代武術精華錄這本書裏面有所報道，竹箸代箭之法，出自少林，唐朝少林寺僧曇宗和尚創製，作爲暗器，但因他必須有內功在身，然後能够把筷子變成箭，雖無箭鏃，亦能傷人，因爲這種功夫不易練習，甚少流傳到外邊去，每一代僅以一僧承續衣鉢，免得失傳，後來相傳了許多代，不知何人接替，清初時期，有一名和尚叫做朝元，懂得此技，然後傳到外邊去，朝元和尚實在是明朝的宗室，姓朱，單名一個復字，明朝既亡，削髮入空門，不知如何，他懂得這種絕技，後來由他傳到一個青年，姓何，叫做何啓光，在江湖上跟甘鳳池相遇他就靠這一招嚇倒甘鳳池。至於甘鳳池，却名震一時，至今仍然有些老前輩談及，甘鳳池亦是朝元和尚的入室弟子，但却沒有學習過擲箭之技。有一天，甘鳳池由北路訪友，回到金陵，途經浦口，入酒肆叫喚小菜，另加黃豆若干，意圖一醉，當時甘鳳池隣座有一瘦削青年先在，甘鳳池所喚的酒菜到來，此人忽然震怒，叫酒保把那些菜搬到他那邊去，因爲他先叫喚。甘鳳池不想計較，可是，酒保不肯依從，這人却伸手自行奪取甘鳳池的酒菜進食，似乎蓄意挑戰。

甘鳳池勃然大怒，說：「我是大俠甘鳳池，名震京都，你這個小子竟然斗膽跟我作對，眞是不知死活了。」

此人照樣進食，睨了甘鳳池一眼，震聲狂笑，說：「啊！原來你就是大俠甘鳳池，你出自少林，竟然不知道少林的宗旨就是反清復明，居然斗膽自道姓名，而且自稱名震京都，辱了少林的聲譽，可恥之至。」

兩人相隔僅有一丈，甘鳳池憤然就在桌上拿起一隻空了的錫杯，向前飛擲，甘鳳池的腕勁十分厲害，其快如風，但見此人從容不迫，輕輕舉手，那隻錫杯已經給他接住。

接了杯之後，這個瘦削青年笑着說：「我叫做何啓光，如果你認爲有膽跟我決鬥，不妨留下來，沒有膽决鬥，自行走開，我並不追，現時請你看朝元和尚傳給我的絕技。」

說完這句話，他就把右手三指拈起一雙竹筷子，向前使勁擲出。

甘鳳池看見他接杯手法靈活，而且沒有給飛擲杯子過去的內勁震傷，已經有些吃驚，後來看見他竟用右手三隻指頭拈起筷子飛出，其快如風，他知道不易接招，稍爲不愼，筷子就會穿掌而過，迫於閃避，第一枝筷子因他閃避之故，挿中木柱，木柱當然比較筷子堅實，但仍給它插入，有如射箭，甘鳳池看在眼裏，更加吃驚，他剛剛轉身，第二枝筷子又再向他的臉孔射來，甘鳳池側身一閃，那枝筷子插入木門之內搖曳生姿，跟着第三枝筷子已到。

那些酒肆所用的竹桶，俱是藏着二三十枝竹筷的，如果給他像連珠箭似的飛擲出來，避無可避，甘鳳池迫不得已縱身飛躍，因此何啓光抛出的第三枝筷子，又告落空。甘鳳池仗着輕功犀利，頭硬如鐵，突然飛躍，竟將酒肆之內的薄板砌成的屋頂撞穿，凌空飛出，亦非等閒之輩，此人沒有再追。

甘鳳池一向橫行江湖，沒有敵人，那知竟給這個無名小卒，自稱何啓光，用筷子作爲飛箭出擊，險些把他殺掉，驚怒交集，且有自愧之色，後來多方面調查，才知道這一招飛擲筷子方法，仍是他的師傅朝元和尚教授，不覺惘然。

當時朝元和尚的是武林中最高的一個大師傅，因反清復明，遁跡空門，削髮爲僧，他認爲無法跟清朝對抗，故此他本人的武功並非全部教授給某一個入門子弟，他教甘鳳池的虎爪拳，天下無敵，但却從來不教暗器，至於何啓光，只是懂得抛擲暗器，却又拳脚平凡，因此之故，各人不敢輕舉妄動。

現時在電視台介紹出來的飛擲筷子這種絕技，確是眞功夫，大概他輾轉從何啓光後人那邊學習得到，亦未可料。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憨人憨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聞玉存爲取得寒碧草，和合崔衍取得的血龍珠，治癒公孫瑩瑩的傷毒，那日子午神嫗找上門來，要聞玉存跟她返回子午神宮，聞玉存毅然應命，抵達後，子午神嫗並非要處罰他，而是成全他，把他關在子午殿，要他潛習奇書絕學，並受水火煎熬之苦以增進內力，三月後，聞玉存已有大成，子午神嫗便放他返回中原，那日途經臥龍鎭，在飯館中，遇一化了裝的青衣老頭，傳音向他詢問，這數個月來，可是獲得了什麼奇遇，聞玉存初則不認，在青衣老頭說出身份後，聞玉存便坦說實在並沒有什麼奇遇，只是——

玄功驚豪客　妙計揭奸謀

聞玉存便把這幾個月的所遇，扼要的傳聲告訴了青衣老頭兒。

青衣老頭兒聽得雙目異采飛閃地說道：「小子，你眞是憨人憨福，福緣不淺，竟先得到凌瞎子的成全，又復得婁神嫗的成全，雖然婁神嫗之成全你，她是別具用心，但若非如此，你焉能在這短短的三個月內理解得梵文，領悟出『敦煌秘笈』上的曠世奇學。」

聞玉存一聽說婁神嫗是「別具用心」，心中不由立時大起反感，雙眉微揚地說道：「老人家，您這話只怕不對，誤會了婁神嫗成全晚輩之用心了！」

青衣老頭兒道：「小子，你不相信婁神嫗此舉是別具用心？」

聞玉存點頭道：「晚輩正是不信。」

青衣老頭兒微微一笑，道：「如此我老人家問你，你出得那『子午殿』時，婁神嫗有問你研究悟解出那本書沒有？」

聞玉存道：「有。」

青衣老頭兒道：「她問過你如何研究看懂那本書中的武學的方法沒有？」

聞玉存道：「問過，晚輩也詳細的告訴了她。」

「這就是了。」青衣老頭兒點頭含笑道：「小子，你可知道，看起來是她成全了你，事實上却是成全了她。」

聞玉存惑異地道：「這話怎麼說？」

青衣老頭兒笑笑道：「那本書原是『子午神宮』的絕學秘笈，曾經一度遺失，到了婁神嫗這一代雖然於偶然的機緣中尋了回去，但因不識梵文，智慧不够，無法領悟，所以直到今天，仍未能習練得上面的一招半式，如此，你明白了麼？」

聞玉存道：「您這話可是眞的？」

青衣老頭兒道：「小子，我老人家有時雖然會說假話騙人，但那得要看對象，對你絕對不會。」

聞玉存微一沉吟道：「您老人家是怎樣知道『子午神宮』的這些事的？」

青衣老頭兒笑道：「天下武林中的事，我老人家沒有個不知道的，就拿你的身世來說吧，除了那撫育你長大的少林慧空大師以外，我老人家便是當今世上知道你身世的唯一的一個。」

聞玉存星目倏然大睁地道：「您老人家眞知道晚輩的身世？」

青衣老頭兒點頭道：「我老人家說過，對你決不會說一句假話騙你。」

聞玉存眨眨星目道：「如此，晚輩請老人家告訴晚輩自己的身世。」

青衣老頭兒道：「可以，不過我老人家有個條件。」

聞玉存道：「可是又要晚輩請您吃喝一頓？」

青衣老頭兒道：「不是，我老人家要你在這裏參加比武招親擂台。」

「這個……」

「你不願意？」

「老人家原諒，晚輩既不想和人爭強，也不想做馮家的女婿。」

「我老人家要你參加比武招親擂台的用意，也並不是要你做馮家的女婿。」

「那麼老人家的用意是什麼？」

青衣老頭兒話鋒忽地一轉，道：「你的飯菜來了，你先吃飯吧，吃完了飯，我們到一處僻靜的地方好好的談談去。」

說話間，那名小二已送上了飯菜。

於是，聞玉存也就未再說什麼的，默默地低頭吃飯。

因爲二人的談話對答，都是施展的傳音入密功夫，是以店堂裏喝酒吃飯的客人雖然不少，十有八九都是武林中人，但却並未有人發覺。

聞玉存吃完了飯，付過賬，剛跨出店外，青衣老頭兒已隨後跟了出來，低聲說道：「別說話，跟我走。」

說着，脚下已快步往街南疾行。

聞玉存眉鋒不由暗皺了皺，但隨即大踏步的隨後跟了下去。

走出鎭街，轉彎東行，一直走了三里多路，青衣老頭兒這才停下脚步，回頭朝緊跟在身後的聞玉存一笑，說道：「這裏四野空曠無人，我們就在這談談好了。」

聞玉存星目閃動地四望了一眼，只見四面都是禾田，冷月清輝下，一眼可以望出五里以外。

他剛四望了一眼，青衣老頭兒又笑說道：「小子，在未談一切之前，我老人家要先試試你的武功身手，已經練到什麼火候了，小心！」

「小心」兩字出口，招式已發，倏然抬手直朝聞玉存胸前抓去。

竟是說「試」就出手，不容聞玉存有絲毫思考的餘地。

聞玉存雙眉不由微微一揚，閃電抬手翻腕，已奇快絕倫地一把攫住了青衣老頭兒抓來的腕脈。

青衣老頭兒先是神情一呆，繼而雙目異采飛閃地問道：「小子，你這手法可是『敦煌秘笈』上的武學？」

聞玉存放手鬆開青衣老頭兒的腕脈，點頭道：「不錯，這正是『敦煌秘笈』上的武學。」

青衣老頭兒道：「招式何名？」

聞玉存道：「名『閃電擒龍手』。」

「閃電擒龍手。」青衣老頭兒輕唸了一句，雙目忽然一亮，道：「我老人家明白了。」

聞玉存道：「老人家明白什麼了？」

青衣老頭兒道：「明白『敦煌秘笈』是那一位前輩武林奇人留下的絕學了！」

聞玉存連忙問道：「是那一位前輩武林奇人留下的？」

青衣老頭兒笑了笑，道：「我們先坐下來，再慢慢的談吧。」

說着，他先矮身盤膝坐了下去。

聞玉存立刻也跟着矮身盤膝坐下。

青衣老頭兒輕咳了一聲，緩緩說道：「百多年前，武林中出現了一位少年英俠，他一出江湖，便辣手戮殺了很多的江湖人物，雖然，他所殺之人，大都是江湖上窮兇極惡的惡徒，但是，由於他殺得太多了，讓人覺得他太以殘忍，太以好殺，因此，引起了一位佛門聖僧的慈悲心腸，以無邊佛法，渡化了他，皈依佛門，曾在大雷音寺中，苦修多年，後來雲遊天下，不知所終。」

聞玉存微一沉思，問道：「這『閃電擒龍手』就是他老人學的絕學？」

青衣老頭兒點頭道：「不錯，除此以外，他最具威力厲害的奇學是八招『天籟劍法』和一式『震天指』！」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有這劍法指法麼？」

「有。」聞玉存點點頭，問道：「您知道他老人家當年的號諱稱呼麼？」

青衣老頭兒道：「他俗家姓官名宏庭，皈依佛門後的法號心禪。」

話題倏地一變，轉入正題的說道：「小子，你願意答應我老人家的條件麼？」

聞玉存眨眨星目道：「請老人家先明白告訴晚輩，用意是什麼？」

青衣老頭兒道：「明天是擂台比武的正日，我老人家想在今晚先攖他個胆戰魂驚，心神不安！」

聞玉存一怔！道：「這是爲什麼？」

青衣老人道：「希望能够阻止明天的擂台。」

聞玉存眉鋒微微一皺，道：「老人家爲何要這麼做？這可是件損陰德的事！」

青衣老頭兒搖頭道：「恰恰相反，我老人家認爲這是件積功德的好事！」

聞玉存雙眉深蹙地道：「老人家既這麼認爲，想來必然有道理了，晚輩請問道理？」

青衣老頭兒想了想，道：「小子，老實告訴你吧，這比武招親擂台只是一種手段，一個陰謀！」

聞玉存道：「何以見得？」

青衣老頭兒道：「你可是不相信我老人家的話？」

聞玉存搖頭道：「晚輩不敢，晚輩只是請問何以見得是一種手段、陰謀，理由何在？」

青衣老頭兒目閃異采地輕聲一笑，道：「小子，我老人家現在才發覺，看你一臉憨像，傻乎乎的樣子，其實你是大智若愚，智慧高絕，我老人家雖然素向自譽心智過人，可是和你比起來，只怕連你的一半也不及！」

聞玉存神情憨然的一笑道：「老人家，您太誇獎高抬晚輩了，晚輩這只不過是因爲不明白而請問，那能說得上什麼大智

若愚，智慧高絕……」

青衣老頭兒含笑接口道：「我說的乃是眞心話，你也不必謙虛客氣了！」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以你看，我老人家是好人還是壞人？」

這是個考驗，也是別具深意的心機。

聞玉存星目倏然凝視了青衣老頭兒稍頃，說道：「您老人家應該是前者。」

青衣老頭兒道：「何以見得？」

聞玉存道：「晚輩只是這麼覺得。」

青衣老頭兒眨眨眼睛道：「是根據的什麼？」

聞玉存道：「您的眼神！」

青衣老頭兒明知以人「眼神」測人之好壞，十有八九正確不會差得多大，但他却故作惑然不解地道：「眼神？」

聞玉存點頭道：「是的，慧空大師曾對晚輩說過，眼爲心之神，心術不正之人，其眼神亦必不正。」

「哦！」青衣老頭兒點了點頭，道：「如此，你願意相信我老人家麼？」

聞玉存凝目問道：「相信您什麼？」

青衣老頭兒道：「相信我老人家不會害你，不會讓你有辱你的家聲！」

聞玉存星目倏又一凝，道：「請老人家賜告晚輩的身世。」

青衣老頭兒道：「事完之後，我一定告訴你。」

聞玉存道：「爲什麼不在現在？」

青衣老頭兒搖頭道：「現在還不是時候。」

聞玉存劍眉微微一皺，道：「先父先母可也是武林中人？」

「不但是武林中人，而且身份聲望兩高！」

「您認識先父先母？」

「算得上是交情不差的好朋友！」

「如此，晚輩應該稱呼您伯父了！」

「事實確該如此，不過，這稱呼也必須留待『臥龍莊』事了以後。」

「這又是爲什麼？」

「現在別問，到時候你自然明白。」

聞玉存心念暗轉了轉，道：「晚輩請老人家賜告尊姓號諱，這總該可以吧！」

青衣老頭兒搖頭道：「這也不行，也要等事完以後。」

聞玉存兩道劍眉方自一蹙，青衣老頭兒却又接着問道：「小子，你現在可願意相信我老人家，聽我老人家的話麼？」

聞玉存默然沉思了片刻，點頭道：「晚輩聽您老人家的話就是。」

青衣老頭兒輕聲一笑道：「好，現在我們就去吧！」

話落，長身自地上站了起來。

聞玉存跟着站起身子，問道：「去什麼地方？」

青衣老頭兒道：「去一處有美酒佳餚吃喝的好地方。」

聞玉存心中倏有所悟地星目一眨，道：「臥龍莊？」

「不錯。」青衣老頭兒一點頭道：「正是臥龍莊。」

聞玉存道：「現在時刻已是初更將半，這會兒才去不遲了些麼？」

青衣老頭兒搖頭道：「一點不遲，現在去正是最恰當的時候。」

於是，青衣老頭兒在前，聞玉存隨後，脚下有若行雲流水般穿過「臥龍溝」鎭街，直奔「臥龍莊」。

「臥龍莊」，地方大，氣派更大。

高大的門樓，形勢雄偉而巍峨，護莊圍牆足有三丈多高。

莊門外，火把高燒，明亮如同白晝。

青衣老頭兒和聞玉存來到「臥龍莊」外；只見莊外五十來丈大小的空地上，站立了許多人，都是些武林少年俊逸，黑白兩道上的江湖豪雄，全都望着面前一爿十丈許寬闊，鋪着細沙的沙地，裹足不前。

青衣老頭兒目光一瞥細沙地，心中雖然已經猜料到這是怎麼回事，但却裝着不明白地，望着身旁的一個黑衣大漢問道：「兄台，大夥兒爲什麼都站在這兒，不進莊裏去？」

那黑衣大漢見青衣老頭兒形狀猥瑣，貌不驚人的樣子，心中頗有點瞧不起的神情，冷冷地說道：「你看見面前的細沙地沒有？」

青衣老頭兒點頭道：「老朽看見了，這爿細沙地怎麼樣？」

黑衣大漢道：「要想進莊，必須能縱過這爿十丈細沙，你能嗎？」

「哦！」青衣老頭兒望了望眼前的一爿細沙地，道：「老朽可以試試，不過，沒有把握。」

黑衣大漢一聲冷哼，道：「如果沒有把握，你就最好別試。」

青衣老頭兒道：「爲什麼？」

黑衣大漢道：「這細沙有毒，沾上了毒沙可不是件好事。」

「這細沙有毒？……」青衣老頭兒一怔！瞪目道：「這話是誰說的？」

黑衣大漢道：「是『臥龍莊』的人說的，難道還會有假！」

青衣老頭兒神情做作地呆了呆！自言自語地說道：「這是爲什麼？馮大善人爲何要這樣做？這種行爲倒不像是在爲愛女選擇佳婿。也不是個大善人的心腸了。」

黑衣大漢道：「但是『臥龍莊』的人剛才已經解釋過了，馮大善人這麼做是有理由的。」

青衣老頭兒雙目一凝，道：「臥龍莊的人是怎麼解釋的？」

黑衣大漢道：「臥龍莊的人解釋得很有理，他們說前來參加擂台和看熱鬧的人太多了，臥龍莊雖大，可也無法招待容納這麼多的人，所以才臨時設下三關，必須通過三關才能進莊接受招待，也才有資格報名參加比武招親擂台！」

「哦，原來如此。」青衣老頭兒聽後，這才算是恍然明白了地點了點頭說道：「這麼，這十丈細沙地就是第一關了。」

「不錯。」黑衣大漢道：「第二關第三關比這第一關更難！」

青衣老頭兒道：「第二和第三兩關是什麼？」

黑衣大漢抬手一指莊門口門樓下地上的一塊丈多高的巨石，說道：「你看見那塊巨石麼？」

青衣老頭兒連忙抬眼望去，故作一驚地說道：「呵！好大的一塊石頭，怕不有千斤多重吧！」

其實他早就看到那塊千斤巨石了。

黑衣大漢點頭道：「那正是塊重逾千斤的巨石，縱過細沙地之後，必須有極深厚的內功眞力移開那塊巨石，才能進入莊門。」

「這第二關確實比第一關還難！」青衣老頭兒又問道：「第三關呢？」

「這就不太清楚了。」黑衣大漢道：「據說是兵刄方面的功夫。」

青衣老頭兒默然了刹那，道：「這麼說，能夠進入莊內，接受招待的客人並不多了。」

黑衣大漢道：「可也不少，已經有二十多位進去了。」

青衣老頭兒道：「少年人多不多？」

黑衣大漢道：「不少，我看着進去的就有八個。」

青衣老頭兒眨了眨眼睛，忽然轉向聞玉存問道：「小哥兒，你能越過這爿細沙地嗎？」

聞玉存道：「應該不是難事。」

「那塊千斤巨石呢？」

「移開它大概不成問題。」

黑衣大漢聽得雙目不禁倏然一睜，道：「小兄弟，你說你能移開那塊千斤巨石不成問題？」

「嗯。」聞玉存點頭道：「在下雖然從未試過，但應該不成問題。」

黑衣大漢目光一凝道：「小兄弟也是來參加比武招親擂台的麼？」

聞玉存神情淡然地道：「在下並不一定要參加。」

黑衣大漢雙目一眨．道：「那麼是來看熱鬧的了！」

聞玉存道：「在下原是路過此地，只能說是適逢其會，順便看看熱鬧而已。」

青衣老頭兒忽然接口說道：「小哥兒，你移開那塊千斤巨石，旣然是不成問題，我們就快進去叨擾馮大善人一頓美酒佳餚吧！」

聞玉存淡然點頭，身軀一側，抬手說道：「如此，您老先請。」

青衣老頭兒笑道：「小哥兒，還是你先請吧，小老兒跟在你後面好了。」

聞玉存沒再說話客套，一抬腿就朝細沙上踏去。

黑衣大漢和站立在一邊的一衆武林豪雄見狀，心中全部不由暗暗一驚！

所有人，都以爲聞玉存這一步一定會落在細沙上，即連已知他身懷奇絕武學功力的青衣老頭兒，也不例外地心頭駭然一震！

可是，奇事發生了。

聞玉存一步跨出，不知怎地竟出人意外地，從容而安穩地跨過十丈寬的細沙。

一衆武林豪雄心中全都不禁鬆了口氣，但也全都驚訝地怔住了！雙目大睜地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這小子是怎麼跨過去的？難道他會邪法？……」

這正是「敦煌秘笈」上所載的，上乘輕功奇學「縮地成寸」。

青衣老頭兒雖然已知聞玉存武學功力兩皆高絕已臻上乘，但也沒有想到竟然練成這種「縮地成寸」的罕世奇學，神情也不由微呆了呆！旋即暗提一口眞氣，騰身飛越了過去。

聞玉存一步跨過了十丈細沙，莊門兩旁站立着四個黃衣中年漢子之一，立刻跨前一步，朝聞玉存抱拳一拱，說道：「請問少俠尊姓大名？」

聞玉存道：「在下姓聞名玉存。」

黃衣中年漢子側身抬手道：「請聞少俠通行第二關。」

聞玉存點頭一笑，跨步走近巨石前三尺之處岳立，目注巨石神色間閃過一絲遲疑，隨即默運「先天眞氣」，緩緩抬起雙掌虛抓；那千斤巨石竟然隨着他的虛抓之勢離地而起。

那站立在十丈細沙外面的一衆江湖豪雄，和站立在莊門兩旁的四個黃衣中年漢子，目睹這等罕世的絕學功力，全都不禁瞪大了眼睛，呆住了！

這是武林上乘奇學中的「虛空攝物」功夫，凡是武林中人大都知道。

「虛空攝物」功夫雖是武林上乘奇學，雖然非身懷絕頂功力的內家高手而不能練成，但那也能僅「攝」動一般體積較小較輕之物，如能「攝」動三五百斤重之物者；放眼當今宇內武林，幾乎已是難覓其一，遑論「攝」動千斤巨石？

聞玉存這種功力實在太已高絕，也實在太已驚人駭人聽聞了！

這裏聞玉存剛以「先天眞氣」施展「虛空攝物」奇學，「攝」得千斤巨石離地，莊門內突然傳出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少俠請收神功，够了！」

聞玉存聞聲立即收功，抬眼望去，只見一條青衣人影身形電射地自莊門內飛掠了出來，落地現身，是一個身材頎長，穿着一襲青衣，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這青衫中年文士，相貌生得頗爲不俗；白臉無鬚，雙眉斜飛入鬢，雙目精光灼灼如電，胆鼻，薄唇，算得上是個英挺的人物。

只是，他臉上缺少了一股正氣，目光稍嫌陰鷙，嘴唇也嫌太薄了些。

他，正是「臥龍莊主」馮大善人倚爲臂膀，掌管全莊一切大小事情的總管駱大成。

駱大成身形落地，立即雙手抱拳朝聞玉存一拱，說道：「在下本莊總管駱大成，迎請少俠入莊。」

聞玉存星目微凝地道：「在下只不過才使巨石離地，這樣就算通過了麼？」

駱大成含笑說道：「此巨石重一千二百餘斤，只要能將它移動就算通過，少俠先以『縮地成寸』上乘輕功一步跨過十丈細沙，復以『虛空攝物』神功將巨石『攝』之離地，以這等罕世絕學功力，若還不能算是通過，今晚只怕就沒有一位武林朋友能通過三關，爲本莊座上貴賓了！」

站立十丈細沙之外的一衆江湖豪雄，聽得駱大成這麼一說，這才明白聞玉存那跨過十丈細沙，那神奇的一步，並不是什麼邪法，而是罕絕武林的「縮地成寸」上乘輕功奇學。

「哦！」聞玉存朝駱大成笑了一笑，隨即轉向身旁的青衣老頭兒一抬手，說道：「行了，老人家請。」

青衣老頭兒剛自點頭一笑，駱大成已目視聞玉存問道：「這位前輩是？……」

聞玉存道：「在下同行的朋友。」

駱大成倏然轉朝青衣老頭兒抱拳一拱

，道：「請恕在下眼拙，請教前輩上姓高名？」

青衣老頭兒輕聲一笑道：「老朽名不經傳，姓賈名千里。」

駱大成眉頭不由暗暗一皺，心忖道：「這名字從未聽說過，看來眞是個名不經傳之人……」

他暗忖間，雙手却再次抱拳一拱，道：「原來是賈前輩，在下失敬了！」

賈千里抬手一擺，含笑說道：「駱總管別客套了，請直說吧，駱總管之意可是要老朽憑自己的能力通過這第二關入莊，是不是？」

駱大成點頭道：「賈前輩明鑒，這是規矩。」

聞玉存接口道：「在下的朋友也必按照這規矩才能入莊麼？」

駱大成肅容說道：「這是莊主訂下的入莊接受貴賓之禮招待的規矩，在下未便更改。」

聞玉存道：「不能例外？」

駱大成搖頭道：「尚請少俠原諒。」

聞玉存明目一眨道：「既是不能例外那就算了。」

語聲一頓，轉向賈千里說道：「老人家，我們走吧！」

話落，身軀一轉，作勢長身就要朝十丈細沙以外掠去！

駱大成神情不由一呆，連忙說道：「少俠且慢！」

聞玉存回首淡淡地問道：「總管有何見教？」

駱大成道：「少俠請少待，莊主規定，在下雖然未便更改，但可以請示，請容在下入內請示以後再說。」

突然，莊內傳出一聲哈哈大笑，說道：「駱總管不必請示了，老夫特許請這少俠和他的朋友同入本莊，接受貴賓招待之禮。」

駱大成聞言立朝聞玉存躬身說道：「莊主巳有令諭，在下恭請少俠和賈前輩入莊。」

聞玉存沒有立刻答理駱大成，却望着賈千里問道：「老人家以爲如何？」

賈千里輕聲一笑道：「小哥兒，你的面子够大的，小老兒這是兔子跟着月亮走，沾你的光不小，還有什麼如何可說的，進去吧。」

聞玉存轉過身子，抬手道：「如此，老人家請。」

賈千里搖頭道：「人家看重的是你，還是你先走前頭吧！」

聞玉存笑了笑，沒再多說話，舉步跨入莊門，賈千里隨後跟了進去。

跨入莊門，聞玉存脚步立即一停，轉望着駱大成問道：「駱總管，請問第三關是什麼？」

駱大成連忙上前一步，躬身陪笑說道：「第三關是兵刃，不過，少俠巳經不須通過了。」

聞玉存道：「爲什麼？這不是不能例外的規矩麼？」

眞妙，他竟在這兒刁難駱大成了，這可眞是「六月裏的債還得快」。

駱大成臉孔不禁一紅，訕訕地說道：「少俠武學功力兩皆罕絕蓋世，何須通過兵刃之關，兵刃又豈在少俠眼下。」

聞玉存星目一眨道：「這不須通過第三關，總管能作主？」

憨人也有得理不讓人的時候，竟然又是一句。

駱大成訕訕一笑道：「這是在下現身迎請少俠入莊之時，莊主交待的。」

既然是莊主交待的，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於是，聞玉存淡然一笑，道：「貴莊主現在何處？」

駱大成答道：「莊主在大廳。」

聞玉存道：「如此就煩請總管帶路前往大廳拜見貴莊主吧。」

駱大成恭敬地應了一聲，剛一邁步，倏又停住神色一肅，說道：「莊主親自迎接少俠來了。」

話落，側身垂手肅立。

聞玉存抬眼望去，只見一個方臉灰髯，雙目精芒如電，氣度威儀懾人，五旬開外年紀的紫袍老者，大踏步的走了過來，朝聞玉存和賈千里一抱拳，說道：「老夫馮化雨，歡迎二位俠駕光臨寒莊。」

聞玉存雙手抱拳躬身行禮地說道：「在下聞玉存拜見莊主。」

賈千里也抱拳一拱道：「小老兒賈千里見過莊主，並謝莊主特許小老兒隨同聞少俠入莊。」

馮化雨哈哈一笑道：「賈兄太客氣了，老夫雙眼不花，賈兄一身功力不俗，那塊千斤巨石雖重，根本難不住賈兄。」

語聲一頓，側身抬手肅客說道：「二位請先入大廳飲宴再談。」

× × ×

好寬大的一座大廳，長足有十丈，寬足有六丈。

大廳中，擺着五桌酒席，先入莊內的二十多位老少武林豪雄，早巳入席開始飲宴。

這老少二十多位武林豪雄，不用說，年青的自然都是當代武林俊逸，名門弟子，年老的都是成名武林的高手，一方霸主的人物。

當然，這些人一個個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學功力，要不然，他們焉能通過三關，成爲這大廳上的座上客。

這些人，聞玉存雖然一個不識，但賈千里却有一半是熟人。

只是，此刻因爲他臉上經過易容化裝，出現在衆人眼前的不是他的眞面目，賈千里之名又是個假名字，是以雖然有一半是熟人，但却無一人認識他。

進入大廳，馮化雨請聞玉存和賈千里在居中他自己的那一桌席位上落座之後，立即揚聲向廳中老少豪雄說道：「諸位，辱承諸位遠道光臨本莊，老夫深感榮幸，凡是今天進入本莊之人，不論明日擂台比武的勝負如何，都是『臥龍莊』的好友，『臥龍莊』也永遠以上賓之禮招待諸位好友。」

這番話，說得够好聽，够感人的，讓人覺得這位「臥龍莊主」馮大善人馮化雨，是個值得一交的朋友。

因此，馮化雨話聲一落，立刻有一位身材魁梧，神態威猛，五旬上下年紀的錦衣老者霍然從席位上長身站起，洪聲說道：「多謝莊主盛情，在下『半片雲』伍蓋天，從今天起是交定莊主這位朋友了，莊主以後如有需要伍某出力効勞之處，只要派人知照一聲，赴湯蹈火，伍某都在所不辭。」

「半片雲」伍蓋天是位燕趙男兒，成名江湖二十多年，威震燕趙，在武林中，雖然算不上是一位正道俠義之士，但却是個爲人頗爲正直的鐵錚豪雄，沒奢遮的好漢！

伍蓋天這番話，豪放，爽直感人，確實不愧是位燕趙男兒！

凡事只怕沒有人開頭，只要有人一出頭，必然立刻有人响應。

於是，二十多位老少豪雄中，立有大半之人紛紛站起了身子。

於是，願和馮化雨訂交的話聲此起彼落。

自然，這些此起彼落的話聲中，不乏一些對馮化雨的阿諛奉承之言。

這情形，只看得賈千里心中不住的暗暗直皺眉頭，也不住的暗暗冷笑。

因爲賈千里在未見到馮大善人之前，雖然並不知道馮大善人是何許人物，但他心中巳經猜想到這位馮大善人可能是當年武林中某某人，只是不敢隨便斷定而巳。

現在馮大善人就在他的面前，他看得十分清楚，也巳經斷定了，這位馮大善人正是他心中所猜想的那人。

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賈千里深信這兩句俗語乃是千古不變的「金科玉律」。

因此，他認爲今天的「臥龍莊主」馮大善人，既是當年武林中的某人，便決不可能會是個改了過的眞善人，此次這比武招親擂台之舉，很可能別具深意用心，很有可能是個意圖東山再起的陰謀手段。

賈千里是武林中有名的「智狐」，也是隻人人見了頭痛的「老狐狸」！

此刻，他早巳看清楚了大廳中所有的老少武林高手，雖然只有三分之一是正道俠義之士，但那三分之二中，却有大半是介於正邪之間的江湖豪雄，眞正的黑道人物，只不過五六個人！

他心中很明白，大半老少豪雄雖然紛紛願和馮大善人訂交，那是因爲他們都不知道馮大善人的眞實身份來歷，要是知道了，這情形就會立刻改觀了！

因此，這隻武林人人見了頭痛的「智狐」，他於心中暗暗直皺眉頭的意念飛閃之間，巳經籌思好了對付這個假冒僞善的馮大善人之策；決定於適當的時候當衆揭穿馮大善人眞實身份，以瓦解馮大善人的陰謀用心。

賈千里在暗自籌思好了對策之後，立即傳聲對聞玉存道：「小子，那邊桌子上有一個頭髮披散，滿頰于思短髮的中年白衣文士和一個白衣婦人，你看見了麼？」

聞玉存傳聲答道：「晚輩看見了。」

賈千里又傳聲說道：「等會兒，我老人家要是揭穿了馮大善人的眞實身份陰謀時，這間大廳內可能會發生變故紛亂，你一定要看緊那白衣文士和那白衣婦人；千萬不能讓他們趁亂跑了。」

聞玉存道：「您放心吧，他兩個跑不了的，要是跑掉了，您唯我是問就是。」

賈千里道：「小子，你先別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這兩個人都十分不好對付，男的武學功力高絕，女的除了一身功力所學不俗外，更精擅施毒，稍一不愼便會中她的門道，所以，對付這兩個人，你必須小心，他要是和你動手打你，你只能躲避，或是制住他的昏穴，軟痲穴，絕對不能還手傷他一根毛髮。」

聞玉存聽得心中不禁呆了呆，傳聲問道：「這是爲什麼？」

賈千里道：「因爲他是當今之世最清楚你的身世，知道你父母的生死存亡所在之人。」

「哦！」聞玉存眨眨星目道：「對那個女的呢，我也不可以還手嗎？」

賈千里道：「對女的你可以還手對付她，只要不傷她的性命就行了，如此你明白麼？」

聞玉存道：「晚輩明白了。」

賈千里道：「還有件事你必須記住，那個白衣文士他患有『失心瘋』病症，萬一他和你動手時，很可能全是不顧自己的拚命進攻招式，這一點，你要特別小心留神。」

聞玉存道：「晚輩記住了。」

他二人這裏傳聲交談完畢，那裏那些願意和馮化雨訂交，此起彼落的話聲恰好巳歇。

「半片雲」伍蓋天此際突然端起桌上的酒杯，高舉地豪聲說道：「各位，今天我們應該爲與馮莊主訂交，並爲預祝馮莊主明天能順利選得乘龍快婿之賀，借花獻佛，同敬馮莊主一杯，各位以爲如何？」

他話聲一落，一衆老少豪雄又再次紛紛响應附和，紛紛站起身子，紛紛舉杯。

然而馮大善人却雙手朝一衆老少豪雄擺了擺，說道：「謝謝諸位的盛情，不過老夫却認爲諸位這一杯酒不該敬老夫，應該轉敬另二位才合理。」

一衆老少豪雄全都不由愕然一怔，目視馮化雨。

「半片雲」伍蓋天問道：「應該轉敬那兩位？」

馮化雨微微一笑，抬手一指聞玉存和賈千里二人說道：「老夫認爲應該先敬他們二位一杯。」

這話頗有點出人意外，一衆老少豪雄全都不由微微一怔！

不過，一衆老少豪雄都不是傻子，心中意念飛閃間，立即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很明顯地，這是由於聞姓少年一身所學功力高絕之故，馮化雨才有此說。

於此可見，聞姓少年在馮化雨心目中的份量，巳超過了大廳內所有的豪雄。

因此，一衆老少豪雄也就立刻聯想到，馮化雨對明天的「比武招親擂台」，心中巳確定了聞姓少年是他「臥龍莊」的當然「乘龍快婿」！

的確，以聞玉存的一身所學功力而言，眼下這大廳內所有的老少豪雄，雖然都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但絕無一人能是聞玉存之敵！

雖然，適才在莊外通行第一第二兩關所施展的那「縮地成寸」和「虛空攝物」兩種上乘武功，一衆老少豪雄並未親眼目睹，但心中全都十分明白，這絕對假不

了！

於是，馮化雨話一落，「半片雲」伍蓋天首先轉向聞玉存舉杯豪聲說道：「聞少俠，咱家借花獻佛，敬你一杯！」

於是，大廳立刻响起了一陣七嘴八舌的附和之聲：「對，我們大家同敬聞少俠一杯！」

附和聲中，紛紛舉起了酒杯。

一些少年俊彥，對馮化雨如此特別看重聞玉存，對「半片雲」伍蓋天等衆人這種附炎趨勢的拍馬行徑，心中雖然大都有些兒不自在不屑之感，但因身居客位，又是在這等場面下，不便說什麼，無可奈何，只好隨着大家默默地舉杯作敬酒狀。

聞玉存雖然已得賈千里傳聲指點，已知馮大善人另有眞實身份，但他本是心性憨厚之人，一見這種情形，不由連忙站起身子，抱拳朝衆人連連拱手說道：「謝謝各位，謝謝馮莊主，小可……」

突然，賈千里猛地站起身子，說道：「馮莊主，你這是什麼意思？」

馮化雨一怔！道：「賈兄，老夫這有什麼不對了？」

賈千里聲調倏然地一冷，道：「馬二彪，你又想興風作浪麼？」

馮化雨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道：「賈兄，你在說什麼？馬二彪是誰？誰又是馬二彪？」

賈千里道：「你！你就是馬二彪！」

馮化雨臉色一變，搖頭道：「賈兄，你認錯人了，我不是什麼馬二彪，我姓馮名化雨，是這『臥龍莊』的莊主。」

賈千里冷聲一笑道：「馬二彪，你可以瞞得了別人，却瞞不了我，我自信我的一雙眼睛絕不會看錯人，你就是脫胎換骨，我也能認得出你。」

語聲一頓，轉向一衆老少豪雄說道：「諸位還記得二十年前太行山『斷魂谷』的往事麼？」

提起二十年前太行山「斷魂谷」的往事，眼下的一衆老少豪雄雖然大都未曾親身經歷，但都聞聽說過，知道那是件非常惡毒的陰謀，據說若不是武林「五奇」及時趕到，武林精英幾乎全部毁於「斷魂谷」中。

因此，賈千里一提起這件往事，一衆老少豪雄的臉上立時全都變了色，二十多雙目光全都灼灼電射地逼視在馮化雨的臉上。

但，一衆老少豪雄的心中也有一股懷疑與不解，不解賈千里爲何突然提起這段往事？

因爲「馬二彪」這名字，在衆人的記憶裏十分陌生，從未聽說過。

馮化雨被一衆老少豪雄的目光逼視得心頭不由一寒；但隨即揚聲哈哈大笑地道：「賈兄，你我有仇麼？」

賈千里搖頭道：「無仇也無怨。」

馮化雨道：「如此，你爲何要血口噴人，指說老夫是馬二彪，又提起那二十年前『斷魂谷』的什麼往事，老夫請問，馬二彪是什麼人？與當年『斷魂谷』的往事又有何關？」

「半片雲」伍蓋天接口說道：「馮莊主這話不錯，問得有道理，賈朋友，你解說解說給咱們大夥兒聽聽吧！」

賈千里的目光瞥視了「半片雲」伍蓋天一眼，冷笑地望着馮化雨道：「你要我抖出你的全部底來麼？」

馮化雨臉色變了變，暗吸了口氣，神情平靜而淡淡地說道：「賈朋友，你但說無妨，反正老夫不是馬二彪，你怎麼說都與老夫無關。」

厲害，他把一切都撇開了，推了個乾乾淨淨。

賈千里冷笑了笑，說道：「馬二彪，就是當年的『斷魂谷主』，也就是要陰謀一網打盡武林精英，雄霸武林的那個司馬高遠。」

馮化雨不禁心神連連震動地道：「照你賈朋友這麼一說，當年的『斷魂谷主』司馬高遠，就是馬二彪了？」

賈千里道：「不錯，馬二彪才是『斷魂谷主』的眞實姓名，也就是今天這『臥龍莊』馮大善人你閣下！」

「哦。」馮化雨淡淡地道：「賈朋友，你確實沒有認錯人麼？」

賈千里道：「我適才已經說過，你就是脫骨換胎，我也不會認錯你。」

馮化雨雙目倏然一凝，道：「這麼說，你賈朋友和那司馬高遠必是相知極深，很熟很熟的老朋友了！」

這一手更厲害，他竟然倒打一耙，反咬上了賈千里。

但是，賈千里豈是簡單人物，又豈是這麼容易就被他反咬上的？

馮化雨話聲一落，賈千里立刻哈哈一陣大笑，說道：「馬二彪，你想反咬我一口麼？別做夢了，我和你，要是相知極深的老朋友，今天此刻，便不會得當衆揭穿你了！」

馮化雨冷笑一聲，道：「賈朋友，如此，老夫請問，你怎麼那麼有把握不會認錯人的？」

賈千里道：「我這人別無長處，就是一雙眼睛向有過人之能，只要見過一次，就能永遠認得出來。」

馮化雨倏又一聲冷笑道：「賈朋友，俗語說得好，『口說無憑』，你可懂？」

賈千里冷聲一笑，道：「你這是向我要證據？」

馮化雨冷冷地道：「你既然認定老夫是那什麼馬二彪，是那『斷魂谷主』司馬高遠，就該拿出個事實證據來，總不能由你說紅的就是紅的，說黑的就是黑的，天下有這個道理麼？」

這話不錯，是理；沒有事實證據何能令人信服，天下也沒有這個道理。

儘管賈千里心中十分清楚，今天的馮大善人馮化雨確實就是馬二彪，也就是二十年前的「斷魂谷主」司馬高遠，但是要講事實證據，他可一點也拿不出來。

雖然，眼下這大廳內有個人可以替他證明，以那人在當今武林中的身份，只要點頭說一句「不錯」，馮化雨便立刻無可遁形了！

可是，這有困難，眼下那人連自己的姓名都記不得了，又怎能替他證明呢？

俗語說得好，一個「理」字能壓死人，儘管賈千里說的千眞萬確；無如馮化雨說的却是個「理」字。

這也是賈千里的疏忽，事先沒有想到

這一點。

因此，賈千里不禁皺起雙眉，語塞的默然無詞以對。

馮化雨又豈是等閒人物，怎會輕易放過這個「打蛇隨棍上」的機會。

於是，他輕聲一笑，接着又道：「賈朋友，老夫在等着你拿出事實證據呢！」

顯然，他是看準了賈千里拿不出事實證據，所以他才敢這麼說，落得大方。

他嘴裏雖然這麼說着，其實他心裏已經起了殺機，「賈千里」這名字，已經登上了他心裏的「閻王簿」。

賈千里雙眉倏然微揚了揚，道：「馬二彪，如果有人證明你確實就是『斷魂谷主』司馬高遠，算不算是證據？」

馮化雨心中微震了震，點頭道：「當然可以算，不過那必須是當今武林中身份聲望兩高之人才成。」

要找這個人來證明，對賈千里而言，應該算是個難題，但是，賈千里却似乎胸有成竹地淡然一笑，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語聲一頓，轉朝聞玉存說道：「聞玉存，現在可要看你的。」

聞玉存一怔，道：「看我的什麼？」

賈千里道：「眼下這間大廳內只有一個人能替我證明，要這個人證明，就非得你帮忙不可。」

「哦。」聞玉存眨了眨眼睛問道：「是誰？」

賈千里道：「就是那個白衣文士。」

聞玉存望望那白衣文士，有點遲疑地道：「他確實能證明？」

「當然。」賈千里點頭道：「他是這間大廳內唯一的能證明之人。」

聞玉存道：「他的證明，別人一定會相信麼？」

賈千里含笑說道：「你放心吧，以他的身份聲望，當今天下武林大概還不至於有人不相信。」

一衆老少豪雄臉上立時全都不禁現露出了一片驚異之色，目光投向白衣文士。

可是，白衣文士的臉上却神色淡漠毫無表情，對賈千里的話和一衆老少豪雄投望過去的目光全都無動於衷，毫無反應。

「這白衣文士是誰？……」一衆老少豪雄的心裏都在意念飛閃地暗想着。

此際，心中最感驚異而震凛的要算是馮化雨了，他雙目灼灼地直在白衣文士和白衣美婦人的身上打轉；因爲他也只知道這二人是一對夫婦，美婦人姓冷，文士姓雲，至於這夫婦二人是什麼出身來歷，他是毫無所知了。

倏然，那白衣美婦人開了口，語音甜美地說道：「賈朋友，妾身有幾句話不知當不當問？」

賈千里點頭道：「夫人請問。」

白衣美婦人道：「賈朋友知道拙夫是誰麼？」

賈千里道：「夫人應該明白，我要是不知道，就不會說他是這間大廳內唯一的能替我證明之人了！」

白衣美婦人道：「賈朋友眞認爲拙夫够那身份聲望替賈朋友證明麼？」

賈千里道：「他要是還不够那身份聲望，放眼當今天下武林，只怕就沒有第二個人能够了。」

「哦。」白衣美婦人眨眨美目道：「賈朋友看錯人了，也高抬拙夫了！」

賈千里微微一笑，道：「我是不是看錯人了，或者是高抬了他？夫人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白衣美婦人淡然搖頭道：「賈朋友錯了，妾身心裏可是一點也不明白，只明白拙夫雖然身懷絕學功力，但他向來淡泊名利，從不涉及江湖恩怨事非，是以他在江湖上只是位默默無聞之士。」

賈千里道：「夫人說他是位默默無聞之士，該是指他現在的名號而言吧！」

白衣美婦人倏然一笑道：「既有現在，自然也必有以前了，你可是認爲拙夫以前還有原來的名號？」

賈千里道：「不錯，我正是認爲他應該有個原來的名號。」

白衣美婦人雙目微微一凝，道：「如此妾身請問，賈朋友，拙夫原來的名號是什麼？」

賈千里淡淡地道：「我看他那原來的名號，還是等會兒由他自己說好了。」

白衣美婦人淡笑了笑，向白衣文士柔聲說道：「星郎，你該讓你的姓名讓天下武林朋友知道了！」

白衣文士臉色神情木然地道：「算了，我又不想爭雄武林。」

白衣美婦人道：「星郎，這我明白，可是那位賈朋友他把你當作另一位武林名士呢！」

白衣文士道：「隨他去好了，反正我不是。」

白衣美婦人道：「星郎，這可不能隨他去呢，讓他誤認你是那位武林名士，那可是件十分麻煩討厭的事呢！」

白衣文士道：「那妳就代我把我的姓名告訴他吧。」

白衣美婦人道：「但是賈朋友一定要你自己說他才相信呢！」

「好吧。」白衣文士無可奈何地道：「我姓雲名夢星。」

賈千里接口道：「閣下，你眞叫雲夢星麼？」

雲夢星目光冷冷地望了賈千里一眼，沒有接話。賈千里雙眉不由微微一皺。

白衣婦人却柔聲說道：「星郎，還有件事，你也該解說一下。」

雲夢星道：「什麼事？」

白衣美婦人道：「賈朋友要你替他證明的事。」

雲夢星茫然地道：「證明什麼？」

白衣美婦人道：「賈朋友說馮莊主本名馬二彪，也就是當年的『斷魂谷主』司馬高遠，你能證明麼？」

雲夢星目光望望馮化雨，搖頭道：「我不認識他，不能證明。」

白衣美婦人道：「你再想想看，見過他沒有？」

雲夢星皺眉不耐煩地道：「不用再想了，我從未見過他。」

白衣美婦人抬起一隻賽雪欺霜的柔荑，輕拍了拍雲夢星的肩膀，轉向賈千里含笑說道：「賈朋友，你都聽見了麼？」

賈千里微一點頭，說道：「老朽雙耳不聾。」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倪匡·文 盧令·圖

血雷飛珠（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英傑被龍門帮主搶走後，鬼母以血蓮子爲餌，誘到來血雷宮的衆多高手服下，然後說明她已在血蓮子中下了無名蠱毒，脅迫各高手效命，爲她攻打金虎堡，衆多高手證實鬼母所言非虛後，唯有俯首聽命，分批前往金虎堡外，聽候鬼母到來，雲蓮帶同女霹靂，輕舟減從，來到離金虎堡三十里外處泊舟登岸，策馬而行，途中，女霹靂遭人暗算慘死，而策騎前奔的雲蓮仍未發覺，那暗算女霹靂的人得手後，追上女霹靂的坐騎，追趕雲蓮，而雲蓮英聽得身後蹄聲驟急，但想不到女霹靂已死，是以頭也不回——

禍由累積起

那人策着馬，越追越近，眼看已來到了離雲蓮身後，不到四五尺處，只見他身子向前一俯，就在馬背之上，欠起身來，手指向前一伸，直點雲蓮背後的「神堂穴」！

那人出手快絕，又是在雲蓮絕不提防的情形之下出手的，照說，實在是非點中不可的。

但是雲蓮的武功，究竟不是女霹靂所能比擬，那人一指向前點出，運的力道甚勁，雲蓮一下子就覺出身後有異聲傳來，像是有人在對自己偸襲，心中一凛，立時身子，向側倒了下去。

在那一剎間，她還料不到是甚麼人在向自己出手，只當是女霹靂忽然生了異心，是以她一面向側倒去一面疾聲叱道：「你想死啊！」

那人出手快，雲蓮避得也快，「刷」地一聲響，一指已在雲蓮的身邊擦過，雲蓮直到這時，才看清向自己偸襲的手，枯如鳥爪，手指又細又長，決不是女霹靂的手，心中才陡地吃了一驚。

她身子側倒，人仍在馬背上，馬兒也一樣在向前飛馳，這時她一覺出有異，反手一掌，便向那隻枯如鳥爪的手，掌背拍了下去。

變生肘腋間

那人立時縮手，雲蓮的身子，也在這時，離開了馬背，斜斜向外，竄了出去，身子在半空中一轉，轉了過來，足才一點地，便已喝道：「甚麼人？」

可是那人動作眞快，竟也立時離馬，飛撲了過來。

那人的來勢快絕，雲蓮在急切之間，仍然未曾看清那人的面貌，只見一條又細又長，灰撲撲的人影，捲起一股塵土，帶着一股勁風，迎面撲了過來！雲蓮心中，驚怒交集，又是一聲厲叱，手腕略翻，一股殷紅的紅綫，已經電射而出。

那股紅綫，在血雷宮中，曾被雷紅嬰，以神山令逼了回去，被鬼母雲飛娘，斷下了一截來，但仍有一丈五六之長短，而且那是雲蓮自小相隨的兵刃，出手快絕，一出手，便是筆也似直，勁射而出，那人的來勢又快，眼看雲蓮這一出手，便可以佔上風了，却不料，就在紅光一閃之際，那人的身形，陡地向上，騰空而起。

只聽得「撲」地一聲響，被雲蓮內勁貫足了的那股紅綫，在那人長衣下擺之上，穿了一個孔，那人的身形仍在向上騰起，又是「嗤」地一聲，將衣服扯裂。

而那人的動作也眞快，才一騰起，手抖處，雲蓮只覺得一件晶光閃亮的東西，向自己當頭壓了下來。

這時，雲蓮仍在馬背之上，從她一發覺有人想向自己偸襲起，她就知道來人必非易與，是以也存了戒心，那精鋼罩子，才一壓下，她身子一側，便自馬背之上，斜斜向外，掠了開去。

她人向旁掠開，還未落地，便聽得「拍」地一聲響，只見一隻其大如牛的精鋼圓罩，落在馬背之上，緊接着，那匹駿馬，發出了一下慘嘶，馬背之上，鮮血像箭一般，射了出來。

雲蓮看到這等情形，心中更是大駭，她江湖閱歷，不可謂淺，可是那隻精鋼圓罩，究竟是甚麼兵刃，她却也說不上來。

直到這時候爲止，她仍然未曾看清楚，那突然向自己偸襲的究竟是何等樣人，而在這樣的情形下，她也無暇去細察，身子在半空中一翻，足跟才一點地，手揚處，三點綠光閃閃的暗器，已電射而出。

雲蓮自幼跟她母親學武，鬼母雲飛娘的武功極高，幾乎盡得武林中各大門派所長，所習的暗器功夫，得自山西唐門眞傳，而且，每一種暗器，皆給她自己淬毒，雲蓮這時，一反手射出的那三枚鐵蓮子，上面便有劇毒。雲蓮在射出那三枚鐵蓮子之際，只見對方還在半空之中，但三枚鐵蓮子，「嗤嗤嗤」向前飛出，只見那人陡地落下地來，在地上連滾幾滾，緊接着，一柄閃亮的飛刀，又已向雲蓮電射而出。

雲蓮一見對方的飛刀，刀柄上有軟索繫住，立時又反手揮出那股紅綫。

雲蓮揮出手中的紅綫，並不向那柄利刃揮去，而是去纏利刃柄後的軟索，剎那之間，索綫相交，雲蓮的紅綫，連轉幾轉，已將軟索緊緊纏住。

雲蓮和那人，一動上手，雙方的出手，都快疾無比，兔起鶻落，簡直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雲蓮自恃身邊暗器多，雖然明知對方還有一隻精鋼圓罩，究竟是甚麼東西也不知道，不可不防，但是也想先將對方的那柄利刃，纏住了再說，至少可以看一看，對方是何等樣人！

她一出手，紅綫將軟索纏住，立時手臂向後一縮。

她這裏一縮手，那人也是一縮手，剎那之間，軟索和紅綫，都扯得筆也似直。

兩人身形凝止，雲蓮已然看清楚那人，雙目深陷，身子又高又瘦，面色深棕，顴骨高聳，頭髮濃密，看來不類是中土人士。

雲蓮只看得一眼，便厲聲喝道：「你是甚麼人？」

那人在雲蓮喝問的同時，也怪聲叫了一下，可是他叫的是甚麼，雲蓮却全然聽不懂。

雲蓮此行，本是比鬼母雲飛娘先行一步，和遵命在金虎堡外相候的衆高手會面，絕想不到，已快到地頭，會有這樣的一個高手，攔路殺了出來。

她喝了一聲，對方也沒有回答她，雲蓮一手，仍是緊扯着那股紅綫，一手早已連連揮動，剎那之間，只見金光閃耀，自她的手中，飛出數十枚暗器來。

那數十枚暗器，向前飛出之際，帶起一股「嗡嗡」的聲響，在日光之下，漫天飛舞而至，乃是數十片形如銅錢，其薄無比的圓片，邊緣鋒銳，也隱隱有深綠色的光芒在閃耀。

這一手暗器功夫，號稱暗器手法之王，喚着「漫天洒金錢」，照例，七七四十九枚金錢一出手，至不濟，也有一枚，可以射中對方！

而這四十九枚金錢之上，既然餵有劇毒，就算中上一枚，對方也是非死不可了！

雲蓮也是因爲對方的來勢，實在太兇，是以一有機會，便施殺着，以免夜長夢多。

眼看那四十九枚金錢，帶着「嗡嗡」的聲響，電射而出，那人的臉上，似乎現出一種奇怪的神色來，竟然不知趨避，在這樣的情形下，實在是非被射中不可的了。

但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路旁，另一株大樹之後，突然傳出一聲怪吼，一條人影，如鬼似魅，疾掠而至，來勢快得難以言喻。

那條人影來勢快絕，直向那人撞去，可是他來得雖快，四十九枚金錢，也已一起湧到，那撲向前來的人，身上蕩起一股勁風，衣服向上，疾揚了起來。

剎那之間，足有十七八枚金錢，落在撲向前來的那人身上，但是，却激起一陣輕微的「錚錚」之聲，一起反震了開來。

而撲向前來的那人，也已伸手，只見他雙指在軟索上一夾，先將軟索夾斷，接着，反手一掌，將那人推出，他自己的身子，也跟着翻出！

這一切，當眞捷逾電光石火，直到兩個人一起向外翻出，雲蓮發出的四十九枚金錢，才一起射在地上，如同暴雨打在水池上一樣，濺起了好幾十處塵頭來。

雲蓮一見對方來了幫手，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將對手救了開去，而且，發出的金錢，明明已有好幾十枚射中了對方，却被反震了開來，由此可知，後來的人，武功比前來的一個人更高，一個人已然不好應付，何況又添了一個人，心中自是大駭。

是以，當兩人後退，金錢還未落地之際，雲蓮也自提氣，身子也向後掠去。

雙方各自向後掠出了兩三丈，雲蓮定睛向前看去，對方兩人，也自站定。

那身形高瘦，膚色深棕的一個，大聲正在講話，形容甚是憤怒，可是他在講些甚麼，雲蓮半個字也不聽不懂。再去看另一個人時，雲蓮更是驚愕之極。

那膚色深棕的人，看來不像中土人氏，但這一類西域，波斯，或是天竺的高手，雲蓮曾見過。可是那另一個人，却是怪到了極點。

只見他身形高大，一頭金髮，在陽光下閃閃生光，簡直就如同金絲一樣，滿頸虬髯，也一樣是金光閃耀，高鼻，深目，眼球眼珠竟碧也似藍，膚色白裏透紅，更奇的是，他也正和那高瘦的人在說話，一面說話，一面揮着手，竟連手背之上，也是密密的金光！

雲蓮以前未曾見過他，自然不知道他便是身份極其神秘，來自極西之地，現任龍門帮帮主的那位高人，她只是驚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見龍門帮主已和那高瘦的人講話，那高瘦的人，仍是一臉不憤之色，龍門帮主轉過頭來，道：「雲姑娘莫驚，在下是龍門帮主！」

那人樣子，和中土人氏，無一點相似，但是一開口，說的話，却居然字正腔圓。

雲蓮一聽得對方開口，立時便聽出，那聲音，正是當日在血雷宮的大殿之中，在那頂轎子之中，不斷傳出來的聲音，可是當時，只怕任何人，不論如何設想，都不會想到，龍門帮帮主，是這樣半人半獸的一個怪人！

看官，需知世界之大，人種複雜，中國人世代閉關自守，不知外面還有各種各樣的人，那龍門帮主，想是來自北歐，若是在當地，必被認爲是一位金髮美男子，但是一到中土，在雲蓮的眼中看來將他當作半人半獸，自是理所當然，而且還是想得十分客氣，再進一步，只怕簡直會將他當作是甚麼千年的金絲猿猴，成了精怪了，這是閒話，表過不提。

雲蓮當下，立時冷笑了一聲，勉力鎭定心神，道：「我怕你作甚？」

龍門帮主笑道：「雲姑娘剛才，那一手暗器功夫，果然驚人，但只怕是誤會了，我只請這位朋友，邀雲姑娘來一談，不料這位朋友，實在暴躁得可以，竟和雲姑娘動起手來了！」

那瘦黑漢子，竟像是知道龍門帮主在數他的不是，一臉不服的神色，悶哼了一聲。

雲蓮聞得龍門帮主，那樣說法，不禁氣往上衝，道：「你倒說得輕鬆，可知我母親的一個記名弟子，已死在他手中了麼？」

龍門帮主一聽，像是大吃了一驚，立時轉過頭去，向那瘦長漢子，厲聲喝問起來。龍門帮主講的話，雲蓮仍然聽不懂，但是看那瘦長漢子形容，却也是十分激動，兩人大聲吵着。

雲蓮眼看着兩人爭吵，心中正在想，自己是趁此機會離去呢，還是趁他們爭吵之際，猝然下手呢？

她心中正拿捏不定間，陡地事情已有了變化，只見他們兩人，越吵越是大聲，神情也越來越怒，陡然之間，龍門帮主，「呼」地一拳，揮向瘦長漢子，這一拳直擊瘦長漢子的下頷，看來全然沒有甚麼招式。

那瘦長漢子身子一側，避了開去，一聲厲吼，已抖起那精鋼罩子，向着龍門帮主，當頭罩了下來，龍門帮主又是一聲大吼，一拳向着那精鋼罩子，打了出去，「噹」地一聲，打個正着。

雲蓮看得分明，龍門帮主一拳打了上去，那精鋼罩子上，立時呈現出了一個凹痕，精鋼罩子，也向着那瘦長漢子，直撞了過去。

瘦長漢子大叫了一聲，抛了軟索，轉身便逃。

瘦長漢子的動作，也可以說是快得出奇，但是那鋼罩被龍門帮主一拳之力，打得向前蕩去的速度，却來得更快，瘦長漢子才一轉過來，「砰」地一聲，鋼罩便已撞在他的背上，瘦長漢子一聲怪叫，隨着他那一聲怪叫，鮮血直噴出了丈許遠近。

那瘦長漢子一面怪叫，一面身子向前直撲而出，撲到了路邊的大樹之前，轉過身來，背靠着大樹，已是出氣多，入氣少，本來膚色如此深棕黧黑的人，這時看來竟是蒼白得可怕。

只見他揚起手來，指着龍門帮主，像是還想講些甚麼，但是龍門帮主，却向着他，一聲大喝。

那時，雲蓮離龍門帮主，足有五六丈遠近，可是龍門帮主這一下巨喝聲，恍若半天之中，陡地响起了一個焦雷，聽得人心脈皆震。

而再看那瘦長漢子時，只見他身子陡地向前仆下，倒在路上一動不動，在重傷之後，竟被龍門帮主那一下巨喝，生生震死了！

龍門帮主立時轉同身來，尤自滿面怒容，反手指着瘦長漢子的屍體，向雲蓮說道：「雲姑娘看看，他自作聰明，與姑娘爲敵，已被我處死了！」

那瘦長漢子突出偷襲，動作快絕，雲蓮也鬧了個手忙脚亂，才應付了過去，若不是仗着暗器功夫，只怕還佔不了上風，可知對方武功之高。

可是這時，也是那瘦長漢子先出手，却在一招之間，便死於龍門帮主之手，由此可知，龍門帮主的武功之高，眞是不可思議，再加上龍門帮主，剛才那一喝的餘威，兀自令得雲蓮心頭生悸，這時雲蓮只是心頭亂跳，道：「是，我看到了！」

龍門帮主道：「我還要請雲姑娘隨我一行，和謝少莊主見見面！」

一提起謝英傑，雲蓮心中，不禁怦然而動，失聲道：「他現在怎麼樣了！」

龍門帮主微微一笑，道：「很好，只是想念着你！」

雲蓮不由自主，向龍門帮主，走近了幾步，龍門帮主已道：「請跟我來！」

他一個「來」字才出口，身已向前，掠了出去，雲蓮忙跟在後面，龍門帮主掠出了兩步，將到那鋼罩之前，飛起一脚，將那隻斗大的鋼罩，一脚踢得向上直飛了起來，飛出了七八丈遠近，才落在地上，滾進了大路之旁的溝壑之中。

雲蓮只看到那圓罩在飛起之際，罩內似乎有不少滿是利齒的環，在轉動着，但只是一瞥之間，自也看不清楚。她自然更想不到，要是那瘦長漢子，不是此際死在龍門帮主之手，這種厲害兵刃，必然早已大行其道，不必再等兩三百年之後，直到有清一代，才成爲人人聞名喪膽，取了無數人性命的「血滴子」了。

閒話表過，却說雲蓮跟着龍門帮主，向前掠去，不多久，又來到了河邊。

河邊靜蕩蕩地，一個人也沒有，龍門帮主到了河邊，撮唇發出了一聲長嘯，其音清越，綿綿不絕，也不知可以傳出多遠，隨着那一下長嘯聲，只見沿河不遠處的一叢樹木之後，人影陡現，向前飛也似地掠了過來。

轉眼之間，轎已到了面前，這頂轎子，雲蓮却絕不陌生，血雷宮中，突然發難，罩走了謝英傑的，就是這頂轎子，當時抬轎的，便是八個人，只不過在逃走時，曾被「尸老婆婆」出手，擊斃了兩個，現在又是八個人，想是已補充了兩個。

轎子一到了近前，龍門帮主便笑道：「請上轎！」

隨着他的話，轎門便已自動打了開來，雲蓮向轎內望去，只見轎內鋪陳得極其華麗，足可坐四個人而綽綽有餘，雲蓮猶豫了一下，心忖龍門帮主行動之際，全是身在轎上，自己和他，一起上轎，這未免不十分好，是以她向龍門帮主望去，道：「你呢？」

龍門帮主像是立時知道了雲蓮的心意，「呵呵」笑了起來，道：「我跟在轎後好了！」

龍門帮主答應得如此爽快，雲蓮倒也有點不好意思，她低着頭，就待向轎中跨了進去，她一隻脚才跨進轎子，陡然之間，只聽得龍門帮主，一聲大喝，道：「什麼人，快出來！」

那一下大喝，突如其來，聲如焦雷，雲蓮的內功造詣已達一流境界，可是乍一聽到，也不禁大爲震動，她只覺得耳際嗡嗡直響。

她自然知道，一定有什麼變故發生了，是以倏地轉同身來，才一轉身，已見龍門帮主，滿頭金髮，起伏不已，看來異特之極，一雙碧也似藍的眼睛，異光四射，身形微矮，雙掌向前，疾拍而出！

可是，看他雙掌所推出的方向時，却只是在兩丈五六開外，有一堆泥堆，那泥堆有五六尺高，看來是一堵倒坍了的泥牆。

這一切，全是電光石火，一刹那間的事，龍門帮主這時的神態，看來實在威猛之極，猶如天神一般，他那兩掌的掌風，响起轟轟發發之聲，直向前湧了過去，雖然他襲擊的只是那個土堆，但是在一旁的雲蓮，和那八個轎夫，也爲掌風所及，衣袂飄動，刷刷有聲。

轉眼之間，只聽得又是「轟」地一聲响，只見那全是大小泥塊堆成的土堆，突然爆了開來，大小泥塊，望半空中飛了起來，一遇上龍門帮主的掌風，在半空之中，互相撞擊，全成了無數小塊，四下飛濺了開去，而泥塊飛起之際，一個人已自泥堆之下，站了起來。

那人站起之後，當着龍門帮主的掌風，又有無數大小泥沙，向他身上撞到。

可是，他却站立着不動，泥塊打到了他的

身上，發出一陣「拍拍拍」的聲响，全都反震了開來，那人的一頭亂髮，全被龍門帮主的掌風，逼得向後掠去，是以他的臉面，看來也十分清楚。

只見他額廣，臉長，雖然髮如飛蓬，面色灰白，但是看來，另有一股說不出的威嚴。

這時，龍門帮主的掌風，何等勁疾，風聲不絕，但是那人，當風而立，却發出了「哈哈」一笑，笑聲自掌風的轟發聲中，直透了出來，聞了令人心悸！

龍門帮主一見那人現身，雙掌一收，身子也已挺立，那人在一笑之後，道：「能見到龍門帮主的廬山眞面目，眞不是易事！」

那人一開口，雲蓮的心中，便不禁陡地一怔！這人她雖然從來也沒有見過，可是那聲音，她却是認得出來的，那正是在血雷宮之中，「尸老婆婆」的聲音。

血雷宮中的「尸老婆婆」，在龍門帮主擄走了謝英傑之後，身形暴長，和雲飛娘對答，人人都知道他並不是眞的尸老婆婆，只不過扮成了尸老婆婆的模樣而已，可是他究竟是什麼人，却一樣沒有人知道。

尤其是雲蓮，她聽出那怪人和她母親的話中，像是有不少隱秘，可是事後，不論她如何向母親追問，却是什麼也問不出來，她心中也一直存着疑惑，是以此際一聽出是那怪人的聲音，心中陡地一震。

當下，只聽得龍門帮主一聲冷笑，說道：「閣下武功高超，却像老鼠一樣，躲在土堆之中！」

那怪人翻了翻眼，看來也並不發怒，道：「帮主，這位雲蓮姑娘，我有話要對她說！」

龍門帮主一聽這話，陡然之間，身子直欺而出！

龍門帮主的這一下動作，眞可以說，來得突兀之極，身子疾欺而出之際，滿頭金髮，直豎了起來，雙臂上揚，手臂之上，又滿是金毛，看來簡直像是一頭全身長滿了金毛，其大無比的猩猩一樣，直向那怪人撲去，十指如鈎，當頭插下！

那怪人大叫一聲，雙臂也自揚了起來。龍門帮主的去勢快絕，以雲蓮的眼力而論，竟也未曾看出這兩人是如何交手的，只是在刹那之間，聽得兩人又發一聲喊，各自身形，後退了幾步。那怪人大聲道：「好，如今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龍門帮主也是一聲長嘯，道：「果然了得，不枉我到中土來走一遭！」

聽他們兩人的話，像是剛才在一交手之後，各自領略到了對方武功的厲害，是以才同聲讚揚對方的。

龍門帮主在話一說完之後，身子立時又向後疾退而出，在龍門帮主後退之後，雲蓮只覺得一股勁風，直壓了過來，根本還未曾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眼前一黑，身子一翻，像是已跌進了轎子之內。

而且，緊接着，便已覺出，轎子已被人抬着，在飛也似向前掠去。

龍門帮主出手眞快，一將雲蓮推進了轎子，他自己也閃進了轎中，那八個轎夫，立時撒腿向前奔去，去勢快到了極點，轉眼之間，已在十丈開外，那怪人站着，倒並不追趕，眼看轎子越去越遠，已奔出了二十來丈，轎子是沿着河岸，向前奔出的，但也就在這時，河邊的草叢之中，人影一長，雷紅嬰已然站了起來，她才一站起，手揚處，只聽得「呼呼」聲响不絕，自她的手中，飛起來十來根蘆葦管子來。

那蘆葦管子，在河邊多的是，人人都可以採摘，可是這時，抛出的蘆葦管，經雷紅嬰的內力貫足，却無異是鐵矛一樣！

轎子正在向前飛掠，去勢快絕，雷紅嬰的現身，又極其突兀，等到雷紅嬰向前射出那一把蘆管之際，雙方相隔，已只不過丈許遠近了，刹那之間，只聽得在前面的四個轎夫，發出了一下慘叫聲，七八根蘆管飛了過來，或穿其頸，或貫其胸，四個人沒有一個，躲得過去。

前面四個人一死，後面的四個人，却不知道，刹那之間，竟令得整頂轎子，直翻了轉來，原來後面的四個轎夫，也直翻到了半空之中，各自發出了一聲怪叫！

雷紅嬰的動作也眞快，轎子才一翻轉，只見她手一伸，又抓了一把蘆管在手，直向上射去，不過這一次，蘆管的去勢，雖然一樣勁疾，轎底突然打開，龍門帮主，也已竄了出來！

龍門帮主才一自轎中穿出，手揚處，「呼」地一股勁風，自下而上，疾拂了起來，將勁射而來的蘆葦管，一起拂了開去。

而龍門帮主身在半空，仍然張牙舞爪，向着雷紅嬰，直撲了過去，去勢之威猛，無與倫比。

就在那時候，只聽得那怪人一聲長吟，道：「小心！」

雷紅嬰的臉色，看來極其蒼白，但是，在龍門帮主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她撲過來之際，她却仍然兀立不動，眼看龍門帮主向前撲出之際，所帶起的那一股勁風，已將她全身罩住，但是她仍然兀立不動，只是緩緩揚起手，手掌向着龍門帮主，張了開來。

龍門帮主這時的動作，又快又猛，但是雷紅嬰的動作却相當慢，像是被龍門帮主捲起的那股勁風，膠着了一下，動作維艱。

可是，就在龍門帮主快撲到雷紅嬰的身前之際，雷紅嬰的雙手，也張了開來，在她的掌心之中，是一塊三角形，碧也似綠的令牌！

這面令牌，一在雷紅嬰的掌心出現，只聽得龍門帮主，發出了一聲大叫，只見他身子一躬，本來是迅疾無比向前撲出的，突然之間，變得在半空中停頓了下來，緊接着，身形向下一沉，「砰」地一聲，雙足沾地。而雷紅嬰也在那一刹間，掌心向前疾拍而至，拍的竟是龍門帮主的面門，龍門帮主一聲悶哼，身子一側，斜斜避了開去。

雷紅嬰那一拍，去勢飄忽之極，恰好是龍門帮主才一落地之際，便疾攻而出的，而龍門帮主那一避，也是巧妙到了極點。

可是，龍門帮主才一避開，雷紅嬰的身子，本來是要向前衝跌出去的，却突然收住了勢子，緊接着，反手一掌，拍了出去。

那一掌的勢子更奇，她人還在向前衝出，可是却是反手向後拍出那一掌的，本來，這樣攻向敵人，尤其是攻向像龍門帮主這樣的高手，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但是雷紅嬰敢行此險着，顯然是因爲她掌心之中，有着那面綠色的令牌之故。這面綠色令牌，在血雷宮初亮相之際，也只有龍門帮主，叫出了它的來歷來，這時自然不致被它擊中。

果然，雷紅嬰的那一掌，去勢雖險，但是龍門帮主，發出了一下怪叫聲，身子陡地向外，飄了開去，他飄出了兩三丈，直到了河灘上，怪叫聲兀自綿綿不絕，而雷紅嬰一掌不中，也疾轉過身，又向前逼來。

這時候，只見那怪人雙臂張開，向前飛也似掠了過來，一面向前掠出，一面大叫道：「別追！」

那怪人來勢也極快，只見那四個轎夫，一字排開，向着那怪人迎了上去，阻住了怪人的去路。可是那怪人恍若未覺，仍然向前，疾衝了過來，只聽得「砰砰」兩聲响，那四個轎夫，本來是並肩站着的，當中的兩個人，首先被撞中，各自發出一聲慘叫，身子竟如斷綫風箏

也似，向外直跌了出去，在半空中翻翻滾滾，跌出了足有七八丈，向下落來之際，「撲通」，「撲通」，濺起老高的水花，跌進了河中。

而那怪人的去勢，並未停止，他本是張開雙臂向前撲來的，身子撞出了當中的兩個轎夫，張開的雙手，順手一抓，已抓住了另外兩個轎夫的頷子，抓得那兩個轎夫，眼珠突出，神情極其可怖，而他竟抓着那兩個轎夫，去勢不減，一逕向前撲來，想來是他看出了情勢危急之極，是以行動才如此凌厲。

而這時候，雷紅嬰正在向龍門帮主撲出，龍門帮主的那一下怪叫聲，尚自綿綿不絕，和那兩個轎夫，跌進水中的同時，河邊上，又湧起了十幾朵水花，自河水之中，突然之間，冒起了十來個人來。

那十來個人，全是一色的黑色魚皮水靠，手中持着一隻黃光閃閃的銅管，才一自水中冒出來，也不奔上岸，一起對準了雷紅嬰，刹那間，十幾股黑色的水箭，自銅管之中，激射而出！

那十幾股水箭，一射出之後，在半空之中，互相交織，竟成了一張網，向着雷紅嬰，疾罩了下來！雷紅嬰一見河水中有人冒了出來，便已知道對方也有準備，可是她連出險招，將龍門帮主逼退，不免將事情看得容易了些，心想連龍門帮主都被自己逼退，就算龍門帮中的人再多，還有甚麼花樣可出？

及至那十幾股黑色的水箭，激射而出，雷紅嬰的心中，才大吃一驚，那種黑色的毒水，威力之猛，滴石爲穿，她是見過的，如今在半空之中，織成了一張方圓足有三四丈的網，向着她直罩了下來，她如何不驚？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才好。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那怪人一聲大喝，道：「站着別動！」

雷紅嬰和龍門帮主一動上手之際，那怪人接連兩下呼叫聲，雷紅嬰也全聽到，可是她並沒有放在心上，這時，她已經知道對方不是易與，再聽得那怪人一叫，立時站定，一動也不敢動，抬頭向上看去，黑水像是驟雨一樣，滴滴烏光閃閃，帶着一股奇腥之氣，迎頭洒了下來，竟是無可躲避之處！

雷紅嬰自小在金虎堡中，養尊處優，唯我獨尊，幾時曾經過這樣的險境，刹那之間，冷汗浹背，那一刻的時間，本來極短，但是對雷紅嬰來說，却像是長得無可比擬！

那怪人呼喝聲未畢，雙臂已然向上振起，被他抓住的那兩個轎夫，身子帶起呼呼的勁風，向上直飛了起來。

這時，正是雷紅嬰仰頭上望的一刹間，那兩個轎夫的屍體，向上飛起，所帶起的勁風，範圍廣達數丈，竟將向下落來的水箭，硬生生地，向上托了一托。而那怪人也已竄到了雷紅嬰的身旁，伸手拉住了雷紅嬰，身子一側，兩人一起着地向外滾去。

而龍門帮主在這時候，身子也向上，拔了起來。

他身子拔得極高，竟在那一大堆毒水之上，掠了過去，在掠過之際，順手向下，拍了兩掌，緊接着，身已落在轎子之旁。

雲蓮也恰在此際，自覆轎之中，冒出身來，龍門帮主拉住了雲蓮的手，身子又向前掠了出去。

這時候，半空之中的那一大蓬黑水，被龍門帮主的掌力所催，向下落來的勢子更急，首先聽得「叭叭」兩聲響，那被怪人拋出的兩個轎夫的屍體，先落下地來，接着，又是驟雨也似的一陣「拍拍」聲，大蓬黑水洒了下來，落在那兩個轎夫的屍體上和地上。

凡是沾着物事的黑水，都響着「嗤嗤」聲，冒起了一股青烟來，那怪人和雷紅嬰在地上滾着，勢子快絕，可是最近的黑水，離他們也只不過尺許遠近，當眞是千鈞一髮！

那怪人和雷紅嬰，直滾出了十來丈遠近，才一躍而起，那是，漫天黑水，也已一起落下，只見龍門帮主和雲蓮，早已掠到了河邊，身形再一拔起，河心之中，突然又有二十來個黑衣人，托起了一隻皮筏，由那二十來個黑衣人托着，在湍流之中，疾溜而下。

龍門帮主向着河岸，聲若洪鐘，道：「後會有期！」

雷紅嬰驚魂甫定，再看時，岸邊那十來個射出毒水的黑衣人，不知何時，全已不見！

那怪人跟在雷紅嬰的身後，一口氣向前奔出了三十來里，雷紅嬰才說道：「快到金虎堡了！」

那一帶，全是高低起伏的土岡子，一片黃土，極目望去，遠處隱隱可見山影，大約還有五六十里遠近，那怪人點了點頭，道：「不知胡三先生那一批人，在甚麼地方等候鬼母？」

雷紅嬰聞言，先是冷笑了一聲，顯然那一批高手，並未放在她的心上。

那怪人微微一笑，道：「你可也別小覷了他們，他們身受鬼母控制，遇事必拚死向前，這麼多高手，金虎堡吃得住麼？」

雷紅嬰性高氣傲，聞言冷冷地道：「金虎堡不需任何人帮忙，你剛才救我，我感你恩德，但以爲金虎堡若沒有你，便會失敗，可就錯了！」

那怪人也不以爲忤，只是笑道：「眞像你父親當年一樣，看來我沒有料錯！」

雷紅嬰斜睨了那怪人一眼，道：「我父親向我詳述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好像未曾提到過你。」

那怪人一笑，道：「然則，你對我的武功，還有所懷疑麼？」

雷紅嬰搖搖頭，道：「不是，只是你的來歷——」

經怪人揚了揚手，阻住了雷紅嬰的話頭，他臉上的皺紋本來就多，這時好像又加了不少，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看他的情形，他對於自己的來歷，顯然是極不願意被人提起！

過了半晌，他才緩緩地道：「雷堡主也不一定能盡知天下高手的來歷，那龍門帮主是甚麼人，只怕令尊他也一樣不知道！」

雷紅嬰冷笑道：「那你未免太小覷家父了，他早就對我說過，西航十餘萬里，有一族人，蠻悍勇頑，最擅航海，叫作威堅人，他遨遊天下時，就曾遇到過一個，武功超羣，多半便是現在的龍門帮主！」

那怪人聞言，却又嘆了一聲，也不知他是甚麼意思，兩人一面說話，一面向前飛掠而出，掠過了十來個土岡，已然可以望見，前面一座高崖，崖上一座巨堡，陽光照耀之下，雖然隔得還遠，但是大門上的兩隻金虎，金光閃耀，一樣看來，極其奪目。

那怪人讚了一聲：「好氣派」，脚下絲毫不慢，不多久，掠過了山下的幾排房屋，攀上高崖，已然來到了金虎堡的大門之前。

一到了門前，雷紅嬰伸手，向上指了一指，身子已然斜斜拔起，看來她拔起的勢子並不快，可是却拔得極高，落到了牆頭之上。

雷紅嬰一落在牆頭上，向下看去，只聽得那怪人「嘿」地一聲，已自她身後響起。雷紅嬰也不轉頭，只是在牆頭上，向前掠去，那圍在金虎堡的高牆，足有一丈五六之厚，掠出了十來丈，雷紅嬰身形一凝，頓了頓足，只見前面，陡地一塊厚約尺許的翻板翻起，現出了入口處，雷紅嬰一聳身，落了下去。

等到雷紅嬰落到了牆中心，那怪人也跟着落了下來。雖然是在高牆之中，但是內裏陳設

佈置，却無異華廈，立時有兩個人，迎了上來，那兩個人雖然在對雷紅嬰行禮，但是却直視着那怪人，神情十分疑惑。

雷紅嬰也不還禮，只是道：「堡中有甚麼事？」

那兩人齊聲道：「沒有事，孩兒們全聽話得很！」

雷紅嬰雙眉一揚，道：「他們敢不聽話？你們去吧，我要去見堡主！」

那兩人仍是覷着那怪人，欲言又止者再，終於道：「少堡主，堡主的規矩是——」

雷紅嬰像是知道他們要講甚麼一樣，不等他們講完，便「哼」地一聲，道：「我知道了，金虎堡的規矩，是誰也不准帶外人進來。」

那兩人神情十分惶恐，忙道：「我們本不該多嘴——」

雷紅嬰一回到金虎堡中，神情更是高傲，竟連話也不讓人家講完，又揮手道：「那就快走！我正要去見堡主，你們多囉唆甚麼？」

那兩人一個身形高瘦，面上一絲肉也沒有，偏是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講話之際，還在起伏不定，猶如皮下，藏着青蛙一樣，顯然內家氣功，有極高的造詣，另一個形容更是古怪，面如黃蠟，木然無光，看來竟和死人，差不許多，但是一雙眼睛，却是精光四射，極其有勁。也是一望而知，是一等一的高手！

但是那兩人對雷紅嬰，却是十分恭敬，雷紅嬰一揮手叫他們走開，他們便諾諾連聲，躬身退了開去，雷紅嬰向前走，那怪人便跟在雷紅嬰的身後。

當雷紅嬰和那怪人，向前走去之際，那兩個人也隨後跟了來，向前走出了十來步，便見一個洞口，直通向下，全是潔白的石級，向下望去，石級盤旋曲折，竟像是不知有多麼深。

雷紅嬰停也不停，便向下走去，那兩人仍然跟住了怪人，一齊向下走去。

石級一面向下，一面盤旋彎曲，足向下走了一百來級，才看到盡頭處，是兩扇金門。

那兩扇門，足有七八尺高，看來竟是通體純金的，在門上，各嵌着一頭姿態威猛，作勢欲撲的猛虎，雷紅嬰來到門前，站定身子，道：「爹，我回來了！」

她顯然是早有準備，這一開口，聲音便清越尖銳無比，綿綿不絕，傳了開去。過了片刻，只聽得門內，也有聲音傳出道：「進來！」

隨着這「進來」兩字，那兩扇通體純金的門，向旁慢慢移了開來，裏面漆也似黑，甚麼也看不到。

雷紅嬰却並不立時進去，只是站在門口，道：「爹，我還帶了一個人來，他說是你的舊相識，也知道是甚麼人對我下毒，他說有辦法能將我體中奇毒去盡，是以我才帶他來的！」

她這幾句話，直向門中投去，還響起了一陣回音，想是那兩扇門內，是一條相當長的甬道。

可是，在雷紅嬰的語音停止之後，門內却是一點反應也沒有，雷紅嬰站在門口，看來神情很緊張，那怪人忽然「哈哈」一笑道：「雷朋友，當年秦嶺孤雲峯的舊相識來了，莫非不歡迎麼？」

當那怪人陡然出聲之際，跟在那怪人身後的兩人，神色突然一變，互望了一眼，顯然是嚇了一跳。

那怪人的這兩句話，在甬道之中，更是響起了轟然的回音，過了好半晌，才聽得甬道內傳來了一句話，道：「進來吧！」

雷紅嬰的雙眉，略揚了一揚，大踏步向前走去，那怪人跟在她後面，他們兩人，才一走進，背後那兩扇金門，便已闔攏，眼前一片漆黑。

雷紅嬰一直向前走着，又走出百十步，轉了一個彎，眼前立時有了光亮，再向前走去時，已然看到，眼前是好大一個廳堂。

那個廳堂中的陳設，極其古雅，有一個身形高大的人，正背對他們而坐，越向前去，越是光亮，抬頭看光的來源時，只見頭頂之上，是一大塊水晶，足有兩丈來方圓，水晶上面的情形，清晳可見，看來乃是一個池塘的底部，有不少五色繽紛的魚，正在優遊自如，甚至還可以看到，有不少釣鈎，沉在水中，等魚兒上鈎。

在池邊垂釣的人，透過清徹的池水，也隱約可見，一個個坐着，一動不動，就像是木偶一樣，自下而上看去，更是奇特之極。

看官，這時那怪人自下而上，望上去所見的那個池塘，當日謝英傑在金虎堡中時，也曾日常在池畔垂釣，只不過他做夢也想不到，池塘底下，會有一塊大水晶，而水晶之下，是一個大堂，正是金虎堡主的居所。而在池塘上下望，由於光綫反射，也果然無法看得到下面的情形。

雷紅嬰在那怪人抬頭上望之際，已向前緩步走去，一面說道：「爹，這次外出，外面的情形——」

她講到這裏，離坐着的那人，已不到三尺，只見那人突然站了起來，也不轉身，手翻處，精光一閃，一柄電也似亮的七首，直刺雷紅嬰的胸口！

這一下意外，實在是突兀之極，雷紅嬰在進來時，還唯恐她擅自帶了一個人來，雖然明知父親鍾愛自己，也不免責怪，心中正在盤算如何說才好，再加上她自小身中帶毒，她父親用盡心機去醫她，愛護之情，何等深切，她如何想得到竟會有這等事？

等到七首突然刺來，雷紅嬰覺出不好，相隔如此之近，如何避得過去？身子且略偏得一偏，七首早已刺中，沒入四寸有餘。

事生倉猝，雷紅嬰已被刺中，可是仍然未曾發出絲毫聲響來，那怪人正在抬頭上望，他畢竟武功高絕，立時覺察不對，喝道：「怎麼了？」

他這一聲才喝出，雷紅嬰的身子，已向下倒去，緊接着，「呼」地一聲響，眼前一黑，一大片烏雲，已向那怪人當頭罩到！

那怪人的武功極高，剛才，若不是他全然未曾在意，雷紅嬰的處境雖危，那怪人也必然可以將她及時拉開來，不致於被利刃刺中的。而此際，他一見雷紅嬰倒地，已然心知有了異乎尋常的變故，在那樣的情形下，對方的出手再快，想傷他也是極難了！

那一大片烏雲，向前直罩了下來，急切之間，那怪人雖然還認不清那是什麼，但是一聲大喝，雙臂向上一振，內家罡氣，立時如潮湧出！

內家罡氣無形有質，乃是內功練到了極高的境界，隨心所欲發出的內力，那怪人的內家罡氣向上一托，那團迎頭壓下的烏雲，壓到了離他的頭頂，還有兩尺高下時陡地便被阻住。

直到此際，那怪人才看清，迎頭壓下來的，是一張徑約五尺，烏光閃閃的圓網。

而將雷紅嬰刺傷的那人，動作也眞快，那怪人才一向上一揚手，眼前晶光一閃，一柄長劍，已當胸刺到！

那柄長劍電也似疾，刺到了怪人的胸前，那怪人身子一縮，陡地向後退開，長劍又立時刺了過來，手持長劍的那人，臉型狹長，濃眉大目，可是一雙眼睛，却是白多黑少，異樣之極。

那怪人一和這人打了一個照面，便「哼」地一聲，他一眼就認出，那人絕非他的舊相識

，金虎堡主，倒像是傳說之中，窮兇極惡，惹得整個武林，不論正邪各派，齊動公憤，將他自江南，一直趕到了大漠，自此蹤跡不見的巨奸大惡，神宗婁挺！

那人手挺長劍，劍光抖出十來朵劍花，劍招奇幻莫測，電光石火之間，連攻了七八劍，那怪人身形閃動，一一躲了開去。

直到七八劍之後，那張烏光閃閃的網，才落在地上。那張網在半空中的時候，看來是有手指粗細，直泛烏光，也不知是什麼東西織成的，並無十分奇特之處，可是一落到了地上，却發出了一陣「扎扎」的聲響來，在那些粗綫上，隱藏着許多細如牛毛的密刺，長約半寸，一起紮進了地下的花磚之中！

那怪人連避開了七八劍，一聲大喝，道：「婁挺，是你麼？」

那人的劍勢略凝，小眼珠在眼眶之中，竟滴溜溜地轉了一轉，異光四射，向那怪人望了一望，一望之下，面色陡地大變，看他的樣子，本來一劍已要刺出的，但是只刺了一半，就僵在半空，竟再也刺不出去。

那怪人「哼」地一聲，冷冷道：「果然是你！」

婁挺的聲音，聽來很異樣，道：「你………還在江湖上淌渾水麼？」

那怪人冷笑一聲，道：「雷堡主呢？」

婁挺忽然縱聲大笑起來，隨着他的笑聲，長劍舞起，劍影千重，連人帶劍，一起向前，撲了過來，攻勢之猛烈，無與倫比。

那怪人一聲長嘯，雙手一齊向前拂出，以那怪人的內功而論，這向前一拂之勢，就算是一尊向他迎面倒下來的石翁仲，也可以被他拂將開去。可是，婁挺所撲過來之勢，居然未慢，只聽得「刷刷」兩下响，劍光過處，那怪人的兩隻衣袖，竟被削去。

緊接着，長劍抖起，已直指那怪人的咽喉，可是也就在這時，只聽得那怪人一聲大喝，閃亮的劍尖，離他咽喉，只有幾分，當他大喝之際，喉核突起，幾乎已觸碰着劍尖，婁挺却突然凝立不動。

婁挺只凝立了極短的時間，手中仍握着劍，身子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隨着他一步退出，七竅突然一股鮮血直冒，七縷鮮血，流了下來，形狀可怖之極，再接着，又是後退一步，鮮血湧出更多。

他向後連退了三步，整個人，全軟了下來，只聽得「噹」地一聲響，他手中的長劍先落地，接着人也倒了下來。他身子其實並不是倒下來的，而是整個人，突然矮了下來，變成了不知所云的一堆，而頭有一大半，陷在那一大堆皮肉之中，雙眼之中，兀自在冒血，那情景，當眞是詭異可怖之極！

那怪人自然知道，剛才當他雙掌前推之際，婁挺乃然仗着劍，不顧一切向前衝來，雖然給他勉力衝到了近前，可是綿綿不絕的內力，却一起襲入他的體內，將他全身奇經八脈，一起震裂不算，還將他的全身骨頭，一起震成了粉碎，是以身子才變成了這樣奇形怪狀一堆！

婁挺直向雷紅嬰發難起，到他被那怪人震死止，其間只是一剎那間的事。

婁挺一死，那怪人身形一閃，已到了雷紅嬰的身前，只見雷紅嬰倒在地上，居然還未曾昏了過去，一見那怪人，口唇掀動，發出微弱的聲音，道：「我……爹怎麼了？怎會有這種事？」

那怪人一聽得雷紅嬰這樣說，心便向下一沉。

因爲，在金虎堡之中，發生了這樣的事，實在只有一個可能，那便是金虎堡主，已然遭了婁挺的毒手，而婁挺則扮成了金虎堡主，只要再一出手，將雷紅嬰殺死，金虎堡就是他的了！

本來，婁挺的奸謀，可稱萬無一失，可是却料不到雷紅嬰會和別人一起來，而且來的人，武功還如此之高，一照面便已身死！

雷紅嬰的胸口之上，還插着那柄匕首，她一面說，一面便伸手去拔，她手指才碰到匕首的柄，那怪人便急叫一聲道：「別動！」

隨着那兩個字出口，他疾伸手指，剎那之間，在雷紅嬰的胸前，連點了六七下，封住了她胸前六七處要穴，這才一手拈着刀柄，一手按在她的胸口，一揚手，將匕首拔了出來，另一手立時一移，按在傷口之上。

當匕首才一拔出來之際，雷紅嬰只覺得一陣劇痛，一聲呻吟，但緊接着，那怪人的手按了上來，一股陽和之氣，立時傳進了體內，疼痛登時減了不少，她閉着眼睛不住地喘着氣。

那怪人的手，一直按在雷紅嬰的胸口，只見雷紅嬰蒼白的臉上，竟然現出了幾絲紅暈。雷紅嬰本就極美，只不過因爲她臉色蒼白得可怕，是以看來，給人有一種異樣的陰森之感。這時，陡然泛起了幾絲紅暈，看來極其動人，那怪人的手，又按在她的胸前，看到了這等情形，竟然陡地一震，立時縮回手來。

雷紅嬰的傷口極深，剛才，那怪人出手極快，一拔出匕首，立時便以手將傷口按住，是以並沒有血湧出來，再加上那怪人的內力，透過掌心，源源不絕湧出，將要湧出來的鮮血，一起逼了回去，迅速在雷紅嬰的體內運轉，這才令得雷紅嬰的臉上，突然冒起紅暈來了。

可是這時候，還未竟全功，那怪人突然揚起手來，雷紅嬰一聲嬌吟，傷口之中，立時血如泉湧，她並不知道那怪人何以突然縮手，一雙妙目，望定了那怪人，十分情切，那怪人一見雷紅嬰胸前冒血，立時又待伸手向下按去，可是手却發着抖，像是他的掌心，和雷紅嬰的胸前，有甚麼東西阻隔着一樣，再也按不下來，而且，他臉上也現出極其痛苦的神情來。

雷紅嬰喘息着，聲音微弱，道：「你……你怎麼……鬆了手？」

那怪人像是中了邪一樣，臉上的肌肉抽搐着。

雷紅嬰看了，心中更覺得怪異，而她傷得極重，連大聲點講話的氣力都沒有，喉頭發鹹，只覺得鮮血像得要從口中，湧了出來一樣，她喘着，道：「你……再不出手，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是不是？」那怪人身子陡地震動了一下，手掌仍然僵在半空不動，而雷紅嬰却再也支持不住，已然昏了過去。

看官，那怪人的來歷，作書人一直未曾表過，原來他本是少林寺中，一位高僧，不到三十，便已有極高的地位，可是，當年鬼母雲飛娘到中原，不知瘋魔了多少武林高手，雲飛娘憑她的美貌，顚倒衆生，學了不少名門各派的絕技，意猶未足，竟深入少林寺，找到了這位，當時在少林寺中，已位居達摩院首座的大智禪師。

當時大智禪師存了一絲仁念，雖然一上來就看出雲飛娘不是善類，立時動手，十招之內，便將雲飛娘打成了重傷，但是却未曾再下毒手，反倒不忍起來，爲雲飛娘治起傷來。

當時的情形，也是將手按在雲飛娘的胸前，却不料肌膚相接，雲飛娘不但美貌絕倫，且艷媚入骨，大智一個把持不住，鑄了大錯。

雲飛娘和大智，在少林寺中，如膠似漆，只是過了一個來月，在這一個多月之中，雲飛娘的傷早已養好，並且還學了不少少林寺的絕技。

但是，大智禪師私留美女，和傳本門絕技的事，終於爲寺中其他高僧所察，這可以說是少林寺自建寺以來，從未有過的大事，全寺高僧雲集，開始，還在勸大智禪師及早回頭，而這時，大智禪師正是和雲飛娘兩情如水之際，如何肯聽，終於鬧翻，百幾個脾氣暴烈的高僧，堅持清理門戶，却被大智和雲飛娘兩人，聯手打傷，兩人也離了少林寺，遠走高飛。

這件事，發生在少林寺之中，本來無人得知，極其秘密，少林高僧相約，絕不對外洩露，但是少林寺之中，寺僧數千，當日事情發生之際，有不少人目擊，如何能永久瞞得了下去，終於漸漸傳了出來，江湖皆知，但是當有人問起的時候，少林寺各高手，還是一問三不知，是以當時情形究竟如何，也無人詳知，只知道鬼母雲飛娘，以她的絕色之姿，和萬種風情，令得一位少林高僧，連犯佛門七戒，被逐出佛門而已。

大智和雲飛娘離開少林後，大智便索性還俗，自號戀雲居士，以示對雲飛娘矢志不移的愛情。本來，以他的武功而論，這「戀雲居士」的名頭，不出一年半載，必可天下皆知，只不過雲飛娘入少林，惑大智，目的全是在騙學少林寺的武功，等到離開少林之後，她如何耐煩與戀雲居士長相廝守，不到十天，便自不告而別，戀雲居士這一傷心，當眞是動天地而驚鬼神，在華山之巔，號哭七日夜，令得出雲峯上的鳥獸，盡皆趕逃，隨後便不知所蹤，再也無人知他下落了。

雲飛娘在離開他的時候，還怕他死跟不放，後來日久無音訊，才漸漸將之淡忘，及至血雷宮中再叙，一個已是皤然老嫗，而另一個，已成了滿面皺紋，一臉愁苦的怪人，眞是恍如隔世了！

那怪人僧號大智，早已不是僧人，且號戀雲居士，那「雲」也無可再戀之處，無以名之，只好稱他爲無名先生了，他在雲飛娘離去之後，三數十年間，每日只是自怨自艾，未近女色，看來像七老八十，其實，也只是不過五十出頭而已，這時，他手捫雷紅嬰的胸前，雷紅嬰面泛紅暈，嬌艷動人，竟然是昔年和雲飛娘在少林寺中的情景，心頭愛的震動，絕非外人所能了解，疾揚起手來之後，再也難以按下去，而雷紅嬰傷得極重，却已昏了過去！

雷紅嬰一暈了過去，臉上的那幾絲紅暈，也自消失，蒼白之極，胸前兀自在汩汩流着血，無名先生望着她，心中自然知道，自己再要不出手相救的話，雷紅嬰一定傷重而死，難以救治的了。但是他也自知道，自己若是出手相救的話，三十年來的噩夢，可能再重現一次。

他的手掌，離雷紅嬰的胸前，不過尺許，可是就是壓不下去：他額上的汗，涔涔而下，心中如同有利刃切割一樣，陡地抬起頭來，發出了一下巨喝！

他那下巨喝聲，聲响極其驚人，已然昏了過去的雷紅嬰，又被震得緩緩醒了過來。

她一才醒轉，胸脯急速起伏，眼望着無名先生，却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無名先生也望着她，過了片刻，他才長嘆一聲，道：「我不能救你，你可知道……我如要救你，便會發生甚麼事麼？」

雷紅嬰喘着氣，聲音極其微弱，斷斷續續道：「我不要死……我要活……我年紀還輕，不論怎樣，我都要活下去，我……求你！」

無名先生閉上了眼睛，自他額上滲出來的汗更多，陡然之間，他睜開眼來，雙目之中，精光四射，手伸處，指甲在雷紅嬰的胸前劃過，「嗤嗤」兩聲响，將雷紅嬰胸前的衣服，一起劃了開來，伸手便按了下去。

他的手才一按下去，雷紅嬰立時便感到一股陽和之氣，順血而流，疼痛消失，人也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似這般，過了不知多少時候，她耳際才聽到了無名先生的一聲巨喝，道：「運轉眞氣！」

雷紅嬰精神一振，睁開眼來，才一睁開眼，就吃了一驚，想要掙扎起身，任何少女，一旦自半睡半醒中驚覺，看到自己，胸脯暢開，雪白的肌膚之上，沾着血漬，又有人以手按在自己的胸上，任何人只怕都是一樣。

但是雷紅嬰的胸前要穴，早已被無名先生封住，身子如何能動彈，一時之間，只急得她俏臉通紅，無名先生沉聲道：「速運眞氣，我本來不要救你，是你自己，苦苦求我的！」

雷紅嬰一聽這句話，所有發生過的事，剎那之間，全記了起來，心頭亂跳，只有閉上眼睛，聽其自然，運轉眞氣，又過了好幾個時辰，她只覺出胸前一鬆，幾個穴道，全已解開，她連忙想挺身坐起來時，雙肩却被無名先生按住，雷紅嬰立時睁開眼來，只見無名先生臉上的神情，古怪之極。

雷紅嬰心中一驚，張口想叫間，無名先生手指彈處，有一縷黑綠色的藥粉，已彈落在雷紅嬰胸前的傷口之上，立時覺得傷口清涼，無名先生一挺身站了起來，轉過身去，雙手扶住了牆，身子在微微發抖。

雷紅嬰坐了起來，將衣服拉了拉，遮住了胸前，先抬頭向上一看，只見上面的池中，泛起一片紅霞，日頭在西，顯然已過了一天有多，而她雖然不像未受傷前的那樣，也是可以行動自如了，低頭看傷口時，只留下一道極細的，綠色的縫，雷紅嬰站了起來，匆匆向前走去，撩開了一度竹簾，進了內間。

無名先生一轉過身來，和她打了一照面，她臉上便自一紅，低下頭去，道：「我爹死了，屍體就在裏面。」

無名先生像是未曾聽到雷紅嬰的這句話一樣，陡地一個轉身，他轉身轉得如此之快，以致蕩起了一股勁風，迎面撲向雷紅嬰，雷紅嬰被那股勁風，逼得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而等到她定過神來，無名先生早已掠了出去，只聽得外面，傳來一陣「砰砰砰」的聲响。

雷紅嬰站着不動，過了片刻，又聽得無名先生大叫道：「開門！開門！讓我出去！」

無名先生的聲音，宏亮遼闊，直震得地下面，响起了一陣又一陣的嗡嗡之聲，雷紅嬰向前走了幾步，手扶住一張圓桌，輕輕嘆了一聲，她自從一看到她父親的屍體之後，就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雷堡主既死，自然是堡中發生了叛變，而且主謀者之一，在這裏等着殺她，如今事既不成，其他主謀者，如何會打開門，放他們出去？他們是出不去了！

只聽得無名先生的打門聲和呼叫聲不斷傳了過來，足有半個時辰之久才算靜了下來。

雷紅嬰仍然站着不動，過了片刻，只見無名先生，腳步沉重，慢慢走了回來，望定雷紅嬰，喘着氣，道：「快開門，讓我出去！」

雷紅嬰緩緩搖着頭，道：「那兩扇金門，要是從外面拴上了，誰也打不開！」

無名先生陡地踏前一步，一伸手，抓住了雷紅嬰的手臂，厲聲道：「這裏一定還有別的通道，快帶我離開，我要立即離開你！」

雷紅嬰嘆了一聲，垂下眼來。無名先生一見這等情形，聲音發顫，道：「沒有別的通道可以出去？」

雷紅嬰緩緩點了點頭，無名先生疾跳了起來，足足跳高了六七尺，雙掌向上，「砰砰」兩聲響，擊在頂上的那塊大水晶之上。

那塊大水晶，足有三尺來厚，無名先生的武功再好，也無法將之擊碎，但是他那兩掌之力，卻是自水晶直傳了過去，站在下面望着，可以望得清清楚楚，只見上面池塘的水面之上，冒起了兩股極高的水柱來。

（未完）

血皇冠（四）

縱嬌查秘密　擒梟迫內情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潛進高常住宅，發現高常慘遭橫死，血皇冠也不翼而飛，他將實情告之依絲德，她不特不相信司馬洛沒有拿到血皇冠，更硬誣司馬洛是殺死高常的兇手，並聲言如司馬洛不依諾言將血皇冠給她，她將殺死司馬洛。他潛進依絲德的住所，依絲德正在大廳中練舞——

依絲德正穿着一身黑色的舞衣在練舞。獨自一個人。那舞衣是緊身的，好像另一層皮膚似的，因此她全身的曲綫都顯現着。她是一個身裁極好的女人；精於舞蹈的女人通常應該是如此的。

她正在練習着一種姿勢很複雜而困難的舞蹈。當她終於練完一遍而暫停時，她已有點氣喘了。

司馬洛拍着手掌推開簾子踏進廳中。「眞了不起，我想不到原來你是一位藝術家！」

依絲德看見司馬洛，吃了一驚，一時僵住了，接着她忽然嬌叱一聲，就向地上一滾，滾到了司馬洛的脚邊，雙脚疾伸上來，交叉夾住了司馬洛的頸子，然後身子一扭，如果不懂得遷就她的動作，這一下可能連頸子也給她扭斷的。但在搏鬥這方面，司馬洛並不是一個弱者，在頸部受到傷害之前，他已隨着她滾動了。

他迅速打了兩個觔斗，打得比她的滾動還快，因此她不能用力，便給司馬洛甩脫了。

司馬洛再翻了一個觔斗，已在地上站好。

她半跪在那裏，恨恨地瞪着他，後來忽然嬌叱一聲，就一撲而前，二隻手指駢直，向他的眼睛戳去。

「來得好！」他喝一聲，一手執住了她的手腕。

她還想用柔道招式把他摔開，但是不行，司馬洛在這方面也是一個大行家，造詣要比她高得多了，因此他反手一扭，便把她的手臂反扭到背後。

「哎唷！」依絲德痛苦地叫起來。

司馬洛還是把她的手臂再向上一托。

「不要！不——要！」依絲德哀求地尖叫着，進淚水也流出來了。

司馬洛還是繼續把她的手臂向上托，讓她再接受一陣痛苦，然後才放鬆。

他嘆了一口氣。「哼，我通常是不忍這樣對一個女人的，但對一個像你這樣惡毒的女人又不同了！你向我丟磚頭丟炸彈，現在還想弄瞎我的眼睛！」

「我不是想殺你的！」她叫道，「不然我向你丟一隻眞炸彈了。」

「也許祇是因爲你不會製造眞炸彈吧了！」司馬洛說。

「放手！」她大叫。

司馬洛放了手，她站直了，轉過來恨恨地瞪着他，一面揉着那疼痛的手臂。「我有權殺死你，」她咬着牙說，「你吞沒了那隻血皇冠！」

「我正是來告訴你這一點的，」司馬洛說，「我並沒有拿，你得相信我。」

她不屑地哼一聲。「現在，如果我不相信你，你就要殺死我了！」

司馬洛嘆口氣。「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們坐下來，詳細地談談嗎？」

「這裏够好了！」她指指大廳一邊的那一列沙發。

他們走過去，並排在沙發上坐下，依絲德忽然疑惑地看着他：「唏，司馬洛，你怎麼找得到我的？」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誰叫你去吸食大麻？」

「我並沒有，」她否認着，又聳聳肩，「我不是爲了吸那個而去參加的，我是——」她低下頭。

「依絲德，」司馬洛扳着她的兩肩，「你得相信我，我並沒有拿那皇冠，而且我和你一樣想知道是誰拿了，如果你還想得到它，你就得相信我並且和我合作！」

依絲德遲疑了一會，問道：「怎樣合作呢？」

「告訴我你爲什麼要血皇冠，」司馬洛說，「我必須知道這一點，才能查出究竟是誰把它偷去了的！」

「我不能告訴你。」依絲德恐懼地看着司馬洛，就像她的心裏是埋藏着什麼重大秘密似的。

「你不想得到那隻血皇冠了嗎？」司馬洛問。

「我想的，我當然是想的，」她吶吶地說，「但——」

「那麼，除非你不再需要我的服務，否則，你就得告訴我了。」司馬洛誠懇地說。

「你——眞的沒有殺死梁惠謙？」依絲德懷疑地打量着司馬洛。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便把梁惠謙屋裏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她。

「那你也難怪我懷疑你的，」她說，「你的確是衝出來打暈了二個看更人。」

「就是我偷了皇冠，我也不必殺人的。」司馬洛說。

「那麼是誰幹的呢？」依絲德皺着眉，「你也看過報紙上刋登的細節的，那二個看更人也說那天並沒有陌生人從梁惠謙的升降機進出過。」

「那麼兇手一定是熟人了，」司馬洛說，「而我認爲最可疑的還是那個買家。那天晚上，我們從望遠鏡中看見的那一個，梁惠謙把血皇冠拿給他看的，那個人是誰？」

「我不認識他。」依絲德搖着頭。

「你不認識他，但你却知道他會在那個時間去和梁惠謙交易？」司馬洛說。

「我——不是因爲認識他才知道的，」她用兩手抱着身子，就像覺得很冷似的。「我是從另一個來源知道。」

「什麼來源？」司馬洛問。

「梁惠謙有個情人，」依絲德遲疑着，「她喜歡到輪盤俱樂部去。我是在那裏結識她的，我也是從她口中知道交易的時間。」

「她也知道血皇冠的事？」

「很可能不知道，」依絲德聳聳肩，「她祇是說，梁惠謙在那個時間有一個重要的生意約會，不肯和她見面，也不肯讓她去找他。」

「你就是爲了結識她而加入輪盤俱樂部的？」司馬洛問。

依絲德點點頭，垂低了眼皮。

「那麼我認爲你應該再去輪盤俱樂部一次。」司馬洛說，「向她探聽一下那買家究竟是誰。」

依絲德遲疑着。「也許我可以辦到這一點的。」

「如果你還想我帮助你，如果你還想得到血皇冠，你就必須辦到。」

「好吧！」她點頭。

「現在，關於那另一個問題——你究竟是爲什麼要得到血皇冠呢？」

她把頭側起了，十分狡猾地看着他。「你現在已經有了偵查的對象，就用不着知道爲什麼了，」她說，「你祇要去偵查那個皇冠的買客就行！」

「這件事，」司馬洛奇怪地看着她，「眞的有着一些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內幕嗎？」

她點點頭。「你最好不要問。」

「也許我會查出來的，」司馬洛笑，「我的好奇心最重，很難忍得住的。」

她聳聳肩。「隨便你吧，但你既拿了我的酬勞，你就得先做好我的事。」

「但，」司馬洛說，「我已寫了支票還給你。」

「我沒有收，」她說，「還在那儲物箱裏，你可以去拿回的。」

「好吧，」司馬洛點頭，說：「我繼續替你做這件工作，但你得答應你不會殺我。」

「我本來就不打算殺你，」依絲德說，「我祇是想嚇嚇你，使你把血皇冠交出來吧了，但既然血皇冠眞的不在你的手裏，我也沒有理由再逼你了！」

司馬洛點點頭。「你什麼時候可以查到這些情報呢？」

依絲德想了一想。「我看也得明天晚上了，我現在就去輪盤俱樂部一趟，不過不一定碰得着她的。如果碰不着，就要明天再去看看。我打電話給你吧！」

「好的，我等你電話，」司馬洛說，「但最好早一點。」

「別担心這一點，」依絲德說，「我比你更心急的，你得不到血皇冠，不會損失什麼，但我——」她忽然止住，沒有再說下去。

「如果得不到血皇冠，你會失去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將來再告訴你，」依絲德嚴肅地說，「現在走吧，滾！」

司馬洛涎臉而笑。「這麼兇的態度，那即是說，和你交朋友都沒有機會了？」

她搖頭。「我們不是朋友，我們祇是在交易吧了！」

司馬洛站起來，走到門口，又轉過身來。「關於古偉平那一方面，你可知道什麼嗎？你可知道古偉平是要把那血皇冠寄給誰嗎？」

依絲德搖搖頭。「古偉平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關於他那個故事！」司馬洛說，「高常——梁惠謙說他是從南洋帶來那隻血皇冠的。」

她遲疑了一下。「當然不是眞的。梁惠謙是對你說謊。」

「那麼，古偉平究竟又是從那裏弄到那隻血皇冠的？」司馬洛問。

「他——」依絲德沖口說出了一個字，又連忙控制住自己；她搖起頭來，「不，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但他相信她是知道的，她祇是不肯說吧了。「好吧，再見！」他離開了她的家。

依絲德走到門口，看着司馬洛出去，看着他走遠了，才回到屋中。她進入走廊轉進了一間睡房裏，開始動手更換衣服。

× × ×

司馬洛對金達說：「如果你嫌悶，你可以做一件工作，就是查一查依絲德的底細！本來這件工作我是打算聘私家偵探去做的，但既然你悶，你去做好了！」

司馬洛現在已經回到家，他已把他的遭遇全部告訴了金達，而現在他正在吃着另一種金達所創造的奇怪食物。

「我正在想，」金達說，「現在你既然有空，你就可以和我合作一下，去進行我那一個計劃了。」

「你那個計劃？噢，對了，去偷你那隻血皇冠！」司馬洛差點忘記了。

當金達初來找他時，就是邀他一起去偷血皇冠的。金達計劃中的是另外一個地

方，雖然他堅持說，所偸的是同一隻血皇冠。

「但，我們不是已經證明了血皇冠不是在你所說的那個地方了嗎？」

「我們並沒有證明什麼，」金達說，「一定說證明，也祇能說證明另外一個地方有一隻血皇冠吧了！如果我們不去親眼看看，又怎能證明那地方沒血皇冠呢？」

司馬洛伸手搔着頭。「我們還是等一等吧！」

「爲什麼呢？」金達說，「你現在不是有了空了嗎？」

「是這樣的，」司馬洛解釋，「假設你所說的這個地方眞有這血皇冠，而我們把它偸到手，那我們怎麼對依絲德解釋呢？我們怎能證明不是我去殺死了梁惠謙而奪回來的血皇冠？」

金達鄙夷地看着他。「你在担心什麼？司馬洛，担心這個女人會殺死你嗎？」

「說不定她眞能殺死我的，」司馬洛說，「她已經示範過兩次了！如果她是眞的有意殺我，我很可能已經死掉了！」

金達聳聳肩。「好吧，既然你怕死，就依你好了！我先去查一查這個女人的底細。」

「明天一早就動手吧！」司馬洛說，「你在此地有什麼綫眼聯絡嗎？」

「當然有，」金達說，「我在每一個地方都有的。」

「那麼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司馬洛說。

× × ×

依絲德在第二天晚上仍然沒有給司馬洛回音，但是，金達的回音反而來了。

金達也是到晚上才回來的，那時，司馬洛肚子正餓得很。「金達，」司馬洛說，「無論你查到什麼，先到厨房裏弄點吃的吧，我快餓死了！」

「你自己打電話到餐室去叫吧！」金達說。

「打電話到餐室去叫？」司馬洛微笑，「那豈不是對你一種侮辱了！」

「看看我查出什麼吧！」金達說着取出一個小小的記事簿。

司馬洛伸手去接，但金達沒有給他，「你看不懂的，」金達說着把簿子翻着，「你知道這女人是誰嗎？」

「這就是我盼望你去查的。」司馬洛說。

「她有一張卡卡國的護照。」金達說，「她是來自卡卡國的！」

「卡卡國？」司馬洛驚愕地看着他。

「是的，卡卡國，」金達點着頭，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

司馬洛撫着下頷，消化着金達這一件情報，單單是這一句話，就使他覺得依絲德這個女人果然是大有來歷的了。

因爲，當金達最初來找司馬洛時，他提出那個計劃就是到卡卡國去偸那隻血皇冠。他堅持說血皇冠是卡卡國的國寶，在禁宮裏收藏得禁衛森嚴，但金達有一個巧妙的計劃，可以把血皇冠偸出來，金達一直都深信，眞正的血皇冠是在卡卡國內的。依絲德是卡卡國人？而她想得到這血皇冠？

「還查出什麼嗎？」司馬洛問。

金達從袋裏再掏出一張紙來，交給司馬洛。這是一張從報紙上撕下的照片。「我從大會堂資料室偸來的，」金達說，「差點就給他們發覺了。」

「偸這一點點東西也失手的話，那你非改行不可了。」司馬洛冷冷地說。接着他皺起了眉頭。因爲那張照片裏面拍攝着的是個宴會的場面，宴會中衣香鬢影，而在前排的其中一個女賓赫然是依絲德。打扮得很高貴，幾乎認不出是她。再看清楚那張照片下面的說明，司馬洛就不禁目瞪口呆了。那說明的大意是說卡卡國國王設壽宴，兒女們正在祝賀。

「那麼她可能是一位公主！」司馬洛道。

「是的，」金達點頭，「她可能是一位公主！」

「那麼你的情報一定有點失準了，」司馬洛說，「如果血皇冠是在卡卡國的禁宮內，依絲德怎會不知道呢？既然她是皇親國戚。爲什麼她還要到外面來找？」

這一回輪到金達緊皺着眉頭。「我不明白，」他搖着頭，「我眞的不明白！」

「也許，」司馬洛說，「我們祇好等下去，讓事情順其自然發展了。」

「是的，祇好如此了！」金達說：「現在，你要吃什麼，讓我去弄吧。」

「什麼都可以，」司馬洛說，「祇要別把名堂告訴我，你做的菜是好吃的，就是名字叫得不好，教人失去胃口！」

金達瞪了他一眼。

× × ×

但是，似乎，他們等下去的話，事情是不會自然發展的，因爲，直等到第二天晚上，還是沒有什麼新變化。沒有依絲德的訊息。而在司馬洛唯一欣賞的電視節目新聞報告上，司馬洛知道了一件使他震驚的新聞，輪盤俱樂部裏發生了一件謀殺案，一個女人死了。這個女人不是別人，正是梁惠謙生前的情婦。

警方正在調查這兩件謀殺案有沒有任何關連之處。

警方所知道的當然是很少的。目前，他們根本還不知道這兩件謀殺案與古偉平那一件也有關連，更不知道這案子的關鍵就是在這隻血皇冠上。司馬洛是比他們知道得多的，但，司馬洛當然沒有意思去報告。

「我看我得去找依絲德談談了！」司馬洛說。

「唔，」金達搓着下頷，「輪盤俱樂部一定有好一段時間不能繼續正常的營業，有不少人吊胃口了！」

司馬洛已經在動手換衣服。

當司馬洛去到依絲德的家時，他就發覺他是犯了一個大錯誤。他的錯誤就是不該對依絲德那麼放心，既然金達那麼空閒，爲什麼他不叫金達監視着她呢？不過，現在後悔已經遲了！因爲依絲德已不在。

那屋又連大門都沒有鎖，司馬洛開了燈，看見地上丟棄着什物，而房間祇剩下傢俬，日用品及衣服都沒有了！依絲德已經搬走了，抑或是被捉去了？

司馬洛不能斷定。

可能她是匆匆搬走了，也可能是被捉去了，而捉去她的人替她把東西搬走，造成搬遷的樣子。

司馬洛在那些棄下來的雜物之中蹲着，找尋着，檢驗着，可以希望得到一點綫索，但沒有用，那些都是舊物廢物，不可能給他什麼指引的。

忽然，一部汽車駛到花園的門外，停了下來。車門打開又關上，高跟鞋聲走近花園的大鐵門，跟着，大鐵門給推開了，司馬洛的第一反應是躲起來，不過一轉念又沒有如此做了。

因爲，既然這個人是堂堂正正地，响响亮亮地來臨的，就不像是一個懷着什麼秘密的人。

那脚步聲到了門前，一個打扮很時髦，年輕美麗的女郎踏了進來。這女郎的手上挽着一隻時裝公司的膠袋。屋中的凌亂使她首先怔住了，跟着，她又怔怔地打量着司馬洛。

「有什麼貴幹？」司馬洛問。

「陳—陳先生呢？」她囁嚅地問。

司馬洛想了一想才明白她所指的是依絲德。依絲德是教跳舞的，所以給稱爲「先生」。

「你找陳先生什麼事？」司馬洛問。

「我是來上課的。」她說，「學跳舞——陳先生呢？」

「很有趣，」司馬洛微笑，「似乎陳先生是搬走了！怎麼，你不知道嗎？」

「搬走了？怎可能呢？」她難以置信地走到裏面去轉了一轉，再出來，內面的情形使她相信了。「這就奇怪了，」她說，「怎麼她事先不通知我一聲呢？」

這使司馬洛知道了一點，那就是：依絲德走得很匆忙，而且走時不願意通知什麼人。「你可知道她會搬到什麼地方嗎？」司馬洛問。

她搖起頭來。「我不知道——但你是誰？」

「我是來收帳的，」司馬洛說謊道，「我來收一些衣服帳，很小的數目，當然她不會是存心逃帳，祇是一時忘記了。但如果你知道她的新地址，請你告訴我好不好？如果這帳收不到，對我們總算是一種損失——」

「對不起，」那女郎搖搖頭，「我不知道，我跟她不很熟，祇是師生關係！」

「可以給我你的電話嗎？」司馬洛問，「也許她會通知你到一個新的地方去上課。」

那女郎懷疑地打量着司馬洛，遲疑着。「還是你給我你的電話吧，」她聰明地說，「如果有什麼消息，我打電話通知你吧！」

「很好！」司馬洛給她一張名片。

她看看名片，又打量着司馬洛。「你是一個裁縫？」她懷疑地問。因爲，司馬洛實在不像是一個裁縫。

並不是他長相英俊和穿得漂亮就不像裁縫，而是他沒有裁縫的味道。每一種行業的人，都有那種行業的味道的，裁縫也有裁縫的味道，特別是女人，就更容易辨認這種味道。這個女人的樣子時髦，她似乎也是一個常常光顧裁縫的人，她當然不會辨認不出那種味道的。她一看就看出司馬洛不是一個裁縫。

「我——呃——」司馬洛有點尷尬地說，「不是一個裁縫，我祇是設計時裝的！」他信口開河地，「陳先生的新裝，大部份都是由我設計。」

「哦？」她仰慕地一睜眼，「那麼，上一次那個舞蹈表演會中的新裝，也都是由你設計的了？」

「呃——是的。」司馬洛承認着，不免有點臉紅。

「很好，」她把名片放進手袋，「如果有什麼消息，我會通知你的。也許，如果我需要設計一些新裝我也可以找你？」

「像你這樣漂亮的小姐，」司馬洛奉承道，「衣服能穿在你的身上是一種光榮，價錢方面我不會計較的。」

「先多謝你了！」她喜不自禁地說。都市的女人都愛美，沒有更比美麗的衣服能令她們興奮的東西了！而且，她還戀戀不捨地看着司馬洛。一位時裝設計家，而且還是一個這麼年青英俊的男人，眞不容易找。

「再見！」司馬洛說。

「呃——再見！」她很勉强地說着，離開了。

在她走了之後，司馬洛又繼續研究屋中的遺物。終於，他也不得要領地離開了。通常，一個人搬了家是不會留下什麼能顯示出他的新地址的綫索的。

× × ×

當司馬洛回到家裏時，他發覺他自己的家也和依絲德的家差不多，裏面是一團糟的。似乎有一陣旋風吹襲過，或者，是有一隊軍隊來這裏搜過。

司馬洛在屋子裏由頭到尾巡視了一遍，幾乎找不到一件完整的東西。沙發給撕開打碎，床也給翻轉了。幸而金達不在被毁之列。

「金達！」司馬洛大聲叫道，「你在哪裏？」

「我在這裏，」金達從露台外面一翻身跳進來，身上還是穿着睡衣的。

「金達，」司馬洛瞪着他，「你在這裏攪什麼鬼，爲什麼要拆掉我的房子？」

「不是我幹的！」金達連忙申辯道，「是他們！他們拿着槍衝進來，我能够怎辦？」

「誰拿着槍衝進來？」司馬洛憤怒地問。

「是他們——」金達吶吶着說，「他們——」

司馬洛執住他的手臂。「冷靜一點吧。你先坐下來，從頭對我說一遍。」

於是金達對司馬洛從頭說了一遍。原來，司馬洛出去了之後，金達早早就熄燈上床睡覺了。在床上的時候，他聽見有人在撬門的聲音，由於他也是那一行的人物，他對這些聲音的感應當然是特別敏銳的，那聲音雖然很細碎，也馬上把他驚醒了。金達從床上爬起來，走到門前，從門洞外張一張，不禁嚇得魂飛魄散，因爲門外有四個人，手上都已拿着槍。

「他們大概不知道我住在你家，」金達說：「所以見你出去了，就以爲屋中沒有人，便來撬門，他們有四個人，而且拿着槍——」

「我知道，」司馬洛說，「你手無寸鐵，你是不能抵抗他們的。跟着又發生了

什麼呢?」

正常人的反應當然是打電話報警，但金達不是那種喜歡依靠警方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報了警對於他們的事情會有不良的影响。

所以他沒有報警，他祇是爬出了露台外面躲着。

以他這一行的人來說，這倒是一件不難做到的事。他祇是躲在外面，蹲在水渠之間，等着。

「他們是來找東西的，」金達說，「他們是來找那隻血皇冠。」

「他們告訴你的嗎?」司馬洛問。

「他們是這樣說的。」金達道：「他們一面在找一面就這樣在談着。」

「但當然他們是什麼都找不到的。」司馬洛說。

「當然了，」金達說，「血皇冠根本不在我們這裏呀!」

「而你就這樣讓他們走掉了!」司馬洛沒好氣地說。

「你想我怎樣?」金達委屈地說，「他們四個人有四把槍，我手上連子彈都沒有一顆，如果我不是及時逃了出來，恐怕已給他們殺掉了，你還想我怎樣，難道你要我把他們捉住嗎?」

「不，」司馬洛說，「但一個聰明的人會不動聲色地跟踪他們，看看他們到哪裏去了，以及他們是何方神聖!」

「但我不用跟踪他們，」金達得意地說，「因為我認得他們之中的一個。」

「誰?」

「青面阿志，」金達說，「左邊臉上有一塊青黑色的疤的。他叫做陳志，他以前是——」

「以前在傅氏賭場作巡場的那個陳志?」司馬洛問。

「是的，」金達說，「他在傅氏賭場幹過，不過我認得他是在新加坡。那時他是跟着焦老大做保鑣的!」

「青面阿志——」司馬洛沉吟着，搓着自己的下頷。

「青面阿志既然來了此地，」金達說，「以你的綫眼之廣，你不會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找得到他的吧?」

「我得打幾個電話查一查!」司馬洛說，「找是一定找得到的!」

「唔，」金達自負地點着頭，作了個拈鬚微笑的手勢，可惜他並沒有鬚，「果然我所料不差，用不着我白費工夫去跟踪一番了。」

「如果你跟踪了，我就不必再打電話了。」司馬洛說。

「但我身上還是穿着睡衣。」金達說，「怎好滿街跑呢?」

司馬洛沒有睬他，已經在撥電話了。

「要吃點東西嗎?」金達問，「還好廚房裏的東西他們沒有弄破。」

司馬洛點點頭，金達便進去了。他捧着食物出來的時候，司馬洛還在收拾着那些還可以收拾的東西。

「如何了?」金達問。

「找是一定找得到的，」司馬洛說，「不過要遲一點了。」

他們吃着時，金達自言自語着：「奇怪，又有一帮人要這皇冠，他們既然到你家來找，那很顯然他們不是依絲德一路人了。」

「除非依絲德仍不肯信任我，」司馬洛說，「不過，我相信她是信任我的!」

「那麼這些人是誰呢?」金達問。

「很可能就是殺死了古偉平的人!」司馬洛說，「也許他們殺死了古偉平仍得不到皇冠，就在調查，終於查到了我的身上來了。」

「但他們却不是殺死梁惠謙的人。」金達說。

「當然不是，」司馬洛說，「殺死梁惠謙的人已經得到了血皇冠!他們還來找什麼?」

「那仍然證明我的推論是對的，」金達說，「有很多人，要這血皇冠，太多人了!」

司馬洛鎮靜地吃着。「找到青面志，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另一帮人是誰了，我相信這一帮人還可以透露不少我們所不知道的秘密。」

「如果找到青面志的話!」金達說。

「找得到的，」司馬洛看看周圍，嘆了一口氣，「幸而這兩天賺了不少錢，不然，這筆裝修費用不知到何處去拿了。」

他們吃着，沉默了好一會，金達忽然又開口。「這些人既然要得到血皇冠，為什麼不來與你接頭出價呢?他們既然知道你是住在何處，就應該也知道你是吃軟不吃硬的。」

「他們當然知道就是要出價的話，價錢也不會低，不如不出錢而得到更好。」司馬洛解釋。

「但經過這一下，」金達說，「他們就是要出價，你也不肯賣了。」

「我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以賣給他們的。」司馬洛提醒金達。「不過，我却很想找到他們，他們這帮定是殺死古偉平的人，這表示他們一定知道血皇冠的內幕。」

「他們是殺死古偉平的人，」金達說，「那即是說他們也是勢力很大的人了，因為古偉平是不害怕普通人的。」

「我並不怕勢力大的人!」司馬洛不屑地捲起唇皮。

「對於我們，血皇冠祇是一件古董，一件珠寶，但是對於他們，血皇冠的價值却似乎是遠超這個的。」

「總之，」司馬洛點着頭，「當我找到了青面阿志時，我一定會問出不少內幕來。」

金達把一盤食物推到司馬洛的面前。

「再吃一點吧!」

「够了，」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們來動手收拾一下吧!」

×　　×

青面阿志平時流連的地方是一座吸毒的毒窟，不過他却不是道友，他是毒窟裏的權威人士。他是在這裏座鎮的，藉着他的勢力和威望，警方對他這個毒窟就隻眼開隻眼閉了。

這天凌晨時份，接近天亮的時候，青面阿志正在毒窟後部一個空房間裏睡覺，門忽然給推開了，一個人走進來，迅速又反手把門關上。

在這裏睡覺，青面阿志是完全放心的，他以為如果有危險來臨的話，他在外面的弟兄們也會先行提醒他。因此他沒有馬上驚醒過來。到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他發覺自己翻了一個身，手臂已給扭在背後，而一把小刀擱在他的喉嚨間。

「好了，阿志，」司馬洛的聲音在說，「醒過來吧!」

阿志張開眼睛，看着司馬洛那猙獰的表情，瞥見刀鋒在自己喉嚨間閃閃發光，那張青面就更青了。「你——想怎樣?」他吶吶地問。

「我第一就是想你賠我家裏的傢俬，」司馬洛說，「不過如果你肯乖乖回答我的問題，這個我却可以不追究的。」

「你——要問什麼，祇管問好了。」青面阿志似乎是一個很識時務的人，他馬上就願意表示屈服。

「你到我家裏去搜索，想找些什麼?」司馬洛問。

青面阿志表示非常詫異。「你怎麼知道的?」

「我有我的辦法，」司馬洛說，「你別問，祇是回答我的問題好了。」

青面阿志的眼珠轉動着。「我們去找一件珠寶，一隻血皇冠，你知道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告訴你，你們找錯了對象，我手上沒有這件東西。」

青面阿志聳聳肩。「我們搜過，我們已經知道了。」

「現在告訴我，」司馬洛說，「為什麼你要到我家去找那隻血皇冠?你們憑什麼覺得血皇冠是在我家?」

青面阿志遲疑起來。「你是要我告訴你眞話嗎?」

「我不是來聽你講故事的。」司馬洛說。

青面阿志又聳聳肩。「我們知道你殺死梁惠謙，奪取了那隻血皇冠——」

「我沒有這樣做。」司馬洛氣急敗壞地說。

青面阿志又聳聳肩。「你叫我告訴你眞話，這就是眞話了!」

「我告訴你，我沒有——但算了吧，」司馬洛沒好氣地說，「現在告訴我，你為什麼要得到血皇冠?」

「有人聘我去拿的，」青面阿志冷冷地說。

「誰?」司馬洛問。

「我不能告訴你，」青面阿志說，「這是不合規矩的。」

「別跟我講規矩，」司馬洛恨恨地說，「現在不是講規矩的時候，現在是我的刀子擱在你的頸上!」

「好吧，」青面阿志不屑地說，「我告訴你吧!是一個卡卡國大使館的人，一個比你更有權得到血皇冠的人!你大概也知道的，血皇冠是卡卡國的國寶。」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他。「卡卡國大使館的人?」

「別問我他的名字，」青面阿志說，「我不知道，他並沒有告訴我，我祇是有他的電話號碼，我們是用電話聯絡的!」

「告訴我他的電話號碼!」

青面阿志恨恨地瞪着司馬洛。「那麼你想直接和他交易了?」

「也許吧，」司馬洛說，「你能阻我嗎?」

「我現在不能阻你，」阿志說，「但，除非你現在就殺死我，不然，我以後會來找你的，那時我會殺死你!」

司馬洛看了他一會。「青面阿志，」他終於說，「如果你不想我破壞你的生意，那麼我們不如來一個妥協吧!你把你在大使館的這位朋友叫出來，我們一起談談。」青面阿志懷疑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繼續慫慂他：「我們大家都不過是要賺錢吧了，既然有一個共同賺錢的機會，我們又何必做敵人?」

青面阿志再考慮了一番。「好吧，」他終於點頭，「這是一個好主意!」接着又刁鑽地打量了司馬洛一遍。「你究竟是否眞有血皇冠賣給他呢?」

「以後再算吧!」司馬洛說，「總之，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即使血皇冠在我手中，我也不會收藏在你們偷得到的地方的。」

「很好，」青面阿志又點頭。

「那麼，我們現在就起程吧!」司馬洛說道。

「現在?這個時間?」青面阿志瞪起了眼睛。

「是的，現在，」司馬洛說，「我和你一起下樓去打電話，這是最好的了，如果我離開你，說不定你會出賣我呢!」

「好吧，」青面阿志無可奈何地答應道。

司馬洛小心地把刀子從他的頸上拿開了，退後，然後拔出了一把手槍，向青面阿志揚一揚。「看清楚，阿志，我身上有槍，當我們一起出去時，你最好不要對你的弟兄們作什麼暗示，否則，要我拔出手槍來亂掃一頓，那就不大好了!」

青面阿志點點頭，一面揉着他那被扭得很痛的手臂。跟着他又摸摸自己的喉嚨：「有流血嗎?」

「沒有，」司馬洛搖頭，「如果你若無其事地出去，你是不會有事的，外面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

青面阿志整理好身上的衣服。「那麼我們走吧!」他說。

司馬洛和青面阿志出了那間房，走在外面那些吞雲吐霧着的道友中間，司馬洛的手放在袋裏，握着槍，槍咀和青面阿志貼得很近。果然沒有人發覺有什麼不對。司馬洛來時並不是打進來的，他是以顧客的身份進來，而在乘人不覺的時候閃進了青面阿志的房間。對於烟格裏的規矩及環境，司馬洛是知道得不少的。

他們下了街上，走到街口一座電話亭。司馬洛指指電話，他們一起進去了，司馬洛就站在旁邊，監視着青面阿志打電話。青面阿志在電話裏放進角子，然後撥了號碼。「這個時間，大使館的人都休息了，」青面阿志一面等着有人接聽電話一面說，「他們會很不高興的。」

「但他們知道了你是有什麼事找他們，就不會不高興了!」司馬洛說。

他們在電話亭中等着，好一會，終於有人接聽了，青面阿志有點抱歉地說：「對不起，我想找王漢成先生!」沉默了一下，司馬洛注意到他的臉上換上了一副極度詫異的表情，「什麼?會不會弄錯了?

我今天晚上還和他通過話的，他也沒有告訴我——」再沉默了一下，聽着對方的訴說，「那他什麼時候會回來呢？——什麼？不回來？怎麼可能呢？我和他是——我和他還有——還有——」他顯得氣急敗壞，而有口難言的，「算了吧，我另外想辦法！」他放下了聽筒，轉向司馬洛。

「他不在嗎？」司馬洛問着，以凌厲的眼光瞪視着青面阿志。

「你——你不會相信的，」青面阿志吶吶着，自己也表示難以置信，「他已經給調回國了，剛剛走的。今天早一點的時候我還和他通過電話，現在他却已——」

「王漢成？卡卡國大使館的王漢成？」司馬洛皺着眉頭說，「王漢成是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青面阿志惶恐地說，「他從沒告訴過我，他老是顯得神神秘秘的，我猜他做的是間諜工作之類，媽的，他不能就這樣走掉的！他還欠我一千元，我可不能替他白做工作。」

司馬洛祇是站在那裏看着他，一隻手留在衣袋裏。這隻手當然就是拿着槍的。「我——我說的是眞話。」青面阿志不寒而慄地緊挨在電話亭的玻璃壁上，「眞的，你不以爲我是騙你的吧！」

司馬洛說：「卡卡國大使館，幾號電話？」

青面阿志告訴了他，司馬洛納入角子，照撥了那個號碼。電話接通了，那邊傳來悅耳的女接綫生的聲音：「卡卡國大使館。」

「我要找王漢成先生！」司馬洛說。

「你不是剛才那位先生吧？」接綫生顯得有點不耐煩的，「王漢成先生已經調回國了，他是兩個鐘頭前走的。」

「他是在這裏幹什麼的？」司馬洛問道。

「他不是在這裏做事的，」接綫生說，「他祇是大使的客人！」

「但你說他給『調』回國去了。」司馬洛明察秋毫地指出她的語病。

「呃——這——是這樣的，王先生不是大使館的職員，但他在國內負担其他的職務，也是政府人員！他給他的機構調回去了。」接綫生解釋着，「請問你是那一位？找他有什麼事呢？」

司馬洛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祇是放下了電話。他轉身看着青面阿志。

「這——不是有點古怪嗎？」青面阿志吶吶地道「他沒有理由忽然失踪的，他沒有權這樣，他不能這樣的。」

「我看這個王漢成是一個情報人員之類。」司馬洛說：「祇有這種人才會常常在大使館出沒，而又隨時離開的，如果他不想見你，你要找他就難了！」

「那麼他欠我的——」青面阿志吶吶着。

「你想不想我替你把他欠你的錢追回來？」司馬洛微笑。

「你能嗎？」青面阿志的眼中忽然升起了新的希望。

「我當然能的，」司馬洛又得意地微笑，「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做不到的，問題祇是在代價而已！」

「哎，」青面阿志頹喪地揮揮手，「別跟我開玩笑吧，你的價錢我知道。」

「也許我能免費替你追回這些錢，」司馬洛說，「不過你却得供給資料，讓我能找到這個王漢成才行！」他是完全相信青面阿志的話的。青面阿志不是那種幻想豐富的人，他編不出這樣逼眞的一個故事來，而且，即使是編出來的故事，他也沒有能力達到卡卡國大使館去安排一些人來接應他這個故事的。

「你——眞有辦法？」青面阿志是個莽人，他馬上就信以爲眞了。

司馬洛點點頭。「但你得先把眞話告訴我。譬如，古偉平那件事是誰幹的？」

「不——不是我！」青面阿志發抖起來。

「那麼是誰？」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青面阿志吶吶地說。

這一次，司馬洛看得出。他是說謊的了。「古偉平也是爲了血皇冠而死的，」司馬洛指出，「他答應了把血皇冠交給某一個有勢力的人，但是交不出來，這個人就殺死他了！你應該知道這個人是誰，你既然知道去找我，我證明你對這件事知道得不少！」

「是王漢成說去找你的。」青面阿志抗議地道。

「那麼王漢成一定也對你提過。」司馬洛說。

青面阿志又吶吶不能成言了。於是司馬洛知道他是果有所知的。這個莽人，在吞吞吐吐的時候就是表示他的心中正藏着一些什麼秘密了！

司馬洛一手執住他的衣領。「怎麼樣，阿志，你不想退回那些錢了嗎？」

「我祇聽他提過一次——」

「提什麼？」司馬洛問。

「我——我不能告訴你，」青面阿志苦惱地搖着頭，「他沒有講明，我也不能證明什麼。」

「阿志，」司馬洛拉着他的衣領，把他拖出電話亭之外，「來，我們到車上去再談清楚吧！」

阿志祇好跟着司馬洛出去，上了司馬洛的車子。「阿志現在你聽清楚，」司馬洛誠懇地說，「我不是警探，也不是法官，你不論對我說什麼，都不必負法律責任的，所以有什麼話，你不妨告訴我，而且，我越知道得多，對你也愈有好處的！」

「好吧，」阿志嘆口氣，「是這樣的！王漢成並沒有直接跟我說，是在我無意之中聽到的。似乎，他在找我之前還託過一個人替他取得這皇冠。我不能證明什麼，我祇是聽見王漢成說吧了！」

「他說託過誰？」司馬洛不耐煩地追問。

「張老大！」阿志吶吶地說，「那一次我聽着他在自言自語地埋怨着，說張老大是個飯桶，這麼簡單的事也幹不好，要勞動他親自出馬。」

「誰是張老大？」司馬洛看着他。

「張廣義，」阿志說，「你不會沒聽過他的名字吧？」

「哦，」司馬洛恍然，「張廣義，他就是使古偉平害怕他的大人物！是他殺了古偉平！」

「我沒有這樣說。」青面阿志連忙分辯道。

也難怪青面阿志不肯負責任的，因爲在本地的黑社會之中，張廣義簡直是天王級人物！他固然比青面阿志大，也比古偉平大！

張廣義就是這種能使古偉平敬之如神明的人物！

「你沒有說，祇是我這樣猜的，」司馬洛說着又表示奇怪，「但是，王漢成憑什麼本領能使張廣義替他做事呢？」

青面阿志聳聳肩。「他沒有說，我也沒有興趣問他。」

「張廣義替王漢成與古偉成聯絡，古偉平答應交出血皇冠，但到時古偉平交不出來，張廣義認爲很失面子，就把古偉平解決了，」司馬洛點點頭，「不錯，這是張廣義那種手段。跟着，王漢成認爲張廣義是不濟事的，就親自出馬，找你來帮手！他顯然很急於得到皇冠，爲了皇冠，就不擇手段了！但，已然他是那麼急，爲什麼他還沒有到手，就回國去了呢？」

青面阿志聳聳肩。「唏，正像你剛才所說，王漢成憑什麼能指得動張廣義？」

「這一點，我剛剛想到了！」司馬洛說。

「爲什麼？」青面阿志問。

「張廣義所做的生意有相當大一部份是要靠卡卡國的。」司馬洛說：「如果卡卡國有一個人來，要他帮這一個忙，他是不能拒絕的，是不是？」

「照道理看是的。」青面阿志說。

「卡卡國就是派這個人來，」司馬洛說，「派這個人來和張廣義聯絡，古偉平似乎是受了張廣義之所託，或者自稱有把握得到那隻血皇冠，而拿了張廣義的酬勞，但結果到了答應張廣義的日期，他却交不出皇冠來，張廣義以爲古偉平是在向他要黑吃黑的手段，便把古偉平幹掉了！

「很可能就是這樣的！」青面阿志附和地點着頭，似乎很佩服司馬洛的頭腦了。「但，」他又提出一個難司馬洛的問題：「你怎樣找王漢成呢？難道到卡卡國去把他捉回來嗎？」

「我自有主意，」司馬洛安慰他，「你的確已經把你所知的全告訴我了嗎？」

「是的，」青面阿志一攤兩手，「我眞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了。」

「那麼，」司馬洛說，「你回去吧，有什麼消息我會通知你的，你有什麼消息，你也通知我吧！」

「好的，」青面阿志點點頭，道：「好的。」

司馬洛開動車子，載他走了一段路，把他在烟格的門口放下了，然後就開走，一面皺眉頭在思想着。

殺死古偉平的人就是張廣義，但殺死了梁惠謙而奪去了血皇冠的人又是誰呢？爲什麼卡卡國本身的人要來這裏爭奪一件應該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的寶物呢？難道卡卡國那一隻血皇冠是已經給偷出來了嗎？另一方面，依絲德‧陳和王漢成又同是卡卡國的人，他們是什麼關係呢？他們同是那一國來的，然而他們却又似乎是敵對的。不然的話，他們就不會分開來聘人去偷那隻血皇冠了。

這許多問題在腦海中繚繞着，使司馬洛大爲頭痛，車子經過了屋門也不知道，要再兜了一個圈子才回到門口。

當他回到屋中的時候，金達又在厨房弄着吃的東西了。好在他的厨房還是完整的。

「你要吃東西嗎？」金達在厨房中叫着問。

「誰吃東西！」司馬洛沒好氣地說，「我還是剛剛吃過了才出去的，你一天到晚，就是祇會在厨房裏弄。」

「有什麼辦法？」金達聳聳肩，「屋裏亂成這個樣子，祇有厨房可以容身。」

「金達，」司馬洛在一張沙發上坐好，叫着問：「你究竟是爲了什麼要我和你一起到卡卡國去偷那隻血皇冠？」

「當然因爲血皇冠是一件値錢的東西，」金達說，「這是最簡單的理由了，難道這個理由還不够好嗎？」

司馬洛沉默着，金達捧了一盤食物出來，放在桌上。「究竟查出了什麼？」

司馬洛把他查出的事情都告訴了金達，金達皺起眉頭。「有這樣的事？」

「靑面阿志不會說謊的。」司馬洛相當肯定地說。

兩個人面對着那些食物，都沒有去吃，而金達更緊皺着眉頭在尋思着。「你說這個人叫王漢成嗎？」金達終於問。

「是的，」司馬洛說，「你對卡卡國的所知一定比我多，也許你知道這個王漢成是什麼人物？」

金達搔着頭皮。「這個名字，好像並不陌生，讓我想一想。」

「我有一些猜想，」司馬洛說，「我在想，也許你所說的是眞的，這血皇冠不可能有相同的兩隻，沒有人能製造出完全一樣的贋品來！」

「那麼呢？」金達問。

「也許卡卡國的血皇冠已經沒有了，也許已經給偷掉了，運出了國外，所以卡卡國的人才會出來找尋。」

「不可能的！」金達揮動着拳頭，「關防得那麼嚴密，除了我們之外誰能偷得出來呢？」

「但這是唯一的解釋了，」司馬洛說，「血皇冠在不在，卡卡國人自己一定比我們清楚！他們出來找，應該就是表示血皇冠已不在他們的國內。」

金達托着腮在尋思着。

「金達，」司馬洛說，「我剛才問那個問題，你是爲什麼要到卡卡國去偷這血皇冠呢？爲什麼不偷別的東西，一定要偷這血皇冠呢？會不會是有人託你做這件事之類？例如我的受託？」

金達搖頭。「沒有，這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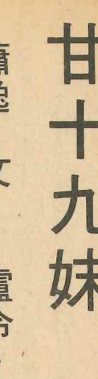
「你又是怎會對這血皇冠知道得這麼清楚的？」司馬洛說，「誰告訴你的？」

「別吵！」金達煩躁地擺着手，「別吵，讓我想一想好嗎？」

司馬洛不做聲了，祇是吃着那些食物，等着。他相信金達也許想出一些端倪來的。到底，金達對卡卡國的情形是比他知道得多的。金達的食物弄得並不難吃，司馬洛雖然心不在焉，却也依然有着相當的食慾。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情仇難分野　恩怨難兩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在客棧靜心思考，又悟出吳老夫人繪在壁畫上的數度玄妙招式，那晚，驚覺有人偷近房外，尹劍平潛出門外，驀見雲中鶴正向窗戶窺探，遂即揭破雲中鶴形踪，兩人約定到郊外荒廟一決雌雄，抵達破廟，雲中鶴交手之下自知不敵，意圖逃走，當他方躍起半空，突被驀然來到的甘十九妹截住，雲中鶴突施暗算，但爲尹劍平玄功所破，並將他擊昏，把他偷自尉遲太爺的鎖子金甲剝回，甘十九妹主張殺了他，尹劍平回過臉來注視着她，甘十九妹問尹劍平是否認爲她的心太狠——

甘十九妹嬌笑了一聲：「你很聰明！」她把手裏的千里火放在地上，然後倚着一根柱子抱膝坐下來。

尹劍平選擇了一個面對她的地方，也坐下來！

二人相距不遠，隔火對座，輪廓分明，火苗子「哧哧！」的竄着，閃爍着兩個人的臉時明時暗，含蓄着無限的神秘朦朧！

甘十九妹隨便抓了一根樹枝在手裏玩着，眼睛卻瞟向尹劍平道：「我是從很遠的地方，趕來看你的。」

「啊！」尹劍平打量了他一眼：「姑娘從那裏來的？」

「銀心殿，」甘十九妹神秘的看着他：「聽過這個地方沒有？」

尹劍平點點頭：「妳是說樊銀江所佔聚的那個銀心殿？」

甘十九妹一笑道：「你也認識樊銀江？」

尹劍平看了她一眼——對於這個姑娘，他無時無刻不提高了警覺，只是有一句話說錯，就可能暴露了自己身份，他好不容易，費盡了心機，才打進到她身邊，自是不願前功盡棄！

聆聽之下，他微微一笑：「妳以爲呢？」

甘十九妹心裏一動，暗忖道：那一天，我明明看見他與樊銀江同桌飲酒賦詩，他卻並不知道，是了——我不如詐他一詐，看看他是否居心叵測！

「嗯！」她心裏繼續想着：「我如果說他認識，他必將說不認識，我如果說他不認識，他是不是會說認識呢？」

心裏這麼想着，她遂即一笑道：「我想你們一定認識？」

說了這句話，她眼睛一瞬不瞬的盯視着他，如果尹劍平說一句謊，或是「言不由衷」的話，她必然會看出一些破綻——這一點她確可自信。

然而，她的這一試探，似乎沒有發出預期的效果。

尹劍平點點頭道：「妳猜對了！我們不但認識，而且交情不錯！」

甘十九妹一笑道：「你們可見過面？——我是說，他可知道你住在碧荷莊？」

「當然知道！」尹劍平道：「他非但知道，而且還來看過我。」

甘十九妹漫不經心的用手裏樹枝，在地上劃着：「什麼時候——？我怎麼不知道？」

尹劍平道：「因爲，那時候我還不認識姑娘！」

甘十九妹一雙盈盈秋波，不禁轉向黑沉沉的雨夜，心裏情不自禁的說道：尹心！你是眞的言出至誠呢？還是在跟我鬥智？——

然而，無論如何，這個年輕人卻是越來越對了她的胃口，事實上她的來，早已證明了她的「鍾情於先」，只是在選擇一個異性知己之前，不得不使她「愼重從事」，雖然在一開始已有了偏差——

「這個樊銀江說來有點小家子氣——」甘十九妹微微一笑：「既然你們是好朋友，他應該把你接到他家裏，好好招待，豈有任你這個貴客淪住客棧的道理？」

尹劍平搖搖頭：「姑娘錯了，我們雖是好友，但卻是『君子之交』，姑娘當知『君子之交淡如水』這句話吧！」

甘十九妹看着他，腦子裏回憶着那日在窗內偷偷打量他們的一幕。

——那一日，他們賦詩飲酒，確實是一般讀書人仕的應酬模樣！

她一向是懷疑人慣了，可是這一次竟然破格於應尹劍平寄以信任。

甘十九妹微笑了笑，她遂即沒有再繼續問下去……

尹劍平冷笑了一聲，反問道：「聽妳的口氣，好像妳已經拿下了銀心殿似的！」

「我本來就拿下了銀心殿。」

「那！」尹劍平似乎吃了一驚：「樊……樊銀江呢？」

「你放心，他死不了，因爲我已經把他放了。」

一面說，她十分注意的觀察着尹劍平的神色——

「我不得不這麼做！」甘十九妹吶吶的道：「因爲我曾經答應過一個人！」

尹劍平保持着原有的沉默，這是要緊關頭，隨便說一句話即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乾脆一句話也不說。

甘十九妹笑了笑：「爲了實踐我對那個人的諾言，所以我才放走了他，可恨的是，那個左明月也走了！」

「左明月？」尹劍平搖搖頭，道：「沒有聽說過！」

甘十九妹忽然站起來，苦笑道：「有什麼用？他們逃過了這一次，卻逃不過下一次——哼，即使能逃過了我，卻逃不過……」

「逃不過誰？」

「哼！」甘十九妹看着他微微一笑：「也許你還不知道，軒主就要來了！」

尹劍平心裏一驚，道：「妳是說丹鳳軒主，水……？」

「水紅芍！」甘十九妹伸出一根纖指指着他：「記住，無論什麼時候，你都不能直呼我師父的名諱，只能稱她老人家軒主，否則，你可是跟你自己過不去，到時候萬一出了事，連我都不一定能救得了你！」

尹劍平一笑道：「原來令師是這麼跋扈的人，我倒是還沒有聽過。」

「豈止是跋扈？哼！」

說了這一句話，她卻又似有些礙於出口，話到唇邊又吞到肚子裏。

尹劍平心裏動了一動，他忽然發覺到敢情對方師門，已有了空隙，這倒是他始料非及。

「姑娘莫非有什麼礙難出口之處麼？」

「那倒也不是……」甘十九妹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道：「我的感觸，不是你能體會出來的！」

「爲什麼？」尹劍平有意試探的道：「像妳這樣的人，我實在想不出來還有什麼不如意的。」

「我——」甘十九妹似笑又顰的看着他：「那你說說看，我應該是屬於那一型的人？」

尹劍平道：「妳的武功高，任性，人又漂亮，這一型的人似乎不會有什麼傷感！」

「你一直是這麼認爲？」

「難道你不是這樣？」

「如果你這麼認爲，你就錯了！」

一面說着，她那張美麗的臉上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副傷感，苦笑了一下，遂即把目光投落在沉沉的夜色裏。

忽然她偏過頭來，向着尹劍平一笑道：「我們還是不要談這些吧！老實說，我雖然跑了這麼遠來看你，卻並不期望着你在這裏，我以爲你已經走了。」

尹劍平道：「在我事情未辦完之前，我是不會走的。」

「你原來是來辦事情的。」甘十九妹似乎很驚訝：「什麼事？」

「我已經辦完了。」

甘十九妹臉上立時飛起了一層迷惘——

「姑娘不信麼？」尹劍平笑道：「這樣事我剛辦完。」伸手一指地下昏睡的雲中鶴：「啾！就是他——我等的就是他。」

甘十九妹含笑道：「你是說要取回你身上那件『鎖子金甲』？」

「不錯！」尹劍平道：「現在衣服我要回來了，事情也辦完了，隨時都可以離開了！」

「你是說，你就要走麼？」

尹劍平搖搖頭：「我沒有這麼說，我只是說我可以走了。」

「那你到底要不要離開呢？」

「暫時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甘十九妹一笑道：「好吧，既然你不願意談這個問題，我們就換個題目，談談其它別的吧。」

尹劍平一笑，道：「我對什麼題目，都有興趣！」

甘十九妹那雙深邃的眸子，隔着一片火光，打量着他：「在生我的氣？」

「姑娘妳誤會了！」

「不！」甘十九妹注視着他：「我看得出來，你心裏一定充滿着仇恨！」

尹劍平點點頭，道：「的確是這樣！」

他輕嘆一聲，又道：「人死不能復生，姑娘莫非在動手殺人之前，從來都沒有動過惻隱之心？」

甘十九妹一笑道：「好呀，你這是在拐着彎罵我！哼，怎麼沒有，如果我眞的見人就殺，只怕閣下這條小命，也活不到現在了！」

這倒是實話。

一想到那夜二人劍鋒相對，設非是甘十九妹手下留情，尹劍平的確已沒命了。

只是尹劍平卻不領這個情。

他冷冷一笑道：「姑娘何以要對我手下留情？」

「哼！你好像還不領情似的！」一面說，她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上上下下在他身上轉着：「說良心話，你這個人眞叫我……弄不清楚……」

尹劍平微笑道：「一個人要認清一個人並不簡單，這就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也許妳永遠也不會清楚我！」

甘十九妹道：「是麼？」她笑了一笑，睨着地上的雲中鶴，道：「這個人，你要怎麼處置他？」

尹劍平一笑，道：「我原先也和姑娘一樣念頭，想殺了他，可是，轉念一想，一個人要練到他這樣一身功夫，確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你的心軟了！」甘十九妹冷哼一聲道：「這個世界上我最恨的就是賊，這種人一旦落在我的手上，我絕不會對他手下留情！」

尹劍平一笑：「賊固然可恨，可是這個天底下比賊更可恨的人還多的很，——而這等人卻並不一定都得到了壞的報應！」

他原已拔劍在手，說到這裏，突然又有所感，「嗆！」的一聲合劍入鞘——

「怎麼，大俠客，你動了惻隱之心了？」

「不錯！就讓他躺在這裏吧！」

「他死不了！」甘十九妹看了一下地上的雲中鶴：「而且他就要醒過來了！」

一面說，她纖指突出，突地點中雲中鶴左脈下側方，後者突地身上打了個哆嗦，遂即不動。

尹劍平一驚道：「妳殺了他？」

「沒有，你放心好了！」甘十九妹微微一笑：「我才犯不着做這個惡人呢！只是叫他再多躺一會，這樣才不會打擾我們兩個說話。」

「只怕並不止此吧！」

「還有什麼？」甘十九妹一雙盈盈秋波凝視着他：「你猜猜看？」

「這還用猜麼？」尹劍平一笑：「姑娘妳是不願意要他看見你的廬山眞面目罷了！」

她似若有所失的淒慘一笑：「——我真希望你的仇恨不是因我而起就好了！」

尹劍平微微一怔，喟然長嘆了一聲，由不住垂下頭來。

自從與甘十九妹見面之後，他就一直在壓制着自己的情緒，彼此的立場不容許他去接近她，但是戰略的運用，卻又不能容許自己過早現出敵意，如何保持着一種屬於個人的「超然」，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想到這裏，尹劍平只得暫時把激烈的仇焰拋開一旁，不得不「虛與委蛇」一番。

——這毋寧是尹劍平所感到最最痛苦的一件事，如果拋開這些加諸在他身上仇恨不論，那麼甘十九妹早已贏得了他的愛情，即使現在，每當他向她注視之時，也會有突然性的「迷惑」之感！——

如其說這是由於甘十九妹的「美」使然，倒不如說是她那種特殊的氣質所以致之！

尹劍平在立場上不得不仇視她，但是如果捨開「立場」這兩個字不論，對方實在早已深獲他心，她的一顰一笑，甚至於她尖銳的談鋒，無不是他所欣賞的範畦！

現在，當他再次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時，情不自禁的內心又起了強烈的震盪！

「孽障！」他心裏不禁吶喊着：「上天為什麼這麼來安排我和她？」

一想到二人最終的結局，尹劍平只覺得起自足心的生出了一陣涼意！

畢竟他已久習慣了痛苦折磨，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

內心幾經翻騰，感觸幾經壓制，終於使得他再次平和了下來——

然而明眼如甘十九妹，卻已由他奇異的目光裏看出了一些端倪！

丟下了手上的樹枝，她緩緩的站起來，慢慢的走過去——一直走到尹劍平面前站住。

「難道你這幾天，從來也沒想過我？」

尹劍平幾乎不敢接觸對方那雙眼睛：「我……沒有！」

「我不信！你說謊！」甘十九妹近看着他：「你怎麼不看着我？」

尹劍平沉默了一下，緩緩抬起頭來。

兩雙目光交接之下，尹劍平輕嘆一聲，遂即把眼睛轉向別處。

甘十九妹秀眉輕輕皺了一下：「說真的，我的確有點想不透你，你心裏一定包藏着什麼，藏有一個極大的隱秘，我看得出來。」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任何人都可能有一兩件不可告人的隱秘，姑娘也不例外！」

「但是你的顯然和一般人不大一樣，」甘十九妹淺淺的笑了一下：「幹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尤其是一個男人，要拿得起，放得下，什麼事要你這麼想不開？」

尹劍平不擅說謊，卻又萬萬不能對她訴諸實情，聆聽之下，不禁呆呆的看着她，一時不知何以作答。

甘十九妹情不自禁的伸出一隻手，搭在他肩上：「嗯！你怎麼不說話？」

尹劍平忽然站了起來，倒不禁把她嚇了一跳！

「姑娘，我心裏煩得很——」頓了一下，他看着甘十九妹道：「我走了！」

說罷轉身踏出長廊。

外面雨還沒停，頃刻間他已全身盡濕，踐踏着斷壁殘垣，他一逕向着觀外步出。

忽然身旁多了一個人。

甘十九妹也淋着雨，陪着他一塊走出來。

一陣寒風吹過來，雨水更像是拍打在礁石上的浪花，兜頭蓋臉的潑過來。

兩個人也躲不過，俱都成了落湯鷄。

尹劍平冷冷一笑，打量着她：「妳這又何苦？」

甘十九妹兩隻手分掠了一下頭上的長髮，那些柔細美麗的髮絲，早已被雨水淋得透濕，一束束就像蛇也似的垂掛在她肩上。

似乎沒有一些痛苦，怨尤，她臉上顯示着一派純真，聽了尹劍平的話，她低頭笑了一聲，只是用那雙黑白分明；像是極聰明而又有些「痴」的表情看着他。

尹劍平漠漠的看着她，內心不無衝激，暗忖着：她原是這等天真無邪的姑娘，我卻把她當作胸羅萬機，口蜜腹劍的蛇蝎少女！

「唉！」他心裏繼續想道：「有朝一日，我下手殺害她時，豈能下得出手？」

另外一個念頭，忽地又由腦中閃過：「尹劍平！你這是為她感情所惑，難道你忘記了諸師是何等淒慘的罹難在她手中？忘記了她手下殺害各位師長的殘酷手段？你豈能以『天真無邪』四字，輕輕抹煞了這筆昊天罔極的血海深仇！」

這一個念頭的陡然興起，不禁使得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一時有如置身冰窖！

雨勢繼續着，有增無減。

兩個人像是由水池子裏剛撈起來那麼的狼藉——只是誰又能想像到，包藏在腹腔內的那兩顆心卻是那等熱烈，激動！

尹劍平圓瞪着一雙眼睛，直直的盯着她，忽然心裏一動，忖道：「是了，此刻也許正是我下手報仇的良機，不如狠下心來，待機給她一個重創，料必她無能防範，對，我就是這個主意！」

一念之興，陡地殺機昇起，一隻右掌也就在動念之際，早已聚結了功力，緩緩提起——

然而，在這一剎，甘十九妹竟然縱身而出，竄出尋丈以外！——她身上正落向半塌的門框之上，一面向遠方打量着，臉上盪漾着無邪的笑，何曾顧慮到一剎那之前；身側同伴對自己所動念的無限殺機！

看到這裏，尹劍平那隻原已要推出的手掌，情不自禁的又緩緩放了下來。

「不——」他心裏幾乎有些顫動的忖思着：「我不能這麼做，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豈能出手暗殺一個少女？這件事，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這樣做。」

甘十九妹身形再轉，翩若驚鴻的又來到了他面前——尹劍平沒有聽清她說的話，卻留意到她轉側之間的迷人輕功，即以眼前這一旋一迴，即使在驟雨中，亦不顯絲毫滯遲，俐落，快捷，儼然大家身手！

看到這裏，尹劍平不禁起自內心又昇起了一些警惕——

他情不自禁的暗笑了一聲：我也未免太夜郎自大了，這個姑娘又豈是好暗算的！只怕一個出手不愼，反為自己罹下了殺身大禍。

思念電轉，使得他不禁聯想到前此不久與她在「銀心殿」的一場搏殺。

——無疑的，那是雙方各盡所能，各盡實力的一場拚鬥，然而結果，尹劍平並未獲勝，險些喪生其手！

想到這裏，尹劍平一腔凌厲，情不自禁的消下了一些。

甘十九妹看着他，微微一怔：「奇怪——你到底在想些什麼？」

尹劍平擦了一下臉上的雨水，內心兀自離不開下手殺害她的念頭。

甘十九妹「格格」一笑道：「你也別發呆了，我倒有個主意，可以消消你心裏的悶氣，看見沒有？」

伸手一指對面，黑沉沉的一座高山，——

「咱們比一場輕功怎麼樣？」

尹劍平點點頭道：「好主意，姑娘妳要怎麼個比法？」

甘十九妹道：「我們從這裏開始，目標是前面那座山，誰先到誰就算贏，怎麼樣？」

尹劍平點頭道：「好！」

心念一轉忖思道：「這可是天賜良機，我不如就利用這個機會，中途下手殺她便了。」

想到這裏，遂即向甘十九妹道：「好！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甘十九妹把一頭為雨水所淋得透濕的頭髮，挽了挽，臉上不再含着笑靨，那副樣子端的童心未泯——尹劍平簡直不能再看她一眼，因為每看一眼，就會令他心裏大為猶豫，而狠不下心來——

「姑娘可準備好了？」

「嗯——」甘十九妹偏過頭來看着他：「你好像想要贏我的樣子！」

尹劍平一笑道：「既要比賽，當然要求勝，我們這就開始吧！」

甘十九妹一笑道：「你想要贏，只怕沒這麼容易吧！」

說罷身形倏地向下一折，一聲清叱道：「走！」驀地射起如箭，向外直穿了出去。

尹劍平原已蓄勢以待，見狀自不甘後人，身形倏地騰起，隨着她起身之勢，一併向外縱出。

二人幾乎是同起同落，俟到足尖沾地，相差不過一肩——緊接着兩個人身形同時又縱了起來，向着一座高出的斷牆上落去。

說起來，這的確是個巧合，二人所取落身角度，竟然是一致，雙雙向着同一落足點上墮身直下——

甘十九妹較尹劍平搶先一步，她身子自一落下，尹劍平已自她身後猛襲上來——

這一剎，不啻是天賜良機！

尹劍平殺機陡然興起，雙掌猝然一合，正思用「雙撞龍虎掌」向她背上擊去。

不意就在這一剎，甘十九妹忽然回過頭來！——笑咪咪的一張臉，充滿了女孩兒家逞強好勝的那種稚氣！

尹劍平忽然心裏一軟，該出的雙掌，竟然難以遞出，就這麼一腔凌厲，頃刻為之冰消！

甘十九妹發出一串銀鈴的笑聲，嬌軀已再度騰起，自此如飛燕般的靈巧，連着幾個快速的起落，已縱出十數丈外。

尹劍平到底年輕氣盛，不甘心就此服輸，是以不得不暫時壓制着殺機，遂即展開身法，一路輕登巧縱，施展出渾身解數，到底要與對方別一別苗頭。

——這是一段長距離的賽程，各人大可一展身手，天黑再加上下雨，到處都是泥濘，所幸二人都具有一身極為傑出不凡的功力，一經展開身法，其速度端的驚人已極！

剎時間已是百丈開外。

有一段甚長的距離，二人幾乎保持着平行，即使有所差距，亦不過三四步之間。

然而再過些時候，這個差距可就拉開了。

甘十九妹足足領先丈許之遙。

尹劍平既驚又氣，只是觀諸甘十九妹起落身步，實在顯示出卓然不凡，的確是較諸自己技高一籌！

看看前行已臨近山側，甘十九妹卻顯然領先兩丈有餘，尹劍平氣惱固不待言——

忽然甘十九妹足下慢了下來，尹劍平一連三四個快速的進身，終於趕上來，就在貼近山根的位置，兩個人同時抵達終點！甘十九妹非但不曾佔先，反倒落後了一肩。

甘十九妹一聲嬌笑道：「呀——被你追上了！」

尹劍平心頭有數，對方分明是存心相讓，他確信自己的確已施展了全身功力，兩者相較之下，單以輕功而論，相差何止一皮。

——尹劍平的確只覺得一陣透心發涼，沒有什麼話好說，對方姑娘就是要比自己高上一籌！

——然而，明明她已領先自己，何故卻又故意放慢了腳步，反倒要自己佔先一步？

當然，這個原因不難想知！——

一剎，尹劍平眸子裏，流露出「領情」光采！

甘十九妹也用着一種奇異的神態盯着他！

兩個人誰也沒說一句話。

忽然，當空亮了個閃電，清楚的照見了他們彼此的狼狽——

甘十九妹恍惚的向前走了幾步。

尹劍平只是直直的看着她，雨水斜斜的飄灑在他臉上——閃電再亮，照着他蒼白的臉，那張臉上早已喪失了原有的凌厲殺機！

不知何時，他的呼息變得急促了——就在這時，甘十九妹投進到他懷中，閃電再亮，雷聲隆隆——巨雨傾盆！

兩個人卻是那麼緊緊的擁抱着！咆肆的天籟，卻似與他們毫無關聯！男貪女愛——那麼緊迫對擁的身子，幾乎溶成一體！

一邊聳立着大樹——

就在那棵大樹下，他們熱烈的擁吻着，雷聲拖長了尾巴，密如貫珠的由頭上滾過去。

閃電頻頻——照見了前面山窪子——那裏像是有一個天然可避風的石頭洞。

兩個人跌跌撞撞，踉蹌奔進。

感情的奔放，突破，眞像是缺堤的河水，事先既無徵兆，臨事更不知何以應措！

由雷雨閃電交加的曠野忽然奔入到寧靜；乾適，滴雨不沾的乾燥石洞裏，那份溫馨，甜蜜，簡直非言語所能形容。

也許這洞裏曾經有人盤桓過——地上鋪着軟草，角落裏的瓦罐裏，還盛着燈油。

兩個濕淋淋的人，緊緊的壓迫着，彼此更能清楚的聽見心跳喘息聲——

甘十九妹這位曾為武林切齒，畏若神明的女中翹楚，想不到一旦作為愛情的俘虜之後，竟然柔順如斯——

眼睛裏閃爍着晶瑩的情淚——直直的倒睡在草墊上，柔弱的就像是一隻小貓！

——她用喜悅羞澀的窘迫，承受着尹劍平的擁吻——

這種可怕的轉變，簡直是尹劍平事先難以預料的，恨之深，愛之切，恨之益深，愛之也益切！

多少仇恨，憂怨，悲切，忍耐，沉鬱……一股腦的揉成一團，在無邊情火的熔爐裏，匯成了此一刻「慾火」的奔放。

看起來，他簡直像是一頭情發的獸！

山洞裏是黑黝黝的，任什麼也難以看清，只在偶而閃電亮時，彼此才得以辨明一切。

情火的蔓延，似乎已經迫近到緊要的關頭了——

在尹劍平強力進襲之下，甘十九妹忽然滾身一旁。

尹劍平再撲過來。

甘十九妹忽然伸出雙手，用力的支撐着他……「啊……尹心……不……你不能！得寸進尺……不行……我不能失身……」

她語音顫抖，說話時幾乎要哭了出來！

閃電大明！光同白晝！

甘十九妹的臉，一如雪也似的白，雨水，眼淚，濕糊糊的沾滿了面頰……她的心跳得那麼厲害，用以支撐尹劍平的那雙手，更像是無

力負荷，連同她出口的語音一併顫抖着！

閃電頻亮，石洞裏時明時暗。

「尹心……我求求你，求求你……」甘十九妹一聲聲的在討着饒——一身武功，滿腔豪情，這一瞬間會變成了如此柔弱。

透過晶瑩的淚水，她那麼柔軟，害怕無助的看着他，打從尹劍平見她之始，還不曾見過她這般軟弱過。

尹劍平怔了一下，定住了身子，閃電使他忽然認淸了甘十九妹這張臉——曾是不共戴天；又復魂牽夢縈的那張臉……

幾個奇快又復鮮明的意念，深深的打入腦海。

頓時，那焚身的慾火，如同着了一盆冰露般的被壓制了下來。

一陣冷風吹襲進來。

尹劍平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在震天價般的一聲雷鳴裏——他忽然就像是被冰凍住了那樣的動彈不得。

閃電，鳴雷，一次又一次的亮着，响着，整個大地都爲之動搖！

甘十九妹終於冷靜了下來！

緩緩收回了用以支撐尹劍平的那雙手，她同時也發覺到對方的面色有異！

「你……怎麼了？」

緩緩的坐起身來，那麼認眞的看着他。

尹劍平忽然掉過身子來——難以譴責的懊喪，深深的困繞着他，一時彷彿有千萬把尖銳的鋼針，扎向他內心深處，其痛苦眞是無以名狀！

「尹心，你怎麼了？」

甘十九妹顯然大吃了一驚，一雙纖細的手由他後頸繞過去，接觸在他兩邊臉上！那麼體貼的撫摸着他。

「啊！」她吃驚的道：「你的身子在抖！一定是冷了！」

說到了「冷」，她自己也由不住打了個噴嚏！

剛才雙方熱情如火，自然誰也感覺不出來，這時相繼冷靜下來，再吃冷風一吹，自然覺出冷來。

甘十九妹匆匆站起來，摸着身上道：「糟了，我的千里火忘了帶來了！」

「叭打！」一聲，一幢火光由尹劍平手上亮起來，石洞裏立刻大現光明。

甘十九妹喜道：「原來你帶在身上。」

當下忙由他手上接過來，轉過去把洞角的那盞燈點着了，等到燈光也亮起，她才忽然發覺到自己身上的狼狽——一身漂亮的衣服被雨水淋得透濕還不說，其上滿沾泥沙，眞是狼藉不堪！

尹劍平忽然回過身來看着她，二人默默的對看着。

甘十九妹情不自禁的背過身子來：「幹嘛這麼瞪着人家看？」

尹劍平一經冷靜之後，總算也想明白了這番境遇，遇此非常際遇，自不能以常情來衡量處置——他自信自己再不會像方才那般的迷失，却也把心定下來，彼此都是出身武林的頂兒尖兒人物，也不會像一般世俗小兒女那般忸怩作態！

他深深的告誡着自己：先把心定下來，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且容過了眼前再說。

想到這裏，看着甘十九妹道：「姑娘大概受涼了，我來找些乾柴，看看是不是能生一堆火，先把衣服烘乾了再說。」

甘十九妹聆聽之下，微微點了一下頭，臉上現出了一片暈紅！

尹劍平四下看了一眼，倒巧得很，想什麼竟就有什麼，石洞一角非但堆有大堆的乾柴，竟然還有石頭支好的爐灶，卽使連鍋碗瓢桶，也無不具備。

方才兩個人爲情火燒得昏天黑地，加以沒有點燈，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些，現在燈光一亮，看清了這一切，都不禁暗暗納罕！

甘十九妹奇怪的注視一週，越現驚異：「呀——這是怎麼回事？莫非這裏住的有人？」

「大概是吧！」

尹劍平就着現成的爐灶，支好了乾柴：「管他的，既然沒有人，外面雨這麼大，只好在這裏將就一夜再說。」

甘十九妹曼吟了一下：「這眞是奇妙的一夜——」

一面說，她背過了身子來，擰着頭髮上的水！

尹劍平回過身子拿「千里火」，目睹着她此一刻的婀娜多姿，不禁微微一呆——

火光跳動着，但見她明眸皓齒，膚如凝脂，尤其是敞開的那一截頸項，玉潔粉搓，在火光映襯裏別具誘惑！

掩忍仇恨，不使發作，固是須要一番內裏功夫，而面對色情，不爲動心，更是難能可貴，尤其是情慾高張，亟望有所發洩之際，能够堅守分寸不使放縱，更爲不易！

尹劍平心神交戰了一刻，拿起千里火，重新轉過身來——一刻工夫，火生着了。

石洞裏光華大盛。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盯着他道：「倒看不出來，你文經武略，樣樣精通，居然連燒火舉炊也不例外——眞難得，我看你升火的手法很高明，內行的很呢！」

「當然。」

尹劍平苦澀的笑了一下，添了一大截乾柴在火裏，火光熊熊裏，爆發出一陣劈拍聲——他臉上一刹間顯現出沉痛之色！

「我不像妳，千金之軀！」尹劍平往火裏扔進一大截乾柴：「姑娘，到目前爲止，我整個的生命，無時無刻不在堅忍掙扎痛苦之中！升火舉炊，更是我童年日常之事……故此不會忘記。」

一面說他解開盤扣，把外衣脫下來，敞開來在火上烤着。

甘十九妹掠着頭上的長髮，爐火熊熊，照着她嫣紅可人的臉盤——斜過那雙剪水瞳子，打量着尹劍平魁昂的健軀。

對方那種蓬勃豪邁的氣質，一次又一次的打進她的心坎裏！

短暫的一刹。

誰也沒說一句話，只有乾柴着火，散發出的劈拍聲。

尹劍平用力的抖了一下衣服，一笑道：「只顧了我自己，倒忘了姑娘妳了——」

「有了！」他抬頭看見了一根吊索：「這裏有根繩子，我可以作個簾子，姑娘也可以寬寬衣服！」

「這個——？」略微猶豫了一下，她含笑點點頭道：「也好！」

尹劍平遂卽動手，把一件寬大外衣權作簾幔掛在繩索之上，用以遮蔽甘十九妹更衣。

甘十九妹睨着他道：「難道你裏面的衣服沒有濕？」

尹劍平搖搖頭道：「還好，除了兩隻袖子以外，裏面的衣服都還沒有濕透！妳知道爲什麼？」

甘十九妹是時已潛身入幔，一面悉索的脫着衣服，一面脈脈含羞道：「爲什麼？」

「因爲我裏面穿着的那件水火不侵的寶衣——鎖子金甲！」

甘十九妹輕輕「哦」了一聲，道：「難怪呢。」

她已把外衣褪了下來，却不知該怎麼出來，臉上現出了尷尬表情。

尹劍平一笑道：「好人作到底，妳交給我吧！」

甘十九妹遲疑了一下，才把手上的衣服遞過來。

尹劍平接過來，用兩根乾樹枝把它高高挑起來在火上烘烤着。甘十九妹脈脈含情的一雙眸子，深情欵欵的注視着他——

「今天晚上，可眞是奇妙的一夜？」她喃喃的說道：「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呢！」

尹劍平深沉的嘆了口氣，沒有說話！

閃電仍然不時的在明滅着——

倏地一件物件劃空向洞中飛來。

尹劍平心中一驚，正待用手上的樹枝連衣揮去，身後的甘十九妹却先已出手——

只見她纖手倏地抬了一下，耳聽得空中「吱！」的一聲，墜下一物。

尹劍平趕上一步，仔細的一看，才發覺到原來是一隻巨大的蝙蝠——

也不知甘十九妹是怎麼傷了牠，只見牠遍身是血，在地上顫動了一下，頓時一命嗚呼！

甘十九妹也看見了，微微一笑道：「嚇了我一跳，原來是一隻蝙蝠！」

尹劍平深有所感的道：「姑娘好手法，佩服，佩服！」

嘴裏說着，不禁對甘十九妹奇妙的暗器手法，大存戒心，敢情一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心，果眞認爲她手無寸鐵，衣不蔽體，就可以任人欺凌，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尹劍平眼睛看着地上的蝙蝠，心裏却在暗慶着自己並沒有向對方乘機出手。否則，是否也會同地上這隻死去的蝙蝠一樣，落得同一下場？

「你在想什麼？」甘十九妹含笑道：「是不是覺得我的心太狠了？連一隻小小的蝙蝠，也饒不過？唉！我如果早知道是一隻蝙蝠，就不會下這個毒手了，可見得我的暗器功夫還不够火候！」

「這話怎麼說？」尹劍平回過身子道：「在我看來，姑娘妳的暗器手法已當得上爐火純青地步，舉手之間，能使飛蝙蝠斃死，這般功力，只怕普天之下沒有幾人！」

「心哥——你這就錯了！」

尹劍平忽然發現她對自己改了稱呼——一種莫明的歉疚浮上心頭，霍地回過頭來，瞳子裏交熾着極爲錯綜複雜的表情——

甘十九妹被他突如其來的目光看得有些奇怪，她作了一個奇怪的微笑：「怎麼，你不喜歡我這麼喊你？」

尹劍平搖搖頭，改口道：「那倒不是——我是在想妳剛才的那句話——在我想來妳的暗器手法，確實已到了頂尖的程度，再高明又能如何？」

「你聽我說給你聽，你就知道了。」甘十九妹娓娓說道：「如果我眞的達到你所說的那種程度，剛才我就不出手了。」

尹劍平點點頭，嘆息一聲道：「我明白了，只是什麼人能够有這種眼力？」

「我師父就有。」

「妳說的是『丹鳳軒主』？」

「不錯！」甘十九妹津津樂道的說：「一個人暗器手法達到了極流高超境界，他的目力也必定更高人一籌，當然，如果他目力高人一籌，也就等於他本身的內功勢將也更高人一籌了，所以說起來，武功這一門學問，雖是勾技流結，其實却是殊途同歸，一門精，百門俱精，那是絲毫也偷不得懶的。」

尹劍平頗有所感的點了一下頭，內心情不自禁的浮起了一層淡淡悲哀！

他坐下來，繼續在火上烤着衣服，順口問道：「這麼說令師丹鳳軒主的功力，較妳還要高出許多了？」

「當然！」甘十九妹輕嘆一聲，道：「雖然她自言把一身所學都傳授給我了，事實上也確是如此，但是要論及火候，那我却比她差多了。」

微微一頓，她遂卽接下去道：「——就拿方才那一手暗器來說吧，也許我出手的手法確實已無懈可擊，甚至於我的眼力，也不見得就比她老人家差，但是在臨場鎭定上來說，却要比她老人家差遠了！如果是我師父，她根本無須出手，而我却失之於急切毛燥！」

「你知道吧！」她笑了一下又道：「急切毛燥，是我們這一行道的大忌呢！」

尹劍平點頭道：「聽妳這麼一說，使我獲益不淺！佩服之至！」

甘十九妹一笑道：「用不着客氣，你的武功造詣較之我並不差——說良心話，直到現在爲止，你在我心眼裏還是個神秘人物呢！」

尹劍平搖搖頭道：「不——妳太客氣了！不過姑娘妳確實給了我很大的啓示，我因此而把妳作爲心目中『達到』甚至於『超越』的一個願望倒是眞的。」

一面說，他把手上那件烤乾了的外衣挑向甘十九妹道：「這件衣服烤乾了——姑娘可以先穿上——」

甘十九妹接過來道了聲「謝」，匆匆把內着的褻衣脫下來換上——雖然說有一件衣幔遮着，尹劍平更是背向着這邊，但是相距咫尺，赤身露體的人前更衣，畢竟是尷尬之事。

甘十九妹匆匆脫下褻衣，把水擰乾，換上了烤乾的外衣，一張臉早已羞得紅通通的。

「心哥——我要你一直背向着我不許回頭，我才肯出來，好不好？」

尹劍平雖然不曾回頭，但是耳中却清楚的聽見她悉索的脫衣聲，想到了美人赤身，粉容玉股畢陳的一刻，一時心旌搖動，內心忐忑不已！

諦聽之下，他鼻子裏哼了一聲，垂下頭不作一言。

甘十九妹只當他已經默許，遂卽步出了衣幔——

爐火熊熊，她挨着邊坐下來，那襲長衣，雖勉可遮住身上要緊部位，但遺露處在所難免，身形微偏，衣角滑落，一條欺霜賽雪的大腿就露了出來，拉過這邊遮不住那邊，一時狼狽極了！

所幸尹劍平眞個的依其所言，始終是背向着她，連頭也不回一下。

甘十九妹拉遮了半天也遮不住，看見尹劍平正襟危坐，始終不曾回過頭來，倒也無可奈何的放下心來！

當時她也學着尹劍平先前模樣，用樹枝挑起脫下的內衣就火上烤着。

一面烤着衣服，她偏過頭打量着尹劍平的背影道：「眞想不到——你竟然是一個坐懷不亂的君子！」

輕輕嘆息了一聲，她又道：「這一次江湖之行，能够認識你，總算我不虛此行……」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實在說姑娘又認識我多少？人心隔肚皮，一個人要認識另一個人，在我來說，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了。」

甘十九妹一笑道：「這話倒也不錯，不過人生在世，有時候不要太過於認眞，能够帶着三分呆痴，故意不把事情看穿，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尹劍平心裏一動，遂卽不再吭聲。

甘十九妹烤乾了一件，又換上另一件——

爐火正旺，照着她娟秀可人的臉盤，黑油油的一頭青絲也都乾了，雲也似披散在她肩上，更顯現出一番嬌柔綺妮——較之昔日的玉潔冰清，却又大大不同。

石洞裏早已不再寒冷，儘管外面雷電交加，風狂雨暴，石洞裏爐火正熾，却是如沐夕陽，和煦如春！

甘十九妹望着紅紅的火焰，忽然笑了笑道：「你相不相信？自從我離開師門，下山以來，從來就沒有像今天夜裏這麼高興過——唉！一個人實是有本事能够留住飛逝的韶光該有多好？果能那樣，我願以未來十年的生命，換取與你今後三天在這洞中相互厮守！只可惜……我這個小小的願望，却難以達到。」

尹劍平心裏如同着了一拳般的難受，聆聽之下，幾乎要落下淚來！

他心裏不禁思忖着：看來她確是一個純潔至情的姑娘，我却一直把她當作殺人的女魔頭來加以防範，更存着時刻致她於死的念頭，較之她的至情天眞，豈不問心有愧？唉——甘十九妹呀！妳怎地聰明一世，胡塗一時，當眞就看不出來我尹劍平正是妳未來的大敵？正是妳日思夜想要斬草除根的唯一禍害麼？

這麼想着，他內心更不禁浮現起一陣悲哀，對於自己的胸羅險詐深深感覺到愧疚！

當時忍不住驀地回過頭來——

原來甘十九妹相信對方君子風範，心裏也就未加防範，內衣既已烘乾，樂得就在此地換過，那裏想得到方將一襲外衣褪下，玉體赤裸的一刹，對方偏偏竟在這時回過頭來。

此時此刻，再想掩遮，那裏還來得及？

登時，兩個人俱都呆住了。

情形的轉變，實在過於突然，一個是目睹奇艷，驚魂失態，一個羞窘情急，無以復加，才會陡然演變成此一刻的「大失常態」！

尹劍平刹時間面色赤紅，但見他長眉猝挑，那雙俊朗的眸子，一時像是要噴出了火來。

甘十九妹在一刻極度的羞窘之後，忽似明白過來，身形猝轉，赤條條的抱起衣服，轉到了衣幔之後——

四隻驚惶萬狀的眼睛相對的一刹，誰也未能說出一句話，彼此的心，正如俗語所說：「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其窘迫尷尬，直非任何語言所能形容於萬一——尤其是甘十九妹，簡直恨不能有一條地縫讓自己鑽進去。

良久——她才恢復過原有的鎮定。

眞是，說不出的又羞又氣，却又能奈何？

「你……唉……」微微閉了一下眼睛，又睁開來：「你的眼睛該換換地方了吧？」

尹劍平聆聽之下，趕忙轉過頭去。

「唉——」甘十九妹又是一聲嘆息：「傻子！現在還裝什麼勁兒，看都看够了！」

尹劍平臉色發紅，吶吶道：「姑娘千萬不要誤會，我實在不是……故意……」

甘十九妹這時衣服已經換好，步履姍姍的由衣幔後轉出來，一直走到了尹劍平面前。

「傻……東西……誰又在怪你呢！」

一面說時，却把一隻春葱般的玉手，插進到尹劍平的頭髮裏，她的另一隻手輕輕盤起，緊緊的攏抱着他的臉，這一刹不啻肌膚相親。

她幽幽的發出了一聲輕嘆：「經過今夜之後，我對你的感情更深了一層，只怕除了你之外，我再也不會看上另一個人了！」

尹劍平只覺得佳人面貼，玉手無力，緊接着整個的上軀，已爲對方緊緊摟入懷中，一種少女的溫馨，就像是電流般轉到了他身上。

他原是血氣方剛的少年，如何能尅制這等溫膩柔情？

頓時，他張開了雙臂，將對方緊緊擁入懷中！

爐火劈拍有聲的在燃燒着，時而有火星四濺！

男女兩個人的熱情如火，却較諸這一爐烈火猶有過之——不知何時，甘十九妹變得像是小貓般的馴服！

她用無限溫馨，含笑着晶瑩的淚光的眼睛，注視着加諸她「痛苦」與「喜悅」的年輕人，忍受了上天所安排，命運所加諸一切……

× × ×

天色仍然是那麼黑……

爐子裏的火已成了餘燼——倒是搖曳在一角的那盞豆油燈，仍然如同先前一般的明亮，燈蕊畢直的燃燒着，不時的聳上一聳——算是這洞裏唯一不休止的東西，是黑暗裏唯一醒着，對於過往所發生的一切，曾經目睹而可作見證，活着的東西。

外面的雨早已停了，空氣是那麼的靜，尤其是在此萬籟俱靜的深夜裏，如果你是一個午夜夢迴的人，那麼「寂寞」的侵襲，勢將是在所難免的了。

甘十九妹赤條條的欠身起來——一刻小睡，並不能少緩她身上的那種疲憊——

打量着熟睡中的那個人，她臉上現出了一抹微笑，却又有說不出的餘悸！

怎麼也沒有想到，他會有這個膽子？這種體力？印像裏的那種斯文，一時已變得不可捉摸——

「唉——野人哪！」

心裏想着，固不知這一刻的酸甜苦辣！

婆娑的昏暗燈光裏，她翻過了身子來，盤起雪白的一雙玉腿，纖手支頤，近近的，凝視着他——

一刹間，她只覺得對方是那麼陌生！

那張頗有男子氣槪的俊臉，映着燈光時明時暗——寬厚的天庭之下，兩道俊朗的長眉，直直的鼻樑曾經不止一次的昭示着她：他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

就是這一點神秘的暗示，才使得她上來不及招架，在情場上打了敗仗，作了他愛情的俘虜！

一陣冷風襲過來。

甘十九妹禁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才使得她忽然意識到自己赤條條的身上，寸縷不沾！

悄悄的盤過身子來，披上一件衣服，在爐子裏添上幾根柴，這洞裏立刻大現光明。

爐火揭開了這洞裏曾是不可告人的一些隱私！

石洞裏，第一次傳出昆虫的鳴叫聲！

貪睡的那個年輕大男人，翻動了一下身子，發出了只有熟睡時才會發出的均勻鼻息聲。

甘十九妹無可奈何的苦笑了一下，緩緩的伸出一隻尖尖玉手，想去觸摸一下他的臉——然而她止住了這個動作。又探出，想去觸摸一下他半裸的前胸——

她又止住了——

「不……」她腦子裏在想：「這個時候我可不能吵醒他！」方才的一切，走馬燈似的由她腦子裏掠過，想到了窘迫處恁的由不住她臉色大紅，懷裏就像是揣了一頭小鹿般的亂撞着。

爐火的映照下，這洞裏已不再神秘。

斑斑的血漬，初現在她眼前的一刹，她幾乎傻住了——唉……女人！處子……天底下即使你是一等一，最要强的女人，最了不起的俠女，最最操權的女豪傑，女王，公主……誰又能擺脫開眼前這一刹的悲哀？這一刹的洗禮與奉獻！

看着，看着，由不住她心裏一陣子發酸，兩行淚水汨汨的順腮滑了下來。

像是失落了什麼……又像是受了多大委屈

似的……她洵着淚，悄悄的掩飾着這些見不得人的尷尬！

長髮早已凌亂了，却是沒有心情再去理它，胡亂的挽了挽，心裏這一會簡直是亂透了，——又怪得了誰呢——把臉埋在了胳膊彎裏，她眞恨不能放聲痛哭一場！

她可不是這種好哭的女人，只是眼前的這種事，來得那麼突然，生平是那麼希罕，何嘗經歷過，簡直連想也不曾想過，也就莫怪乎臨陣張惶，連一點主意也沒有了。

偏偏這一刹，她的思慮又這麼多——！

「唉！尹心，今夜之後，我固是非你莫屬，而你呢？你是不是也同我一般的痴情，抑或是心有別處——果眞那樣，可就休怪我……」

心裏一陣發凉，眞像是當頭淋了一盆冰雪那樣，頓時就怔在了當場。

思念電轉——不禁想到了師門嚴厲的規矩，在那麼許多的禁令規矩裏，似乎有關於「男女授受不親」那一項，最稱嚴厲——

休要說今後與這個「尹心」的婚事的「異想天開」，果眞一旦爲師門獲悉自己與此人之些許親近交往，以師門律令來說，也是「必死」無異。

想到了這些，她的心裏可眞是亂透了——她的手不自覺的握住了劍柄——偶一觸念，她遂卽又鬆了開來。

「不——」她心裏强烈的在衝突着：「對於他，我怎能下這個毒手？」

「然而，」思慮再轉：「如果此人守口不住，有一點風驚草動傳到了師父耳朵裏，我命休矣。」

那隻方自鬆劍的手，不禁又緊緊的抓住了劍柄——

「不——我不能殺他！」甘明珠——妳不是曾經打算過脫離師門麼？這一次機會來了，有了他，豈不是妳一個最稱心如意的帮手麼？

「可是師父怎能善罷於你？」

「不如眼前與此人遠走高飛？」

心裏一動，方待伸手去擁他，却又忽然制止住這個動作——一時後退一步——

「唉……不行，不行，這件事我要好好琢磨琢磨方可決定……」

最後這個念頭，終於使她冷靜下來。

雪白的臉上，交熾着錯綜複雜——

「這件事我且留置心頭，眼前却不可輕舉妄動，」她默默的想着：「且待打下了清風堡，完成了師門所交付給我重任之後再說吧。」

這麼想着，她遂卽悄悄站起，怪不得勁兒的穿上衣服，一切就緒之後，她再次打量着尹劍平。

說不出的難以割捨！

只是此刻不走，可就難了，一待他醒轉之後，自己又得以何等面目去見他？

想到這裏，她驀地飛紅了臉，可眞是羞死了——

眼睛裏的光采，最能反映出心裏的情愫！

這一刹，她心裏所交熾的却又是剪不斷的柔情萬縷——依依難捨的睇視着他。

一陣寒風襲進來。

火光裏，兩隻蝙蝠相繼低飛而進，在石洞裏打了轉，遂卽又穿梭而出。

甘十九妹忽然驚了一下，意識着自己該要離開的時候到了。

悄悄的拔出了佩劍，就着火光，她淸楚的在地上留下了「情深意濃，君且珍重」，八個字。

回劍入鞘，悄悄步向尹劍平身邊，默默的打量了他一會兒，足頓處，箭矢般的穿身而出，遂卽消逝於沉沉的夜色之中。

× × ×

爐火成燼。

燈蕊成灰——

黎明的曙光，劃開了穹空一綫！

到處都是淙淙的流水，小流成溪，池水高漲，夜來風雨，給原野帶來了一番新的面貌。

未幾，東半天起了一片火紅的雲霞，紅光渲染着淸泉，光彩奪目，色如琥珀。

石洞裏，尹劍平一覺醒轉。

先是睜開雙眼——觸目着石洞頂壁，他發了一陣子呆，忽然坐起來。

昨夜的一切，歷歷由腦海中掠過。

驀地挺身躍起。

在石洞裏快踏一遍之後，他又回到原處坐下來。

「甘十九妹——」

再也沒有這個名字，此一刻給他的印象更深刻了，腦子裏想着這個名字，鼻子裏立刻敏感的嗅着了她的身上那種獨具的幽幽清香。

眸子也就在此一刹，接觸到地上的八個字——「情深意濃，君且珍重」。

頓時，他就像個石頭人那般的定住了。

昨夜的一切，再清楚也不過的浮上眼簾，他心情忐忑的坐下來仔細盤算着，腦子裏更不知是如何一番滋味？

他知道，昨夜自己竟然沒有勇氣下手殺了她，以後只怕將是更難下手了，何况兩者之間，更加上這等關係，以後又將如何自處？

這麼一想，他眞禁不住興出了一種透骨的寒意。

石洞裏日光漸盛，昨夜的風雨凄厲，雷電交加，都成了過去，無限的溫情，兩心繾綣，隨着日光的大量洩入，也漸漸爲之黯然！

尹劍平經過了一番沉痛的心神交戰，才似由夢境裏回到了現實——

他開始好奇的打量着眼前這座石洞，越覺得它的存在絕非偶然。

這石洞有十丈，內裏十分乾燥，石壁爲堅硬的黃岩所開，壁面上現出斑斑斧痕，顯然年月已久，其上都生有一層毛茸茸的蘚苔？

洞裏除了前述的炊具之外，石桌石椅，高矮適度，看似純然天成，其實如經留意，也却能看出人工所加諸的巧妙安排與獨具匠心。

淙淙的流水聲，引導着他走向洞角，使他意外的發覺到一股粗如兒臂的清泉，怒蛇也似的由地面湧起，在積滿了五尺見方，半尺深厚一個貯水池之後，才向外開始溢出。

想是昨夜那一陣山雨，泉水大盛，滿溢的流水，順着洞邊的溝渠潺潺流出。

尹劍平彎下身來，掬起一捧水來洗臉——不意他手指方一觸及水面，頓時才發覺到水質溫熱，敢情竟是溫泉？

這一突然的發現，使得他心裏猝然一驚，遂卽大喜！

當下不假思索褪下了衣褲，先在外洗滌一番，終不過癮，遂卽縱身入池，洗了個歡樂盡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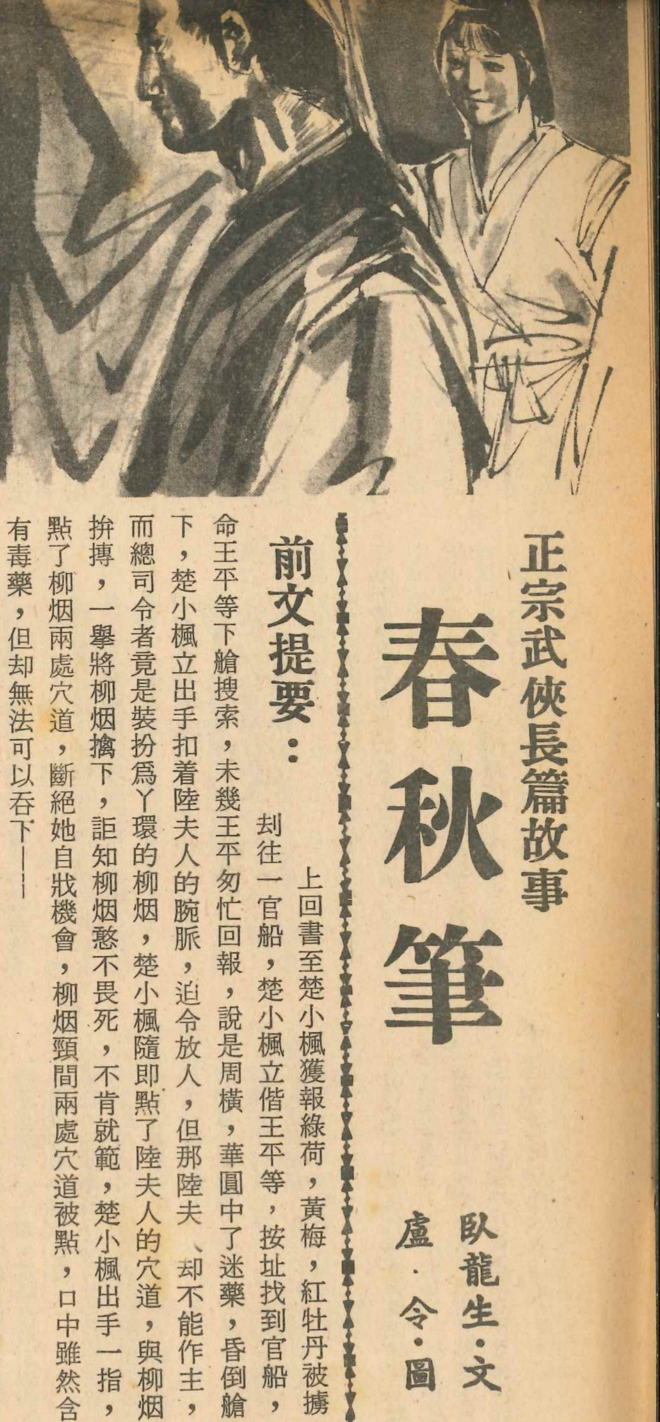
當他雙足踏實之後，才覺出地底石質其熱異常，整個的貯水池簡直就形同是一具大鼎釜，無窮的地熱就似釜底柴薪，妙在水溫達到一定的溫度之後，卽不再昇高，沐浴其中，無限樂趣！

尹劍平原是憂心忡忡，有些兒神不守舍，無意中觸此奇興，先時的困惱柔腸，一股腦的拋向九霄雲外，遂卽大肆開懷的在水裏洗起澡來。

原是一池靜水，被他盡興的一攪，蒸騰起一片茫茫霧氣，洗了一刻，只覺得全身上下血液流暢，無限舒服，只是浸泡略久，卽有一種昏沉沉的過度之感。

這倒使得他暗吃一驚！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獲報綠荷，黃梅，紅牡丹被擄刦往一官船，楚小楓立偕王平等，按址找到官船，命王平等下艙搜索，未幾王平匆忙回報，說是周横，華圓中了迷藥，昏倒艙下，楚小楓立出手扣着陸夫人的腕脈，迫令放人，但那陸夫、却不能作主，而總司令者竟是裝扮爲丫環的柳烟，楚小楓隨即點了陸夫人的穴道，與柳烟拚搏，一舉將柳烟擒下，詎知柳烟憨不畏死，不肯就範，楚小楓出手一指，點了柳烟兩處穴道，斷絕她自戕機會，柳烟頸間兩處穴道被點，口中雖然含有毒藥，但却無法可以吞下——

一劍寒敵胆

楚小楓望着另一個女婢說道：「柳烟的武功不弱，想來，妳也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物了。」

那女婢一直在成方的監視之下，成方手中握着劍柄，凝神相待。

只要那女婢稍有意外的舉動，成方卽將迅如電火的劍勢，直刺過去。

武林高手，一旦運功戒備，都帶有一種濃烈的殺氣。

那女婢輕輕吁一口氣，道：「楚莊主，你太高估小婢了。」

楚小楓道：「姑娘，其實，也用不着太過謙虛，如若姑娘，不施展一下，就束

片語脫牢籠

手就縛，豈不是死也難以瞑目了。」

那女婢淡淡一笑，道：「楚莊主，我確實也會點武功，不過，我的武功，不如陸夫人，更不如柳烟姑娘，當面出醜，倒不如藏拙的好。」

成方道：「妳倒是很識時務啊！」

女婢淡淡一笑，道：「閣下手握劍柄，全神防範，似乎是隨時就可以出手，刀劍無眼，我又何必冒險呢？」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成方，快出劍，逼出她的左手。」

成方劍出如風，一劍逼上了那女婢的左腕。

原來，那女婢的左手，忽然間縮入袖中。

成方冷冷一哼，說道：「姑娘，拏出左手來。」

楚小楓道：「不用太仁慈，不聽話，就斬下她的左腕。」

那女婢搖搖頭，笑道：「一隻白白嫩嫩的手，我不相信你小哥子眞會忍心把它斬斷。」

成方劍勢一沉，鮮血迸濺，一隻血淋淋的玉手，落了下來。

那女婢左手落在地上，看到了身邊的鮮血，才覺到一股劇痛，直透肺腑，大叫一聲，向後退了三步。

成方長劍一揮，架在了那女婢的頸子上，道：「姑娘，再不肯聽話，我會割下你的腦袋。」

楚小楓道：「姑娘，這也怪不得我們狠心手辣，你手中的暗器，我相信十分惡毒！」

成方目光一斜，只見地上那隻沾滿着鮮血的手中，握着兩個黑色的彈子。

兩粒圓圓的黑色彈子，在地板上滾動着。

楚小楓很小心的把它拾了起來，投入艙外。

成方右手微微加力，長劍寒刃，似是要劃破那女婢的皮膚而入。

那女婢驚急失聲，道：「不要！」

她似是自知失態，立刻住口。

楚小楓道：「姑娘，你們在場的四個人中，算你的運氣最壞，我想到你們可能有嚴苛的規戒，你不敢說，只可惜，你必需在兩個嚴苛的事實中，選擇一個，那一個對妳，都不是太好的結果。」

那女婢道：「我，我……」

楚小楓道：「你不用想用言詞套住我，我不是什麼成名江湖的大人物，我們也不會太受江湖上什麼規矩約束，我們有自己的作法，姑娘不肯回答在下的問話，我會叫他殺了你。」

那女婢已自點了肘間兩處穴道，止住流血，臉上的驚容雖然未消，但人已經鎮靜了不少，苦笑一下，道：「你一定是殺我，那是活該，我什麼也不能告訴你。」

楚小楓心中暗道：對付這些人物，如若表現出一點毒辣手段，只怕無法震服他們。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很遺憾，我要殺了妳。」

搖一搖頭，示意成方下手。

成方右手的劍一推，唰的一聲，長劍過處，人頭落地。

鮮血噴射中那女婢的屍體倒了下去。

楚小楓頭也不回，轉身對柳烟行了過去，冷聲說道：「姑娘，我們也給妳一個機會。」

眼看着活生生一個人，被一下子斬下了腦袋，實在有些可怕。

雖然盡量保持着鎭靜，但雙目中仍然露出了恐懼之色。道：「你要幹什麼?」

楚小楓道：「問妳話，妳如是不肯說，那位姑娘就是個榜樣。」

柳烟道：「你要殺我？」

楚小楓道：「那要看姑娘了。」

柳烟道：「看我？」

楚小楓道：「對！姑娘如是不肯合作，或是不願回答，我就可能殺了妳。」

柳烟道：「你知道麼，我和他們的身份不同。」

楚小楓道：「什麼身份不同。」

柳烟說道：「我比他們的身份，高很多。」

楚小楓笑一笑，道：「這一個，在下不會放在心上，殺一個也是結仇，殺十個，也是結仇，在下問一句，希望你姑娘回答一句。」

柳烟道：「我……」

楚小楓接道：「成方，我問第一句，她如不肯回答，你就斬下她的左手，第二句不回答，就斬下她的腦袋。」

成方道：「回主人的話，如是殺了她，咱們豈不是沒有人可以問了。」

楚小楓道：「還有兩個活的。」

柳烟道：「就算還有兩個人，他們也不知道什麼。」

楚小楓道：「他們不知道，在下也會殺了他們。」

柳烟道：「你很嗜殺。」

楚小楓道：「江湖上本來就沒有咱們這一號人物，所以，咱們也用不着太顧忌江湖上有些什麼規矩。」

柳烟道：「看你們武功，和這股銳氣，年紀輕，衝勁足，也許應該有一點發展，可惜你們出來的不是時候！」

楚小楓心中暗道：「曲徑通幽，話中套話，也許能夠聽出一點其中內情。」

心中打了兩個轉，緩緩說道：「不是時候，爲什麼？」

柳烟道：「因爲，有一個比你們強過十倍，百倍的組合，也還在開始活動。」

楚小楓道：「這個，在下怎的完全沒有聽說過？」

柳烟的口風很緊，話題已轉，道：「江湖上門派分立，不但各大門派，不允許你們猖狂，就是丐帮，排教，也不准許你們這一批年輕人，胡作非爲。」

楚小楓道：「咱們既然進入了江湖，本來就準備闖出一番局面，不論什麼人？只要想阻止我們，都辦不到，除非他們能用武功把我們制服了。」

柳烟道：「就憑你們這一批人，難道還能和丐帮對抗麼？」

楚小楓道：「姑娘，不用拏丐帮，排教壓我，就算是少林，武當，也不會放在我們心上。大不了，拚一個血濺黃沙。」

柳烟道：「看起來，你似乎是一個很有豪氣的人。」

楚小楓道：「咱們這個組合中，年紀雖輕，但却都是充滿着自信的人。」

柳烟道：「你們想闖出一個什麼樣子的局面？」

楚小楓略一沉吟，道：「咱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也沒有太大的心願，只希望混出一個不太大，也不算太小的局面就行了。」

柳烟道：「你說說看，怎麼樣才算一個不大不小的局面。」

楚小楓道：「這個，很難說個適當的比喻，大體上說，咱們在江湖上，要有相當的聲譽，控制着一片地盤，能受到武林同道相當的敬重。」

柳烟道：「這野心的確不算太大。」

楚小楓道：「姑娘，這些事，告訴你，也沒有什麼作用，現在，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們願不願放人？」

柳烟道：「咱們現在在說大事，大事情解決了，小事情很容易辦好。」

明白裝作不明白，楚小楓一皺眉頭，道：「大事情，先放了咱們六個兄弟姊妹，什麼事情，都好談，要不然，在下要立刻下令殺人！」

柳烟道：「放人很容易，只要我說一句話就行。」

楚小楓道：「那就有勞大駕，請說一句！」

柳烟道：「我說一句話可以放人，但也可以殺人，如若咱們談判不成，你可以殺了我們，你那六個兄弟姊妹，也要給咱們抵命。」

楚小楓道：「我們出來闖蕩的，生死之事，都不會放在心上，不過，誰要殺了我們一個人，只要我們有一口氣在，就不會放過他，他會受到最慘酷的報復。」

柳烟笑一笑，道：「楚莊主，在江湖上走動，這種事情，我見過的太多了，人一個，命一條，誰也不能死兩次，你不用威脅我，我雖然有些不願意死，但如非死不可時，那也只好咬咬牙挺上去。」

楚小楓道：「好！咱們就試試看吧！成方，斬下她一條右臂。」

成方應了一聲，仗劍衝了過去，右手一抬，長劍劈下。

柳烟道：「住手。」

成方早已得了楚小楓的暗示，立刻收住了劍勢。

楚小楓道：「妳可要下令放人。」

柳烟怒道：「你這楞小子，一點也沒有心機，如何能成得大事？」

楚小楓道：「就在下所知，闖入江湖，如想揚名立萬，必得有一股狠勁。」

柳烟道：「那是匹夫之勇，一輩子成不了大事，你眞想在江湖上混出一個局面，最好聽聽我這大姐姐的意見。」

楚小楓哈哈一笑，道：「大姐姐？姑娘今年貴庚啊？」

柳烟說道：「妳不用管我幾歲？我總比你大兩歲就是，你資質不錯，人也够英俊，更難得的是，還有一身好武功，如是再能有點頭靈活腦，倒也不難闖出一個局面！」

楚小楓道：「哦！」

柳烟道：「聽我說，別覺着你這點武功，已經天下無敵，更別指望你們這一羣楞小子，眞的能打出一個什麼樣子的局面出來，不過，眼下倒有很好一個機會，你們如若願意，我可以帮你一個忙，三五年內，就可能成就你所期望的局面。」

楚小楓道：「有這等事了。」

柳烟道：「你願不願意，只憑你一句話。」

楚小楓心中忖道：無論如何，先要救出來華圓，周横，成中岳。再作主意，既然黃老帮主要我自作主意，那就不能用太正規的辦法？。

暗定主意，吁一口氣，道：「咱們闖了一陣，也傷了幾個兄弟，到現在，還是沒有揚名立萬，在下也正在想，是不是方法沒有用對，如是姑娘說的句句眞實，在下倒希望，只是咱們不能太相信你。」

柳烟道：「好！有你這一句話就行了，我先要他們放人……」

提高了聲音，接道：「放了那三個姑娘，另外給三個中毒人的解藥，放他們上來。」

她的話，還眞管用，片刻工夫，成中岳，華圓，周横，和綠荷，黃梅，紅牡丹，都由底艙中行了出來。

柳烟道：「楚莊主，你現在如是變卦，還來得及。」

楚小楓伸手拍活了柳烟和陸夫人的穴道，向柳烟笑一笑，說道：「咱們雖然不受江湖上規戒束縛，但這信義二字，還要遵守。」

柳烟活動了一下手脚，道：「把屍體抱出去。」

那名中年總管，抱起女婢屍體，向外行去。

人到艙門口處，柳烟却突然一揚右手，一縷銀芒飛出。

那中年總管身子一搖，道：「鬼丫頭，你……」

一句話沒有說完，人已經斷了氣，一張臉，也變成了一片紫黑。

好厲害的奇毒暗器。

楚小楓心頭一震，道：「姑娘，爲什麼殺他？」

柳烟道：「滅口。」

楚小楓道：「你們自己人，怎的還要殺他滅口。」

柳烟道：「他看到了剛才的情形，一定認爲我很怕死，我又不願意把這件事傳出去。」

楚小楓道：「哦……」

望望陸夫人，接道：「妳也要殺了這位夫人麼？」

柳烟道：「她不要緊，是我的好姊妹，我相信她不會說出去什麼。」

陸夫人道：「小妹根本就沒有聽到什麼？如何會說出呢？」

一面把管家和那女婢的屍體，拖入了底艙之中。

柳烟舉手理一下鬢前亂髮，道：「你願不願意跟我去見那個人？」

楚小楓道：「看到妳姑娘對自己人的手段，實在叫人寒心，咱們兄弟闖蕩江湖，至少不會殺害自己人。」

柳烟道：「每人的處境情況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楚小楓道：「不談這件事，但姑娘要帶在下去見一個什麼樣子人物，應該先說清楚吧！」

柳烟沉吟了一陣，道：「這個，我不能事先奉告，不過，大姐我確是一片誠心，你見他之後，自然會明白。」

楚小楓略一沉吟，道：「那人現在何

處？」

柳烟道：「距此不遠。」

楚小楓道：「也在船上。」

柳烟道：「嗯。」

楚小楓道：「至少妳要告訴我是男的，還是女的？」

柳烟道：「女的。」

楚小楓道：「我們一起去麼？」

柳烟搖搖頭，道：「不行，只有你一個人去。」

王平低聲道：「公子，不能去。」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我可以去見她，不過，不是現在。」

柳烟道：「什麼時候？」

楚小楓道：「明天午時，地方，也不要由在下指定……」

他想到成中岳等突然暈倒的事，心中尤存餘悸，不能不小心一些。

柳烟道：「這麼看來，你也不是太莽撞的人。」

楚小楓道：「在下一向膽大心細。」

柳烟搖搖頭，低聲道：「這個辦不到，事實上，我縱然肯帶你去，她是否肯見你，還在未定之數。」

楚小楓道：「你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組合，看上去，好像十分神秘？」

柳烟道：「對！等我一旦不神秘時，那就達到統制江湖的目的。」

楚小楓笑一笑，道：「這就很難談攏了，姑娘如若不能同意在下的辦法，只好作罷，在下要告辭了。」

一揮手，羣豪魚貫向外邊走去。

楚小楓走在最後，而且是面對着柳烟，緩步退出艙門，下了大船。

直待到下了大船之後，才轉身疾行而去。

柳烟行到了甲板之上，望着楚小楓去遠，未再出言勸阻。

一口氣行出了數百丈，楚小楓才放慢了脚步，回頭看了綠荷，黃梅，紅牡丹三人一眼，說道：「你們怎麼會被人生擒了去？」

綠荷道：「不知是走漏了什麼風聲，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就失去了主裁自己的能力，跟着她們登上了這條船。」

楚小楓道：「有這等怪事。」

王平道：「這並非太難，下五門的拐騙之術，就有迷暈藥餅的施用。」

楚小楓道：「綠荷，能不能記得你們如何中毒的事？」

綠荷道：「記不清。」

楚小楓道：「黃梅，紅牡丹，能够記起來吧！」

黃梅，紅牡丹，同時搖搖頭，道：「小婢們也記不清楚了。」

楚小楓道：「唉！這一陣，咱們總算未遭傷亡，不過，情勢變化的已引起了對方注意，我想，此後，咱們一定還會遇上很多的凶險。」

王平道：「公子，咱們在短短幾日之內，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那證明公子的設計很成功。」

楚小楓道：「如是他們集中了全力對付咱們，咱們遇上的危險也大。」

王平，周横齊聲說道：「公子，這一點，不用顧慮，咱們隨跟公子的時期，已抱定了必死之心。只要咱們的死亡，有價值，死而無憾。」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這話雖然不錯，但我如把你們完全帶入了死亡之路，那就是一椿很大的憾事了。」

王平道：「公子，我們……」

楚小楓一搖手，阻止王平接下去，低聲道：「小心戒備。」

這時，王平等人都已對楚小楓有了很强的信心，聽他如此說，立刻散佈開去，各自拔出了兵刄。

楚小楓道：「什麼人？」

只聽三丈外一株大樹上，響起了一陣哈哈大笑之聲，道：「好耳目。」

微風颯然，飄落下兩個全身黑衣的大漢。

楚小楓拱拱手，緩緩說道：「就只有閣下兩個人麼？」

兩個黑衣人並排向楚小楓行了過來。兩個人的動作一致，投手舉足之間，完全像一個人似的。

楚小楓皺皺眉頭，回顧王平一眼，道：「這兩人的舉動很怪，認識他們麼？」

王平搖搖頭。

兩個黑衣人行到了楚小楓身前五尺才停下脚步。

左首一個黑衣人冷冷說道：「咱們兄弟很少在江湖上出現，認識咱們的人不多，閣下也不用多費心了。」

楚小楓道：「請教兩位大名。」

左首黑衣人道：「巫山雙煞。」

王平呆了一呆，道：「是你們——」

右首黑衣大漢冷笑一聲，接道：「怎麼？你小子知道我們。」

王平道：「在下聽過，兩位不是已經息隱了二十年了麼？」

左首黑衣人道：「咱們是息隱罷了，沒有死，自然可以再出來。」

王平道：「公子，巫山雙煞，是三十年前，名動江湖的殺手，不過，已經息隱了二十年，想不到竟然會在今晚上叫咱們遇上。」

楚小楓道：「遇上不要緊，要緊的是，遇上了有些什麼結果？」

王平道：「看來，他們好像是衝着我們來的。」

楚小楓道：「咱們似乎是沒有和這些人結過仇吧？」

王平道：「沒有，咱們還都不到三十歲，兩位高人，從來沒有見過面。」

楚小楓道：「問問他們吧，來此的目的何在？」

王平應了一聲，回頭對兩個黑衣人道：「兩位都聽到了？」

黑衣人道：「聽到了。」

王平道：「兩位攔住咱們，必有目的了。」

仍由左首黑衣人道：「有！留下你們公子的人頭。」

王平笑一笑，道：「你們可知道，咱們公子是什麼人麼？」

左首黑衣人道：「不管他是什麼人，

我們只想要他人頭就行。」

成方，華圓，各自向前踏了一步，右手已握住了劍柄之上。

楚小楓臉上帶着微微的笑意，望着兩個黑衣人，却不開口。

王平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想要咱們公子人頭，總該有一個理由吧。」

左首黑衣人道：「你年紀輕，少不更事，巫山雙煞，要殺人，就是殺人，從來不說理由。」

王平歎息一聲，說道：「咱們公子爲人，最是敬老尊賢，但兩位這等做事之法，却是老而不賢，那就不值得咱們的敬重了。」

左首黑衣人怒道：「咱們來殺人的，不是來叫你們敬重的，老二，出手吧！」

右首黑衣人應了一聲，突然踏出一步，直向楚小楓衝了過去，右手一探，抓了過去。

成方，華圓，雙劍並出，寒芒如剪，橫向黑衣人斬了過去。

兩個黑衣人的一切舉動，就像是有一條無形之綫，連在一起一樣。

右首黑衣人已發動，左首那黑衣人也緊攻了出來。

但他却是攻向成方。

右首黑衣人攻出的右手微微一縮，成方，華圓雙劍落空。

但左首黑衣人攻向成方的一掌，却乘虛而入，直逼到成方的右臂之上。

成方要出劍相救，已自不及，但他很滑溜，右臂一場，忽然向後退開了五尺。

他和華圓，配合的也很好，華圓刷的一劍，劈了過來，逼開了對方掌勢。

雙煞，二童，立時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殺。

四個人，都配合的很好，二童劍勢，相互支援，雙煞的掌勢，也配合的攻守相助。

楚小楓索性向後面退了幾步，凝神觀戰。

王平，周横，也未出手，冷眼旁觀，看這一場龍爭虎鬥。

成方，華圓的劍上造詣，有些出乎意外的高明。兩支劍交互的變化，竟把雙煞擋住。

王平等看的心中暗暗佩服。

這是楚小楓組成這個組合以來，第一次和人正式動手。

對兩個劍童的佳妙配合，楚小楓也有些意外。

但至少雙煞却有些心頭震動了。

兩個人這次重出江湖，想不到竟遇上了這麼扎手的人。

正點子還未出手，但是人家身側兩個劍童，就把兩人給擋住。

片刻之間，雙方已經交手了五十餘招，仍然保持個不勝不敗之局。

巫山雙煞，忽然間同時向後退了一步，收住掌勢。

成方，華圓，也收住了劍勢。

一側觀戰的周横，王平，只看的暗叫了一聲慚愧，忖道：「想不到這兩個小小的劍童，竟也有如此的武功，排敎這個組合，實是不可輕視。」

楚小楓也看的十分滿意，他不惜把自己由無名劍譜上得到的劍招，傳給這些人，目的就是想增加他們武功上的成就。

但成方，華圓，對付巫山雙煞的，却沒有一招是楚小楓傳授的劍法。

只是他們本身苦練的劍招，那是他們原有的成就，抗拒了巫山雙煞的攻勢。

楚小楓忽然感覺到自己領導的是一個年輕，强大的組合，這些人，雖然年輕，但却都是第一流的高手。

黃老帮主說的不錯，丐帮和排敎，都把最精銳屬下交給了他。

這一批年輕人，人數雖然不算太多，但武功，銳氣，却是武林中從未有過的第一流的組合。

楚小楓臉上泛現了微微的笑容。

巫山雙煞互相望了一眼，仍由左首的黑衣人開口說道：「你們這兩個娃兒，叫什麼名字？」

楚小楓索性端起了公子的架子，微笑不言。

成方看看楚小楓的臉色，才接口說道：「你問的太多了，咱們只是公子的兩個劍童，名不見經傳。」

左首黑衣人冷冷說道：「咱們兄弟，息隱了二十年，數十年不殺人了，有些下不得毒手，你們兩個小娃兒，劍術造詣不錯，老夫不忍心殺了你們……」

華圓接道：「兩位，不怕風大閃了舌頭麼？」

左首黑衣人冷冷說道：「小娃兒，你認爲老夫眞的殺不了你麼？」

華圓道：「在下可以奉告兩位老前輩，咱們也有很多殺手，沒有施展出來。」

左首黑衣人道：「哦！」

華圓道：「正因爲，兩位沒有施展殺手，所以，我們也手下留情，沒有施展奇招。」

他不是恫嚇之言，楚小楓傳授他的劍招，却是武林中奇招，絕學，如果施展出來，巫山雙煞實在也很難抵擋的。

巫山雙煞楞住了。

右首那黑衣人突然長長歎一口氣，道：「老大，一代新人勝舊人，咱們今天，算栽到家了。」

左首黑衣人道：「老大，你的看法，咱們應該如何呢？」

右首黑衣人苦笑一下，道：「走，這件事咱們辦不了。」

右首黑人衣道：「老二，你認爲，咱們走得了麼？」

成方道：「咱們公子，一向寬大爲懷，兩位盡管請便，咱們公子不會阻攔。」

左首黑衣人搖搖頭，道：「老二，你記得，咱們來此之前，喝的一杯酒麼？」

老二道：「怎麼，那杯酒難道還有古怪。」

老大道：「是，那是一杯藥酒，咱們如是帶不走他們公子的人頭，天亮時，藥性就會發作。」

老二皺皺眉頭，說道：「老大，我眞有點想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待咱們。」

（未完）